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四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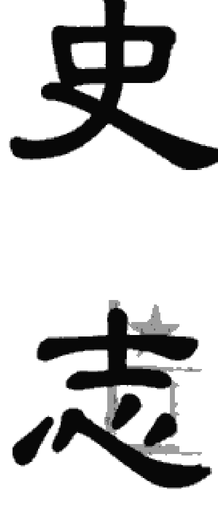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四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四

後學蔡復賞編述

書經題辭

今夫書，上古之書也。(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丘濬曰：尚，訓為上。)作之者雖古，所以編而序之，為千古不刊之典者，則吾孔子之功也。昔孔子觀書周室，(藏也。)得虞夏商周四代之文，(出隋書。)芟夷煩亂，剪截浮辭，取其足以垂世立教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上則斷自唐堯，下則訖於秦繆，凡五十八篇。由是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出商書傳序。)所以示人主之軌範，淑萬世之人心者，莫備於書矣。或者乃謂自古書契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學者之稱五帝三皇尚矣，(出司馬遷史記。)黃帝以前，孔子何無一言及之邪？噫，自三墳五典之說興，而其事涉于渺茫，(按三墳，伏羲山墳、神農氣墳、黃帝形墳。五典，少昊典、顓頊典、高辛典、唐典、虞典。)自八索九丘之說出，而其語失于不經，所以斷自唐虞之二典以下，而其餘在所不錄也。史遷曰：黃帝顓頊之事未易明，而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宋儒亦曰：前乎五帝為三皇，而世尚洪荒；後乎三皇為五霸，而習尚權譎。孔子討論墳典之時，皆刪而脩之，蓋謂此耳。夫以尚古之書，向微孔子所刪定，則二帝三王之道無以復明，而蹐術得以肆其僞；三墳九丘之陋無以復正，而異說得以亂其真。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矣。是孔子之於書，雖曰述而不作，而其功實倍於作也。(後學蔡復賞題。)

書經衍義

嘗觀書者，當論其大義，而不當拘于微疑。何謂微疑？古文今文與夫小序是已。孔壁所藏，安國所傳者，二十五篇，謂之古文。古文則蝌蚪書也。伏生所授，晁錯所傳者，二十四篇，謂之今文。今文則漢隸書也。(伏勝為秦博士，漢文帝聞其治尚書，欲召之，年過九十，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晁錯往受之。弁序得二十四篇。)古文皆平易，朱子以為潤色之辭易好，是也。然而①必藏之中，豈尊存其平易者乎？今文多艱澀，朱子以為紀錄之實語難工，是也。然而口授之際，豈尊記其艱澀者乎？此先儒之所以不敢深辯也。(或云古人多質實，故其文平易；後人好新奇，故其文艱澀。)小序百篇，諸儒以為孔子所作者，以其文必有乎經旨也；朱子以為非孔子所作者，以其文之多戾乎今書也。此先儒之所以力辯也。雖然，此何足辯哉？觀書者，當觀其大義而已矣。蓋吾夫子之叙書，具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皆帝王之大經大法所在也。是故執中之論，則堯舜禹授受之心法也；建極之說，則湯文武相傳之要道也。務學則說命為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為經世之務。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歷，定地利則有禹貢之篇，設官分職則有周官，制度而修己治人則有立政、無逸。肆虞廷之賡歌，所以示明良之相遇也；述夷夔之典禮，所以示禮樂之當興也；紀皋陶之明刑，所以示刑罰之適中也。此固孔子序書之大義也。若夫于唐虞而有粵若稽古之詞，于商周而皆無之者，非

謂其道德之不同也、亦非憂後之慕、且說者謂征誅之迹、而異爲之故無其詞也。蓋文有詳略、聖人無容意爾、豈若後世之詞人怨士拘拘而爲之者乎。〈十科策謂孔子憂後世有工其迹而目爲者、故商周二書無稽古之詞、非也。〉錄及費誓者、蓋以伯禽爲周公之後、其賢有可稱也、況淮夷世爲魯患、義在所當伐乎。終以秦誓者、蓋知天下之勢歸入于秦也、況繆公善于悔過、其亦思及狂狷之意乎。此又孔子之微意也、觀書者當自得之。

上卷書經

蔡沈書經集註序

嗚呼、書豈易〈音異〉言哉。二帝〈堯舜〉三王〈禹湯文武〉治〈平聲〉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于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于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去声下同〉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書序

漢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去声〉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音專勗〉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

之以爲大訓。

董氏鼎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氏亦謂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三皇有書明矣。而孔子則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包犧以前且未有字、安得有書。如此則三墳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安國之說近是。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音色)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去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②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音短)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音衫)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敎、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上聲下同)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初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不知耳。唐孔氏曰、安國是孔子十二世孫、上尊先祖、故曰先君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云周末。職方、卽周禮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去聲)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焚詩書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去聲)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新安陳氏曰、按鮒騰兄弟、爾藏書必曰謀、謂鮒③藏可也、謂鮒藏亦可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上聲)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臨川吳氏曰、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考詳。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

至魯共(音恭)王好(去聲)治宮室、壞(音怪下同)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去聲)論語孝經、皆科斗文

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去聲)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音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音閤，下同)于堯典，益稷合于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浮去聲)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浮去聲)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蟆(音瑕麻)子，書形似之。為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唐孔子曰：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孝經、論語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孝經、論語為傳也。聞金石絲竹之音，懼其神異，乃止，不敢壞宅。或曰孔子子孫雖遭壞宅，而不廢禮樂之常，如漢兵欲屠魯，而猶聞絃誦聲，共王所以有感而不壞宅也。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去聲，下同)。於是遂研(音年)精覃(音談)思(去聲)，博考經籍，採摭(音隻)群言，以立訓傳(去聲)，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平聲)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音現)，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去聲)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所作。

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浮去)以聞，傳之子孫，以貽(音移)後代。若好(去聲)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臨川吳氏曰：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蒼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蓋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也。孔穎達曰：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音異)。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音異)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音佩)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于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音異)，則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　與經不

合而安國之序文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頗安國之序而見。

董氏鼎曰：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蓋自孔子以前則然矣。孔子初志本期道行於天下，亦未肯止于刪詩定書而已。及旣老而道不行，然後始及于此。所以斷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爲三皇，世尚洪荒，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爲五伯，習尚權譎，又非聖人所忍爲。故惟自唐訖周而百篇之書定，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此夫子之意也。若夫一書之中，其于明德新明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于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于文王爾。六經莫備于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皐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体。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虞書　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非謚也。朱子曰：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

曰若稽（聖奚反）古帝堯，曰放（甫兩反）勳，欽明文思（去聲，傳同）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音烏）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則[4]嵎（音隅）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音字）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吾禾反），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蘇典反）。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于到反），鳥獸氄（而隴反）[5]宇。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羊進反）子朱啟明。帝曰：吁，嚚（魚巾反）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上呼官反，下當侯反）曰：都，共（音恭）工方鳩僝（仕限反）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音傷）供[6]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音烏），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部鄙反）族。岳曰：异（音異）

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宰音）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俱爲反）汭（如稅反）、嬪（毗賓反）于虞。帝曰、欽哉。

韓子曰、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堯典是第一傳道之祖。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作、孔子作易大傳、不過畧述其開物成務大槩而已、刱制立法、蓋未詳也。堯典曰放勳、孔子稱之亦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蓋混沌既判、至堯適當一元文明之會。讀書者不可不熟玩而深求也。此一篇當作五截看。首至黎民于變時雍、此第一節。是言堯之德、千萬世聖學源流皆起于此。自羲和欽若昊天至庶績咸熙、此第二節。是言堯之理會天道一截。自疇咨若時至象恭、此第三節。是言理會人道一截。自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至績用弗成、此第四節。是理會地道一截。又自帝曰咨四岳至欽哉、此第五節。是言禪讓之事。人君之職、以用人爲重、以知人爲難。一咨若時而得丹朱之頑、再咨若采而得共工之靜言庸違、三咨治水而得鯀之方命圮族、直至咨四岳巽舜、爲天下得人。命益、命稷、命禹、命皐陶、皆是巽舜以後事。人君以一身出而爲天地人物之宗主、不過爲生民立極、盡其輔相裁成之道、以立人極之則。三才之責既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舜典言攝位、亦只是此三事。首言璿璣玉衡、是理會天道。次言朝覲巡狩、是理會人道。次言封山濬川、是理會地道。此後不過去四凶、咨岳牧、命九官而已。此外無餘事也。蓋人君職外之大綱、不過如此。

舜典 朱子曰、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

曰（越、古文作粵）若稽古帝舜、曰重（平聲）華協于帝。濬（音浚）哲文明、溫恭允塞（入聲）。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程子曰、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稱堯曰欽明文思、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孔子曰溫良恭儉讓。譬論王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溫潤、或取其質之堅正、或取其聲之清越、舉其一則知。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麓音鹿）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音旨）可績、三載（上聲）。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音因）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歲二月、東巡守（音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去聲）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音至）、如五器、卒乃

禮。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中古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卽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象以典刑、流宥（音又）五刑、鞭作官刑、扑（普卜反）作教刑、金作贖（神蜀反）刑。眚（所景反）災肆赦、怙（戶）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音恭）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上聲）、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去聲）任（平聲）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音茂）哉。禹拜稽（音起）首、讓于稷契（音薛）暨皐陶（音遙）。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補過反）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音滑）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音殊）斨（千羊反）暨伯與（音預）。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音悲）。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音撫）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堲（疾卽反）讒（徂咸反）說殄（徒典反）行（胡孟反）、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音出）陟（音騭）幽明、庶績咸熙。分北（音佩）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董氏鼎曰、舜重華協于帝、與堯本無優劣、而夫子稱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尚不無異于一字[illegible]間、何也。堯爲治無迹、蕩蕩難名、故謂之大。舜責成臣下、已[illegible]無爲、故謂之君。今讀舜典一篇可見矣。自愼徽五典至汝陟帝位、是堯試舜三年內事。先爲司徒、次爲百揆、次爲四岳、未爲君之時也。自受終文祖至遏密八音、是堯老舜攝二十八年內事、不過以百揆代堯行天子之事、亦未爲君之時也。自格于文祖、然後卽帝位、至卽位後、則惟責成于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

勵臣下、外此皆不復以身親之。在位五十年間、有天下而已若不與、豈非得爲君之道。故如是乎。攝政以前、可以見臣道之勢。即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迄。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猶乾坤也。故夫子以君哉稱之、非優堯而劣舜也。後之人主有不任三公者、有親閱吏案下行文書者、安識君道也哉。

大禹謨　姜氏曰、禹以功顯而稱謨、何也。禹告舜曰、后克艱而德政乂、德政養民而勿壞、此禹之嘉謨也。使治水之功雖成、而不克艱、無德政、則水患雖去、患有甚于水者。是前日平患之功、必有資于此謨以保其終也。故夫子序書、以禹謨爲先、而禹貢爲後、以見嘉言之益、其在胼胝之功之上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音異 即此意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音捨 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王氏曰、舜后也。故但言堯克艱事。今按定公問一言興邦、孔子對以君雖[10]臣不易、下文惟及君而不及臣、意亦類此。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衣檢反 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音洛 任賢勿貳、去上声 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音烏 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種朱用反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去声 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微、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程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

度作慶官擧逸民之類皆是恰好一箇底事這便是執中處。
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
道理雖是聖人治天下纖悉不止此然要處都不出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
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⑪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
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率⑫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子禮反濟有衆咸聽朕命蠢
尺尹反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
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⑬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
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滿招損謙招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平声泣于旻
音名天于父母負罪引慝他得反祗載見音現瞽瞍夔夔齋同齊慄瞽亦
允若至諴音咸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
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
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
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
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
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去声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下孟反有九德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
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去声彊而義彰厥
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浚音峻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音機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⑭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⑮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音中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
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曰當作日贊贊襄哉

益稷　○朱子曰此書伏生只是二篇皋陶謨益稷之間語
勢亦相連孔壁中析爲三篇故其敘如此。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音茲皋陶
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都念反予乘
四載隨山刊丘寒反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
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

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佐佑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音甫黻音弗絺丑几反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音志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音揚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去聲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鄂格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音孤而泣予弗子惟荒度達各反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音博四海咸建五長上聲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音傅撫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音桃鼓合止柷敔音祝語笙鏞以閒去聲鳥獸蹌蹌音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詳召物見于傳去聲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于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群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音道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于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音起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息井反乃成欽哉乃賡音庚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取果反哉股肱惰哉萬事墮音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丘寒反木奠音殿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

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所介反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

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于此詳之。

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徒含反)懷底績、至於衡(音橫)漳。厥土惟白壤(汝兩反)。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胡登反)衛既從、大陸既作、島(音鳥)夷皮服。夾(音協)右碣(巨列反)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濟子禮反。兗音演)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灉音邕。沮下余反。)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音粉下並同)厥草惟繇(音遙)、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上聲)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許合反)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濰音維。淄音緇)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尚石反)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檿音琰。絺抽遲反。枲想理反。鉛音緣。)浮于汶、(音問)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音宜)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音朱)東原底(音旨)平。厥土赤埴墳、(音熾)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戶雅反)翟、(亭歷反)嶧(音亦)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音駢)珠暨魚。厥篚玄纖(思廉反)縞。(古老反)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音禮)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音小)簜(徒朗反)既敷、厥草惟夭、(於驕反)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上是掌反)厥貢惟金三品、瑤(音遙)琨(音昆)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音毁)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音緣)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閒。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也。江也。)

沱(音駝)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夢平聲又二音。)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敕倫反)榦栝(音括)柏、礪(音利)砥(音紙)砮(音奴)丹惟箘(音窘)簵(音路)楛(音戶)三邦底貢厥名、包匭(音軌)菁(音精)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戶扃反)波既豬、導菏(音柯)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音盧)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音佇)厥篚纖纊、(音曠)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去聲)陽黑水惟梁州。岷(音民)嶓(音波)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音求)鐵銀鏤砮磬、熊羆(音碑)狐貍(音[illegible])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音燭)渭汭。(音芮)漆沮既從、灃(音風)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搜所鳩反)導岍(音牽)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音杭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必列反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音旨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音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音郎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必列反 南入于江。東匯音賄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音禮。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岳州巴陵 東迆音以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音兗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濟子禮反。朱五高反。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音郁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音怡德先、不距朕行。去聲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音只、三百里納秸音戛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音雖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平聲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音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音尖入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⑰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四之人⑱、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子小反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新安陳氏曰、商以前若果無子丑二正、則是自古以來、皆建寅。孔子何獨言行夏之時乎。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恭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音奴戮汝。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音田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音詣 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音奚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音現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音御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

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女六反）怩。（音泥）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胤征

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録其書者、以是歟。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定臣善仲康能命將（去聲）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羿仲康不能致命、而罪胤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慈秋反）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昌六反）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音色）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虎。殲（音纖）厥渠魁、脅（音業）從罔治。舊染汙（音烏）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音怡、後並同）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音捨）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去聲）、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來去聲）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作管反）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以九反）、若粟之

有秕(卑履反)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漢志葛伯在陳留寧陵縣葛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通回反)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去声)。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誥

王歸自克復[19]，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胡登反)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音離)其凶害，弗忍荼(音徒)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音岐)。其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音尹)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音叨)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時壬反。)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音現)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上声，下並同)。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縱[21]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松閏反)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于願反)耆德，比(音被)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去声)；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於何反）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去聲）厥辟、（音璧，下並同）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去聲）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息井反）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辟音璧）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比邁反）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魚列反）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胡玩反）既往背（音佩）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②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音亦）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去聲，下同）否（府久反）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去聲）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必益反）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音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去聲，下三字同）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音旨）烝

民之生。嗚呼、七十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音喻)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子忍反)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音怡)。先王有服、恪(苦各反)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音短)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牙葛反。又魚列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盤庚斅(音效)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如鳩反)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音問)。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音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音通)、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思廉反)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illegible]反)于原、不可嚮(音向)邇、其猶可撲(普卜反)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音壬)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七到反)、勿褻(音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上聲)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音備)于罰。予若籲(音喻)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音諶)、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平聲)舟、汝弗濟、臭厥載(作代反)。爾忱不屬(音燭)、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音抽)。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

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

罰、惟干戈省(悉井反)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尼質反)、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去聲下同)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音牘)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上聲)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音禮)、爾惟麴糵(音曲臬)。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音效)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紐、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勾去声)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天有永有不永、非天夭(上声)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

朱子曰、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了。豈有諸侯臣子而敢稱兵于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代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代紂耳。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去声)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去声)、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音至)。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去声)、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門向反)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去声)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音孤)罪、乃罔恆(胡登反)獲。小民方興、相為

敵讎。今殷其淪喪（去聲）。若涉大水、其無津涯（音崖）。殷遂喪（去聲）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尺類反）、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子細反）、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上聲）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如羊反）竊神祇之犧牷（音銓）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力念反）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音戚）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李太白比干廟碑曰、昔殷王毒痛、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其十亂之謀、總其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及王之喪也、乃觀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兩繫、豈不重歟。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敢頌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圖其國、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褒生者、貶死者、實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

周書　泰誓上

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儒所引背用僞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雖知剽竊（音切）經傳（去聲）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僞。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玆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illegible]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于此爾。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丹上聲）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音免）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班麋反）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之石反）忠良、刳（音枯）剔（他歷反）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

于商。惟受罔有悛（七全反）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粢（音咨）盛（音成）、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音澄）其侮。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
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
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
小子夙夜祗（音支）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
天之罰。天矜（音京）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
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徇去聲）師而誓。（戊音茂）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
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備音溺）罪
人、淫酗（音煦）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音求）、脅權相滅。無辜（音孤）籲（音喻）
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去聲）元良、賊虐諫
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
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
于民。斮（音酌）朝涉之脛、（形定反）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音敷）四
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音丙）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去聲）。爾其孜孜、
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斮、斫也。孔子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
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
心。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
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
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
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音越）、右秉白

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音微盧彭濮音卜人、稱爾戈、比去声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音品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音各。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上声、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音軌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音皮、如熊如羆音卑、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胡官反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 依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音陟下民、相去声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音因洪水、汩音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音棘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

廿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
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
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
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音備)德、惟
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音離)
于咎(音舊)、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去声)德、汝則錫之福。時人
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
(去声)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去声)于而家、時
人斯其辜(音孤)。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
(音秘)遵王之義。無有作好(去声)、遵王之道。無有作惡(去声)、遵王之路。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音駢)。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
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為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
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必益反)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
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時入声)。七稽疑擇
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

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
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
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
事卜、小事筮、傳(去声)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
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音郁)、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
庶草蕃(音煩)廡(音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
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
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
省(悉井反)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
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
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去声下同)風、星有好雨。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
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去声)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音亦)物、惟德其物。德慎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下去声)、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去声)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音善)。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陳氏經曰、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爲己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己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音構)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音丙)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illegible]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音抽)。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音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音囂)。王亦未敢誚(音俏)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句)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彼義反)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春上声)。

殷小腆他典反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音弭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音曷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音昂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㉝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去声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息井反，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並音秘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音秘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去声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孔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新安陳氏曰：文非獻不能修。宋初所以能修禮物，以有微子之賢也。孔子時，宋文獻不足徵，繼之者不能賢如微子故也。嗚呼乃祖。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並去声，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㉞替朕命。

康誥

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如㉟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或問孔子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

王言之何也。朱子曰、此五峯胡氏之説也。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盖亦非小序之言、不足深信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音玩)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音戸)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音意)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音聿)乃文考、紹聞衣(去声)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去声)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音通、瘝姑還反)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音貳)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音埋)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音涅)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音軌)、殺越人于貨、暋(音敏)不畏死、罔弗憝(徒對反)。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音的)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音敏)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illegible]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

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去声）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音古）用孝養（去声）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蘇典反）腆（他典反）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悉井反）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去声）惟御事厥棐（音匪）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音逸）于非彝用燕喪（去声）威儀民罔不衋（許力反）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下懇反）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丘八反）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音博）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音逸）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音避）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其寄)茨(才資)。若作梓材、既勤樸斲(竹角)、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音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去聲下同)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音巖)。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音祕)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㊵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㊶。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服子明辟㊷。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

河洌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攵彌耕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43]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44]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攵謨郎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45]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鑑諧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46]子來相宅、其大[illegible]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47]考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句絕以秬鬯暢二卣音有、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48]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去聲于殷。我有周佑民、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49]殷命。惟天不畀[50]允罔固亂、弼我。[51]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不[52]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

于天。引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逸音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去聲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53)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音淹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去聲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去聲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以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音梁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呂氏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出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即其理而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盜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54)乃欲慕神仙之術以求長天(55)。何其愚之甚也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亥(56)。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民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遑曰。今日耽樂。

(音洛)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
酗(音煦)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胥教誨、民無或胥譸(音周)張爲幻。(音患)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音呪)周
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音吏)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
無辜、(音孤)怨有同、是叢(音崇)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君奭(音式)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
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
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
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
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
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
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音戶)、格于上帝、巫咸
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

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音丙)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
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57]
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音弘)夭、
有若散(上声)宜生、有若泰顛[58]、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
教、文王蔑(音滅)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
文王、迪見(音現、傳同)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
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
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59]、[60]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
同未在位、乃無我責、收罔勗不及[61]、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62]、我受命無疆惟休、亦
大惟艱。告君乃猷裕[63]、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
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
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部鄙反)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
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
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
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

不惪君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郭虢也），以車七乘（去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下孟反），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衣檢反。今曲阜縣之奄至鄉是也）。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音至）、日欽劓（音义）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去声、下同）、有邦間（去声）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音涓）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朱子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旣是聖人、決不到作狂。此只是其言不可不警。陳氏經曰、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乃曰聖可作狂、狂可作聖、則可移歟。曰、孔子之言、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于一念之頃。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于狂。桀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于聖。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公言此者、明紂之爲惡、倘一旦改悔、天不終棄之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66]，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平聲，下同）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音孽）。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音坡），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含）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音奔）。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上聲）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67]，籲（音俞）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下孟反）。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音梨）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音敏），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音掩，盡也）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上聲）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此苟反）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68]阪（音反）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音米）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去聲）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

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音抽)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音暹)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音邁)相(去声)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69]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70]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71]保邦于未危。[72]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73]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74]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75]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76]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去声)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失照反，下同)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77]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音忒)，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音昌)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illegible]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音芒)。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爲[78]無斁(音亦)。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79]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七恭反)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女九反)于姦宄，

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量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80]。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音桃、悔）水，相（去聲）被冕服，憑玉几。

陳氏曰：加朝服拖紳[81]，孔子疾不敢以褻服見君也。此即成王不敢以褻服臨臣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82]、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平聲），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王、武王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音昭），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成王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于不善而陷于惡矣。威儀舉其著于外者而飭之也，非幾舉其發于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于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乎是也。成王垂絶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于周公者亦深矣。

茲既受命還（音旋），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83]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去聲）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文允反，下並同），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84]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85]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音遠、掞），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86]、鼖（音焚）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音路）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音便）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音其）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音士）。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音葵），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字當作鈗，音允），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子西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

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87]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illegible]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陟嫁反 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88]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去聲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上聲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音酉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音堪定厥功、用敷遺去聲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音怪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音止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音碑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音丙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音貫。下並同。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音咨崔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大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音現。下同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諒哭踊音勇答拜。聖人復扶又反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89]經音催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葉氏曰、諸侯踰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孔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爲吉事亦明矣。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况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90]王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書凶不可指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則不可、傳爲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世、率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二書之錄于經、非孔子不能推之于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音佐先王、綏定厥家、毖音祕殷頑民、遷于洛邑[91]、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音旦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其音祈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illegible]好去聲異。[92]尚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音戶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93]德。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94]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去聲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音佐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音異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冏命

復齋董氏曰：夫子何為錄之？曰：聖人不以人廢言，亦取棗穆悔過之意。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去聲），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辟音駢）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音孤）。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刑

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上聲）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去聲）民，則夫子錄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音癡）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直容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

遏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達各反非及。兩造七到反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音僻，下並同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自經權之異者觀之。變法以求當于人情世變者。權也。自經權之同者觀之。法雖變而能當于理者。是即經也。理適則人情世變無不適。人情世變無不適。則法無不適矣。穆王訓刑。雖在耄荒之年。而拳拳及此。猶有唐虞忠厚惻怛之意。此夫子所以猶有取于是書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

董氏鼎曰。孔子未定書以前。舜典猶曰夏書。序者謂訓夏贖刑。蓋本諸此。則知書序決非孔子作。贖刑亦非禹刑明矣。且舜既以五流而宥五刑矣。鞭扑之輕者。乃許以金贖。所以養其愧耻之心。而開以自新之路。眚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乃以刑爲致罪。以罰爲贖金。既爲五刑之疑有赦。而又曰其罰若干鍰。則雖在[illegible]赦。皆不免于罰贖。五刑盡贖。非鬻獄乎。自是有金者雖殺人可以無死。而刑者相半于道。必皆無金者也。中正安在哉。然不見斥于孔子。則猶拳拳于哀矜畏懼。雖越于先王之良法。而美意尚存歟。

文侯之命

呂氏曰、此篇作于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平生[106]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于苟且因循、自然降爲列國。夫子編此書于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沉爲春秋戰國也。法語儀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于辭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夏氏曰、此乃平王之年、書平錫之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剔、周道亦未至盡廢。柰何至曹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始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于平王。春秋作于隱公、孔子蓋絕望于平王也。新安陳氏曰、幽王之過始于嬖褒姒、而夫婦之綱紊、繼于遂宜臼而父子之綱淪、成于招申侯犬戎叛弒、而君臣之綱掃地。平王親罹其禍、俱襲其失。夏氏謂春秋始于隱公、夫子始絕望于平王。吾謂書終于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于平王云。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107]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音佐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108]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音旱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來去爾秬鬯一卣音酉、彤音同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平王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忘其弒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音佩義、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于天下後世而存之歟。林氏曰、如宣王中興、會諸侯、復禁土、使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乃無一篇見于書、意當宣王之書必失亡于東遷之亂。孔子既取周大史所藏、斷自堯典、至于呂刑、而于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于其後。按左傳、鄭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舉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知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周流遍[illegible]而于晉得文侯之命、于魯得費誓、于秦得秦誓、故以附于帝王書之末歟。葵初王氏曰、孔子西見趙簡子、及河而反。又西行不到秦、則文侯之命與秦誓、未必于晉于趙得之也。不知林說何據。董氏鼎曰、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平王所以深嘉之者、不過曰汝多

修扞我于艱耳。不知昭顯祖刑文武而昭德辟者，果若先正之克左右昭事厥辟不乎。方當戡亂之際，而使之歸，方當圖治之時，而遣之往，賚以秬鬯，錫以弓馬，果何謂哉。眷眷于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于不問，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夫子猶録其書者，尚以其能錫命諸侯，文武之遺澤未泯，特平王自不振耳。

費誓

孔子曰：孔子書序，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録以備[illegible]事，猶詩録商魯之頌。張氏震曰：是書詳于自治而畧乎治人，有志于征守而無志于戰，王者之兵也，故孔子取之。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遼條反)乃甲冑，敿(舉夭反)乃干，無敢不弔(音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音交)[109]，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董氏鼎曰：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于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諸侯之美，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于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矣。即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秦誓

李氏祀曰：春秋敗崤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非徒悔耳。徒悔不攺，穆公所以謹爲穆公也。夫子于書取其一念之悔，而于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陳氏賓曰：大[110]子存二誓，于魯以著伯禽之是，于秦以著穆公之非。伯禽之時，其征徐戎，奉王命以討亂華，大義也。襲祀之役，無王擅兵，雖敗而自悔，其心終在于報怨。夫子于書，以秦誓終[111]，以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終于胤征，商書終于西伯戡黎，而周書終于秦誓，其旨一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112]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音婆)良士，旅(與膂通，脊背也)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魚乞反)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音便)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都亂反)猗(於宜反)，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

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新安陳氏曰此章大學平天下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邦之杌隉（臬音兀）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張氏九成曰孔子深意若曰平王錫文侯而言不及復讎王道不可望也得如伯禽之用兵庶幾乎王道矣又得如秦穆之悔過亦庶幾乎王道矣取魯秦以補王道所以深嘆王道之不復興也夫國風始于平王春秋始于平王王道終于平王而以秦魯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言哉天下之讎莫大于殺君父天下之惡莫大乎安于為弒逆者所立事至于此王道絕矣夫子之意謂使平王用兵得如伯禽申侯犬戎庶可誅乎使平王悔過得如秦穆懲創用賢周家庶其中興乎今皆無之故痛憤而以伯禽秦穆公繼其後也以謂如此二人猶勝于平王也龜山楊氏曰或謂秦誓聖人專以其悔過而取之非也書之有二誓以志帝王之誥命于是絕也聖人以恕待人于人之有過而悔嘉之可也如但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聖人于人不徒嘉其悔又欲其改李氏養吾曰平王之誥下儕列國而秦且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編以列國而秦誓附終焉進秦于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于秦每人之又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于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于定書刪詩作春秋之際乎黃氏度曰此亦國史所錄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而周又訖于秦蓋取其悔過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過而能悔悔而能改善之善者也太甲悔而聽伊尹之訓成王悔而迎周公以歸不然敗度敗禮成湯之業墜矣內詛外訌文武之基墜矣悔過之功豈不大哉成康以後昭王以南征不而穆王繼之復拒祭公之諫肆侈心而行天下不知悔者也宣王中興幽王為犬戎所殺而平王繼之不報君父之讎忍小恥而忘大恥不知悔者也君者天下之主也心者人君之主也君心如此天下何賴哉秦王輕信杞子逢孫楊孫之謀罔蹇叔之諫至于喪師辱國而悔過之誓作焉使有天下國家者皆如其知過而能悔又必自知悔而能改則雖以挽回三代之治亦何難哉惜乎穆公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子之微意讀書者可以深長思矣。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攷序文于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

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于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得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亡。○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子作乎。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亡。五篇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三篇亡。○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朡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亡。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一篇亡。○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有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肆命、徂後二篇亡。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伊尹作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凡十篇亡。○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之訓篇亡。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殷旣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十一年考十二年之誤也。

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謬中之謬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惡之君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于此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篇亡。○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篇亡。○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旣得命禾旅陳也天子之命作嘉禾。二篇亡。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按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父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可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又按書序似以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爲序百篇亦出壁中其孔氏藏書之時已有錯簡耶不可攷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多士。○周公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蔡叔旣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篇亡。○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篇亡。○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旣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篇亡。○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篇亡。○周公旣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日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

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耶。下篇示然。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歸軒鄉氏曰、伯禽魯之先君、當諱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爵、故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乃稱秦穆公。此決非孔子筆削之例。

校記

①必：當作「壁」。

②王：當作「二」，見《尚書正義》卷一。

③鮒：當作「騰」。

④則：當作「宅」。

⑤宅：當作「毛」。

⑥供：當作「河」。以上四條並據《尚書・堯典》。

⑦罔：當作「四」。

⑧但：當作「官」。

⑨白：當作「伯」。以上三條並據《尚書・舜典》。

⑩雖：當作「難」，見同頁引孔子語。

⑪縱：當作「從」。

⑫法：當作「汝」。

⑬達：當作「咎」。以上四條並據《尚書・大禹謨》。

⑭伐：當作「代」。

⑮秋：當作「秩」。以上二條並據《尚書・皋陶謨》。

⑯懷：當作「壞」，見《尚書・禹貢》。

⑰其：當作「甘」。

⑱四：當作「事」。以上二條並據《尚書・甘誓》。

⑲復：當作「夏」，見《尚書・湯誥》。

⑳縱：當作「從」，見《尚書・伊訓》。

㉑按：當作「接」，見《尚書・太甲中》。

㉒紐：當作「祖」，見《尚書・説命下》。

㉓秦：當作「泰」，見《尚書・泰誓上》。又其下按語中之「秦」字皆當作「泰」。

㉔古：當作「右」，見《尚書・牧誓》。

㉕衣：當作「友」，見《尚書・牧誓》。

㉖國：當作「師」。

㉗曷：當作「名」，見《尚書・武成》。

㉘珍：當作「殄」。

㉙正：當作「王」，見《尚書・洪範》。

㉚四：當作「凶」。

㉛周：當作「用」，見《尚書・旅獒》。

㉜正：當作「王」，見《尚書・金縢》。

㉝明：當作「命」，見《尚書・大誥》。

㉞贊：當作「替」，見《尚書・微子之命》。

㉟如：據文意當作「知」。

㊱如：當作「汝」；珍：當作「殄」，見《尚書・康誥》。

㊲珍：當作「殄」，見《尚書・康誥》。

㊳無：當作「元」，見《尚書・酒誥》。

㊴服：當作「復」，見《尚書・召誥》。

㊵珍：當作「殄」，見右引書。

㊶永：當作「末」，見右引書。

㊷一：當作「明」，見《尚書・洛誥》。

㊸佚：當作「秩」，見右引書。

㊹親：當作「視」，見右引書。

㊺佚：當作「秩」，見右引書。

㊻儒：當作「擩」，見右引書。

㊼政：當作「朕」，見右引書。

㊽周：當作「用」；事：當作「士」，見《尚書・多士》。

㊾乂：當作「弋」，見右引書。

㊿界：當作「畀」，見右引書。

51「其」上脱一「我」字，見右引書。

52不：當作「下」，見右引書。

53汝：當作「洪」，見右引書。

54室：據文意當作「至」。

55天：據文意當作「生」。

56亥：當作「昃」，見《尚書・無逸》。

57天：當作「大」，見《尚書・君奭》。

58奉：當作「泰」，見右引書。

59戍：當作「川」，見右引書。

60時：當作「予」，見右引書。

61最：當作「勖」，見右引書。

62乃：當作「兹」，見右引書。

63「偶」下脱「王」字，見右引書。

64患：當作「惠」，見《尚書・蔡仲之命》。

65不：當作「大」，見《尚書・多方》。

66克：當作「宅」，見右引書。

67兢：當作「競」，見《尚書・立政》。

68毫：當作「亳」，見右引書。

69勤：當作「覲」，見右引書。

70群：當作「辟」，見《尚書・周官》。

71「邦」下當有「于」字，見右引書。

72「亂」字爲衍文，見右引書。

73周：當作「州」，見右引書。

74人：當作「乂」，見右引書。

75勸：當作「勤」，見右引書。

76伐：當作「代」，見《尚書・周官》。

⑰純：當作「統」，見《尚書·周官》。

⑱爲：當作「惟」，見右引書。

⑲喜：當作「嘉」，見《尚書·君陳》。

⑳人：當作「攸」，見右引書。

㉑神：當作「紳」，見《尚書全解》卷三七。

㉒侯衛：當作「衛侯」，見《尚書·顧命》。

㉓人：當作「入」，見右引書。

㉔具：當作「貝」，見右引書。

㉕王：當作「玉」，見右引書。

㉖具：當作「貝」，見右引書。

㉗王：當作「玉」，見右引書。

㉘卒：當作「率」，見《尚書·康王之誥》。

㉙經：據文意及其下音注，當作「經」。

㉚王：當作「正」，見《五禮通考》卷一二八。

㉛色：當作「邑」，見《尚書·畢命》。

㉜尚：當作「商」，見右引書。

㉝德：當作「年」，見右引書。

㉞名：當作「多」，見右引書。

㉟刑：當作「后」，見《尚書·冏命》。

㊱中：當作「忠」，見右引書。

㊲後：當作「后」，見右引書。

㊳「以」字爲衍文，見右引書。

㊴冏：當作「利」，見《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

(100)賦：當作「賊」，見《尚書·呂刑》。

(101)徂：當作「詛」，見右引書。

(102)積：當作「稷」，見右引書。

(103)十：當作「千」，見右引書。

(104)百：當作「伯」，見右引書。

(105)旌：當作「姓」，見右引書。

(106)平生：當作「平王」。

(107)即：當作「集」，見《尚書·文侯之命》。

(108)行：當作「刑」，見右引書。

⑲交：當作「茭」，見《尚書・費誓》。

⑳大子：當是「夫子」之誤。

㉑奏：當作「秦」。

㉒遇：當作「逾」，見《尚書・秦誓》。

㉓「不」下當有「復」字，此蓋用《左傳》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語。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五

詩經題辭

國風雅頌四詩、乃上自王公大夫、下逮小夫賤隸之所作者、出洪武正韻序。何以曰孔子之經也。蓋古詩三千餘篇、出遷史。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出宋朱子註。於是去其重復、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有更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出鄭康成譜風。或篇則刪其章、或章則刪其句、或句則刪其字。出歐陽修。上采殷下取魯、純取周詩、而取其可施於義理者、凡三百有五篇。出漢藝文志。由是以雅奏之於朝廷、以頌奏之於宗廟、以國風奏之於鄉黨閭門、而使之各得其所焉。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按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正之、故其言如此。然又以四方之音、萬有不齊、乃取所刪之詩、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而協於自然。故宋景濂曰、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成。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夫以一詩也、重複之無義者、得孔子而刪。篇章之失所者、得孔子而正。音韻之不同者、得孔子而協。是其有功於聲詩也懋矣。然則述而不作之言、其諸夫子之自道矣乎。蔡復賞題。

按文獻通考曰、篇刪其章、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章刪其句、如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句刪其字、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凡刪去者、皆此之類。又按孔安國曰、古詩三千餘篇、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殊不知古者列國皆有詩章、王者采之、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而自考正也、何啻三千。

詩序

按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孔子授之子夏、或以爲國史、或以爲毛公、衛宏之所潤益。朱子以爲皆無明文可考。大抵古昔未有無序者、况詩皆紀先王之政、與夫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而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亦不能彊筆而削之也。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然。故太史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通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觀興而怨群。其時在太史、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則於理爲近矣。出石林葉氏。

詩經衍義

粤自虞廷有明良之詠、而詩已胚胎矣。夏書有五子之歌、而詩已萌糵矣。周禮有大師以教六詩、而詩已大備矣。古詩三千、夫子删爲三百、而使之各得其所、夫豈無意乎。蓋里巷歌謠者爲風、風以道性情、故用之於閨中也。朝廷所作者爲雅、雅以正禮節、故用之於燕饗朝會之間也。宗廟所作者爲頌、頌以告成功、故用之於登歌薦祭之時也。其所以純取乎周者、以周爲時王之制、且其文郁郁而可從也。其所以上釆乎殷者、以殷之文獻不足、必存是而後庶幾可徵也。等王風於列國者、蓋以平王東遷、政教不及於天下、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也。况感時觸事、寧無宗周之思乎。存魯頌而不削者、蓋以時王賜魯重祭、於是有頌以爲廟樂、故其詩不爲風而爲頌也。况夫子魯人、又安得而削之乎。十五國之詩、豳風居變風之終者、蓋以曹檜之亂極思治、必正大如周公者而後可王也。四詩之首、皆以文王爲首者、蓋以治家、治臣、治民、治神、必如文王者而後爲盛也。（關雎爲國風之始、言文王治家。鹿鳴爲小雅之始、言文王治臣。文王爲大雅之始、言文王治民。清廟爲頌之始、言文王治神。此四始也。）大抵詩之爲經、有善有惡、有美有刺。美其善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心。刺其惡者、所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故其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則孔子所以删詩意也。𦤺後賢者。

孔聖全書詩經集傳大全上卷卷之二

朱子序曰、（節文）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爲教。聖人蓋指周公、天子指武成康也。）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語類云、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朱子曰、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于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朱子辨說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

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愚謂大序必孔子所作、小序之失頗多、首句或子貢毛公所作、其下准說云云者、朱子以爲後人所增廣是也。今依朱子所定、經首之後、以小序首句分註於下、亦以備參考耳。

國風一　周南

關關雎鳩、雎音疽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上聲逑。音求○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行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此禮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已反之。○參差荇菜、左右芼音邈報反之。窈窕淑女、鍾鼓樂音洛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興也。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須溪劉氏曰、夫子自衛反魯、考禮正樂、其時師摯在官、爲夫子歌周南、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葛之覃兮、施音異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濩胡郭反爲絺知反爲綌、去逆反叶去略反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音曷澣害否、方九反歸寧父母。叶美後反　葛覃三章、章六句。　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小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

采采卷上聲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戶郎反○陟彼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音頹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叶古黃反○陟彼砠七餘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賦也。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小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音洛只音紙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興也。

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小序云：樛木，后妃逮下也。

螽（音終）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眞）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螽斯三章，章四句。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小序云：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桃之夭夭（於驕反），灼灼其華（呼瓜、芳無二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古牙、古胡二反）。○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桃夭三章，章四句。興也。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小序云：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肅肅兔罝（子斜反，又子余反，與夫叶），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音異）于中逵（音逵）。赳赳（音糾）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肅肅兔罝（音嗟），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兔罝三章，章四句。興也。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兔罝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小序云：兔罝，后妃之化也。

采采芣（音浮）苢（音以），薄言采之（叶此禮反）。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叶羽已反）。○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芣苢三章，章四句。賦也。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小序云：芣苢，后妃之美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叶古曠反），不可泳（叶于誑反）思。江之永矣（叶弋亮反），不可方（叶甫妄反）思。○翹翹（音喬）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漢廣三章，章八句。興而比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也。小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音梅）。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音周）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音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音房）魚赬（勅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汝墳三章，章四句。前二章賦也，後一章比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小序云：汝墳，道化行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叶奬里反）。于（音吁，下同）嗟麟兮。○麟之定（音訂），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叶盧谷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麟之趾三章，章三句。興也。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小序云：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如字。又音亮。）御（音迓）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興也。）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于諸侯而其家人美之。（小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上止反）○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采蘩三章、章四句。（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小序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叶乎工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決）。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三章、章七句。（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小序云、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及釜（符甫反）。○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後五反）。誰其尸之、有齊（則皆反）季女。　采蘋三章、章四句。（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小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音邵）伯所茇（叶蒲沬反）。○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召伯所說（音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賦也。）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音赦）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小序云、甘棠、美召伯也。）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叶羊茹反）行多露。○誰謂雀無角、（叶盧谷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雀無牙、（叶五紅反）何以穿我墉。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訟（叶祥容反）。雖速我訟、亦不女（音汝）從。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賦也。）二章章六句。（興也。）　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絶其人。（小序云、行露、召伯聽訟也。）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紽（徒河反）。退食自公、委（音威）蛇（音移。叶唐何反。音拖）。○羔羊之革、（叶訖力反）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音宗。叶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三章、章四句。（賦也。）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小序云、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殷(音隱)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眞)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叶莊力反)何斯違斯、莫敢或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叶後五反)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興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小序云、殷其靁、勸以義也。)

摽(婢小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叶疏簪反)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小序云、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音實)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所森反)與昴。(叶力求反)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小星二章、章五句。(興也。)　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小序云、小星、惠及下也。)

江有汜(音祀、叶羊里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虎洧反)○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徒河反)、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音戈)也歌。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興也。)　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音孕)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小序云、江有汜、美媵也。)

野有死麕(俱倫反)、白茅包(叶補苟反)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音僕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勅外反)兮、無感(音撼)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興也。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强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小序云、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何彼襛(如容反、叶與雝)矣、唐棣(徒帝反)之華。(胡瓜反)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奢反)○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奬里反)○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興也。)　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小序云、何彼襛矣、美王姬也。○春秋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新安胡氏曰、以爲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甚協。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編、後經吾夫子手、不應若此其夫倫者、豈秦火之餘、漢儒修補、不免簡編之雜那。朱子謂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者爲是。)

彼茁(側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有加反)。于(音吁)嗟乎騶虞。(叶五紅反)○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騶虞二章、章三句。(賦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田獵也)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小序云、騶虞、鵲巢之應也。)

鄘劉氏曰、大師存鄘鄁之名、置於衛前、亦如綴瓜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耳。

汎芳劍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音訴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反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辟避亦反、摽符小反○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澣戶管反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柏舟五章、章六句。首章、末章比也。中三章賦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小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豐城朱氏曰、莊姜憂己之不得於其夫、似若無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妾之分、於此乎始亂、爭始於閨門、而毒流於一國、怨生於衽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人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已於言乎。夫子錄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世也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叶于其反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叶孚音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綠衣四章、章四句。比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小序云、綠衣衛莊姜傷己也。

燕燕于飛、差初宜反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上與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音杭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尼心反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仲氏、戴媯字也任而今反只、音紝其心塞淵。叶一均反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illegible]寡人。

燕燕四章、章六句。前三章興也、後一章賦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媯音圭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媯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小序云、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上聲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月四章、章六句。賦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小序云、日月、衛莊姜傷己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燥謔許約反浪笑敖、音傲中心是悼。○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叶新才反○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通又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叶胡隈反

終風四章、章四句。比也。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小序云、終風、衛莊姜傷己也。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叶晡芒反、音邦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叶戶郎反、音杭

〇從孫子仲、(軍帥也)。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叶勑衆反)〇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叶滿補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叶後五反)〇死生契(苦結反)闊、(音闊、叶苦劣反)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叶魯吼反)〇于(音吁、下同)嗟闊(苦劣反)兮、不我活(叶戶劣反)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叶師人反、與伸同)兮。

擊鼓五章、章四句。(賦也)。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小序云、擊鼓、怨州吁。)

凱風自南、(叶尼心反)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叶音僚)〇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〇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後五反)有子七人、母氏勞苦。〇睍(音演、胡顯反)睆(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首章比也、後三章興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自責。(小序云、凱風、美孝子也)。

雄雉于飛、泄泄(以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音)〇雄雉于飛、下上(上聲)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〇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齊反)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之反)〇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叶戶郎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四章、章四句。(前二章興也、後二章賦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小序云、雄雉、刺衛宣公也)。豐城朱氏曰、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〇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居美反、叶居有反、音九)雉鳴求其牡。〇雝雝鳴鴈、(叶魚旰反)旭日(許玉反)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〇招招(照遙反)舟子、(叶奬里反)人涉卬否。(音昂、叶補美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第一章、二章、四章比也、第三章賦也)。此刺淫亂之詩。(小序云、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音敏)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五反)〇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止反)〇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音泚)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待禮反)〇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胡口反)〇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叶居尤反)之。〇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叶市周反)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〇我有旨蓄、(勑六反)亦以御(魚呂反、下同)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羊至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谷風六章、章八句。(首章、三章比也、次章賦而比也。四章、六章興也。五章賦也)。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小序云、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〇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微二章、章四句。(賦也)。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小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

旄丘之葛(叶居謁反)兮、何誕(徒旱反)之節兮。叔兮伯(叶逋反)兮、何多日也。

〇何其處也、必有以也。何其久叶舉里反也、必有以也。〇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〇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叶奬里反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旄丘四章、章四句。首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小序云、旄丘、責衛伯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〇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〇左手執籥、余若反右手秉翟。叶亭歷反叶直角反赫如渥赭、音者叶陟略反公言錫爵。〇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賦也。一章六句。興也。 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小序云、簡兮、刺不用賢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齎反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〇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叶待禮反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奬禮反〇出宿于干、叶居焉反飲餞音錢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叶音介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此字本與邁害叶、今讀誤音外。〇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涓反思須與漕、叶徂侯反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泉水四章、章六句。首二章興也、後二章賦也。 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小序云、泉水、衛女思歸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出自北門、叶眉貧反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叶居銀反已焉哉、叶將其反下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〇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遺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知革反叶竹棘反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〇王事敦我、音堆叶都回反政事一埤遺我。唯季反叶夷回反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首章比也、後二章賦也。 衛之賢者處亂世、仕暗君、不得其志。小序云、北門、刺士不得志也。〇孔子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我、呼報反下同攜手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同既亟只且。音紀力反下同且子余反〇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〇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比也。 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小序云、北風、刺虐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躕。直誅反叶音渝〇靜女其孌、貽我彤管。音同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〇自牧歸荑、徒兮反洵美且異。二音匪女音汝之爲美、美人之貽。與異同 靜女三章、章四句。賦也。 此淫奔期會之詩。小序云、靜女、刺時也。

新臺有泚、此禮反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叶斯淺反

叶州止反。○新臺有洒，七罪反叶典反音泰。一河水浼浼。每罪反叶美辨反音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音麗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新臺三章，章四句。首二章賦也，後一章興也。

舊說以爲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音腰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小序云：新臺，刺衛宣姜也。

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轍，而乃有蹈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爲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爲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也，可不戒哉。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右影字，叶舉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反。○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此字本與害叶，今讀誤。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賦也。

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小序云：二子乘舟，傷伋壽也。

朱子曰：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爲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爲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詩經疏義：朱公遷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伋、壽之死，未盡善也。然伋寧被殺而不忍違其父，壽寧代死而不忍死其兄，則其志有可哀者。孔子於此亦閔其不幸，而不忍刪去之也。鄱陽張氏曰：詩緝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爲世子代位，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循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召致夷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哉。

也①彼柏舟，在彼中河。髧音膽，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叶牛河反，音娥。之死矢靡他。湯河反。母也天，叶欽因反。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

柏舟二章，章七句。興也。

舊說以爲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

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小序云柏舟共姜自誓也。
西山眞氏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使
萬世取法焉。
墻有茨、不可埽叶蘇后反也。中冓音搆叶古侯反之言、不可道音數叶徒厚反也。所
可道也、言之醜也。○墻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
可詳也、言之長也。○墻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
可讀也、言之辱也。　墻有茨三章、章六句。興也。
舊說以爲衛世子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
詩以刺之。小序云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汚甚矣。聖
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
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
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
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音其六珈。音加叶居河反委委於危反佗佗、音駝徒河反如山如
河、象服是宜。叶牛河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音此兮玼兮、其之
翟叶去聲也。鬒眞忍反髮如雲、不屑先結反髢徒帝反也。玉之瑱音殄也、象
之揥勅帝反也、揚且音疽之晳星曆反叶征例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
也。○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張戰反叶諸延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
袢薄慢反叶汾乾反也。子之清揚、揚且平聲之顏叶魚堅反也。展如之

人兮、邦之媛音院叶于權反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賦也。
極言宣姜服飾容貌之美。小序云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
要於遥反我乎上宮、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羊反矣。○爰采麥叶訖力反
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
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賦也。　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此
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小序云桑中、刺奔也。
朱子詩序辨說曰、或者曰、詩三百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
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
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
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曰、不
然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
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
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
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
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曰、然則大序
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栢

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於韶武之音也邪。又曰、孔子之稱思無邪、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音兄叶虛王反○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逋珉反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興也。　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小序云、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彭氏曰、陳氏云、木必壞然後蠹生焉、國必亂然後寇生焉。聖人存此詩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使後世知所戒也。

定音訂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起居反叶起呂反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古影反山與京、音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音官星言夙駕、說音稅于桑田。叶徒因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騋音來牝三千。叶倉新反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賦也。

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小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蝃音帝計反丁蝀音東動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叶待里反○朝隮子西反賫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叶斯人反不知命也。叶彌并反

蝃蝀三章、章四句。前三章比也、後一章賦也。　此刺淫奔之詩。小序云、蝃蝀、止奔也。

相息亮反去声鼠有皮、叶蒲何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叶吾何反○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音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

相鼠三章、章四句。賦也。小序云、相鼠、刺無禮也。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音濬蘇俊反之郊。叶音高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音谷叶姑沃反之。

干旄三章、章六句。賦也。　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小序云、干旄、美好善也。

載馳載驅、叶祛尤反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徂侯反大夫跋蒲沫反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芒叶[illegible]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抗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叶訖力反) 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 百爾所思、(叶新齎反) 不如我所之。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賦也。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言其意耳。小序云、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朱子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

衛

瞻彼淇奧、(音育、於六反) 綠竹猗猗。(於宜反、叶於何反、音我)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遐板反)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況元反、叶況遠反)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音精、叶子丁反)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 會(古外反)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叶側歷反、音積)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恭反、平聲)較(古岳反、音角)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淇奧三章、章九句。興也。衛人美武公之德。小序云、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 碩人之寬。(叶區權反) 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叶苦戈反)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音戈)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姑[illegible]反、音谷)

考槃三章、章四句。賦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閒、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小序云、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碩人其頎、(其機反) 衣(於既反、去聲)錦褧(苦迥反、音準)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息夷反) ○手如柔荑、(徒兮反) 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蠐、(音齊) 齒如瓠(戶故反)犀。螓首蛾(我何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叶匹見反)兮。○碩人敖敖、(五刀反) 說(始銳反)于農郊。(叶音高) 四牡有驕、(起橋反、叶音高) 朱幩(符云反、音焚)鑣鑣、(表驕反、叶音褒) 翟茀(音弗)以朝。(直遙反、叶直豪反)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叶古列反、音括) 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叶許月反、音國) 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叶方月反、音撥) 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 庶姜孼孼、(音業、魚竭反) 庶士有朅。(音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賦也。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小序云、碩人、閔莊姜也。

氓之蚩蚩、(尺之反、音癡) 抱布貿絲。(音茂、叶新齎反)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謨悲反) 送子涉淇、(音其) 至于頓丘。(叶祛奇反)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謨悲反) 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垝垣、(俱毀反、音袁) 以望復關。(叶圭員反)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呼罪反)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音吁、下同)鳩兮、無食桑葚。(音甚、叶知林反)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林反、音沈)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音云) 自我

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莊反)士貳其行。(叶戶郎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豪反)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音戲)其笑(叶音嘯)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戰反)隰則有泮。(音判叶普見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甸反)信誓旦旦、(叶得絹反)不思其反。(叶孚絢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氓六章、章十句。(一章二章五章賦也。三章比而興也。四章比也。六章賦而興也。)

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小序云、氓、刺時也。)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叶滿彼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音)○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竹竿四章、章四句。(賦也。)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小序云、竹竿、衛女思歸也。)

芄(音丸)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音)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音)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叶古協反)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二章、章六句。(興也。)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小序云、芄蘭、刺惠公也。)

誰謂河廣、一葦(葦鬼反音)杭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音)予望之。(叶武方反音)○誰謂河廣、曾(音層)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河廣二章、章四句。(賦也。)　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小序云、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朅(丘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音殊)爲(去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音嫡)爲(平聲)容。○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音稿)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音萱)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呼內反音)

伯兮四章、章四句。(一章二章四章賦也。三章比也。)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小序云、伯兮、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計反音)○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　有狐三章、章四句。(比也。)

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小序云、有狐、刺時也。)

投我以木瓜、(叶攻乎反)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好呼報反、去聲)○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舉里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比也。)　疑男女相贈答之詞。(小序云、木瓜、美齊桓公也。)

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王(朱公遷曰、孔子生於靈王時、上平王凡十世。)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叶悉反音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②賦而興也。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作是詩。小序云、黍離、閔宗周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叶陵之反君子於役、如之何勿思。叶新齎反○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叶戶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右活音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賦也。

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小序云、君子行役、刺平王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止且。子餘反○君子陶陶、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小序云、君子揚揚、閔周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叶胡威反音哉懷哉、曷月予旋音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旁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興也。　平王以申國近楚、數音朔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小序云、揚之水、刺平王也。○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云、按鄭衛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為國風者、非王自為之也、平王亡國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貿貿焉日趨於夷狄禽獸之鄉、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呼旦反其乾矣。有女仳離、匹指反嘅口愛反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叶式竹反有女仳離、條其歗矣。叶息六反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興也。　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小序云、中谷有蓷、閔周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音訛○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步廟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音教○有兔爰爰、雉離于罿。音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兔爰三章、章七句。比也。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小序云、兔爰、閔周也。

緜緜葛藟、力軌反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夫矩反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始二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音脣，叶順倫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云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勻反　葛藟三章、章六句。興也。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小序云、葛藟、刺平王也。

彼采葛兮、叶居謁反，音曷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叶疎鳩反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illegible]兮。　采葛三章、章三句。賦也。　此淫奔之詩。小序云、采葛、懼讒也。

大車檻檻、[illegible]反毳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戶橘反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古了反　大車三章、章四句。賦也。　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小序云、大車、刺周大夫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七羊反其來施施。叶[illegible]反○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里反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賦也。　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鄭一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叶古玩反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叶祥龠反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賦也。　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小序云、緇衣、美武公也。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之舌反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叶於非反○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陽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沿反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賦也。　此淫奔者之詞。小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

叔于田、叶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叔適野、叶上與反巷無服馬。叶滿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賦也。　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小序云、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于田、乘平聲乘去聲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叶素苦反火烈具舉。襢音但裼音錫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女。音汝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叶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叶魚駕反，音迓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

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符有反叔馬慢叶謨半反忌、叔發罕叶虎旰反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勑亮反弓叶姑弘反忌。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賦

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小序云、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觧順曰、段之輕浮淺露如此、固不得爲善矣。然莊公所以處之者、果得爲盡善乎。仁人之於弟也、亦親愛之而已矣。教誨之而已矣。今莊公不然、始則恣其所爲而不問、終則操之已蹙而不怒、則是其予之者、乃所以奪之也。其寵之者、乃所以殘之也。其不仁已甚矣。聖人錄二詩於國風、既以著叔段之惡、而著鄭伯克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其亦可以爲後戒矣。

清人在彭、叶普郎反音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重英、叶於郎反音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音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叶音胄駟介陶陶。叶徒侯反音左旋右抽、叶勑收中反中軍作好。叶許侯反音　清人三章、章四句。賦也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小序云、清人、刺文公也。○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駁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爲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叶而朱、如山二反洵直且侯。叶洪姑、洪鉤二反音彼其音記之子、舍音捨命不渝。叶容朱、容周二反○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叶魚旰反

羔裘三章、章四句。賦也　美其大夫之辭。小序云、羔裘、刺朝也。

慶源輔氏曰、爲臣之道、主於正直不阿而已。雖孔子之在朝、亦以便便誾誾侃侃爲常。至於柔行巽入、委曲以就事、亦固有時而當用、要之其出於不得已而已。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祛兮。叶起據反④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音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與醜同兮、不寁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賦也　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祛而留之。小序云、遵大路、思君子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叶居之、居何二反音與子宜之。叶魚奇、牛何二反音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呂孔反音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音○知子之來叶力直反音之、雜佩以贈叶音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賦也

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小序云、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輔氏曰、鄭風雖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容遂殄滅哉。唯其鄭風而有此詩、此聖人所以錄之也。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叶芳無反音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叶戶郎反 顔如舜英。叶於良反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音鏘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也。賦

此疑亦淫奔之詩。小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音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余反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扶蘇二章、章四句也。興

淫女戲其所私者。小序云、山有扶蘇、刺忽也。

蘀他落反、音脫兮蘀兮、風其吹女。音汝 叔兮伯兮、倡昌亮反予和胡臥反、叶戶圭反音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遥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音腰女。

蘀兮二章、章四句也。興　此淫女之詞。小序云、蘀兮、刺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叶七宣反音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二章、章四句也。賦　此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詞。小序云、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朱子曰、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華谷嚴氏曰、狡童或以爲指忽、或以爲指祭仲。祭音債 忽爲鄭君、國人不得目爲狡童。又曰、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得目君爲狡童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音臻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于已反音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也。賦　淫女語其所私者。小序云、褰裳、思見正也。

子之丰兮、芳容反、叶芳用反音 俟我乎巷兮。叶胡貢反音 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於既反音錦褧苦迥反音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戶郎反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也。賦

婦人所期之君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小序云、丰、刺亂也。

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 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叶孚臠反音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也。賦　淫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小序云、東門之墠、刺亂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音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驕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憐蕭反音 ○風雨如晦、叶呼洧反音 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也。賦　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所期之人而心悅也。小序云、風雨、思君子也。

青青子衿、音金 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叶蒲昧反 悠悠我思。叶新齋反音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之反音 ○挑他刀反兮達他末反、叶他悅反音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章四句。賦也。　此亦淫奔之詩。小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汝同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俱望反、與誑同○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興也。

淫者相謂。小序云、揚之水、閔無臣也。朱子辨說曰、此男女要結之辭。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叶于雲反○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余反、叶平聲縞衣茹藘、聊可與娛。與虞同　東門二章、章六句。賦也。

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小序云、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朱子辨說曰、此乃惡淫奔者之詞。○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雞鳴與此詩爲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徒端反、叶上兗反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音懈逅音后相遇、適我願兮。叶五遠反○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野有二章、章六句。賦而興也。

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小序云、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叶于元反士與女、方秉蕑兮。古顏反、叶古賢反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余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乎⑤。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將當作相、聲之誤也。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賦而興也。

淫奔者自敘之詞。小序云、溱洧、刺亂也。

齊　勿軒熊氏曰、齊地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叶謨郎反、音芒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騰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雞鳴三章、章四句。賦也。

古之賢妃、此齊詩也。李氏以爲齊桓之衛姬。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小序云、雞鳴、思賢妃也。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間兮。叶居賢反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許全反○子之茂兮、叶莫口反遭我乎峱之道兮。叶徒厚反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叶許厚反○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章四句。賦也。　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小序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

俟我於著直居反、叶直據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租反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芳無反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叶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

著三章、章三句。賦也。　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己也。小序云、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叶他悅反音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叶方月反兮。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興也。小序云、東方之日、刺衰也。朱子辨說曰、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衣裳。顛之倒叶都老反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典因反音之、自公令力證反、叶力呈反音之。○折音哲柳樊圃、叶博故反狂夫瞿瞿。俱具反音不能辰夜、叶羊茹反音不夙則莫。音暮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前二章賦也、後一章比也。居無節、號令不時。小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許氏曰、雞鳴、視朝之晚、此詩、視朝之早、皆不能中。聖人於齊並存之、豈無意哉。君子讀詩以自警、則於應事必求合於中、使無可議、則善矣。豈特居人君之位、而於視朝之事、爲然哉。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叶胡威反音止。○葛屨五兩、音亮冠緌如誰反音雙叶所終反止。⑥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子容其畝。叶莫後反取七喩反妻如之何、必告工毒反父母。叶莫後反音既曰告音谷止、曷又鞠居六反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去聲與娶同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前二章比也、後二章興也。

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小序云、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叶音高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悅反音○婉兮孌叶龍眷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叶古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而弁上聲兮。

甫田三章、章四句。⑦比也。　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小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盧重環、音還其人美且鬈。音權○盧重鋂、音梅平聲其人美且偲。音顋　盧令三章、章二句。賦也。

此詩大意與還略同。小序云、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古頑反、叶古倫反音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⑧才呂反音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音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三章、章四句。比也。

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小序云、敝笱、刺文姜也。

載驅薄薄、音各簟茀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龠反○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音愷弟。叶待禮反音○汶音問水湯湯、音傷行人彭彭。必旁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叶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賦也。　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小序云、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

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音食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叶桑經反兮。○猗嗟孌叶龍眷反兮、清揚婉叶許願反兮。舞則選叶雪戀反兮、射則貫叶扃縣反兮。四矢反叶孚絢反兮、以禦亂兮。

猗嗟三章、章六句。賦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音異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小序云、猗嗟、刺魯莊公也。○朱公遷曰、齊俗惟以射御輕儇相尚、淫奔之事、惟東方之日一篇而已、民間方穢未甚也。而襄公以一國之君、居萬民之上、禽獸其行、肆為元惡、其罪不可勝誅矣。聖人著之、而魯桓莊之醜亦有不可容掩者、蓋天下所同惡之人、雖父母之國不可諱也。

魏

糾糾吉黝反音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音腰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叶蒲北反之。○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叶音砌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賦也。與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小序云、葛屨、刺褊也。○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閒、而謀利之心始急矣。

彼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如豫反言采其莫。音暮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叶音欲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興也。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小序云、汾沮洳、刺儉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齋反○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逼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興也。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小序云、園有桃、刺時也。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叶滿彼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里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孝子行役、不忘其親。小序云、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十畝之間叶居賢反兮、桑者閑閑叶胡田反兮、行與子還叶音旋兮。○十畝之外叶五墜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賦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小序云、十畝之間、刺時也。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力廛反

猗。(於宜反、音阿)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七宣反、音)兮。○坎坎伐輻(音福、叶筆力反、音)兮、寘之河之側(叶莊力反、音)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音脣)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立倫反、音)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叶素倫反、音)兮。伐檀三章、章九句。(賦也。小序云、伐檀、刺貪也。朱子辨說曰、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莫我肯顧(叶果五反、音)。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力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叶音高)誰之永號(戶毛反、音毫)。

碩鼠三章、章八句。(比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小序云、碩鼠、刺重斂也。)

唐一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下同)、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叶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音)。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音)。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音)。○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叶他侯反、音)。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蟋蟀三章、章八句。(賦也。)

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小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

山有樞(烏侯反、昌朱反、音)、隰有榆(■周、以朱二反、音)。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力朱二反、音)。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尤、虧于二反、音)。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他侯、以朱二反、音)。○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音)、隰有杻(女九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后反、音)。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音)。○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山有樞三章、章八句。(興也。)

此詩蓋亦前篇之意而解其憂。(小序云、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叶鬱縛反、音)。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叶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妙反)、從子于鵠(叶居號反、音)。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音)。○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反)。我聞有命(叶彌并反、音)、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比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小序云、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

遠條且。○椒聊二章、章六句。興而比也。此詩不知所指、序亦以為沃也。小序云、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子孫將有晉國焉。○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乖離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矣。聖人曷取焉。夫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民之去就、視上之人何如耳。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從、不可也。是以古之聖人臨乎民上、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強於為仁。

綢直留反繆莫侯反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音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叶側九反音三星在隅。叶語口反音今夕何夕、見此邂口解反音逅。胡豆反、叶很口反音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侯右反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叶章與反音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興也。小序云、綢繆刺晉亂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

有杕徒細反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音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扶雨反音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音獨行睘睘。求螢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音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興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小序云、杕杜、刺時也。

羔裘豹袪、起居、起據二反音。自我人居居。斤於、斤御二反音。豈無他人、維子之故。攻乎、古慕二反。○羔裘豹褎、徐救反音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叶呼報、呼侯反。　羔裘二章、章四句。賦也。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小序云、羔裘刺時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雨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叶侯古反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羽三章、章七句。比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小序云、鴇羽、刺時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於六反　無衣二章、章三句。賦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與僖同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小序云、無衣、美晉武公也。朱子辨說曰、武公弒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奸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華谷嚴氏曰、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韓詩作逝肯適我。中心好之、叶呼報反曷飲於鴆反、去聲。食音嗣之。○有杕之杜、生於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

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比也。

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小序云：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叶上與反音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音廉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反音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御反音 ○冬之夜，夏之日。同上 百歲之後，叶戶吉反音 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前二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不歸。小序云：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因反音 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 舍音捨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音 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比也。

此刺聽讒之詩。小序云：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秦　朱公遷曰：秦與吳楚皆非中國，秦有詩而吳楚無之，不知何故。然蘇氏謂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逮入春秋猶百餘，變風之作，先春秋久矣，而見於詩者止如此，雖小如檜曹，大如邶鄘之魏，皆在其中，則是有者自有，無者自無，非天子不能以列之樂官，亦非本有而夫子刪之也。吳楚無詩，無膚髮矣。召伯之燕，亦當以此例觀之。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田反音 叶典因反音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叶平声，音零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洛音 逝者其耋。田結反，叶地一反音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一章四⑩句、賦也。二章章六句。興也。

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小序云：車鄰，美秦仲也。劉氏曰：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為侯之後者。

駟驖田結反，音鐵孔阜，符有反 六轡在手。公之媚叶媚貸反 子，從公于狩。叶始九反，音守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illegible]常灼反音 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叶黃郭反音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田反 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 載獫力驗反歇許謁反驕。許喬反　駟驖三章，章四句。賦也。

此亦前篇之意。小序云：駟驖，美襄公也。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 游環脅驅，叶居權反，居錄反 陰靷音胤鋈音沃續。叶辭屢反音，又如字。 文茵音因暢敕亮反轂，叶又夫反音 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又之錄音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扶有反 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音 騧古花反驪是驂。叶疏簪反音 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叶於合反音 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群，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叶朱倫反音 蒙伐有苑，叶於阮反音 虎韔敕亮反鏤音漏膺。交韔二弓，叶姑弘反 竹閉緄古本反縢。音直登反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音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音　小戎三章，章十句。賦也。　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

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小序云、小戎、美襄公也。

蒹古恬反葭音加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所路反音洄許時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蒹葭采采、叶此礼反音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二音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賦也。　不知其何所指也。小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朱公遷曰、秦无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豈朋友相念而作與。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音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音顔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章六句。興也。　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小序云、終南、戒襄公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叶戶橘反音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因反音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叶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興也。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小序云、黃鳥、哀三良也。○劉氏曰、作俑者、夫子且以爲不仁、而謂其無後。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絶嬴氏之統。維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絶。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

鴥伊橘反彼晨風、叶孚愔反音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盧狄反、歷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傳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興也。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小序云、晨風、刺康公也。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叶步謀反音。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音。王于興師、脩我矛戟、叶訖約反音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晡茫反音邦與子偕行。叶戶郎反

無衣三章、章五句。賦也。

秦俗強悍、樂於戰鬭、故其平居而相謂。小序云、無衣、刺用兵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繩證反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齋反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古回反叶蒲眉反

渭陽二章、章四句。賦也。　秦穆公之甥、晉公子重平聲耳也。出

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小序云、渭陽、康公念母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叶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有反音今也每食不飽。叶補苟反音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賦也。此億刺其君之待賢禮意寖衰、供寖薄、不能繼其始也。小序云、權輿、刺康公也。

陳

子之湯兮、湯他郎、他浪二反。宛丘之上兮。上辰羊、辰亮二反音。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望武方、武放二反。○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音無冬無夏、叶與下同值直[illegible]反其鷺羽。○坎其擊缶、音方有反宛丘之道。叶徒厚反音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叶丘有反音。

宛丘三章、章四句。賦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小序云、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无度焉。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况甫反音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娑素何反音叶後五反○穀旦于差、初佳反、叶七何反音南方之原。叶無韻未詳不績其麻、叶謨婆反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鬷子公反音宗邁叶力制反音視爾如荍、叶祁饒反音貽我握椒。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賦也。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小序云、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會於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古文橫字。棲音西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泌悲位反音樂音洛○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魴音房豈其取妻、取音娶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奬里反音

衡門三章、章四句。賦也。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小序云、衡門、誘僖公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音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五故反○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菅古顏反、叶居賢反音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興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小序云、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牂子桑反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普計反昏以爲期、明星晢晢。晢之世反音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興也。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小序云、東門之楊、刺時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斯所宜反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叶息悴反音訊予不顧、顧叶果五反音顛倒思予。予叶演女反音

墓門二章、章六句。興也。此詩不知其何所指。小序云、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邛其恭反、苕徒雕反、叶徒刀反音誰侜予美、侜陟留反音心焉忉忉。忉都勞反○中唐有甓、甓蒲歷反音邛有旨鷊。鷊五歷反音誰侜予美、心焉惕惕。惕吐歷反音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興也。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間去聲小序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

憂懼焉。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音)兮、勞心悄(七小反)兮。○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叶力小反音)兮。舒懮(於久反)受(叶時倒反)兮、勞心慅(七老反、音騷)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音兮。舒夭(於表反)紹(實照反)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弔反音)兮。

月出三章、章四句。

興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小序云、月出、刺好色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叶尼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音)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音)乘(平聲)我乘(去聲)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章四句。(賦也。)

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小序云、株林、刺靈公也。)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他弟反、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叶居賢反音)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叶徒檢反音)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音)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叶知檢反音)

澤陂三章、章六句。(興也。)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小序云、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眉山蘇氏曰、變風終於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朱公遷曰、詩之為教、懲惡勸善而已。春秋書亂賊之事、豈教人弒逆乎。或謂宜取淫奔諸詩悉去之、則善有可法、惡無所戒、恐非聖經本意矣。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遥反、叶直勞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羊號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三章、章四句。(賦也。)

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小序云、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音)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叶訖力反音)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三章、章三句。(賦也。)

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小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傳曰、(傳見毛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于元反)琴而弦、衎衎(苦旦反音)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隰有萇(丈羊反)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音)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芳無反、叶胡瓜反音)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胡、古牙二反)○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賦也。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小序云、隰有萇楚、刺恣也。

匪風發兮、叶方月反音　匪車偈兮。起竭反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都達反、叶旦悅反　○匪風飄兮、匹遙反、叶匹妙反音　匪車嘌兮。符遙反、叶匹妙反　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古愛反之釜鬵。音尋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三章章四句。前二章賦也、後一章興也。小序云、匪風、思周道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創舉反音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音　心之憂矣⑫、於我歸說。音稅、叶輸爇反。

蜉蝣三章章四句。比也。　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小序云、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彼候人兮、何上声戈與祋。音對　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又蒲昧反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去声其服。叶蒲北反音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音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音　○薈烏外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音　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候人三章⑬章四句。前一章賦也、中二章興也、後一章比也。　此刺其君遠去声君子而近小人之詞。小序云、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近小人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結叶訖力反、音吉。○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齋反音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音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它得反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

鳲鳩四章章六句。興也。　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小序云、鳲鳩、刺不壹也。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　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音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鳩反音　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　愾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夷反音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去声之。

下泉四章章四句。比而興也。　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小序云、下泉、思郇伯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絶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吳師道曰、鳲鳩、匪風、下泉等篇、聖人本意皆主於思賢、以爲有賢者作則反之之易、聖人之意深矣。

豳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音　九月授衣。叶上声　一之日觱發、觱音必、發叶方吠反音　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音　無衣無褐、音曷、叶許冽反音　何以卒歲。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

(讀如)歲。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音)四日舉趾。同我婦子、(叶獎里反音)饁(于輒反音)彼南畝、(叶滿彼反音)田畯(音俊)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音)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郎反音杭)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音)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音)蠶月條(他彫反音)桑、取彼斧斨、(七羊反音)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音)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音)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貍、(力之反)爲公子裘。(叶渠之反音)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音)獻豜(古年反音)于公。○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音)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音)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音。八字一句。)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上同)嗟我婦子、(叶獎里反音)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上聲)○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亨、烹同。)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棗、(叶走音)十月穫稻。(叶徒茍反音)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酉反音)七月食瓜、(叶孤音)八月斷(音短)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博故反)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音)黍稷重(直容反、平聲)穋、(音六、叶六直反音)禾麻菽麥。(叶訖力反音)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音桃)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蒸反)陰。(叶於容反音)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

(音九、叶己九反音)九月肅霜、十月滌(徒力反)場。朋酒斯饗、(叶虛良反音)曰殺羔羊。躋(子奚反音賫)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叶古黃反音光)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賦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小序云、七月陳王業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又叶入聲)無毀我室。(又叶上聲)恩斯勤斯、鬻(音育)子之閔斯。(叶眉貧反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叶徒古反)綢(直留反)繆(音謀)牖(音酉)戶。(叶後五反)今女(音汝)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音)○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音)予室翹翹、(所消反音喬)風雨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音)

鴟鴞四章、章五句。(比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去聲)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小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

我徂東山、慆慆(叶他刀反)不歸。(無韻、未詳)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叶謨悲反音)蜎蜎(烏玄反音)者蠋、(音蜀)烝(音蒸)在桑野。(叶上與反音)敦(都迴反音堆)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音)○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音裸)之實、亦施

羊致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音所交反在戶。叶後五反町畽他頂反、疃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音杭不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音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音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叶地一反音。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叶入聲有敦都迴反音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音○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音其馬。叶滿補反音親結其縭、叶離羅二音九十其儀。叶宜俄二音其新孔嘉、叶居宜、居何二反。其舊如之何。叶奚何二音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前三章賦也、蜎蜎者蠋四句興也、後一章賦而興也。

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小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巨何反音。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音○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音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三章、章六句。賦也。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去聲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小序云、破斧、美周公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音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伐柯二章、章四句。比也。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今日得見周公之易。小序云、伐柯、美周公也。

九罭于逼反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衣古本反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上聲○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前三章興也、後一章賦也。

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小序云、九罭、美周公也。

狼跋蒲末反音其胡、載疐丁四反音其尾。公孫碩膚、赤舃音昔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音

狼跋二章、章四句。興也。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小序云、狼跋、美周公也。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舃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之

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唯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校記

①也：當作「汎」，見《詩集傳》。

②「十」下脱「句」字，見《詩集傳》。

③成：當作「貽」，見《詩集傳》。

④右：當作「兮」，見《詩集傳》。

⑤「乎」上脱「觀」字，見《詩集傳》。

⑥「終」字當爲小注，連上作「葉所終反」，見《詩集傳》。

⑦四章：當作「四句」，見《詩集傳》。

⑧鰥：當作「鱮」，見《詩集傳》。

⑨乎：當作「兮」，見《詩集傳》。

⑩「四」下脱「句」字，見《詩集傳》。

⑪「樂」下脱一「兮」字，見《詩集傳》。

⑫此下有脱簡，當補「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優矣」凡十六字。參《詩集傳》。

⑬三：當作「四」，見《詩集傳》。

孔聖全書詩經集傳大全上卷卷之六

小雅二

呦呦(音幽)鹿鳴、(叶音芒)食野之苹。(叶音旁)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叶師莊反、音桑)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叶郭)示我周行。(叶户郎反、音杭)○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叶祛羔)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則豪反、音)視(與示同)民不恌、(他彫反、音祧)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叶胡高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叶牛刀反)○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叶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音洛)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章八句。(興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小序云、鹿鳴燕群臣嘉賓者也。)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遲。(倭於危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馬。(音洛、叶滿補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翩翩(音篇)者鵻、(音隹、雷作隹、朱反)載飛載下、(叶後五反)集于苞栩。(音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叶扶雨反)○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叶滿彼反、音)○駕彼四駱、載驟(助反)駸駸。(侵音二)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深審二音)

四牡五章、章五句。(前二章賦也、中二章興也、末一章又賦也。)

此勞(去声)使臣之詩也。(小序云、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芳無反、叶音敷)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恭于反、叶恭二反)六轡如濡。(如朱反、叶如由二反)載馳載驅、(叶祛尤二反)周爰咨諏。(子須反、叶子侯二反)○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叶新齊反、音奇)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謨悲反、音)○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烏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音待洛反、音託)○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前一章興也、後四章賦也。)

此遣使臣之詩也。(小序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音萼)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叶待礼反)○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叶胡威反)原隰裒(薄侯反)矣、兄弟求矣。○脊令(音井、音零)在原、兄弟急難。(叶泥沿反、去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吐丹反、叶)(音它、消反、平声)○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春秋傳作侮、叶罔甫反)每有良朋、烝(音)也無戎。(叶而主反)○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經反、音)儐(音賓、必刃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據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妻子好(呼報反、去声)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及反)和樂且湛。(都南反、叶持林反)○宜爾室家、(叶古胡反、音)樂爾妻帑。(音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亶字就用為詢乎)

常棣八章、章四句。(一章興也、二章三章四章以下賦也。)

此燕兄弟之樂歌。(小序云、常棣、燕兄弟也。)○吳師道曰、中庸引此二章之言、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今詩之所言、不及父母者、蓋人能孝於父母、自然能及於兄弟。凡其薄於兄弟者、皆不念父母之同體故也。詩雖不言、其意固具。此夫子說詩、所以推而及之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音)鳥鳴嚶嚶。(於耕反、音)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

嚶矣。求其友聲。相(去声)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叶桑經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叶象呂反)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扶雨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居五反)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蘇報反、叶蘇叫反)陳饋八簋。(叶已有反)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其九反)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其九反)○伐木于阪、(叶孚萬反)釃酒有衍。(叶延音)籩豆有踐、(在演反)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音干)餱(音侯)以愆。(叶起淺反)有酒湑(思呂反)我、無酒酤(音古)我。坎坎鼓我、蹲蹲(七旬反)舞我。迨(音待)我暇(叶後五反)矣、飲此湑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興也。)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小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直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音剪。)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古玄反、音專。)為饎、(爲志反、音)是用孝享。(叶虛良反)禴(餘若反)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音)爾多福。(叶筆力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胡登反)如①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保六章、章六句。(賦也。) 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小序云、天保、下報上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叶則故反)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叶古乎反)玁(音險)狁(音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此章作與莫故叶、薇與歸叶、家又與居叶。)○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叶巨列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我行不來。(叶六直反)○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叶芳無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叶斤於、尺奢二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叶蒲北反)豈不日戒、(叶訖力反)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非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希反)

采薇六章、章八句。(前四章興也、後二章賦也。) 此遣戍役之詩。(小序云、采薇、遣戍役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莫狄反)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直反)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叶節力反)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叶蒲寐反)憂心悄悄、僕夫況瘁。(似醉反)○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郎反)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②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去声)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他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戶江反，叶胡攻反，音。）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許貴反，音諱。）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叶居奚反，音。）采蘩祁祁。（巨移反，音其。）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音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出車六章，章八句。（賦也。）

此勞還率之詩。（率音帥。小序云，出車，勞還率也。）

有杕（大計反）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洧反，音。）檀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叶古轉反，音。）征夫不遠。○匪載匪來，（叶力之反，音。）憂心孔疚。（叶訖力反，音。）期逝不至，（叶朱力反，音。）而多為恤。卜筮偕（叶舉里反）止，會言近（叶渠紀反，音。）止，征夫邇止。　杕杜四章，章七句。（賦也。）　此勞還役之詩。（小序云，杕杜，勞還役也。）

南陔　白華　華黍（南陔以下，笙詩也。三詩皆有聲無詞。○小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魚麗（力馳反）于罶，（音柳，叶。）鱨（音常）鯊。（音沙，叶蘇何反，音。）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已反。）○物其多矣，維其嘉（叶居何反，音。）矣。○物其旨矣，維其偕（叶舉里反。）矣。○物其有（叶羽已反，音。）矣，維其時（叶上紙反，音。）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興也。）三章章二句。（賦也。）

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小序云，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由庚（此亦笙詩。小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教、竹卓二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五教反，音燿。歷各反，音洛。）○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音。）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音看。）○南有樛（居虬反，音）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音之部反。）烝然來（叶六直反，之反音。）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叶夷昔反，或如字。）思。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興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小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崇丘（笙詩也。小序云，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叶田飴反，音。）北山有萊。（叶陵之反，音。）樂（音洛）只（音紙）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音每。）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音考，叶音口。）北山有杻。（女九反，音。）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叶直酉反，音。）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口反，音。）○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叶果五反，音。）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叶下五反，音。）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興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小序云，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由儀（笙詩也。小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按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飲唯有磬，故笙立於縣中。）

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於縣平声中。何伯善曰、懸樂之中也。李氏曰、縣中者北縣之南也。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前樂謂歌鹿鳴、四牡、皇華、奏南陔、白華、華黍也。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六篇下其綱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須溪劉氏曰、吾甚笑束晳補亡之無謂。○洪邁曰、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於由儀是也。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湑息呂反上声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羽反音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音既見天④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叶師莊反音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音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待禮反音令德壽豈。開改反、叶去禮反、音起。○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音革沖沖。攸兮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蓼蕭四章、章六句。興也。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小序云、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湛直減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平声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音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於宜反音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湛露四章、章四句。興也。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小序云、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虛王反音之。鍾鼓既設、一朝饗叶虛良反音之。○彤弓弨兮、受言載叶子利反音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声音之。鍾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于記反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叶古號反音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鍾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叶大到反音之。　彤弓三章、章六句。賦也。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小序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叶五何反、音俄○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音蓬○汎汎芳劍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前三章興也、後一章比也。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小序云、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勑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叶蒲北反音玁音險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叶音棘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于逼反○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音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奬里反音○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王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叶蒲比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逼反音○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

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 元戎十乘，(繩證反、叶音。) 以先啓行。(叶戶郎反) ○戎車既安，(叶於連反) 如輊(音致)如軒。(叶二反) 四牡既佶，(其乙反) 既佶且閑。(叶胡田反) 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叶許言反)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胡老反) 我行永久。(叶舉里反) 飲(於鴆反)御諸友，(叶羽已反) 炰(白交反)鱉膾鯉。(音里)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羽已反) ⑤ 六月六章，章八句。(賦也。)

成康既沒，周室浸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薄言采芑，(音起) 于彼新田，于此菑畝。(音側其反、叶每彼反) 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 方叔率止，乘(平聲)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 簟茀(音弗)魚服，(叶蒲北反) 鉤膺鞗(音條)革。(叶訖力反)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音祈)錯衡，(叶戶郎反) 八鸞瑲瑲。(七羊反)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音衡、叶戶郎反) ○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 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旅。(居六反)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巾反) 振旅闐闐。(徒顛反、叶徒隣反) ○蠢(尺允反)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叶尺由反) 戎車嘽嘽，(吐丹反) 嘽嘽焞焞，(吐雷反)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叶音隈)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前三章興也，後一章賦也。)

宣王之時，蠻荊背(音佩)叛，王命方叔南征。(小序云：采芑，宣王南征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 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叶許厚反) 四牡孔阜。(符有反) 東有甫草，(叶此苟反) 駕言行狩。([illegible]音) ○之子于苗，(叶音毛) 選(上聲)徒囂囂。(五刀反) 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音次、叶七四反) 弓矢既調。(讀如同、叶)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於可二反) 不失其馳，(叶徒何反) 舍(音捨)矢如破。(叶波、音)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交反)不盈。○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八章，章四句。(賦也。)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小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

吉日維戊，(叶莫吼反) 既伯既禱。(叶丁口反) 田車既好，(叶許口反) 四牡孔阜。升彼大阜，(符有反) 從其群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浦反) 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 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已反) 儦儦(表驕反)俟俟，(叶于紀反) 或群或友。(叶羽已反) 悉率左右，(叶羽已反) 以燕天子。(叶獎里反)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 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 以御賓客，且以酌

醜。

吉日四章、章六句。賦也。 此亦宣王之詩。小序云、吉日、美宣王田也。劉氏曰車攻則狩于東都、吉日則狩于西都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叶上與反音 爰及矜轉水反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音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音 之子于垣。音袁 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音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鴻鴈三章、章六句。前二章興也、後一章比也。 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並去聲還音旋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小序云、鴻鴈、美宣王也。

夜如何其。音基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乂、又如字。 庭燎晣晣。之世反、與艾叶。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許云反 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渠斤反音

庭燎三章、章五句。賦也。 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小序云、庭燎、美宣王也。

沔綿善反、音免彼流水、朝直遥反宗于海。叶虎洧反音 鴥唯必反彼飛隼、息允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軌反音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滿洧反音毋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 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并亦反音 載起載行。叶戶郎反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興也。

此憂亂之詩。小序云、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音問于野。叶上與反音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公反、下同。 其下維蘀。音託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反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叶鐵因反音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一均反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二章、章九句。比也。 陳善納誨之辭。小序云、鶴鳴、誨宣王也。

祈勤衣反、祈畿字通用。父、與甫通。 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音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鉏里反音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三章、章四句。賦也。 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小序云、祈父、刺宣王也。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 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龠反音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音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又音奔。然來叶云俱反思。爾公爾侯、叶洪孤反音 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叶汪胡反音 勉爾遁思。叶新齎反音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楚俱反 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四章、章六句。賦也。 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小序云、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陟角反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謨郎反音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王反音 ○黃鳥黃鳥、無集

于栩(况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扶雨反音)。

黄鳥三章、章七句。(比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託爲呼其黄鳥而告之。(小序云、黄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味反音)其樗(敕雩反音)。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胡反音)。○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音逐)。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叶筆力反音)。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論語作誠)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叶逸幾反音)。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小序云、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音)、幽幽南山(叶所旃反)。如竹苞(叶補苟反音)矣、如松茂(叶莫口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叶許厚反音)矣、無相猶(叶余久反音)矣。○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叶胡五反)。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陟角反)之槖槖(音託)。風雨攸除(直居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叶王遇反音)。○如跂(企音)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力反音)、如翬(音輝)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音)。○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征)、噦噦(呼會反)其冥、君子攸寧。○下莞(音官)上簟(叶徒檢、徒錦二反)、乃安斯寢(叶于檢、于錦二反音)。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彌登反音)。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反、叶彼何反音)、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叶于其反音移、士何反音)。○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音)。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音)、載弄之瓦(叶魚位反音)。無非無儀(叶音義)、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叶音麗)。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賦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小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音)。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音)。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反)。○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何反音)、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素禾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叶微律反音)、爾牲則具(叶居律反音)。○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反)、以雌以雄(叶于陵反音)。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尼因反音)。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音)。

無羊四章、章八句。(賦也。)

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小序云、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音截、下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銜反音)。憂心如惔(徒藍反音)、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叶側銜反音)、何用不監(古銜反音)。○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叶於何反音)。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祖甸反)瘥(才何反)、喪(息浪反去声)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何反音)、憯(七感反)莫懲嗟(叶遭哥反音)。○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叶都黎反音)。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尹反音)、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夷反音)。○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人反音)。弗問弗仕、

同勿罔君子。叶奬里反音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蕩以反音 瑣瑣素火反姻
亞、則無膴仕。音武 ○昊天不傭、勅龍反音 降此鞠訩。九六反 訩音凶 昊天不
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 叶居例反音 俾民心闋。古穴反 叶苦桂反 音葵 君子
如夷、惡怒是違。烏路反 ○不弔昊天、叶鐵因反音 亂靡有定。叶唐丁反音 式
月斯生、叶桑經反音 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叶諸
盈反音 卒勞百姓。叶桑經反音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
子六反 音促 靡所騁。敕領反 音逞 ○方茂爾惡、相息亮反 去聲 爾矛矣。旣夷旣
懌、如相醻矣。平聲 市由反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音 怨其正。叶諸盈反 音征 ○家父甫音 作誦、叶疾容反音 以究王訩。式訛爾心、
以畜萬邦。計六反 叶卜工反音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前二章興也、後八章賦也。
此詩家父甫音 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小序云、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正月繁音 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音 哀我小心、癙音鼠 憂以痒。音羊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音 好言自口、叶孔五反 下同 莠餘久反 音酉 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其營反 念我無祿。民之
無辜、幷其臣僕。以攻反 幷去聲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登反 叶莫工反 音蒙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 之占夢。叶莫登反音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音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 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音井亦反 維號音豪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呼鬼反 蜴。星歷反 音亦 ○瞻彼阪音反 田、有菀音鬱 其特。天之扤五忽反 音兀 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叶力制反音 燎力詔反音 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 威之。呼悅反 威與滅同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音 陰雨。其車旣載、才再反 叶才代反 乃棄爾輔。叶扶雨反音 載子如字 輸爾載、才再反 將七羊反 伯助予。叶演女反音 ○無棄爾輔、員音云 于爾輻。方六反 叶筆力反音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叶節力反音 終踰絕險、曾音層 是不意。叶乙力反音 ○魚在于沼、之紹反 叶音灼 亦匪克樂。音洛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 憂心慘慘、七感反 叶七各反音 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 叶未詳 洽比毗志反音 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音此 彼有屋、蔌蔌音速 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遙反 是椓。叶都木反音 哿哥我反 音可 矣富人、哀此惸獨。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正月、父母、憂心、謂山、謂天、心之、彼有、佌佌八章賦也。瞻彼中林、阪田二章興也。終其、無棄、魚在三章比也。
此詩亦大夫所作。小序云、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叶莫後反音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音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郎反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音葉 震電、丁練反 不寧不令。叶盧陵反音 百川沸騰、山冢崒徂恤

（反音）崩（音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上去）。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側留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叶滿補反），楀（音矩）維師氏。豔（以贍反）妻煽（音扇）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叶謨悲反）。徹我牆屋，田卒汙（音烏）萊（叶陵之反）。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叶於姬反）。○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音）。○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因反）。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憎（叶滂昧反），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叶呼洧反）。四方有羨（徐面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質反），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賦也。）此刺王者（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不能脩德行政，用賢去奸。（小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浪反）饑饉（其靳反，音謹），斬伐四國（叶于逼反）。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普烏反）。○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以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灼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龠反）。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為惡。○如何昊天（叶鐵因反，下同），辟言不信（叶斯人反）。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音）。○戎成不退（叶吐類反，下同），饑成不遂（…）。曾（在…反）我暬（…）御，憯憯（千感反）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悴反）。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反），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音），孔棘且殆（叶養里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叶獎里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已反）。○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鼠思（息嗣反）泣血（叶虛屈反），無言不疾（音）。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賦也。）此時饑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小序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叶于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叶都黎反）。○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作就，叶疾救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又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徒候反）。○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叶平聲），維邇言是爭（叶側莖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補美反）。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或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叶蒲昧反）。○不敢暴虎，不敢馮（音憑）河（叶…反）。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河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均反），如履薄冰。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賦也。）大夫以王惑於

邪誅、不能斷丁貫反去。以從善、而作此詩。小序云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必列反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叶鐵因反音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力反音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音○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叶此禮反音螟音冥蛉音令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之。叶蒲美反音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叶養里反音○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叶桑經反音○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粟。哀我填寡、都田反與瘨同宜岸宜獄。握粟出卜、音僕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音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宛六章、章六句。首章、三章、四章、五章、興也。次章、末章、賦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小序云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弁音盤彼鸒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音離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徒歷反音周道、叶徒苟反音鞫九六反為茂草。叶此苟反音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叶丁口反音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叶魯口反音心之憂矣、疢丑覲反音如疾首。○維桑與梓、叶奬里反音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彼反音不屬音燭于毛、不離音麗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音○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淠淠。匹弊反匹計反音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叶居氣反音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音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叶千西反音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息亮反彼投兔、尚或先之。蘇薦反叶蘇晉反音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音韻○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市由反叶市救反音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居綺反叶居何反矣、析薪扡敕氏反叶湯何反音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叶何賀反音矣。○莫高匪山、莫浚蘇俊反匪泉。叶所旬反音君子無易以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小弁八章、章八句。前六章興也、第七章賦而興也、末章賦而比也。○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又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宜臼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聖望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音昊天已威、叶紆胃反音予慎無罪。叶音悴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譖側蔭反音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音亂庶

遄市專反沮。慈呂反 君子如祉，音恥 亂庶遄已。○君子屢盟，叶謨郎反 亂是用長。叶直良反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徒甘反 匪其止共，音恭 維王之邛。其恭反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古猷字通用 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忖七損反 度待洛反 躍躍他歷反毚兔，毚士咸反 遇犬獲之。叶黃郭反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之。叶上主反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所主反，叶上聲 ○蛇蛇音移碩言，出自口矣。叶孔五反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叶胡五反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 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叶居溪反 既微且尰，市勇反 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叶居何反

巧言六章，章八句。首章次章三章末章賦也，奕奕章興而比也，荏染章興也。 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小序云：巧言，刺幽王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 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貧反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果反 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鐵因反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叶孚愔反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 胡逝我梁，祇音支攪我心。古卯反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居反 爾之亟行，紀力反 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反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以豉反 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況袁反 仲氏吹篪。音池 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詛側助反，叶先齋反 ○為鬼為蜮，音域 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賦也。 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小序云：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萋兮斐兮，萋七西反 斐芳匪反 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泰音 ○哆昌者反兮侈兮，尺是反 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丁歷反，下同與謀。叶謨悲反 ○緝緝翩翩，緝七立反 翩音篇 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叶斯人反 ○捷捷幡幡，方煩反，叶芬邅反 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女音汝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因反 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叶謨悲反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畀必二反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呪反 投畀有昊。叶許候反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叶祛奇反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首二章比也，三章至六章賦也，末章興也。 時有遭讒而被宮刑者，為巷伯者作此詩。小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女音汝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叶演女反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 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叶胡隈反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回反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徂回反 五回反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回反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illegible]

谷風三章，章六句。前三章興也，後一章比也。 此朋友相怨之詩。小序云：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蓼(音六)者莪(五何反)、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以醉反)。○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舉里反)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許六反)我、長(丁丈反、上聲)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音撥)。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聿反)。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首三章比也、第四章賦也、末二章興也。)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小序云、蓼莪、刺幽王。民人勞苦云云。)

有饛(音蒙)簋飧(音孫)、有捄(音求)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音旨)、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叶善止反)。睠(音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小東大東(叶都郎反)、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叶枯郎反)。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叶戶郎反)。既往既來(叶六直反)、使我心疚(叶訖力反)。○有冽(音列)氿(音軌)泉(叶才勻反)、無浸穫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節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叶謨郎反)、西有長庚(叶古郎反)。有捄(音求)天畢、載施之行(叶戶郎反)。○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許)。

大東七章、章八句。(首章興、三章興也、二章至末章賦也。)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小序云、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云云。)

四月維夏(叶後五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女反)。○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菲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家語作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悲反)。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王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已反)。○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叶以旬反)、翰飛戾天(叶鐵因反)。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叶一均反)。○山有蕨薇(音微)、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希反)。

四月八章、章四句。(七章興也、匪鶉章賦也。)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小序云、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獎里反)、朝夕從事⑥(叶上止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四牡彭彭(叶鋪郎反)、王事傍傍(布彭反、叶布光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上聲)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逼反)。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叶戶郎反)。○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

反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〇或湛都南反樂音洛飲酒、或慘慘畏咎。其九反或出入風議、風音諷，議叶魚羈反或靡事不為。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賦也。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小序云、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獨勞於從事而不得養父母焉。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疧與痻同。劉氏曰、當作疷、眉貧反。〇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迥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〇無將大車、維塵雝兮。於勇、於容二反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直勇、直龍二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興也。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小序云、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艽音求，野叶上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苦叶音棲念彼共人、共音恭，下同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罟音古〇昔我往矣、日月方除。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莫音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憚丁佐反，暇叶胡故反念彼共人、睠睠懷顧。睠音眷豈不懷歸、畏此譴怒。〇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奧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戚叶子六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覆芳福反〇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女音汝〇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好呼報反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賦也。

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小序云、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將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〇鼓鍾喈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淮水湝湝、湝戶皆反，叶賢雞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為反〇鼓鍾伐鼛、鼛古毛反，叶居尤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妯敕留反，音抽淑人君子、其德不猶。〇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不僭。籥以灼反，僭子念反，叶七心反

鼓鍾四章、章五句。賦也。

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樂音洛小序云、鼓鍾、刺幽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抽敕留反自昔何為、我蓺黍稷。蓺魚世反我黍與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祀叶逸織反以妥以侑、妥湯果反，侑音又，叶夷益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〇濟濟蹌蹌、濟子禮反，叶上聲，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亨普庚反，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祊補彭反，叶鋪光反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良反孝孫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〇執爨踖踖、爨七亂反，踖七亦反，叶七略反為俎孔碩、叶常約反或燔或炙。燔音煩，炙之赦反，叶陟略反君婦莫莫、音麥，叶木各反為豆孔庶。叶陳略反為賓為客、叶克各反獻酬交錯。酬市由反，與醻字通禮儀卒度、叶徒洛反笑語卒獲。叶黃郭反神保是格。叶剛鶴反報以介福、萬壽攸酢。〇我孔熯矣、熯而善反式禮莫愆。叶起巾反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叶須倫反苾芬孝祀、苾蒲必反，祀叶逸織反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筆力反如幾如式。幾音機既齊既稷、既匡既敕。

永錫爾極⑧、時萬時億。○禮儀既備、叶蒲北反音鐘鼓既戒。叶訖力反音孝孫徂位、叶力入反音工祝致告。叶古得反音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夷反音○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祛羊反音既醉既飽、叶補苟反音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九反音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忍反音子子孫孫⑨、勿替天帝反引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賦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小序云、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辨說曰、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古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序皆失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叶徒鄰反音之。畇畇音勻原隰、曾孫田之。叶地因反音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音○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芳云反音益之以霢莫卜反霂、音木既優既渥、叶烏谷反音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叶于逼反音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必寐反音我尸賓、壽考萬年。叶尼因反音○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叶攻乎反音是剝是菹、側居反音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叶孔五反音受天之祜。候古反音○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音牡、享于祖考。叶去九反音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音芳○是烝是享、叶虛良反音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郎反音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賦也。　此詩大指與楚茨畧同。是亦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本宗廟之祭也。○小序云、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倬陟角反音彼甫田、叶地因反音歲取十千。叶倉新反音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叶泥因反音今適南畝、叶滿彼反音或耘或耔、音子、叶奬里反音黍稷薿薿。魚起反音攸介攸止、烝我髦毛音士。鉏里反音○以我齊音咨明、叶謨郎反音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祛羊反音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音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獎里反音饁于輒反音彼南畝、叶滿彼反音田畯音俊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叶羽已反音嘗其旨否。叶補美反音禾易以豉反長畝、上同終善且有。叶羽已反音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鄙反音○曾孫之稼、如茨才私反音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音如京。叶居良反音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祛羊反音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四章、章十句。賦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小序云、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上聲既戒、既備乃事。叶上止反音以我覃以冉反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彼反音播厥百穀。叶工洛反音既庭且碩、叶常約反音曾孫是若。○既方既皁、叶子苟反音既堅既好、叶許苟反音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音去起呂反上聲其螟莫廷反音螣、音特及其蟊莫侯反音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音○有渰於檢反音萋萋、

反興雨祁祁。雨于付反音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息夷反音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力檢反音穧、才詣反音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遂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于畝並見前篇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叶逸織反音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同上以介景福。叶筆力反音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賦也。

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小序云、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音央。叶韻未詳。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音慈韎音昧韐音閤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音琫必孔反音有珌。賓一反音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卜工反音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賦也。

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小序云、瞻彼洛、刺幽王也。思古明王。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思呂反音我覯之子、我心寫兮。叶想與反音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叶祛羊反音○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僕各反音我覯之子、乘平聲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叶祖戈反音之左同上之、君子宜叶牛何反音之。右叶羽已反音之右同上之、君子有叶羽已反音之。維其有同上之、是以似叶養里反音之。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前三章興也、後一章賦也。

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小序云、裳裳者華、刺幽王。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交交桑扈、侯古反音有鶯其羽。君子樂音洛胥、叶思呂反音受天之祜。侯古反音○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屛。叶卑郢反、音丙。○之屛之翰、叶胡見反音百辟音壁爲憲。不戢莊立反音不難、叶乃多反音受福不那。○兕徐履反音觥古橫反音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音萬福來求。

桑扈四章、章四句。前二章興也、後二章賦也。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小序云、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叶牛何反音○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音○乘繩證反音馬在廐、音救摧采臥反音之秣、音末、叶莫佩反音。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魚蓋反、叶肺反音。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叶祖爲禾卧二反。君子萬年、福祿綏之。叶宣隹、士果二反。

鴛鴦四章、章四句。興也。

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小序云、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有頍缺婢反音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反音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湯何反音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音于松柏。叶逋莫反音未見君子、憂心弈弈。叶弋灼反音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叶弋灼反音○有頍者弁、實維何期。音基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陵之反音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辰羊反音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反、叶兵旺反音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郎反音○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音方九反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巨九反如

彼雨于付反音雪、先集維霰。蘇薦反音死喪去声無日、無幾居豈反、音紀。相見。樂音洛酒今夕、君子維宴。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賦而興、又比也。

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小序云、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舝胡瞎反音、下介反音。兮、思孌力兗反季女逝石例反音、石制反音。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己反音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爻反音式燕且譽、叶[illegible]反好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音。○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星歷反音其柞音作薪、才落反其葉湑思呂反兮、鮮息淺反、上声。我覯爾、我心寫叶想羽反音兮。○高山仰叶五剛反音止、景行行叶戶郎反止。四牡騑騑、芳非反音⑩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車舝五章、章六句。首章、第三章、賦也。二章、四章、五章、興也。

此燕樂其新昏之詩。小序云、車舝、大夫刺幽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乾反音。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逼反音○營營青蠅、音盈止于榛。士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音我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首章比也、後二章興也。

詩人以王好聽讒言、小序云、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未詳。三四章放此。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革反音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里反音。鍾鼓既設、叶書質反音舉醻市由反逸逸。大侯既抗、叶居郎反音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叶丁藥反音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音烝衍苦旦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都南反叶持林反音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奴金反音賓載手仇、音拘、叶求其二音。室人入又。叶由怡二音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關時二反○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遭反音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遭反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音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平声、乎毛反載呶。女交反音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反音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其反音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素多反音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音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反音維其令儀。叶牛何反音○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反音既立之監、音去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音泰、叶養里反音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叶失志二音矧失引反音敢多又。叶夷益反音[illegible]反音。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賦也。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小序云、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符云反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音洛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所巾反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反音○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音其居。

魚藻三章、章四句。興也。

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也。小序云、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音潮何錫予音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繩證反去声馬。叶滿補反音 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音甫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音泉、叶才句反音 言采其芹。巨斤反、音勤。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依反、叶巨巾反音。 其旂淠淠、匹弊反音 鸞聲嘒嘒。呼惠反音 載驂七南反音 載駟、君子所屆。叶居氣反音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音 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音。 天子所予。音與 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叶彌并反音 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去声。天子之邦。叶卜工反音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音 左右亦是率從。○汎汎芳劍反 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音 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頻尸反音 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郎之反音 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內四章興也、赤芾章賦也。　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

小序云、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騂騂息營反音 角弓、翩匹然反音篇 其反矣。叶分邅反音 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叶於圓反音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預、與二音 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同上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羊反音 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叶去声音 不顧其後。叶下故反音 如食宜饇、於據反音 如酌孔取。叶音娶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叶殊遇反音。○雨于付反音 雪瀌瀌、符驕反音 見晛乃見反音 曰音越、韓詩劉向作聿。下章放此。消。莫肯下遺[illegible]反音 遹式居婁力住反、前于作屢音。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叶莫侯反音 我是用憂。

角弓八章、章四句。首章興也、次章至第四章賦也、後四章皆比也。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小序云、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戰國策作上天甚神。無自暱音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去例反音焉。上帝甚蹈、見上無自瘵側界反、叶子例反音。焉。戰國策作也。 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制反音焉。○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音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菀柳三章、章六句。前二章比也、後一章興也。　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小序云、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亡音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反、叶租悅反音。 彼君子女、綢直留反音 直如當作其 髮。叶方月反音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干溫結。叶繼質反音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音 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敕邁反音蔡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喜俱反音 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賦也。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小序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居六反 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盧甘反不盈一襜。尺占反、叶都甘反。五日為期、六日不詹。音占、叶多甘反。○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韔敕亮反其弓。叶姑弘反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房音及鱮。音叙、叶音渚。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掌與反

采綠四章、章四句。賦也。 婦人思其君子而言。小序云：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悠悠南行、召音邵伯勞力報反之。○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叶魚其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將黎反○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黍苗五章、章四句。首章興也、餘四章賦。 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小序云：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叶鬱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於交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心乎愛叶許既反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四章、章四句。前三章興也、後一章賦比。 此喜見君子之詩。小序：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白華花音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地因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祖焦反彼桑薪、卬五剛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七到反視我邁邁。○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步典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都礼反、叶祁移反。

白華八章、章四句。比也。 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小序云：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后當作王。○疏義云：白華、綠衣同一怨也。綠衣能思古人以自處、白華則未有聞也。誠使處之有道、寧不能已申后之亂乎。然其專一之心則可取、是以夫子錄之。

緜蠻音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鴆反之食音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比也。 此微賤勞者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小序云：緜蠻、微臣刺亂也。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之。叶鋪郎反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他故反斯首、炮白交反。音抱之燔音煩、叶汾乾反之。君子有酒、酌言獻叶虛言反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各反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叶蒲侯反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之。瓠葉四章章四句。賦也。此亦燕飲之詩。小序云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漸漸並士銜反，音讒。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叶直高反矣。○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⑬曷其⑭其沒叶莫筆反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音滂沱徒何反，音佗矣。武人東征，不遑他叶湯河反，音拖矣。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賦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小序云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

苕音條之華音花，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音菁。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桑經反。○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上聲可以飽。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前二章比也，後一章賦也。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小序云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郎反，音杭。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叶胡勻反，何人不矜古頑反。韓詩作鰥。叶居陵反，音今。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徐履反虎，率彼曠野叶上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反。○有芃薄工反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首章、次章、末章興也。匪兕章賦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小序云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孔孟全書詩經集傳大全卷之　小雅終

孔聖全書詩經集傳大全卷之

大雅三

文王在上於音烏下同昭于天叶鐵因反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反音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已反音○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叶奬里反音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于逼反音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上聲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蒲北反音○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反音將于京叶居良反音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況甫反音王之藎才刃反音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于筆力反音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反音殷之未喪息浪反去聲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以豉反○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弘反音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鐵因反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勿尤反音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尤反音　文王七章章八句賦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羊反音天難忱市林反音斯不易以豉反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⑮嫁于周曰嬪毗申反音于京叶居良反音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户郎反音抗太音泰任有身叶户羊反音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音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逼反音○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昨合反音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音士叶羽已反音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奬禮反音○大邦有子俔牽遍反音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音應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音纘子管反女維莘所巾反音長丁丈反上聲子維行音杭篤生武王保右音佑命爾燮音屑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歆音上帝臨女音汝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音元彭彭叶鋪郎反音維師尚父音甫時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郎反音芒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賦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小序云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緜緜瓜瓞田節反音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音漆音七古公亶都但反音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叶户橘反音未有室家○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補反音率西水滸呼五反音虎至于岐下叶後五反音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音武菫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叶媒悲反爰契苦計反音龜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叶津之反音○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羽已反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叶滿彼反音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止反音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胡反音 其繩則直、縮音色六反版以載、叶節力反音 作廟翼翼。○捄音俱之陾陾、音仍度待洛反音鐸之薨薨、音轟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扶冰反音憑百堵丁古反皆興、鼛音羔鼓弗勝。⑯音升○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苦浪反叶音抗 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反音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戶郎反音杭 ○肆不殄田典反厥慍、紆問反亦不隕于敏反厥問。柞子洛反棫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許貴反矣。○虞音如芮而銳反質厥成、文王蹶居衛反厥生。叶桑經反音 予曰有疏附、上声 予曰有先後、胡豆反叶音五 予曰有奔奏、叶宗五反音 予曰有禦侮。

緜九章、章六句。首章比也、次章以下賦也。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小序云、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芃芃薄紅反棫樸、音卜薪之槱音酉之。濟濟辟音壁王、左右趣叶此苟反音之。○濟濟子禮反上声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五歌反髦音毛士攸宜。叶牛何反音俄 ○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徒楫音接叶籍入反音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陟角反彼雲漢、為章于天。叶鐵因反音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對迴反音琢陟角反音卓其章、金玉其相。平声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棫樸五章、章四句。內四章興也、上章賦也。　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小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瞻彼旱麓、音鹿榛音臻楛音戶濟濟。子禮反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弟音悌 ○瑟所乙反彼玉瓚、才旱反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叶呼攻反音隆 ○鳶余專反音飛戾天、叶鐵因反音 魚躍于淵。叶一均反音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叶節力反音 騂息營反牡既備。叶蒲北反音 以享以祀、叶逸織反音 以介景福。叶筆力反音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莫莫葛藟、力軌反音壘施以豉反音異于條枚。莫回反音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旱麓六章、章四句。內五章興也、清酒章賦也。　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小序云、旱麓、受祖也。

思齊側皆反音齋大音泰任、音壬文王之母。莫後反音 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婦。房九反音 大音泰姒嗣徽音揮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音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叶卜工反音 ○雝雝於宮反在宮、肅肅在廟。叶音貌 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叶音鮑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與下章未詳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髦斯士。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賦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小序云、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呂東萊曰、聖人流澤萬世者、無有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文王之無斁、天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各反音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郭反音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反音鐸 上帝耆音指之、憎[illegible]增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各反音 ○作之屏必領反之、其

菑莊持反音其翳。一計反脩之平之、其灌其栵。音例啓之辟之、婢亦反音闢其檉丑貞反音其椐。羌居反、叶紀庶反音攘之剔之、它歷反其檿其柘。烏簟反章夜反、叶都故反音帝遷明德、串古患反音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息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音松柏斯兌。徒外反音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羽已反音則友其兄、叶虛王反音則篤其慶。叶祛羊反音載錫之光、受祿無喪、息浪反、叶平聲音桑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音鐸其心、貊武伯反音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丁丈反上聲克君。王如字、或于況反音旺此大邦、克順克比。必里反音比毗至反音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洧反音既受帝祉、音恥施以豉反音異于孫子。叶獎里反音○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音無然歆羨、錢面反音誕先登于岸。叶魚戰反音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下攻反音侵魚宛反音徂共。音恭王赫斯怒、叶暖五反音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周祜、候五反音以對于天下。叶後五反音○依其在京、叶居良反音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河反音度待洛反音鐸其鮮息淺反音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丁丈反、上聲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illegible]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叶胡員反音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反音安安。叶於肩反音是類是禡、馬嫁反、叶滿補反音是致是附。叶上聲、音府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叶分聿反音崇墉仡仡。魚乞反音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匪屈反音四方以無拂。叶分聿反音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賦也。此詩叙太王、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小序云、皇矣、美周也。

經始靈臺、叶田飴反音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叶六直反音○王在靈囿、叶音郁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直角反白鳥翯翯。戶角反音鶴○王在靈沼、叶音灼於音烏牣音刃魚躍。○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音焚鼓維鏞。音庸於音烏論盧門反倫也。於論鼓鍾、於樂音洛辟廱。辟音璧、廱通雍○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徒河反音駝鼓逢逢、薄江反、音蓬矇瞍奏公。音蒙叟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賦也。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小序云、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音○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孚尤反音○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蒲北反音○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候古反音戶○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下武六章、章四句。賦也。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小序云、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適戶橘反、與聿同駿音峻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

伊洫、况逼反音作豐伊匹。匪棘紀力反音其欲、禮記作猶。遹追來孝。叶許六反音、[illegible]或呼候反。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直角反音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胡田反音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北反音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良反維龜正之、叶諸盈反音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鋤里反音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叶獎里反音武王烝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賦也。七章興也。　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小序云、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魚倫反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叶養里反以弗無子。叶獎里反音履帝武敏、叶母鄙反音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相即反載生載育、叶曰逼反音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音不坼勅宅反音不副、孚逼反、叶孚迫反音。無菑音災無害。叶音曷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養里反音居然生子。叶獎里反音○誕寘之隘於懈反巷、牛羊腓符非反音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敷救反翼之。叶音異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矣。叶去声實覃實訏、叶去声音[illegible]厥聲載路。○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克嶷、魚極反音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而甚反音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音瓜瓞唪唪。布孔反音○誕后稷之穡、有相去声。之道。叶徒口反音茀音弗厥豐草、叶此苟反音種上声之黃茂。叶莫口反音實方實苞、叶補口反音實種上声、實褎、叶徐久反音實發實秀、叶息久反音實堅實好、叶呼口反音實穎營井反音實栗。即有邰他來反音家室。○誕降嘉種、上声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音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古登反之秬秠、是穫是畝。叶通洧反音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叶扶委反音以歸肇祀。叶養里反音○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音冲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新畱反音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礼反音以軷。蒲末反、叶蒲畔反音載燔載烈。如字、叶力制反音以興嗣歲。叶音雪、又如字○卬五郎反音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叶下與今叶胡臭亶時。叶上止反音后稷肇祀、叶養里反音庶無罪悔、叶虎委反音以迄于今。叶上與歆叶　生民八章、四章十句、四章八句。賦也。　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小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敦徒端反音團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礼反音戚戚兄弟、待礼反音莫遠具爾。與邇同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叶祥勺反音授几有緝御。叶魚駕反音或獻或酢、才洛反音洗爵奠斝。古雅反、叶居訝反音醓他感反音醢以薦、叶即略反音或燔或炙。叶陟略反音嘉殽脾婢支反臄。渠略反音或歌或咢。五洛反音○敦音雕、下同弓既堅、叶古因反音四鍭音侯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音敦弓既句、古侯反、叶古候反、與發通。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叶上主反音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如字、或叶當口反音酒醴維醹、如主反、或叶奴口反音酌以大斗、叶腫庾反音以祈黃耇。叶果五反、或如字、音垢黃耇台背、音颺來反、叶必墨反音以引以翼。壽考維

祺音其以介景福。叶筆力反音　行葦四章、章八句。首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小序云、行葦忠厚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力反音○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郎反音芒○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六反音公尸嘉告。叶姑沃反音○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叶居何反音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音○威儀孔時、叶上止反音君子有孝子。叶奬里反音孝子不匱、求位反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音閫、叶苦浚反音君子萬年、永錫祚才故反胤。羊刃反音○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鉏里反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叶奬里反音　既醉八章、章四句。賦也。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小序云、既醉太平也。

鳧音扶鷖於雞反音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叶桑何反音公尸來燕來宜。叶牛何反音儀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何反音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叶吾禾反音○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息以反音爾殽伊脯。音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叶後五反音○鳧鷖在潀、在公反音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乎攻反音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叶眉貧反音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叶豐勻反音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音　鳧鷖五章、章六句。興也。

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小序云、鳧鷖守成者也。

假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樂音洛君子、叶音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叶鐵因反音保右音又命之、叶彌并反音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叶筆力反音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音夷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去聲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羽已反音百辟卿士、鉏里反媚眉備音昧反、于天子。叶奬里反音不解佳賣反、與懈同于位、民之攸塈。許既反音　假樂四章、章六句。賦也。

疑此即公尸所以答鳧鷖者也。小序云、假樂、嘉成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音易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于橐他洛反、音澤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戶郎反音杭○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叶紛乾反音既順迺宣、而無永嘆。他安反音陟則在巘、魚輦反、叶魚軒反音復降在原。何以舟之、叶之遙反維玉及瑤、音遙鞞必頂反音丙琫、必孔反容刀。叶徒招反音○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音普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居良反音京師之野、叶上與反音于時處處、上聲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豈反音蹌蹌七羊反、音倉。濟濟、子禮反、上聲。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同上乃造七到反音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咬反音食音嗣之飲之、於鴆反音臨。之君之宗之。就用之字爲韻。○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去聲。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叶多涓反音度待洛反、音鐸其隰原。徹田爲糧。同上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玩反音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音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叶羽已反音夾其皇

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旅迺密，芮鞫（居六反）之即。　公劉六章，章十句。賦也。　舊說召康公（名奭）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小序云：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泂（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叶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回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愛反，叶古氣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許既反）。

泂酌三章，章五句。興也。　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小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

有卷（音權）者阿（叶於歌反），飄風自南（叶尼心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叶與阿），以矢其音。○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由反）矣。○爾土宇昄（符版反）章，亦孔之厚（叶狠口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叶當口反，叶鄙庾反）矣。○爾受命長矣，茀（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魚容反）卬卬（五岡反），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叶無方反）。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叶鉏里反），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叶彌并反）。○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菶菶（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叶居奚反）。○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反）。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賦也。（興也，末章賦也，又承上章之興也。）　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小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民亦勞止，汔（許乙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居毀反）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叶謨郎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音昏）怓（女交反，叶尼猶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叶于逼反）。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叶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反）。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蒲寐反）。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叶特計反）。○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音遣卷）。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音汝），是用大諫。（春秋傳、荀子書並作簡，音簡。）　民勞五章，章十句。賦也。　同列相戒之詞。（小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簡反）。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天之方難（叶泥涓反），無然憲憲（叶虛言反）。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叶徂合反）

音。矣民之洽矣。辭之懌（叶弋灼反音），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許驕反）。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叶思邀反音）。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初俱反、音鋤。蕘如遙反音）。○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音）。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畧反音）。匪我言耄（莫報反、叶毛傳又音其），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許各反音），不可救藥。○天之方懠（才細反、叶箋西反音），無爲夸毗（苦花反音）。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計伊反音），則莫我敢葵。喪（息浪反、去聲）亂蔑資（叶箋西反音），曾莫惠我師（叶霜夷反音）。○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音）如篪（音池也），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以豉反、叶夷益反音）。民之多辟（匹亦反、下同音），無自立辟。○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邊反音），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田反音），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威、胡罪二反音），無獨斯畏（叶紆胃、於非二反音）。○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音俞、叶用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音），及爾出王（音往、又如字）。昊天曰旦（叶得絹反音），及爾游衍（叶怡戰反音）。板八章，章八句。（賦也。）序以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小序云，凡伯，刺厲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音）。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音）。○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或叶市隆反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或如字）。○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侯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蒲北反音）。天降慆（他刀反音）德，女（音汝）興是力（音）。○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音）。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則落反、作讀爲詛）侯祝（周救反），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音）于中國（叶于逼反音），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音）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音）爾以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音）。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洧反音）。式號式呼（火故反），俾晝作夜（叶羊茹反音）。○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音條）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叶盧當反音）。小大近喪（息浪反、叶平聲），人尚乎由行。內奰（皮器反音）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音），殷不用舊（叶巨己反音）。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音形）。曾是莫聽（湯經反音），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去例二反）。枝葉未有害（許曷反），本實先撥（蒲末反、叶方吠、筆烈二反音）。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始制、私列二反音）。蕩八章，章八句。（賦也。）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爲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小序云，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二反音）。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下孟反音），四國順之。訏（況于反音）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得反音）。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叶經音），興迷亂于政（叶音征）。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音）于酒（叶子小反音）。女（音汝）雖湛樂（音洛）從，弗念厥紹（市沼反）。罔敷求先王，克共（九勇反、音拱）明刑（叶胡光反音）。○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

弓矢戎兵。(叶賻七反音)用戒戎作，用逷(他歷反音)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音)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叶牛何反音)無不柔嘉。(叶居何反音)白圭之玷，(丁簟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叶吾何反音)也。○無易(以豉反)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不用韻。)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矣。(叶音折，與舌叶。)無言不讎，(叶市又反音)無德不報。(叶蒲救反音)惠于朋友，(叶羽已反音)庶民小子，(叶獎里反音)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叶魚堅反音)不遐有愆。相(息亮反，去聲。)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叶剛鶴反音各)不可度(待洛反，音鐸)思，矧可射(音亦，叶弋灼反，音鶴)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叶居何反音)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音娥)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上聲。)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工反)小子。(叶獎里反)○荏(而甚反音)染(而漸反音)柔木，言緡之絲。(叶新夷反音)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叶戶郎)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七尋反音)民各有心。○於(音烏)乎(音呼)小子，(叶獎里反音)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止反音)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子。(上同)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暮)成。○昊天孔昭，(叶音炤)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莫公反音)我心慘慘。(當作懆，七到反，叶七各反音。)誨爾諄諄，(之純反音)聽我藐藐。(亡角反音)匪用爲教，(叶入聲)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耄。(叶音莫)○於乎小子，(見上。)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委反音)天方艱難，曰喪(息浪反。)厥國。(叶于逼反音)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音)回遹(于橘反音)其德，俾民大棘。(音)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十一章與賦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小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白圭之玷四句，朱子曰：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聲)之。(三復，謂每誦詩至此，則三反覆之，以誠之，非謂只日三次誦之也。)又曰：南容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菀(音鬱)彼桑柔，(與劉憂叶，篇內多放此。)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與愴同，音創。)兄(與怳同，音況。)塡(音陳，古塵字，蓋言久也。)兮。倬彼昊天，(叶鐵因反音)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叶批賓反音)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彌鄰反音)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辛反音)於(音烏)乎(音呼)有哀，(叶音依)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子兩反音)靡所止疑，(魚乞反，叶如字，讀如儀。疑，立之貌，定也。)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音)誰生厲階，(叶居奚反音)至今爲梗。(古杏反，叶古黨反音。)○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音)怒。(叶暖五反音)自西徂東，(叶音丁)靡有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音)孔棘我圉。○爲謀爲毖，(叶音必)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奴孝反音)○如彼遡風，(叶孚音反音)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耕反音)云不逮。好(呼報反，去聲。)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上聲)○天降喪(息浪反，去聲。)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與綴同。)卒荒。靡有旅(與膂同)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

瞻。(叶側姜反音) 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息亮反、叶平聲音廂。)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音)其鹿。朋友已譖、(叶子念反、叶子林反音。) 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巨已反音)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音) 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方六反音) 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叶居六反音。)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寐反音)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叶胡郭反音) 既之陰(於鴆反)女、(音汝) 反予來赫。(叶黑各反音)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涼、鄭讀作諒、信也。背、叶必墨反音。) 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音) 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叶韻未詳。)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首章比也、「瞻彼」一章、「大風」二章興也、其十二章皆賦也。)

舊說以為芮伯刺厲王而作。(小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音) 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息浪反)亂、饑饉薦(在甸反、重也。)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叶丁反音) ○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於計反音)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力中反音) 耗斁(丁故反音)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夷回反音)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音)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音) 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果五反音) 群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所反音)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音)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叶樞倫反音) 旱魃(蒲末反音)為虐、如惔(音談)如焚。(叶符均反音)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勻反音)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勻反、音豚。) ○旱既大甚、黽(音敏)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音)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具反音)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哉冢宰。(叶奬里反音) 趣(七口反音)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已反音)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音仰)昊天、云如何里。(里、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音)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于偽反)我、以戾庶正。(叶諸盈反音) 瞻卬昊天、曷惠其寧。雲漢八章、章十句。(賦也。)

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暴虐) 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上聲)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小序云、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云云。)

崧(息中反音)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叶鐵因反音)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千反音) 四國于蕃、(叶分邅反音) 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祖管反音)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吏反音) 王命召伯、(叶逋莫反音) 定申伯之宅。(叶達各反音) 登是南邦、(叶卜工反音) 世執其功。○王

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卜功反音）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地因反音）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音莫）王錫申伯。（叶逋各反音）四牡蹻蹻，（巢畧反音）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繩證反音）馬。（叶滿補反音）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音補）往近（音記，說文從辵從亓，今誤。）王舅，南土是保。（叶音補）○申伯信邁，王餞（淺反音）于郿。（叶於悲反音）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理反音）其粻，（音張）式遄其行。（叶户郎反音）○申伯番番，（音波，叶分遭反音）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叶他丹反音）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叶胡千反音）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言反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音）此萬邦，聞（音問）于四國。（叶于逼反音）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音白）

崧高八章，章八句。賦也。宣王之舅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小序云：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五反音）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叶蒲未反，賦未詳。）○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叶方月反音）○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叶謨郎反音）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佳賣反音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忍與反音）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音）寡，（叶果五反音）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羊久反音）如毛，民鮮（息淺反上聲）克舉之。我儀圖之，（叶丁五反音）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叶牀五反音）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每懷靡及。（叶極業反音）四牡彭彭，（叶鋪郎反音）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求龜反音）八鸞喈喈。（音皆，叶居奚反音）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愔反音）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賦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小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下與考叶）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上與道叶）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叶訖力反音）虔共（音恭）爾位，朕命不易。（斡古旦反音）不庭方，以佐戎辟。（音壁）○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叶户郎反）（音祈）玄袞赤舄，鉤膺鏤（音漏）鍚，（音羊）鞹（苦郭反）鞃（音弘）淺幭，（音蔑，莫歷反）鞗（音條）革金厄。（叶於栗反音）○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甫）餞（音賤）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白交反音）鱉鮮魚。（音仙）其蔌（音速）維何，維筍（尹音）及蒲。其贈維何，乘（繩證反）馬路車。（去聲）籩豆有且，（子余反音）侯氏燕胥。○韓侯取（七住反音）妻，汾（符云反音）王之甥，蹶（俱衛反音）父之子。（叶獎里反音）韓侯迎（魚敬反音）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如字）彭彭，（叶鋪郎反音）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音）從之，祁祁（巨移反音）如雲。韓侯

覲之韅其盈門。叶眉貧反音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于偽反、去聲。韓姞其一反音 相去聲息亮反、攸莫如韓樂。音洛、叶力告反音貌。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反音 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愚甫反音 有熊有羆、音碑 有貓音茅二音 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於二反。韓姞燕譽。叶羊茹、羊諸二反。○溥彼韓城、燕因有反、音烏。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音蠻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音伯、毋反音 奄受北國、因以其伯。音白 實墉實壑、音涸 實畝實籍。獻其貔皮、音毗 赤豹黃羆。音皮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賦也。 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小序云、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他侯反音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音餘 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音傷 叶尸羊反 武夫洸洸。音光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丁反音 時靡有爭、叶甾莖反音 王心載寧。○江漢之滸、音虎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音闢 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委反音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千反音 無曰予小子、叶獎里反音 召公是似。叶養里反音 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音力之反 爾圭瓚、才旱反音 秬音巨 鬯勑亮反 一卣。音酉、叶云九反 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因反 于周受命、叶彌并反音 自召祖命。下同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禰因反音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音 作召公考、叶去久反音 天子萬壽。叶殖酉反音 明明天子、叶獎里反音 令聞不已。音問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音

江漢六章、章八句。賦也。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小序云、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所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音泰下同 音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音汝 既敬既戒、叶訖力反音 惠此南國。叶忽逼反音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音甫 左右陳行、音杭 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音象呂反 ○赫赫業業、叶宜劫反音 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蘇侯反音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暖五反音 進厥虎臣、闞如音呼濫反 如虓虎。火交反音 鋪敦淮濆、音符云反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吐丹反音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鋪鉤反音 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越逼反音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直反音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回反音

常武六章、章八句。賦也。 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小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昊天、音仰 則不我惠、孔填不寧、古塵字 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叶側例反音 蟊賊蟊疾、音牟 靡有夷届。音戒、叶居氣反音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音抽 叶勑留反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女音汝、下同 人有民人、女覆奪之。徒活反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叶殖酉二反 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音脫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音古堯反 尺之反音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音 亂匪降自天、叶鐵因反音 生自婦人。

匪教匪誨（叶呼位反音）時維婦寺。○鞫（音菊）人忮（之豉反）忒，譖（子念反音）始竟背。（音佩叶必墨反音）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叶音砌）何神不富。（叶方味反音）舍（音捨）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音必）沸（音拂）檻（胡覽反音）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音）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古）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同上）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前六章賦也，末一章興也。）

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小序云，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桑郎反）瘨（都田反音）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音）卒荒。○天降罪罟，（音古）蟊賊內訌。（戶工反音）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叶卜工反音）○皋皋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丁險反音）兢兢業業，孔填（舊說古塵字，已見上篇。）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一作遂）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音）我相（息亮反，去聲。）此邦，無不潰止。（叶韻未詳）○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薄賣反音，精米也。）胡不自替，職兄（音況，下同。）斯引。（叶韻未詳）○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諸仍反音）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叶姑弘反音）○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音）國百里。於（音烏）乎（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已反）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賦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小序云，召旻，凡伯刺厲王大壞也。）

○止齋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於二公也。至於風之終繫以豳，雅之終繫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此言所繫也）

孔聖全書詩經集傳大全卷之

頌四 [魯頌次周，諸侯不可先天子也，尊卑之禮也。商頌次魯，先代不可先時王也，親疎之義也。商頌五篇，蓋亡失而一代存者，夫子取之以備一代之樂歌耳。]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音烏，相息亮反。] 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斁同。]於人斯。[叶鮮齊反。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

清廟一章八句。賦也。 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於乎[上同，乎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春秋傳作何]以溢[春秋傳作恤]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賦也。 此亦祭文王之詩。[小序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 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一章五句。賦也。 此亦祭文王之詩。[小序云：維清，奏象舞也。]

烈文辟[音璧，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

烈文一章十三句。賦也。 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小序云：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第一句與第六句、七句相叶，第三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二句相叶，亦隔互叶韻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讀岐字絕句。]有夷之行、[叶戶郎反，音杭。]子孫保之。

天作一章七句。賦也。 此祭大王之詩。[小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賦也。 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小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康王以後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音由] 維天其右[叶音由]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享[叶虛良反]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將一章十句。賦也。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小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音古刀反]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賦也。 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小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執競[音]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鍾鼓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 磬筦[音管]將將、[音鏘，七羊反。] 降福穰穰。[如羊反]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一章十四句。賦也。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小序云：執競，祀武王也。] 此昭王以後之詩。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粒通]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

育。叶日逼反音 無此疆彼界。叶訖力反音 陳常于時夏。

思文一章八句。賦也。 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小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音 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 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耻反音乃錢子淺反音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音艾。音刈

臣工一章十五句。賦也。 此戒農官之詩。小序云、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擬

噫嘻一章八句。賦也。 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詩。小序云、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烏路反音 在此無斁。叶丁故反音 庶幾夙夜、叶羊茹反音 以永終譽。

振鷺一章八句。賦也。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小序云、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 亦有高廩、力錦反 萬億及秭。音姊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里反音

豐年一章七句。賦也。 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小序云、豐年、秋冬報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音巨 崇牙樹羽。應田縣音懸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音圉。音魚 既備乃奏、叶祖音 簫管備舉。以上叶字 喤喤厥聲、音橫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平声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叶庭字

有瞽一章十三句。賦也。 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小序同。

猗與於宜反音漆沮、七余反音 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音有鮪、于軌反音 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以享以祀、叶逸織反音 以介景福。叶筆力反音

潛一章六句。賦也。 季冬薦魚、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小序云、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有來雝雝、與公叶內同 至止肅肅。相息反 相去声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於音烏薦廣牡、相去声予肆祀。叶養里反音 假音古雅反哉皇考、叶口音 綏予孝子。叶奬里反音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因反音 克昌厥後。綏我眉壽、叶殖酉反音 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叶口音 亦右文母。叶滿彼反

雝一章十六句。賦也。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小序云、雝、禘大祖也。 論語曰、以雍徹。朱子曰、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

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不遂廢其文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載見賢遍反辟音璧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於良反 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反音倉 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良反音 以介

眉壽。求言保之、思皇多祜。後五反音 烈文辟音璧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 載見一章十四句。賦也。

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小序云、載見、諸侯始見於武王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滿補反 有萋有且、七序反音 敦都回反音堆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反音 以縶其馬。叶滿反音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有客一章十二句。賦也。 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小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音指定爾功。 武一章七句。賦也。

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小序云、武、奏大武也。

朱子曰、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曹氏曰、孔子語賓牟賈以武樂、始於總干而山立、終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豈止於武功而已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祖候反音 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 於音烏乎音呼皇考、叶祛候反音 永世克孝。叶呼候反 念茲皇祖、陟降庭叶夫声音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二字同上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賦也。

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小序云、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烏乎音呼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音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去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落一章十二句。賦也。

成王既朝音潮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小序云、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夷反音 命不易以豉反音哉。叶將黎反音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之反音 維予小子、叶奨里反音 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謨郎反音 佛符弗反、又與弼通。時仔音茲肩、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户郎反、音杭。 敬之一章十二句。賦也。

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及自為答之之言。小序云、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予其懲直非反音 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音蜂、自求辛螫。施隻反音 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音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乃旦反、去声。予又集于蓼。音了 小毖一章八句。賦也。

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也。小序[illegible]小毖、嗣王求助也。

載芟載柞、側百反、叶疾各反音。其耕澤澤。音[illegible]、叶徒洛反音。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音貞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他貪反音其饁、于輒反音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與以叶 有略其耜、叶養里反音 俶載南畝。叶滿委反音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音 驛驛其達、叶他悅反音 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驕反音 載穫濟濟、子禮反上声 有實其積。子賜反、叶上声。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illegible]即反音 其香、邦

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經振古如玆。無韻、未詳。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賦也。

辭其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社號義曰、或報田祖先農方社也。小序云、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畟畟楚側反良耜、叶養里反俶尺叔反載南畝。叶滿委反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其饟式亮反伊黍。其笠伊糾、叶其了反其鎛音博斯趙、直了反以薅呼毛反荼蓼。荼音徒蓼音了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叶莫口反穫之挃挃、珍栗反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則瑟反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如純反牡、有捄音求其角。叶盧谷反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無韻、未詳。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賦也。

朱子曰、周禮籥章、凡國祭蜡、音乍則擊土鼓、欽豳頌以息老物。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者。小序云、良耜、秋報社稷也。

絲衣其紑、孚浮反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反鼎及鼒、音茲叶津之反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不吳音話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一章九句。賦也。此詩或紑俅牛鼐柔敖休並叶基韻、或紑基鼒並叶紑韻。

此亦祭而飲酒之詩。小序云、絲衣、繹賓尸也。

於音烏鑠式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音寵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叶徂候反載用有嗣。叶音祠實維爾公允師。

酌一章八句。賦也。此亦頌武王之詩。小序云、酌、言武也。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之也。

綏萬邦、屢力注反豐年。天命匪解。音懈佳賣反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閒之。去聲

桓一章九句。賦也。此亦頌武王之功。小序云、桓、講武類禡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賚一章六句。賦也。

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小序云、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黃氏曰、善人云者、見上不去、下不去受。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般音盤一章七句。賦也。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小序云、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魯頌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府、今為兗州府東平府、今為東平州沂、今沂州密、今高密縣海今寧海州等州、今並山東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

嚴氏曰、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頌詞則商二頌是告於神明、乃美死者。魯頌是頌禱其君、乃美生者、於宗廟

無預。

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與同)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存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尊之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曰無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駉駉(古熒反音)牡馬，(叶滿補反音)在坰(古熒反音)之野。(叶上與反音)薄言駉者，(叶章與反音)有驈(戶橘反音)有皇，有驪(力知反音)有黃，以車彭彭。(叶鋪郎反音)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符悲反音)有騂有騏，以車伾伾。(符丕反音)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音)有駱，(音洛)有駵(音留)有雒，(音洛與駱同)以車繹繹。(叶弋灼反音)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音遐叶洪孤反音)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音)思無邪，(叶祥余反音)思馬斯徂。(音)

駉四章，章八句。(賦也。) 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小序云，駉，頌僖公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蘇氏曰，昔之爲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安成劉氏曰，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

有駜(蒲必反音)有駜，駜彼乘黃。(繩證反去聲)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謨郎反)振振鷺，(音)鷺于下。(叶後五反音)鼓咽咽，(烏玄反與淵同)醉言舞。于胥樂(音洛)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同上)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同上)駽。(呼縣反音)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己反音)君子有穀，詒孫子。(叶奬里反音)于胥樂兮。

有駜三章，章九句。(興也。)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小序云，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思樂(音洛)泮(普半反音)水，薄采其芹。(其斤反音)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其介反)其旂茷茷，(蒲害反音)鸞聲噦噦。(呼會反音)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音)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繞反音沼)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謨九反音)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吼反音)順彼長道，(叶徒吼反音)屈此群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允文允武、昭假（音格）烈祖。靡不有孝、自求伊祜。（侯五反）○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况壁反）淑問如皋陶、（叶夷周反）在泮獻囚。○濟濟（子禮反上声）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歷反）彼東南。（叶尼心反）烝烝皇皇、不吳（話音）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角弓其觩、（音求）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叶弋灼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腳反）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叶黄郭反）○翩彼飛鴞、（吁驕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黮、（尸荏反）懷我好音。憬（九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致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前三章賦其事、以起興也。中四章賦也。末一章興也。）

此飲於泮宮淮頌獻之詞也。（小序云、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閟（筆位反）宮有侐、（况域反）實實枚枚。（音梅）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叶音隈）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陳回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叶筆力反）黍稷重（直龍反）穋、（音六、叶六直反）稙（音徵）穉、（直力反）菽麥。（叶訖力反）奄有下國、（叶于逼反）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求許反）奄有下土、纘禹之緒。（音序、象呂反）○后稷之孫、實維大王。（音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古反）王曰叔父、（扶雨反。周公也。）建爾元子、（叶子古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扶雨反）○乃命魯公、（元子伯禽）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奬里反）龍旂承祀、（叶逸里反）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叶訖力反）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宜匪何二反）是饗（音享）是宜、（叶牛何反）降福既多。（章移、當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叶户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炰（薄交反）胾（側吏反）羹、（叶盧當反、音郎）籩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如鍾鼓煌煌之類。）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祛羊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繩證反、叶神陵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叶姑洪反）公徒三萬、貝冑朱綅。（息廉反、叶息稜反）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音征）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叶方未反）黃髮台（同鮐）背、（叶蒲寐反）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時計反）俾爾耆而艾。（五蓋反、叶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憩反）○泰山巖巖、（叶魚反）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叶弋灼反）遂荒徐宅。（叶達各反）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叶莫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鉏里反）邦國是有。（叶羽已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逋莫反）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叶尺約反）松桷（音角）有舄、（叶七約反）路寢孔碩。（叶[illegible]約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同上）萬民是若。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賦也。）

僖公修廟，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詞。（小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商頌

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中宗大戊也，高宗武丁也，祖甲也。）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音孟）豬之野。（爾雅作孟諸。孔氏曰：宋之封國，東至泗濱，西至孟諸也。）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孔氏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兄弟同世，外是七世至戴公也。）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韓詩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應天府今改歸德州，隸河南。亳州改屬直隸鳳陽府潁州也。）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音余）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音看）我烈祖。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叶於巾反）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叶思倫反）穆穆厥聲。庸（音鏞）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一章二十二句。（賦也。）

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小序云：那，祀成湯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侯五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音世）既載清酤，（叶侯五反）賚我思成。（叶音常）亦有和羹，（叶音郎）既戒既平。（叶音旁）鬷（音宗，中庸作奏）假（音格）無言，（叶音昂）時靡有爭。（叶音章）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音祈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音格）以享，（叶虛良反）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叶虛良反）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賦也。）

此亦祀成湯之樂。（小序云：烈祖，祀中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已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在武丁孫子。（叶獎里反）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繩證反）大糦（尺志反）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有反）四海來假，（音格，下同）來假祁祁。景員（與下篇幅隕同）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百祿是何。（音何，叶如字）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賦也。）

此亦祭祀宗廟之樂。（小序云：玄鳥，祀高宗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于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音福）隕（音隕）既長，有娀（息忠反）方將，帝立子生商。〇玄王桓撥，（叶必烈反）受小國是達，（叶他悅反）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叶方月反）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息亮反，去聲）土烈烈，海外有截。〇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與格同）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〇受小球（音求）大球，爲下國綴（張衛反）旒。（音留）何

（音賀，叶遐）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音憂）百祿是遒。（子由反）○受小共（音恭，叶居勇反，音拱）大共，爲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叶莫孔反，音）何天之龍，（叶丑勇反，音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總反）不戁（奴版反，音赧）不竦，（小勇反，音）百祿是總。（子孔反，上聲）○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作遏，阿葛反，叶何渴反，音）苞有三蘖，（五葛反，叶五竭反，音）莫遂莫達，（叶他悅反，音）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房越反，音）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奬里反，音）降予卿士，（叶鉏里反，音）實維阿衡，（叶戶郎反，音杭）實左（音佐）右（音又）商王。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賦也）

此祫祭之詩。（乃合祀宗廟而以伊尹配食之樂也。小序云：長發，大禘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裒（蒲侯反）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呂反）○維女（音汝）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帝反，音）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良反，音）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同上）勿予禍適，（直革反，通謫）稼穡匪解。（音懈，叶訖力反，音）○天命降監，（下與濫叶，音）下民有嚴，（叶五剛反）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叶越逼反，音）封建厥福。（叶筆力反，音）○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叶桑經反，音）○陟彼景山，（叶所旃反，音）松柏丸丸。（叶胡貫反，音）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音）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音）旅楹有閑，（叶胡田反，音）寢廟孔安。（叶於連反，音）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賦也）

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小序云：殷武，祀高宗也。）

校記

①「如」下脱一「日」字，見《詩集傳》。

②「今」下脱一「我」字，見《詩集傳》。

③「近」下脱一「止」字，見《詩集傳》。

④天：當作「君」，見《詩集傳》。

⑤「仲」下脱一「孝」字，見《詩集傳》。

⑥「從事」下脱「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八字。又其下小注「普天之下莫非王」七字，應作正文。參《詩集傳》。

⑦「子」上脱一「君」字，見《詩集傳》。

⑧「爾」下脱一「極」字，見《詩集傳》。

⑨「之」字爲衍文，見《詩集傳》。

⑩「騑」下脱一「騑」字，見《詩集傳》。

⑪矣矣：衍一「矣」字，見《詩集傳》。

⑫「食」下脱一「之」字，見《詩集傳》。

⑬「川」上脱一「山」字，見《詩集傳》。

⑭其其：衍一「其」字，見《詩集傳》。

⑮尚：當作「商」，見《詩集傳》。

⑯「弗」上脱一「鼓」字，見《詩集傳》。

⑰「十」下脱一「六」字，見《詩集傳》。

⑱不：當作「丁」，見《詩集傳》。

⑲邦：當作「拜」，見《詩集傳》。

⑳「緝」下脱一「熙」字，見《詩集傳》。

㉑此下脱「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凡十二字，見《詩集傳》。

㉒「有」下脱一「捄」字，見《詩集傳》。

㉓曰無：當作「無曰」，見《詩集傳》。

㉔向：當作「禹」，見《詩集傳》。

㉕天：當作「龔」，見《詩集傳》。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七

春秋題辭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非孔子所自名也。杜預曰，紀事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然魯史之舊文不過載當時之行事，未嘗加筆削於其間也。孔子乃筆則筆，削則削，出胡傳。立天下之大義，定天下之邪正，或宛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出隋書。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以是非而代賞罰之權，此前古所無之事也，而孔子始創爲之。出陳[illegible]。但其所褒貶不可以書，皆口授於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論本事而作傳，特以明夫子之不以空言說經耳。出隋漢志。至於經文，固非左氏、游、夏之徒所能贊一辭者也。出史記。故歐陽氏曰，春秋者，夫子既老而成之書也。春秋既成，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云既老。瓊山丘氏曰，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修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聖人親手筆削，凡其平生之心術志意，皆聚於一書之中。出大學衍義補。而孔子亦嘗自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觀此，則春秋一經，皆出於聖心之所獨裁者。文學如游、夏，猶不能贊一辭，而況其他乎。茲復賞題。

春秋衍義

春秋何爲而作也。孔子憂王道之衰而作也。蓋自平生[1]東遷之後，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師不復采詩，而民間之美刺不復上聞，天子之刑賞不復施於列國，王迹熄而詩亡矣。王迹熄而詩亡，則天下不復知有王者，而邪說暴行之有作矣。孔子之志在於尊王，然有聖人之德而無其位，雖欲尊之，將何以行其志哉。於是假魯史，繼詩亡而作春秋，以伸吾之志。詩有美刺，春秋亦有褒貶。詩紀一十五國之風，春秋亦紀一十三國之事。孔子春秋時，周、魯、齊、晉、蔡、曹、陳、鄭、宋、衛、秦、楚、燕、吳，本十四國，而敘十三者，何也。周爲王者，不在諸侯之列故也。其於十二公內，凡所書者，無一而不寓吾尊王之志焉。是故以別嫌疑，以明是非，興滅繼絕，而撥亂反正者，春秋之義也。孔子爲尊王而書也。以大一統，以正三綱，內夏而外夷，貴王而賤霸，惇五典而庸五禮，命有德而討有罪者，春秋之義也。孔子爲尊王而書也。以正次王，以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至於繫正於王，而繫王於天，則其尊之也極矣。其托始於隱公者，非謂隱賢而居春秋之首也，蓋著王者之道至此而始變也。其絕筆於獲麟者，非謂文成而致太平之瑞也，蓋傷王者之道終不復行也。然豈終於不行，徒託諸空言而已哉。誅亂賊於既死，所以懼生者於將來，遏人欲於橫流，所以存天理於既滅，傷王綱之不振於一時，所以立百王之大法於後世。後有王者起

觀春秋而法之、則必禮樂征伐出自天子、政教號令及於天下、而王者于是乎尊矣。王一尊而王道行、則邪說暴行之不作、而天下於是乎治矣。此固孔子所以作春秋之志也。後世不知孔子志向之所在、而徒拘乎春秋之義例、或謂春秋有褒而無貶、或謂春秋有貶而無褒、或因一事而各為一說、或因一字而各為一義、則拘泥瑣屑、而聖人之志意于是乎晦矣。惟吾孟子受學孔子之孫、得其家傳而知其大指之所在、故為之言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書、則聖人之志昭然明白於天下、而紛紛之說、可以一洗之矣。蔡後賞者。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時、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程、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

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先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汪氏曰：春秋書王正月，書天王，書公即位，書公在之類，所以叙君臣之倫。書王世子、子同生，書列國世子之類，所以叙父子之倫。書王后、王姬、夫人、婦女之類，所以叙夫婦之倫。書弟、侯夫弟、叔肹、弟年、兄縶之類，所以叙兄弟之倫。書列國邦交，紀諸侯大夫屢盟之失信，所以叙朋友之倫。上下之分、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也。春秋書郊禘雩社之類，所以明吉禮之分。書崩薨卒葬含賵襚賻，所以明凶禮之分。書朝聘會盟遇至，所以明賓禮之分。書納幣逆送媵致之類，所以明嘉禮之分。○胡氏曰：以詩考之，將仲子言大叔失道而公弗制，叔于田言多才好勇，不義而得衆，疑若罪在段也。及至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然後知莊公志殺其弟，無親親之道，其罪乃不可掩矣。清人之序言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其詩言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疑若罪在克也。及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然後知文公之不君，二三執政之不臣，危國亡師之本，責乃有所歸矣。觀文姜孫于齊，則河廣之詩可讀，恩義之輕重可權矣。觀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式微、旄丘之篇可信，衛爲戎狄所滅之由可考矣。凡此類，皆所謂發乎詩之情者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古書所紀帝王之大節也。春秋無帝王之道，賢可與，則以天下爲公，而不必於繼世之禮。故季札來聘，不稱公子，貶辭國之非也。子可與，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禪國之義。故文姜始入，即書子集，明立嫡之重也。凡此類，皆所謂貫乎書之事者也。莫尊於君，非人臣之可召，書天王狩于河陽，以嚴君臣之分。莫重於世子，非三公冢宰之可班，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示儲副之崇。莫正於嫡，夫人非衆妾之可僭，書歸賵、書考宮，皆稱仲子，以著嫡妾之別。莫親於冢嗣，非孼孽之可匹，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以明長幼之序。凡此類，皆所謂興常典，以體乎禮之經者也。紀兵則以救人爲善，書戰則以受伐者爲主，齊桓退師，禮楚，則書盟于召陵，

以序其績。晉悼納斥堠、禁侵掠、則書會於蕭魚、以羨其信。凡此類、皆所謂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者也。建子、周人之正朔、而書春王正月、以行夏之時。司盟、王府、周官之司屬、而惡惡會盟、以善胥命之正。大道為公、外戶不閉也、而書城下陽、城虎牢、戒王公設險之不可忽。君先臣從、人道之大倫也、書晉人執虞公、齊侯取鄆、昭公圍成、以明社稷之無常奉。凡此類、皆所謂制權以盡乎易之變者也。

綱領（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云云）○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又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

總論

程子曰、（此伊川作春秋傳自序也。）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

一辭莫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非禹湯、而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為邦之語、為顏子嘗問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為據耳。○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春秋謹華夷之辨。

龜山楊氏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胡氏曰、春秋聖人傾否之書。○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身、所以懲惡與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明類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謹始例曰、人君嗣立、踰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禀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踰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国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當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

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違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廢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卽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

五峯胡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從天理、莫深於春秋。

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其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春秋大槩自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以後、皆聖人親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東萊呂氏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箴砭、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

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痾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

茅堂胡氏曰：經文化工，隨事立義，其變無窮。若泥以例觀，則畫筆擬化工，不相干涉矣。能以心通，觸類而長，取證於本例之外，則無所書而不為例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修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

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然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

新安汪氏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星，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鳥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楊子曰：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元城劉氏曰：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

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

臨川吳氏曰：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嘗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徙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執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魯隱公　名息姑，惠公子，姬姓。

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　元年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平聲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胡傳曰：以後不書胡氏者，皆胡傳。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禀，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大夫扳普顏反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論造

端而簒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紬與黜同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朱子曰、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汪氏曰、或謂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如此則其事與月差兩月矣。先儒以此爲千百年不決之論。○程子曰、不言一年一月、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何氏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始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天人之大本也。○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泯泯棼棼、瞀亂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爲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又曰、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失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蓋皆削之可也、何爲有書有不書。曰、夫子首削隱公之即位、端本正始、大義既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錙銖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三月、公及邾儀父音甫盟于蔑。莫結切。公穀並作昧、魯地。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

夏五月、鄭伯莊克段于鄢。音偃、鄭地。

七月、天王平使宰咺烜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方鳳反。

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須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音怪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音現宰之非宰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猶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

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東萊呂氏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敘。凶禮則五禮之二也。陵嫡妾之分，則天敘之典廢焉。濫賵賻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爲懼，春秋所爲作也。（公羊傳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宿國名）○冬十有二月，祭（債）伯來。

非王命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明篡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時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徹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閒王之卿士固不應朝諸侯矣，然當時諸侯朝魯，聖人盡書其朝者（歟）　朝耶。又於蕭叔特書朝公、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也。茅堂胡氏曰、聖人作春秋，托筆端，隨事造化，變動不居、難以一例言也。畿內諸侯與畿外諸侯自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來朝，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外諸侯本有朝聘之禮、聖人蓋皆書其朝、以明爭觀之、其義不一。蕭叔獨書朝公者，以穀非其所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而以其子來、聖人大意戒婦人不可與國事也。

公子益師（魯大夫）卒。

東萊呂氏曰、具萬理於一言者、聖人之筆爲然。益師之卒載於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書、懲勸交舉、見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史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與而志其卒於簡牘者。益師以卒書、必魯之大夫也。春秋沒其爵、蓋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猶無爵也。於此可以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益師首、以公子書、所以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戰爲私戰、故特書公子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戰之公矣。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民之秉彝、不可泯滅、手足斷折、腹心慘傷、隱然疾痛、非自外至。故春秋於大夫之卒、必重之、嚴之、謹書之、而不敢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義矣。卒者人之終也。得正而斃乎、其不得正而斃乎。全而歸之乎、其不全而歸之乎。一觀聖筆、森嚴肅厲、形神俱竦、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有不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較寸量、耗心於日月瑣碎之例、是獨何哉。

（平王五十　庚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魯地）

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

聖、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爲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音餉○無駭侯皆切帥所律切師入極。附庸國○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

按、費音秘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又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中、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綸音須。又作裂繻來逆女。〇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魯女、裂繻所逆者。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音厥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③譏亂法、書履綸逆女以志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紀子伯左作帛、莒子盟于密。莒邑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仲子也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夫人之義、從夫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〇張氏曰、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宋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於陵、蓋古之遺制歟。

鄭人小伐衛。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

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

平王五十一年辛酉崩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平崩。

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子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穀梁傳曰：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太上故不名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周天子之大夫卒。

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秋，武氏子天子大夫來求賻。附○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削猶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聘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則涖，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死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

冬十二月，齊侯僖、鄭伯莊盟于石門。齊地○癸未，葬宋穆公。

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桓王元年壬戌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音起，取牟婁。杞邑○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九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疑、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殤遇于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公羊傳曰、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程子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殤陳侯、桓蔡人、宣衛人、州吁伐鄭。

秋、翬音揮、魯大夫。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音卜、陳地也。

伐鄭稱人、貶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于濮者、憫衛國之人着諸侯之罪也。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宣公。桓公弟。

桓王二年癸亥五年○春、公觀魚于棠。魯地

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鐘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音成、小國。○九月、考仲子桓公母之宮。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音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去声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辯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則稱號、沒則稱謚、單舉名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儀父鄭人莊伐宋。

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橙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螟音冥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音特、食節曰賊、食根曰蟊莫侯反。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詩云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快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彄苦侯切卒。○宋人伐鄭、圍長葛。鄭邑

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桓六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

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息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異觀、理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冬、宋人取長葛。

桓公四年乙丑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娣、非夫人也。○滕侯卒。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忽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魯邑

程氏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

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信使其弟年來聘。

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愛其弟、聘魯致女、定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啓無知簒弑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之、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辨也。○汪氏曰、夫子作經、雖不逆計其後日之事、然於簒寵愛之過、特書弟以貶焉、使後世之讀是經者、考無知簒弑之所由始、則亦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惟公弟叔肸書字、蓋賢之也。諸侯之弟、貶則書名、不貶則書字。故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皆賢而稱字、且不言弟。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周卿士、又作汎。來聘。

此王聘之始。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聘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衛地。以歸。

桓王五年丙寅八年。○春、宋公殤衛侯宣遇于垂。衛地。○三月、鄭伯使宛音宛、鄭大夫。來歸祊。音崩、鄭祀泰山之邑。○庚寅、我入祊。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蓋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扶又反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汪氏曰、鄆讙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蓋鄭莊貪魯人之易許、而歸祊、齊景服聖人之德化、而歸鄆讙龜陰。雖其義利不侔、而皆出於中心之誠、非勉強使之歸也。故皆書曰來歸、美惡不嫌同辭。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音甫。凡人名、地名倣此。卒。○癸亥、宿男卒。

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

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褻赴不以名，而仲尼筆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殤）、齊侯（僖）、衛侯（宣）盟于瓦屋。（周地）

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於妙反）劑亂，然後有交質（音置）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華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音由）天子。口血未乾（音干）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繼周制矣。

八月，葬蔡宣公。（宣公考父卒，桓侯封人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紀邑）○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桓王六年丁卯）九年。○春，天王（桓）使南季（天子大夫）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去声。于付切）雪。○挾（音叶。魯大夫）卒。○夏，城郎。（魯邑）○秋七月。○冬，公會齊侯（僖）于防。（宋地）

（桓王七年戊辰）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僖）、鄭伯（莊）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古顏切。宋地）○辛未，取郜。（音告）辛巳，取防。（郜、防，宋二邑）○秋，宋人（殤）、衛人（宣）入鄭。○宋人（殤）、蔡人（宣）、衛人（宣）伐戴。（小國）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僖）、鄭人（莊）入郕。（小國）

（桓王八年己巳）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為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莊）于時來。（鄭地）○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

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如占反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⑤子懼。○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爲元、⑦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爲人主之職。謂周王⑥爲春、則知立度制、改正朔、以夏正爲可行之時。謂正月爲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愨爲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爲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賵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衰榮不可忽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爲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爲正秋、則坎爲正冬必矣。今以冬爲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又曰、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爲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于今、卒不能易。謂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于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爲政、繆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又曰、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爲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哉。

魯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弒兄自立。

桓王九年庚午元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

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扶又反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平声，使記注繁蕪婁，康平牒牴。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桓公弒君而立，在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罪。今書公即位，見王之無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弒君之賊，并是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法大率詳於著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敷正民彝之大指也。○家氏曰：桓以臣弒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修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為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宜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即大丘，衛地。○鄭伯以璧假許田。魯朝宿之邑

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去声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去声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音茂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音現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近垂地○秋，大水。○冬十月。

桓王十一年辛未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怍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公羊傳曰：孔父正色立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可謂義形於色矣。左傳以為女色之色，遂云華督見孔父之妻於路，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此說誤矣。蓋孔父之見殺，非以妻故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猶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故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是孔父之見弒，以君故也，非以妻故也。且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固當乘車

矣。安得在路而見其貌乎。胡安國曰、孔父義形於色、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故死於其難、斯言得之矣。或曰、右是則左氏妄爲此說乎。愚曰、督殺孔父之後而納其妻、則有之矣。孔父未死之先、則非以妻故而死也。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去声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暴行去声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充之反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二月、公會齊侯僖、陳侯桓、鄭伯莊于稷宋地、以成宋亂。〇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音泰廟周公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上声致之謂。弑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于僞反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〇蔡侯桓、鄭伯莊會于鄧國名。

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去声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類也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〇公及戎盟于唐。〇冬、公至自唐。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

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臨川吳氏曰：穀梁於襄公朝楚之傳曰：至自楚，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出姜如齊歸寧為得禮，故特書其至。其餘夫人之行皆非美事，故不書至。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國為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為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哉。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非美事也。

桓王十一年壬申　三年。○春正月。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字如之亂，豈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二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音現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賊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魯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音現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公會齊侯僖于嬴。音盈齊地　夏，齊侯衛侯宣胥命于蒲。衛地

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武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

娶妻必親迎，去聲下同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音須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逆姜氏於讙。魯地○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汪氏曰：婚姻合禮而不志者，書法之常也。故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書也。桓公之娶文姜，不合於禮，故以為大事而悉志之者，所以垂戒，書法之變也。昭公之娶同姓

則又以國惡而隱之也。聖人作經，如化工生物，洪纖高下，因物賦形，安可執一而論之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音現）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喜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荒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⑧端之門，至程氏發明與音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桓王十二年癸酉）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傷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渠糾，王朝之卿。）

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　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上聲）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⑨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於弒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賜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

（桓王十三年甲戌）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桓）鮑卒。（陳佗弒太子而自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

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諼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傳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絕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天王桓使仍叔音人之子王朝大夫來聘。

伊陟、巫賢，後相太戊、丁公世矣，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以豉反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狥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魯地○秋，蔡人、桓衛人、宣陳人佗從王伐鄭。

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音須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音預也。

大雩。音于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者，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己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螽。音終○冬，州公如曹。

桓王十四年乙亥　六年○春正月，寔音植州公也。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魯邑○秋八月壬午，大閱。音悅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何氏曰：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蔡人殺陳佗。音駝

魯桓殺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音班殺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

與奪、遵人欲於橫去声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弒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爲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廣爲義之途也。○吳氏曰、王政不綱、天子不能討賊、而聖人明春秋之義以討之、謂非天子之事而何耶。其討之也奈何。曰、如殺賊者人是也。噫、討賊天子事也、聖人不惟自任、而又寄之人人、僭耶。不得已耶。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子、莊公也。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皆於天子、然後爲世子。○程子曰、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亂也。子同者、桓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冢之生、國之大事、故書。○劉氏曰、穀梁曰疑故志之。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信傳莊公爲齊桓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

冬、紀侯來朝。

桓王十五年丙子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魯地

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遺憾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爲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殺其君則殘之。桓弒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絶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

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桓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告⑩不告也。桓弒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去聲)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桓王十六年丁丑)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

天王使家父來聘。

廣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賡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戒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烝。

程傳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秋、伐邾。○冬十月、雨(去聲)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茅堂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大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道、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遠行親迎之禮、卽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之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于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

(桓王十七年戊寅)九年○春、紀季姜歸京師。(姜紀國姓、季姜周桓王后。)

往逆則稱王后、旣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官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移屈遠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正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音亦、又音夜。)姑來朝。

(桓王十八年己卯)十年○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

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子、莊公射姑立。)○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宣)于桃丘、(衛地)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僖)衛侯、(宣)鄭伯(莊)來戰于郎。

(桓王十九年庚辰)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僖)衛人、(宣)鄭人(莊)盟于惡曹。(地)○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世子忽立、是爲昭公。)○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莊)執鄭祭仲。

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于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突歸于鄭。

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爲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蘀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

柔(魯大夫)會宋公、(莊)陳侯、(厲)蔡叔(桓)盟于折。(地名)○公會宋公于夫鍾。(音扶、鄭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苦濫切、魯地。)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現)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桓王二十年辛巳)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魯地)○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宋地)○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卒、莊公林立。)○公會宋公(莊)于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莊)于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厲)盟于武父。(鄭地)○丙戌、衛侯晉卒。(宣公卒、惠公朔立。)○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

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由，戰于宋是也。

桓王二十一年壬午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厲）。己巳，及齊侯、宋人（公）、衛侯（惠）、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桓王二十二年癸未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厲）于曹。○無冰。

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冱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厲）使其弟語（穀梁作禦）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附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無教之意深矣。知其説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夫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僖公。襄公立）。○宋人（莊）以齊人、蔡人（桓）、衛人（惠）、陳人（莊）伐鄭。

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永嘉呂氏曰：以者，非其本意，而為人所以之稱。四國本無意於伐鄭，而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魯以之也。

桓王二十三年甲申崩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桓）使家父來求車。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去聲）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于亢不衰，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于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説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莊王立。○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厲出奔蔡。

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貴有國、而出奔、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昭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莊公弟○公會齊侯襄于艾。齊地○邾人、牟人、葛人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厲入于櫟。音歷、鄭別都。○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莊于袲昌氏切、鄭地。伐鄭。

莊王元年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莊蔡侯、衛侯惠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莊蔡侯桓伐鄭。忽○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地○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得罪於天子也。

莊王二年丙戌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襄紀侯盟于黃。齊地○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翠、醜二切、魯地。○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桓侯、季、哀侯立。○秋八月、蔡季蔡侯弟自陳歸于蔡。

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音幣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莊衛人黔牟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王三年丁亥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襄于濼。音洛、又朴二音。○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趙氏曰、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其地。朱子曰、孔子直

書義在其中。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知之矣。○趙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臣子之敬辭也。不然則恐涉他國之君，而近於不敬矣。

魯莊公 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

莊王四年戊子 元年。○春王正月。○五月，夫人 莊公母文姜也。 孫 音遜 于齊。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永嘉呂氏曰：文姜之會齊侯，其薨其葬皆書夫人，聖人之書此也，毋乃溷於名實乎？曰：桓公雖見弒，而莊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彼且以為夫人也，我可以不謂之夫人乎？聖人書法，亦紀實而已矣。

夏，單伯 天子之卿。 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於館，築之于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忍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於京師，上污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 周大夫。 來錫桓公命。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稱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

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郱、鄑、郚。郱音萍，鄑音茲，郚音吾。此書遷之始。

莊王五年己丑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邾邑。○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灼，齊地。

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家氏曰：姜氏身負弒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為是故於春秋聯書之，比而誅之也。

莊王六年庚寅 三年○春王正月，溺魯大夫公子溺也。會齊師伐衛。○夏四月，乙酉，宋公馮音憑。卒。莊公子，閔公捷立。○五月，葬桓王。

穀梁曰：傳曰改葬也。高氏曰：桓崩七年乃克葬者，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若曰改葬，則聖人明書之矣。

秋，紀季紀侯弟以酅音攜，紀邑。入于齊。

高氏曰：紀侯自度滅亡，歸季姜于京師，而天王終不能正，求援於魯而鄭國卒莫能救。與其殘民絕祀，孰若使季以酅為附庸，以事齊，庶宗祀之不滅也。此從權紓禍不得已之甚蘗。以王法則擅以天子封邑入于齊，齊納人之封邑，均有罪。故書以書入，以示義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仇，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為奇矣，聖人恕季而重罪齊侯也。

冬，公次于滑。鄭地。

莊王七年辛卯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文姜享齊侯于祝丘。魯地。○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襄、陳侯宣、鄭伯遇于垂。三國謀攻紀也。○紀侯大去其國。

凡大閔大變大蔑而謂之大者，譏其備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効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襄葬紀伯姬。○秋七月。○冬，公及齊人襄狩于禚。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共鄉

譬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者。夫狩者、馳驅田獵、其爲樂（音洛）、諸下、主乎已。一爲乾（音干）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莊王八年壬辰）五年〇春王正月。〇夏、夫人姜氏（文姜）如齊師。〇秋、郳（五稽切、附庸之國）犂來（名也）來朝。〇冬、公會齊人（襄）、宋人（閔）、陳人（宣）、蔡人（哀）伐衛。

（莊王九年癸巳）六年〇春王正月。〇王人子突救衛。〇夏六月、衛侯（惠）朔入于衛。〇秋、公至自伐衛。〇螟。〇冬、齊人（襄）來歸衛俘（音孚）。

（莊王十年甲午）七年〇春、夫人姜氏（文姜）會齊侯（襄）于防。（魯地也）〇夏四月辛卯、夜、恒星（經星有名之）不見。（音現）夜中、星（衆星無名之）隕（于敏切）如雨。（衆也）〇秋、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長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長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莊王十一年乙未）八年〇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宣）、蔡人（哀）。

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慣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

甲午、治兵。

汪氏曰、莊公不治兵於出兵之時、而治兵於次郎之後、非禮也。蓋莊公之治兵、非預備不虞之意、實由久役不得已而治之爾。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戶江切）于齊師。〇秋、師還。（音旋、後同。）

張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爲非義。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年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勤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襄公名）

（莊王十二年丙申）九年〇春、齊人殺無知。〇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音冀、魯地）〇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〇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音干、齊地）師敗績。〇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

蔵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紂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音浚、音殊、水名。

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恃、而況洙乎。書浚洙、見音現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汪氏曰、城郭溝池、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不守者、有不必徒恃於守者。春秋書城下陽、書城虎牢、責虢鄭之不能守也。書浚洙、書內築城邑者二十有四所、以責魯之徒恃於守而重困民力也。

莊王十三年丁酉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音灼、魯地。

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彊場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穀梁曰、善爲國者至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二月、公侵宋。此書侵之始。三月、宋人閔遷宿。國名、此遷國之始。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遷⑪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翟、道塗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桓宋師閔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去声、丘魯地。○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蔡地。以蔡侯獻舞歸。

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若甚矣。楚人滅息、以嬀子歸、獨不名者、嬀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公羊曰、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音談、小國。譚子奔莒。此滅國之始。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己無取滅之罪、爲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于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絶也。齊師

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絶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莊王十四年戊戌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音兹、魯地。○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毗賓反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雝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許六反、下同。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莊王十五年己亥崩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音攜。

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音恭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音求牧。閔公捷弑、桓公御說立。

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弑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輕重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周僖王元年庚子十有三年。春，齊侯桓、宋人桓、陳人宣、蔡人哀、邾人儀父會于北杏。齊地。○夏六月，齊人桓滅遂。國名，舜之後。○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音歌，齊邑。

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患、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僖王二年辛丑十有四年。春，齊人桓、陳人宣、曹人莊伐宋。桓○夏，單音善伯周大夫會伐宋。○秋七月，荊楚文哀也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音絹，又音旃，二音。

僖王三年壬寅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厲會于鄄。衛地○夏，夫人姜氏文姜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音霓，小邾也。○鄭人侵宋。

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眾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僖王四年癸卯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鄭。○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宣、衛侯、鄭伯厲、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宋地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為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

邾子克卒。邾儀父卒，子瑣立。

僖王五年甲辰崩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之佞人○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眾殺戍者也。春秋書此者，見音現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殲，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胥三户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音眉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惠王元年乙巳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濟水之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蜮。音域，又音或

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惠王二年丙午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音孕陳人宣之婦于鄄，遂及齊侯桓、宋公桓盟。

媵，賤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遂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聲者當以矯制論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魯之邊邑

惠王三年丁未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於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天火曰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惠王四年戊申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厲公。子文公捷立。○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文姜。○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惠王五年己酉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音省。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太子。詭尋殺也。○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音奚。齊卿。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啖氏曰、納幣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穀梁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仇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

惠王六年庚戌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天子內臣。來聘。○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荊人來聘。楚交中國始此。

荊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變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爲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則與天地相似。凡变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遐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荊、吳、徐、越諸夏之变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朝公。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音盈。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何氏曰、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莊公子、僖公夷立。○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桓。盟于扈。音户、鄭地。

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

人君早有繼體、故用以爲飾也。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遲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要結婣好）之也。娶夫人、奉粢盛、爲宗廟之主、而毋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

惠王七年辛亥。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桷音覺）○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卽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音狄）用幣。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音致）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群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執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汪氏曰、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覿、而致哀姜通共仲、弑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而致武后淫毒、遂移唐祚。嫌疑之際、可不愼夫。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曹僖公也）○郭公。（杜氏曰、蓋經闕誤）

惠王八年壬子。二十有五年。○春、陳侯（宣公）使女叔（女音汝）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子懿公立。）○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

劉氏曰、公羊云、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爲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高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修行爲之本、况于社于門、非所以救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

冬、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

惠王九年癸丑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此專殺大夫之始也。

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師。冤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桓齊人桓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惠王十年甲寅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莊公女于洮。音陶，魯地。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與訓一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鄭伯文同盟于幽。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一也。前此鄭伯皆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得衆也，視他盟爲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陳大夫也。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音縣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遺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音玄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治亂，備書中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莊公女也。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音卜，衛地。

惠王十一年乙卯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桓伐衛，衛人戴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音邵伯廖力彫反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

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衛討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於司馬、服刑可也、若愍微衰敝、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以允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爲忘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晉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將去聲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文公遂立 ○秋、荊伐鄭。荊楚成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倰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音眉。下邑。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今歲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好勝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爲國之不知務也。

臧孫辰文仲告糴于齊。糴音敵

惠王十二年丙午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廄音究

穀梁曰、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久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延廄南門、蓋微耳、何獨書哉。新宮災、大室屋壞、不能不修、而經不書、雉門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據之制。延廄者、天子之廄、非諸侯之廄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廄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

夏、鄭人文侵許。○秋、有蜚。扶味切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劉氏曰、蜚非中國所有、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鸜鵒不逾濟而蓺非中國之物、蜚而一至、故不

言多而言有𧌒、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蜮、𧌒、中國之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不言多而言災。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惠王十三年丁巳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

公羊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齊王十五年卒、燕王十八年卒。

秋七月、齊人降鄣。音章、紀之附庸。

降者、脅服之詞、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周王三十五年、景王二十五年。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音攜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者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桓遇于魯濟。上聲、水歷齊魯界、魯地也。○齊人伐山戎。

夫北戎病燕、音煙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攻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後、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惠王十四年戊午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於薛。魯地○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齊地○冬、不雨。

惠王十五年己未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齊管仲私邑○夏、宋公、桓齊侯遇于梁丘。地名、在高平昌邑縣。

穀梁曰、遇者、志相得也。遇所不遇、大齊桓也。○汪氏曰、何休

謂遇禮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盟會則序主會者居上。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慶父同母弟、僖叔也。是爲叔孫氏。)

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爲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七稔切)○冬十月己未、子般卒。(音班、莊公太子。)○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立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⑬(此狄入伐之始)

許氏曰、當惠王世、戎狄荊楚交伐諸夏、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魯閔公(名啓方、史記云名開、莊公子。)

(周惠王十六年庚申)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

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矣、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衞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

季子(季友)來歸。

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

冬、齊仲孫(齊大夫)來。

(惠王十七年辛酉)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小國)○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朱子曰、春秋言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五峯胡氏曰、周公立爲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祀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茅堂胡氏曰、

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言天子諸侯有先也。七世之廟、天子之先、則有天子祀先之禮。五世之廟、諸侯之先、則有諸侯祀先之禮。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周公之廟、則非所以事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或者疑之而問其說、則曰不知者、禘國之大事也。夫子居是邦而不私議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而書、以志郊禘之失。知其說者、則知聖人之志矣。○臨川吳氏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遂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為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妻之所為、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真聖筆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又曰、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弒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陳氏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弒公子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弒、君國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狀具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音遜于邾。

夫人稱孫、諱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之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君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國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弒閔公故、是為孟氏。○冬、齊高子即高傒來盟。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高子[14]。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今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將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雖在

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人入衞。○鄭棄其師。

或曰、高克進不以禮、退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校記

①平生：當作「平王」。

②失子：當作「夫子」。

③幾：當作「譏」，見《春秋胡氏傳》卷一。

④「臣」下脱一「賊」字，見《春秋胡氏傳》卷二。

⑤「臣」下脱一「賊」字，見《春秋胡氏傳》卷二。

⑥王：當作「正」，見《春秋集義》卷五。

⑦度制：當作「制度」，見右引書。

⑧端：當作「瑞」，見《春秋胡氏傳》卷四。

⑨「詔」下脱一「王」字，見《春秋胡氏傳》卷四。

⑩告：當作「敢」，見《春秋胡氏傳》卷五。

⑪違：當作「遠」，見《春秋集義》卷一三。

⑫自至：當作「至自」，見《春秋胡氏傳》卷九。

⑬刑：當作「邢」，見《春秋集義》卷一六。

⑭「高子」上當脱「何賢乎」三字，見《春秋胡氏傳》卷一〇。

上卷春秋　　後學蔡復賞　編述

魯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兄。）

（惠王十八年壬戌）元年。○春王正月。

承國于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于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于王者也。受之于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于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次于聶（立輒切）北（邢地），救邢。

三國稱師，見（音現）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書邢遷于夷儀，見（音現）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于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地名）。齊人以歸而殺之也。其曰齊人①。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②也。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婦③于魯也。齊爲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自文姜氏④、桓公得逞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濁亂昏迷，卒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伯政之有功于世道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音基）？魯欲拒而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爲小君之禮，與刑紊矣。故持⑤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楚人（成，先書荊，此始書楚）伐鄭（文）。○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文）、曹伯（昭）、邾人（文）于檉（音嗔，宋地）。○九月，公敗邾師（文）于偃（邾地）。

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力知切），獲莒挐（女居切，女知切，音敍）。○十有二月丁巳，夫人姜（哀）之喪至自齊。

（惠王十九年癸亥）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也⑥。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苟爲⑦美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又曰，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爲利于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虢邑。⑧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繩證反。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綿，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于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知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劒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劒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宋地。○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惠王二十年甲子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于作主，以宗廟則太室屋壞，見文公十三年。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六月，雨。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信雨與民同其樂。音洛，下同。⑨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義。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樂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地，謀伐楚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惠王二十一年乙丑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刑。楚地。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去聲。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于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復許男新臣(卽許叔)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音邵)陵。(潁川縣)
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
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
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古堯反)與同好(去声)則承以寡君之願、
語(去声)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
禮楚使(去声)、卒與之盟而不遂也。于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
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矜、幾乎
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
時緼(委粉反)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陳轅(音袁)濤塗。(陳大夫)○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
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玆(叔牙子、卽叔孫戴伯也。)帥師
會齊人、宋人、衛人(文)、鄭人(文)、許人(穆)、曹人(昭)侵陳。(宣)
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怙而蔡
以為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養國之信、按
丘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
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
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
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
一語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于
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
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
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
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
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
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人有罪、⑪無以爾萬方。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
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
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惠王二十二年丙寅)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
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⑫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
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
清原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音嫡、下同)、亂之本也。驪姬寵、奚
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
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
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尧母名門、使姦
臣⑬道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曰、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臨川
吳氏曰、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

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孫次托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牟。小國。○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衛地。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諸侯、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君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音支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所以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文逃歸不盟。

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脩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平声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惠王二十三年丁卯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曹伯昭伐鄭、圍新城。鄭新密也。○秋、楚人成圍許、僖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王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予楚人之救鄭也。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歸備君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圍非美事、而桓文之門實為王室討也。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歟。

惠王二十四年戊辰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欵，若管切。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甯母，魯地。母音無。○曹伯班卒。昭公，共公子，襄公立。○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惠王二十五年己巳崩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下士。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共。陳世子款、宣。盟于洮。曹地。鄭伯文。乞盟。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去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訃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而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成風也。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⑭、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雝禘太音泰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去聲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礿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救反。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于成風則舉大事于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未⑮、天王崩。

襄王元年庚午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音語。說音悅。桓公，子襄公茲父立。○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于葵丘。葵丘，齊地，在陳留縣東。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兼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

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⑯、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丑、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會、書美之大者也。○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係、誥修身齊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于易樹子、以妾爲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哉。聖人道大德宏、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⑰（獻公。子奚齊立。）○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⑱是天（里克弑其君卓、晉惠公夷吾立。）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聲並去）、雖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⑲天子宜臼、子伯服矣、而大戒殺其身⑳。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聲去）是懿德。此言天理根于人心、雖以私欲成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亦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者。

（襄王二年杜）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王畿也。蓋中國之狄。）溫子奔衛。○晉里克殺其君卓（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及其大夫荀息。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㉑驪姬將殺世子而難（乃旦反、下同。）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中子奚齊卓子也。）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于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携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于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于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于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死于試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張氏曰、里克因優施烏烏集枯之歌、欲中立以免難、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

重耳。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計。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弒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弒君之罪。○家世[23]曰、荀息既許獻公以死難、(許死奚齊之難。)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託孤之寄、以語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于其始、又爲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于不食其言者、以事君大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柳子厚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其苟免之惡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山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冬大雨(去聲)雪。

襄王三年壬申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浦悲切)鄭父。(里克之黨)○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參譏之也。○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歸寧可也、爲會而從夫于外、非歸寧之禮也。○汪氏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爾。魯頌稱聲姜爲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家氏曰、桓公之始伯、懷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爲首戮、蓋肅然知中國所以異于夷狄、實在于是。齊襄衛宣汙染之習、爲之一掃、庶乎古方仁乃之遺烈矣[24]。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爲陽穀與下之會、伯業其衰矣乎。○張氏曰、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啓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

秋八月、大雩。○楚人伐黃。

襄王四年癸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25]、君子閔之也。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滅[26]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牂(作郎反)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于禮爲合、于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音現)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師(去聲)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27]困于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28]、稱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春[29]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音舊)卒。

襄王五年甲戌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音洛)、其行(去聲)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其儀反)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

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蔡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于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蔡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衛地○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襄王六年乙亥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

蔡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没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冥没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体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公羊曰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夏六月季姬魯女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曾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鄫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山名晉地崩。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朞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于前書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公羊云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秋侵鄭。○冬蔡侯肸許乙切卒。穆侯午子莊公甲午立。

襄王七年丙子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盟于牡丘齊地與匡近。遂次于匡。衛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去声憑陵之罪著矣。徐

作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踰越險之難也今盡盟于牡丘[31]見諸侯救患之不恤矣遣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濟救未有不亲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楚人國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

劉氏曰杜云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中絕非也傳云止之豈絕之哉魯人為國諱醜雖斷止之之說以求掩其迹仲尼作經推例以知義因文以盡情主人習其讀而不知學者原其事而知之此類是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展氏之祖父夷謚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故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公羊曰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冬宋人襄伐曹共○楚人敗徐于婁林徐地○十有一月壬戌晉侯惠及秦伯穆戰于韓晉地獲晉侯

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為于僞反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益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襄王八年丁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公羊作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五歷反鳥名退飛過宋都

此宋異也何以書乎魯史亦見音現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变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变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下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嫁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于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情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邢侯、曹伯（共）于淮。（臨淮郡）

（襄王九年戊寅）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楚之與國、皐陶之後）○夏滅項。（國名、子爵）

聖人于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之諱。（于偽反）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于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32]（魯地）○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襄王十年己卯）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音獻、言彥切、齊地）齊師敗績。○狄救齊。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書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常山劉氏曰、諸侯伐喪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滅義夷狄之不若。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始書人）

狄稱人進之也。以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天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于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于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襄王十一年庚辰）十有九年[33]○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宣公）○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用之者叩其血以衈社也）○秋宋人圍曹。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成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其敗負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于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肇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冬、會鄭[34]人、穆 蔡人、莊 楚人、成 鄭人、文 盟于齊。孝

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于是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子見乎人、張[35]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去声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嬴姓、伯爵、伯翳之後。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秉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于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于酒、淫于色、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襄王十二年辛巳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于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音現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于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郜子姬姓國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曰、西宮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亦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左氏曰、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于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蒞之時、而常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

鄭人入滑。（音猾、姬姓國。）○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姬姓國）

（襄王十三年壬午）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襄）齊人、（孝）楚人（成）盟于鹿上。（齊地）○夏、大旱。

高氏曰、言大者、久且甚之辭。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夏與宣七年秋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會于盂。（宋地）執宋公以伐宋。

執宋公者、楚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于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聽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于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公羊曰、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冬、公伐邾。(37)○楚人使宜申（楚大夫）來獻捷。

經書獻捷者二、齊侯獻戎捷、書爵、書戎捷。楚稱獻捷、書人、不書宋捷、存中國而抑夷狄之義著矣。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奸先王之禮、況以蠻夷果詹中國而可受(38)其捷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史記作亳、宋地。）釋宋公。

（襄王十四年癸未）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其俱切、魯之附庸。）○夏、宋公、衛侯（文）、許男（僖）、滕子（宣）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文）戰于升陘。（音刑、魯地。）○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成）戰于泓。（水名）宋師敗績。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之于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于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忘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辭繁不殺、而宋公書及者、以深貶之也。

（襄王十五年甲申）二十有三年。○春、齊侯（孝）伐宋、圍緡。（音民、忙巾切、宋邑。）

宋襄公既敗于泓、荊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長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

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秋、楚人子玉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杜預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貶之也。○張氏曰、杞用夷禮而稱子、所謂中國諸侯而用夷禮、則夷之也。

襄王十六年乙酉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襄出居于鄭。

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氏㊴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籍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譏于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

襄王十七年丙戌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燬音毀滅邢。

衛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絶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絶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〻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會不及思、而遷怒于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荊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于滅夔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卒、子成公鄭立。○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僖公女也、為宋大夫蕩氏妻。○宋殺其大夫。

劉氏曰、文稱大夫、是有大夫矣。且君娶一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公羊之說非也。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春秋非孔子家牒、當為後世書法耳、何得擅諱其祖名哉。穀梁之說亦非也。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汪氏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書名、公子卬則書官、此及史七年不紀名氏、蓋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非義所繫也。

秋，楚人王子圍陳，納頓子國名于頓。

張氏曰：頓，姬姓國也，迫于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然後能納之。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夷狄行其義，夷依伏載正諸夏。⑩譏中國之無霸也。

莽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文、莒慶盟于洮。莒地

襄王十八年丁亥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莒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戶圭反，齊地。弗及。

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至酅是也。⑪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詞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成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則少陵長，又遷怒于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于義可乎？其責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楚同姓國。以夔子歸。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可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齊邑公至自伐齊。

襄王十九年戊子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孝公，弟昭公潘立。○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圍宋。成○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襄王二十年己丑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共晉侯伐衛。成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

公子買魯大夫戍衛，不卒戍，刺之。

孫氏曰：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徐聞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乃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殘骨肉，強悅強夷，書以著其惡。胡氏曰：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⑫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

已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子玉）戰于城濮（衛地），楚師敗績。荊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王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

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鄭地）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文公也），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于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亂。與其名存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穀梁傳曰：諱會天王也。張氏曰：聖人于易坤之六五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于勝楚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于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今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体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置，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㊸大書以示天下之大訓，而存人道之大倫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王氏箋義曰：晉侯戰勝，天子自往踐土勞之，復使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皆非禮也，故不書王子虎，唯以諸侯自盟為文。孫氏曰：惠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侯為侯伯，噫！孔子皆沒而不書，後世猶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眾矣。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朝天子于踐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塗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辨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乃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尊卑倒植，不可以訓，故但書公朝王所，而知天子在是矣。不書諸侯而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衛大夫）出奔晉。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怨，于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于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則稱以不稱復乎？春秋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于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

陳侯欵卒。（穆公子，共公朔立。）○秋，杞伯姬（莊公女）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陳子（共）、莒子、邾子、秦人（稱）于溫。（[illegible]）○天王（襄）狩于河陽。（即溫，晉地也。）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于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致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于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于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襄王二十一年庚寅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葛盧，介君名。○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子虎、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洛陽城內也。

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廬陵李氏曰：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敢盟世子周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誅心之法，則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群然聚于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約言，既非踐土子虎涖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

秋，大雨雹。雨，于付切；雹，蒲角切。○冬，介葛盧來。

襄王二十二年辛卯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許遠切。○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

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興師而圍鄭。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動。⑭氏曰：眾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何，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殽將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蕭，宋附庸國。○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襄王二十三年壬辰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本魯地。

公羊曰：取之曹也。復吾人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辭易亂。○高氏曰：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有不以道，其罪難知。聖人亦止名曰取，所以顯微也。○東嘉呂氏曰：取濟西田不繫曹，取汶陽田不係齊，則汶濟皆近魯之境，魯之故田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讙龜陰讙闡則言歸。言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卜郊，卜其日吉否也；非卜其郊可否也。

揚子曰：夫⑮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于僭，僭莫重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于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故書之乎，則歲事之常

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若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于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公羊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穀梁傳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三山林氏曰、三傳之說不過罪其屢卜之瀆、養牲之慢、求小禮而昧于大禮、不知聖人惡其非禮之大者也。

不從、乃免牲。○猶三望。⑯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巡守而望、因于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三者可以已之詞。○汪氏曰、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今魯三望、蓋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而河在魯北、秩天子之禮也。○公羊曰、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猶三、汪氏曰、猶三望、猶繹、譏其可以已而不知已、不當為而為者也。猶朝于廟、譏其不可已而不遂已、當為而不為者也。美惡不嫌同詞。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毋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于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衛地。

狄嘗追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⑰封之、而衛國志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于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責不見矣。

襄王二十四年癸巳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卒、穆公蘭立。○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
晉侯重耳卒。晉文公卒、子襄公驩立。
徐氏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樂。[48]告
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聞、則他國之史無
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
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汪氏曰、左傳所
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如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49]奔燕、
陳佗殺太子免、鄭弑昭公及太[50]子壓子儀、衛成公弑叔武、曹
公子負芻弑太子之類、皆當時不告于魯、魯史不書于策、故
春秋不得而書、非削之也。蓋左氏所據者、諸國之史、而夫子
筆削據魯國之史、宜其詳畧不同也。
襄王二十五年甲午。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姬姓。○齊侯使
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姜姓之戎。敗秦于殽。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
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
誓之言、止于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
于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惜過葬
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
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己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
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
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爲
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
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于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
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
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斯切、婁、邾地。○秋、公子[51]
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地名、太原陽邑之南有箕城。○冬十月、公
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
李梅實。
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
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
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
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
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盡
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
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
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
惡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晉人襄、鄭人穆、陳人共、伐許。僖

魯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

周襄王二十六年乙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于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群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紀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梓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于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爲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毛，國也。伯，爵也。）來錫公命。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褻冕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也。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玈（音盧）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求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求錫命。求錫命，非正也。」

晉侯（襄）伐衛。（成）○叔孫得臣（叔牙之孫）如京師。（謝王使毛伯來錫命）○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衛邑）○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俱倫切。商臣弑王而代立，是爲穆王。）

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于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而懲誡也。唐氏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于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弃在前，斧鉞加于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于爲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學塞其心，惑矣。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于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之名，誅死

之罪也。則世子弑而關此，必將僾（音愛）然長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乎春秋，必明乎子之義，不至于奔請佛旨而見戮矣。

公孫敖如齊。

（襄王二十七年丙申）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彭衙，秦地。）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汪氏曰：今考檀弓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鄭謂祔廟則當吉祭，若卒哭而遷廟，遍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穀梁言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晉世卿，姓陽氏。）盟。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諱晉不書及國不至，為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鄭地。）○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孫氏曰：不雨歷四時而總書，惡文公怠于國政，不恤旱災之甚。○汪氏曰：公羊謂不書旱，不雨之日長而無災，誤矣。[illegible]旱為災而不久，則書旱；旱為災而久，則書其月。不雨至其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音齎）僖公。

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群廟之主，食于大廟，升僖于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范氏曰：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子而喻。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襄王二十八年丁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成）、陳人（共）、衛人（成）、鄭人（穆）伐沈。（音審，汝南小國。）沈潰。

王氏曰：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伐沈始；會諸大夫救急，自救鄭始。春秋皆貶之人之，不與大夫之專政也。蓋舉兵伐人，使之畏服，所謂威也；救人使免于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有害于天下，大夫擅之則有害于國。聖人見微知著，故于此二役皆貶之，所以戒威福之不可下移也。

夏五月，王子虎（王朝大夫）卒。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

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illegible]音〕于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于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爲之稱、非理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公羊曰、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秦人伐晉。

汪氏曰、穆公自誓之言、追咎既往之失、而冀將來之善、不啻勇夫而貴良士、惡娼疾而思彥聖、期以保邦爲念、諄諄懇惻、誠可爲有天下國家者之法。則夫子取之以繼四代之書、而門人引之以釋大學平天下章、可謂善言矣。胡乃不踐其言、終用孟明、報服至再、必以勝晉而後已。故書取其言、而春秋責其事也。

秋、楚人圍江。〔江、近楚小國。〕○雨〔去聲〕螽于宋。

公羊曰、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汪氏曰、外異因來告而書。公羊曰、爲王者之後記異。穀梁以爲災甚、皆非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處音杵〕

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申出武關、齊以東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懾、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代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襄王二十九年戊戌〕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逆者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禪〔徒感反〕制未終、思念聚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志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逆禮而行、使國亂子弒。齊人不能鑒微知著、昧禮而往、使其女不免于魯、胥失于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汪氏曰、春秋一經書逆夫人惟此最略、既不書逆者名氏、又不書于齊、不稱夫人、不言氏、不書至、豈非聖人責文有喪通喪之禮而然歟。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

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書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務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于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詔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慮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慮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戴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于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爲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汪氏曰、朱子于綱目書尊帝母貴人爲太后、又或書立貴嬪某氏爲皇后、或曰立婕妤某氏爲皇后、或曰立[60]卑某氏爲后、蓋取法春秋譏成風之例。然春秋隱其辭、而綱目直斥不稱者、春秋乃本國之史、而綱目則筆削前代之史、故不同也。

襄王二十五年（己亥）○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榮采地、叔字也、周大夫。）歸含且賵。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于天下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敕而惇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61]、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不稱天以譏之也。○陳氏曰、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爲夫人也。孟子卒不赴于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也。○汪氏曰、王臣含賵、則是魯以成風之喪赴于京師矣。夫人之喪、猶不當赴于王、況妾母乎。王之賜以含賵[62]、其責已深、而魯之往赴、其罪亦不可揜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召采地、伯爵也、天子之卿。）來會葬。○成風也。○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鄀國名、在秦楚之界。）○秋、楚人滅六。（六小國、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僖公子、昭公錫我[63]。）

襄王三十一年庚子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季文子）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呼官反）卒。（襄公卒、明年子靈公夷皐立。）○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音杵、父音甫）。晉狐射（音亦）姑出奔狄。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民、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世戒也。

閏月不告(音谷)月猶朝(音潮)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告朔也。因月之盈而置閏。是主朔月而有閏也[64]。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候者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于朝。庶民服其事于野。則亦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于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爲也。故以定歲成歲者[65]庚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閏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界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善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襄王三十二年辛丑)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音劬。魯封內屬國)。遂城郚(音吾。魯邑)。○夏四月宋公王臣[66]卒(成公。昭公杵臼立)。○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力呈反。狐晉地)。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音戶。鄭地)。○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音利)盟。

(襄王三十三年壬寅)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子頃王立)。○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本作橫。雍於用切)。○乙酉。公子遂會雒(音洛)戎(諸戎居洛水之間故曰雒戎)盟于暴(鄭地。與鄭邑相近)。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費乎。[67]曰。春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自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亦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于神州陸沈。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爲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音傲)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朱子曰。文定只說他從己氏之過。○張氏曰。國君爲天子新喪。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命而徒返。已爲不敬之罪。況懷喪[68]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再奔。魯之無政刑也。○汪氏曰。豈惟無王。實以無君。文公既不加窮命之譴于敖。又不遣他卿如京師。況天王之喪赴告及魯已三越月。仲遂盟戎。近在都之側者。聞皆[69]不知。徐徐遣敖。方共竄事。又不至而亟還。以喪考妣之戚而恝然忘情。不趨秦越。亦不思僖公母子之喪。王臣將命者至再而至三也。經書乙酉公子遂會雒戎。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非獨著敖之罪。舉魯國君臣之罪皆不逃聖筆之誅矣。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公子卯)。宋司城(蕩意諸)來奔。

(頃王元年癸卯)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夫人姜氏(齊昭公女)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

穀戶木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襄公子、文公壽立。○九月癸酉、地震。

任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爲體、以順爲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于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于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言[70]于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忠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劉氏曰、中國夷狄、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君四海、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謂之夷狄可也。楚成以力爲強、執宋襄公、戮滕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得以其爵通。今使椒來聘、常事耳、自卑貶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得編于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爲貴、力爲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襚音遂

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並襚也、亦猶乎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成風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襚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爲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誡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頃王二年甲辰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文仲。○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子西。○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周卿士盟于女栗。地名。○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音麥、地名。

頃王三年乙巳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71]音君、小國、近楚、在均州鄖鄉縣。○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宋地。○秋、曹伯文來朝。○公子遂如宋。聘○狄侵齊。昭○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音咸、魯地。

公羊曰、狄者何。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曰何。大之也。其地何。大

之也。穀梁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詞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高氏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與狄之抗中國也。狄敗不曰師，賤之也。

頃王四年丙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太子朱儒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文公女，許嫁杞，杞爲絶昏。○夏，楚人圍巢。吳楚間小國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康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魯邊邑之二邑近于莒。

頃王五年丁未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邾子蘧蒢卒。音除　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魯公廟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託合切，地名。○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音匪，又夫郎切。

頃王六年戊申崩，子班嗣位，是爲匡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子舍立。○六月，公會宋公、昭　陳侯、衛侯、成　鄭伯、穆　許男、昭　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妖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弑之後，齊、晉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公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汪氏曰：春秋書孛者三，此年入北斗，而兆宋、齊、晉之弑；昭十七年，孛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孛于東方，而吳將爲越所滅。始而應在伯國，繼而應在王室，終而應在蠻夷，吳楚亦不能霸矣。天變愈甚，而世變愈極，春秋蓋傷之也。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側其切　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弑舍自立，是爲懿公。○宋子哀來奔。高哀

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陸氏曰：奔者皆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食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之。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周卿士○齊人執子叔姬。昏女，齊君舍之母。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者，商人所爲，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弒君之罪已顯，而齊人容縱之惡未彰。商人驟施去声于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于朝，誰敢致難去声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周匡王元年己酉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即華耦，爲華督曾孫，故稱華孫。[73]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父親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爲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赦者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汪氏曰：或謂敖廢君命，不當錄其卒，又不當受其喪。今按：敖實魯國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而惠叔哀毀以請，懇切之至，遂許以歸。然聖人紀之于春秋，一以閔其子之孝，一以著三桓漸强之由，雖有罪而後赦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告齊人侵西鄙，告于晉也。○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76]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音孚

匡王二年庚戌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地齊侯不及盟。[77]○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君後復視朔者，必于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于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78]盟于郪。音西，亦音妻。齊地，或作犀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僖公夫人，文公母也。薨。○毀泉臺。[79]即郎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東南小國○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昭公，襄公孫。文公鮑立。

匡王三年辛亥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文公母○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匡王四年壬子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非路寢，不正也。日臺下，非正也。○秦伯罃卒。音鶯康公，穆公子。○夏五月戊午，齊人弒其君商人。懿公弒兄，惠公元立。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夫[81]者實弒懿公。然則于法宜書曰盜，而特繫其詞以爲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于惡，必有利其所爲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爲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弒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爲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皆爲僞歔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于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靦面以爲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爲而不能救。故于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弒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爲賊，北面稱臣而歸之者三年。以爲賊則不當事，以爲君則不可弒。今三年事之，一旦弒之，亂作于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弒其君也。○汪氏曰：此季存[82]孝之叛其養父而歸朝廷，君子不予以從義；豫讓之不肯委質爲臣而報讎者，所以見稱于史策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illegible][83]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有[84]

子赤卒。○夫人姜氏齊女歸于齊。

書夫人，則知其正。以氏係姓，以姓係號，與妾媵不同，故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絶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非見矣。○家世[85]曰：齊人弑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于齊。弑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頹頽，伯政廢弛，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聖人書此，重爲慨嘆矣。○汪氏曰：文公已葬，而夫人出，則知嗣子之後[86]于弑而不容于魯也。文姜、哀姜預聞弑君，皆書曰孫；出姜書號、書姓、書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爲無罪矣。此聖人屬辭之深切著明，欲人有考于是，而知子惡之所以弑與公子接之所以立也。

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魯宣公名倭，又作委，一名接。文公子，母敬嬴，文公妾也。

匡王五年，癸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于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辭[87]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隱者姜毋當國用事，為後世鑒[88]者也。既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實，則精義隱矣。公傳曰：稱婦何？有姑之詞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左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焉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豈若是等矣。○高氏曰：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于會。蓋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恤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誤國之罪，皆可以逃矣。○家氏曰：季友受託孤之寄，酖叔牙，弒[89]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以再安。行父其孫也，乃為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毋，今又為之再使納賂請會，有忝[90]厥祖多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地。○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惠取濟西田。魯故地，僖公取之曹者。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也。○張氏曰：桓宣篡立，求援于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祭，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假曰取，蔽罪鄭齊，誅其貪利而成亂也。

秋，邾子定來朝。○楚子莊、鄭人穆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晉叛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拯民于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棐林，鄭地。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小國，在京兆鄠縣甘亭。○晉人、宋人伐鄭。

匡王六年甲寅崩。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靈公弒，成公黑臀立。

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于盾，其斷斷，都亂反，下同。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書是[91]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革其義[92]，去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臨于君，見弒不于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

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後雖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爭終。不然、是盾偽出而潛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憯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之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爲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說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郤趙欒郤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朱子曰、左氏見識甚卑、云孔子曰、惜哉、越竟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討。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爲之解免耶。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周定王元年乙卯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音亦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爲泰山者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

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渾戶門反。允姓之戎、在秦晉西北、後爲秦晉遷于伊川、遂從戎號。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其去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唐叔子孫別在狄者、謂之赤狄。白狄在洛州之地。○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穆公。○葬鄭穆公。公夷立。

定王二年丙辰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音談。已姓國。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共公卒、桓公立。○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靈公。襄公堅立。

首誅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公子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爲首惡、何也。曰、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發、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操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己、猶犬馬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討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爲後世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

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注）伐鄭。（襄）

（定王三年丁巳）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齊大夫）來逆子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定王四年戊午）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定王五年己未）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東方小國）。○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至、即師行之危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于黑壤（晉地、一名黃父）。

（定王六年庚申）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齊地）乃復。○辛巳、有事于大（音泰）廟、仲遂卒于垂（齊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音育、上聲）。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爾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94]大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穀梁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張氏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殺嫡宣公、以其私於己而愛之、生殤之氏。今出使擅返、不正其罪、其喜樂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故行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戾如此。詳觀書法、見聖人格心之道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95]（宣公母）。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啖氏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罪、所謂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

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音了、二國名）。

象山陸氏曰、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盛

強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施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黄、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象山陸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歷象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爲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況日月之眚見于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于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爲君，爲父，爲夫，爲中國，日有食之，斯爲變矣。食至于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謚）○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其于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乃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涂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爲雨備，何也。且公庭之于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爲之備，是偷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雨葬，古人之所戒，而果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高郵孫氏曰：孔子葬母，雨壞其墓，門人修之，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蓋雨則常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不克葬，蓋譏之也。○汪氏曰：穀梁譏不克葬，而左氏亦爲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于此者，有謂雨而無害于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驟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爲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爲失。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春秋之書，將以垂法于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城平陽。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定王七年辛酉。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從齊之小國。○秋，取根牟。東夷國。○八月，滕子卒。昭公卒、文公立。○九月，晉侯、宋公文、衛侯成、鄭伯襄、曹伯文，會于扈。鄭地。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成公卒，子景公孺立。○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卒，子穆公遬立。○宋人文圍滕。○楚子莊伐鄭，晉

師師救鄭。[97]○陳殺其大夫洩音泄冶。冶音也。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洩冶無罪而書名、徇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所謂義係于名而書其名者也。又曰、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齊叔肸之後乎。故仕于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棄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茅堂胡氏曰、直諫而死、傷于勇矣。故書名以示貶。春秋書殺大夫、不特罪諸侯之專殺、見殺者與有貶焉。君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如宋子哀、[98]徵見宋亂而去、聖人取其見幾、所以書字。自非有撥亂之全才、安可蹈危亂之朝、輕生易死而不自愛乎。○家語、子曰、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固必以死爭之。洩冶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于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可謂狷矣。○劉氏曰、陳侯之淫、舉國皆惡之、不獨洩冶知之。然則非能知君臣[99]之爲賢、以能止君淫之爲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爲智、以能去國亂之爲智也。○汪氏曰、洩冶之失、在于不能早諫、以禁止其君之惡。然其捐生盡言、未可深責。苟皆爲避禍之計、則忠言不入于耳、淫危之君無所不至、其禍有不可勝言矣。

定王八年壬戌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汪氏曰、齊人歸地者三、鄆、讙、龜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強暴、齊景心服而歸之、書曰來歸。來歸者、美辭也。讙及闡、以哀公悔過還善、歸邾子益于邾、故齊悼歸讙闡二邑、故書曰歸。歸者順辭也。推此濟西之田、宣公以賂齊、齊惠喜于媚己而歸其田于魯、一出于相與之私、故書歸我。歸我者、私己之謂也。不惟異于聖人之行王道、其化哀公之改過、亦不可同日語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惠公。子頃公立。○齊崔氏齊大夫崔杼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靈公。子成公午立。

洩冶所爲不憚斧鉞、盡言于其君者、正謂陳靈公君臣通于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視、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定王。使王季子即劉康公。來聘。○公孫歸父伐邾、取繹。繹音亦。邾邑。○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頃公。使國佐即國武子。來聘。○饑。

張氏曰、王政以民食爲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二百餘年、水旱螽螟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

若宣公[100]螟于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豕山陸氏曰蔵之飢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寶孰重于此春秋書飢蓋恭半于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楚子（并）伐鄭。

（定王九年癸亥）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并）陳侯（嬀）鄭伯（姬）盟于辰陵（陳地）。○（莊討少西氏之逆所謂礼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才端切）函（有戾狄地）。○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于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于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于為利跖之徒矣為善為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髙氏曰徵舒弑君今已踰年國人不能討天子方伯不能誅反致夷狄入中國而殺之彼夷狄尚知弑君者之當殺則中國如之何不能殺之耶聖人書此傷中國之不自正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于朝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辭楚託于討賊復歸以自䏐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饜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二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猶諸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謝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張氏曰聖人于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着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論非聖人曷能修之也。

（定王十年甲子）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并）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音必鄭地）晉師敗績。○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宋附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衛地）。○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定王十一年乙丑）十有三年○春齊師（并）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定王十二年丙寅）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文公子宣公盧立）。○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定王十三年丁卯）十有五年○春公[illegible][101]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興師書諱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于乘之國謀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于經也。(102)此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夏五月，宋人(文)及楚人(平)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音路)氏，以潞子嬰兒(音而)歸。○(103)秦人(桓)伐晉。○王札(切則八)子(王臣，乃王子札也。)殺召(音邵)伯、毛伯。

茅堂胡氏曰：讀經當看大意，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挾王命專殺耳。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杞邑)。○初稅畝。

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耡，耡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蝝(音緣，又音院。螽之子也。)生。

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逆遇大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定王十四年戊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本成王所定名也。)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于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務，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左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雪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所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

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匡王十五年己巳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卒、靈公立。○丁未、蔡侯申卒。文公卒、子景侯固立。○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景公。衛侯、穆公。曹伯、宣公。邾子、定公。同盟于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其表之也。

定王十六年庚午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旅卒。莊王卒、子共王立。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迹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魯地也。遂奔齊。

魯成公名黑肱、宣公子。

定王十七年辛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冱寒而常燠應之。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而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于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乎微之意也。每慎乎微、然後王事備矣。○李氏曰、經書無冰三、惟此書在二月之上、則二月也。杜氏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為備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其曰作者、不宜作也。穀梁曰、作、為也。丘為甲也。○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

禁之。番易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率加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 ○秋王師敗績於茅戎。茅音毛、戎種。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散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之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忽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於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定王十八年壬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於斷、音短而後怨隙成、再盟於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地 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鞌音安 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齊地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子、共公固立。○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子、定公立。○取汶陽田。汶音問、魯地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魯地

按左氏、魯衛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於蜀。

定王十九年癸酉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宣宮也。

高氏曰、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弒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日之。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音墻、咎音羔、赤狄別種。○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

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之者、此類是也。○何氏曰、惡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覆相疑也。徐氏曰、春秋之義、舉重略輕。若來盟則不言聘、而言盟。今言聘言盟、嫌其生事也。

鄭伐許。

(定王二十年甲戌)四年○春、宋公(共)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襄公。卒、悼公費立。)杞伯(桓)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音運。魯西邑。)○鄭伯(悼)伐許。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定王二十一年乙亥崩)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魯僖公次女)來歸。○仲孫蔑(即孟獻子)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齊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韓國山也。)崩。

范氏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家氏曰、穀梁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爲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爲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續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於君、失懼災之意矣。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其文應變何足言哉。是固天下之異、而皆見於晉者、周自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臣貪坐隳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者晉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實爲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子簡王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悼)、曹伯(宣)、邾子(定)、杞伯(桓)同盟於蟲牢。(鄭地。)

(簡王元年丙子)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105]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武公(伯禽玄孫)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鄟。(音專。附庸國。)

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傳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毫釐之差、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

然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敘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則人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定來朝。○公孫嬰齊叔肸子如晉。○壬申，鄭伯費音秘卒。悼公子，成公倫立。○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罪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

簡王二年丁丑七年。○春王正月，鼷音奚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則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范氏曰：有司展祭牛而即知傷，是展祭之道盡矣，不能防災禦患，以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改卜牛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耳，非有司之過也。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

吳伐郯。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泰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景公、齊侯頃公、宋公共公、衛侯定公、曹伯宣公、莒子朱、邾子定公、杞伯桓公救鄭。八月戊辰，同盟於馬陵。衛地○公至自會。○吳入州來。楚邑○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簡王三年戊寅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魯田歸之於齊。○晉欒洛官切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古活切○秋七月，天子使召音邵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蘇協切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來媵。又音剩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

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国來媵、非礼也。夫以礼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乱。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国、以明逾制、為後戒也。○家氏曰、諸国之來媵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於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媵。蓋伯姬有賢行、諸国慕之、雖齊晉之大、忘其勢而樂以其女為媵。聖人備書、抑亦譏其過制也。

簡王四年己卯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汪氏曰、宋襄公母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其母思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廟絕、不可復反。是以啖氏謂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然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悉無貶辭、則知叔姬蓋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祔廟、與宋襄母不同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於蒲。衛地。○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国爭媵、信其無忌妬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子靈公環立。○晉人執鄭伯。成○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莒之別邑。○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郭之內、宮之外、曰中城。

簡王五年庚辰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景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

劉氏曰、左氏謂晉人生立太子州蒲以為君。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晉、書其名乃可明爾。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信經足矣。汪氏曰、廢立之際、聖人所諱。王猛已稱王、而其卒書子。昭公喪已至自乾侯、而定公始書即位。所謂一年不二君也。豈以一國二君、而聖人無貶乎。或謂春秋因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之左傳而為是說也。

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乃侯切卒。景公卒、太子州蒲五月先立以伐鄭。○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簡王六年辛巳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犫（尺由切）來聘。己丑及郤犫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簡王七年壬午　十有二年○春周公（天子二公）出奔晉。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蓋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為王、以有其天下也。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是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為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為三公而自絕於王、是不能有三公之位、雖止奔晉、猶若出於四海之外也。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春秋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

夏公會晉侯（厲）衛侯（定）於瑣澤。（地名）○秋晉人敗狄於交剛。（狄地）○冬十月

簡王八年癸未　十有三年○春晉侯（厲）使郤錡（魚綺切）來乞師。

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昔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劉氏曰、公子遂如齊乞師、此內接外之詞也。晉郤錡來乞師、此外接內之詞也。內外同詞者、以其為重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定）滕人（文）伐秦。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於方嶽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曹伯盧卒於師。（宣公子、成公負芻立。）○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簡王九年甲申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即渠丘公。卒、犂比公密州立。）○夏衛孫林父自晉歸於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

師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定公子、獻公衎立。)○秦伯卒。(桓公子、景公立。)

(簡王十年乙酉)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国佐、(靈)邾人(定)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子、平公立。)○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即蕩山)魚石(公子目夷曾孫)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秋音)、邾人會吳於鍾離。(楚邑)○許遷於葉。(音攝、近楚之邑、即南陽葉縣。)

(簡王十一年丙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成公原立。)○鄭公子喜(子罕)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音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厲)及楚子(共)、鄭伯(成)戰於鄢陵。(鄭地)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厲)、齊侯(靈)、衛侯(獻)、宋華元、(平)邾人(定)于沙隨、(宋地)不見公。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大惡、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己而與强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書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去声)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内難、(乃旦反)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音佩)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於證反)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恥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怯强而不見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武公)、晉侯、齊國佐、(靈)邾人伐鄭。○曹伯(成)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苕(音條)丘。(晉地)○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

楚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簡王十二年丁亥）○春，衛（獻）北宮括帥師侵鄭。（成）○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西地）○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力之切，脤示軫切，地名。）○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音矍）且（音徂）卒。（亢公卒，宣公輕。）○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楚人滅舒庸。（東夷偃姓之國）

十有八年。（簡王十三年戊子）○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厲公。悼公周立。）

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霈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濶畧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王氏曰：經不罪欒書、中行偃而稱國以弒者，以厲公之惡有以取之。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知此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臨川吳氏曰：厲公之無道，剛暴不仁，徧得罪於一國。欒書、中行偃執公而殺其輔君為惡之嬖臣，蓋將以匡晉國，而未有弒君之心也。程滑因國人之所共怒而弒公，蓋非書、偃之專謀也，故書國弒。曰：二卿執公可乎。曰：孟子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欒書當國之卿，厲公既誅三卿矣，不可諫也，必將大亂晉國。坐視社稷之隕，則亦何以為國卿乎。故將廢置而更立焉。國人遽弒其君，聖人不以首惡加二子，非縱之也，蓋辨是非、定邪正，以示萬世。左氏使程滑之言，非經意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共）、鄭伯（成）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宋邑）○公至自晉。晉侯（悼）使士匄（音蓋）來聘。○秋，杞伯（桓）來朝。○八月，邾子（宣）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音房）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下反，宋地。）○丁未，葬我君成公。

孔聖全書上卷卷之八終

校記

①「而殺之」二句涉下而衍，當删，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卷一一。
②故：疑當作「何」。
③婦：當作「歸」，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一。
④氏：當作「弑」，見張洽《張氏春秋集注》卷四。
⑤持：當作「特書」，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一。
⑥也：當作「邑」。
⑦葛爲美之：當作「曷爲善之」。
⑧號：當作「虢」。
⑨僖：當作「喜」。
⑩青：當作「責」。
⑪「予」下脱「一」字。
⑫「目」下脱一「晋」字。
⑬道：當作「逆」。
⑭朱子王戚：當作「朱干玉戚」。
⑮下「未」字衍。
⑯「之」下闕「義」字。
⑰進：當作「晋」。
⑱天：當作「年」。
⑲天子：當作「太子」。
⑳大戒：當作「犬戎」。
㉑甲生之傳：當作「申生之傳」。
㉒試：當作「弑」。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一。
㉓家世：當作「家氏」。
㉔方仁乃：當作「方伯」。以上二條見胡廣《春秋大全》卷一三。
㉕君：當作「故」，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一。
㉖滅：當作「例」。
㉗因：當作「困」。
㉘祠：當作「詞」。
㉙春：當作「冬」。

㉚漕：當作「曹」。

㉛立：當作「丘」。

㉜下：當作「卞」。

㉝「二」字當作小字，在上「十」字之下。

㉞鄭：當作「陳」。

㉟於見乎人張：當作「於是乎大張」。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二。

㊱夫：當作「大」。

㊲犕：當作「邾」。

㊳愛：當作「受」。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四。

㊴氏：當作「以」，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二。

㊵關：當作「閔」。

㊶「齊」下闕「師」字。

㊷强：當作「苟」。

㊸大：當作「不」。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五。

㊹曰：當作「動」。

㊺夫：當作「天」。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三。

㊻「猶三望」緊接上文，不當用圓圈隔斷。

㊼秋：當作「狄」。

㊽告：當作「若」。

㊾免：當作「克」。

㊿「太」字衍。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六。

51狄：當作「秋」，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三。

52姪：當作「経」。

53有：當作「月」。

54臣：當作「成」。

55濟：當作「躋」。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四。

56忠：當作「患」，見《春秋大全》卷一七。

57以上二句，「以東」下脱「兵」字，「兵方城」當作「軍方城」。

58代：當作「伐」。

59聚：當作「娶」。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四。

⑥⓪卑：當作「婢」。

⑥①大夫：當作「夫人」。

⑥②貪：當作「含」。

⑥③湯哉：當作「錫我」。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七。

⑥④以上二句，「潤」當作「閏」，「丹」當作「乎」。

⑥⑤庚：當作「唐」。

⑥⑥王已：當作「王臣」。

⑥⑦春：當作「聖」。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四。

⑥⑧喪：當作「桑」。

⑥⑨下「在」字當作「王」，「者」當作「若」。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七。

⑦⓪言：當作「嚴」。

⑦①麋：當作「糜」。

⑦②伐：當作「代」。

⑦③「爲華督」句：當作「爲華督孫，胥稱華孫」。

⑦④事干：當作「書於」。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五。

⑦⑤傲：當作「敖」，見《春秋大全》卷一八。

⑦⑥二：當作「人」。

⑦⑦「及」上脱「弗」字。

⑦⑧月：當作「齊」。

⑦⑨即書臺：當作「即郎臺」。

⑧⓪綃：當作「納」。

⑧①夫：當作「人」。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五。

⑧②季：當作「李」。

⑧③「遂」上脱「秋、公子」三字。

⑧④有：當作「月」。

⑧⑤世：當作「氏」。

⑧⑥役：當作「没」。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八。

⑧⑦嗣：當作「詞」。

⑧⑧覽：當作「鑒」。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六。

⑧⑨弑：當作「戮」。

⑨⓪天：當作「忝」。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一九。

㉑書是：當作「是書」。

㉒去：當作「云」。

㉓之：當作「昭」。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六。

㉔大：當作「犬」。

㉕甍：當作「薨」。以上見《春秋胡氏傳》卷一七。

㉖亦：當作「以」。

㉗「師師」上缺「郤缺」二字。

㉘徵：當作「微」。

㉙臣：當作「淫」。

⑩蜞：當作「熕」。以上見《春秋大全》卷二〇。

⑩「父」上闕「孫婦」二字。

⑩此：當作「比」。

⑩奏：當作「秦」。

⑩使：當作「侯」。

⑩三月：當作「二月」。

孔聖大全書春秋列傳大全上卷之九

魯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

（簡王十四年己丑崩）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叔①茂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犂比）邾人、滕人、（成）薛人圍宋彭城。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啓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宋守聖人所地。）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食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茂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子靈王立。）○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匹妙切）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周靈王元年庚寅）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襄公適母）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古困切）卒。（成公，子僖公髡頑立。）○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叔②茂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茂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鄭地）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城皋、今為汜水縣。巖險聞于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乘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靈王二年辛卯）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壽夢）○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勅居切，晉地。）○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僖）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衛地）○陳侯（成）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靈王三年壬辰）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成公，子哀公弱立。）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襄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

故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遺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以音似 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來圍頓。

靈王四年癸巳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何氏曰：巫者，鄫前夫人襃公毋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甥。出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廬陵李氏曰：此條爲春秋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吳地○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成 薛伯、齊世子光③、吳人、鄫人于戚。衛地也

汪氏曰：經書會吳者九，惟此書人，餘皆稱國，至黃池而書子。蓋以國稱者，夷狄之常也；此書人者，予其慕義之善；黃池書子，紀其主會之亢也。

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靈王五年甲午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卒，子孝公匄立。○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成來朝。○莒人滅鄫。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爲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宿，乃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音來，姜姓，子爵國，于東萊。

靈王六年乙未 七年。○春，郯子少皞氏之後。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宣來朝。○城費。音秘，魯邑。

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④，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媢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

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氷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廬陵李氏曰：費，魯強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爲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强，南蒯繼爲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南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叔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獻)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地，音委，又音爲。)○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七報切，鄭地。)

按鄭僖公，三傳(式志反)皆以爲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瘧(魚略反)疾赴也。公羊則曰爲(于僞反)中國諱也。穀梁子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可以僞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駟弒而書卒，三傳以爲爲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既絕而自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於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illegible]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爲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爲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弒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於境內，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弒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哀)逃歸。

(靈王七年丙申)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illegible])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illegible])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故邢國。)○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靈王八年丁酉)九年。○春，宋災。(火也。)

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劉氏曰穀梁云故宋也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廬陵李氏曰公羊以爲爲王之後記災也穀梁以爲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左氏以爲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

夏季孫⑤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成公妨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簡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音羲鄭地。

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伯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輙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共伐鄭。

靈王九年戊戌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音査楚地⑥○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音福又音逼陽妘姓國即彭城傅陽縣此呉言往來之道○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音妃公子發公孫輒陸淳曰春秋書盜四始於此。

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爲司馬輙爲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爲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閑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鑑也汪氏曰其上者如孔子相定公會夾谷⑦一言而卻萊夷之兵免魯君於難其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侯乃還又其次如藺相如從趙王會秦王於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此皆談笑而卻敵國之兵者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靈王十年己亥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

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富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析三軍以爲三而三家各有其一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音博)城(鄭地)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鄭地)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小信不足恃也)而晉悼公推至誠⑧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堠也)侯(望也)禁侵掠遣叔肸告於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廬陵李氏曰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春秋之文也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伯有公孫輒之子也)○冬秦人伐鄭

(靈王十一年庚子)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音胎魯邑今費縣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壽夢子諸樊立)○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靈王十二年辛丑)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音詩小國今亢父有邿亭)○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子康王昭立)○冬城防(臧氏邑)

(靈王十三年壬寅)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靈)宋人(平)衛人(獻)鄭(簡)公孫蠆(丑邁切)曹人(成)莒人(犁比)邾人(宣)滕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獻公出衛人立公孫剽)

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以聖

人易爲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爲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殤公剽）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孫林父邑）

（靈王十四年癸卯）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⑨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魯地）劉夏（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大夫，官師也，非卿。）逆王后于齊。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儀。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音善）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不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十三王，書逆王后者三，非禮則書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公救郕，（魯地）至遇。（魯地）○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子平公彪立。）

（靈王十五年甲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古闃切）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声伯子）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氏曰，齊侯圍成，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張氏曰，先事之無備，故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靈王十六年乙巳）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音坑）卒。（宣公卒、悼公華立。）○宋人伐陳。○夏，衛石買（石稷子）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魯地）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臧紇邑）○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靈王十七年丙午）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平）、宋公、衛侯（殤）、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民也）肆其暴橫，數伐鄰國，槪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圖之也。孟子曰，國必自伐，而

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瑗之謂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於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靈王十八年丁未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齊邑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音郭 上承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入泗水。○季孫宿如晉。○葬成公⑩。○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靈王辛丁，莊公光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衛地

○城武城。魯邑

靈王十九年戊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莒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市然切 衛地

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後，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令復繼好息民。○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靈王二十年己酉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音七 邾邑。閭丘邑邾邑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書夏⑪，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如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判史悉怛謀請降，牛僧孺謂不可受，詔以城歸吐蕃。司馬公曰：荀吳圍鼓，鼓人以城叛，弗許。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⑫。○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石氏曰：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不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高氏曰：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五年及二十四年頻食，古今術者不能考知，故月食雖天數之常，聖人必以為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自怠也。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偉于商任。音壬、地名。

靈王二十一年庚戌二十有二年〇春王正月、公至自會。〇夏四月。〇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叔齊子也。〇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于沙隨。宋地〇公至自會。〇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即子南也。

靈王二十二年辛亥二十有三年〇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〇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孝公。公卒、弟文公姑容立。〇夏邾畀我來奔。〇葬杞孝公。〇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〇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〇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烏酷切、晉邑。〇秋、齊侯伐衛、遂伐晉。〇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音俞、晉地。〇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〇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〇晉人殺欒盈。

廬陵李氏曰、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辭也。

齊侯襲莒。

靈王二十三年壬子二十有四年〇春、叔孫豹如晉。〇仲孫羯房竭切帥師侵齊。〇夏、楚子伐吳。〇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〇齊崔杼帥師伐莒。〇大水。〇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〇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〇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許男悼伐鄭。〇公至自會。〇陳鍼其廉切宜咎陳大夫、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出奔楚。〇叔孫豹如京師。〇大饑。

穀梁曰、一谷不升謂之嗛、二谷不升謂之饑、三谷不升謂之饉、四谷不升謂之康、五谷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卽大饑也。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沴音淚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〇汪氏曰、春秋書大有年、大饑各一、大有年者、異天道之反常。大饑者、著人事之不能處變也。書大旱者二、大水者八、水旱非大不書。

靈王二十四年癸丑二十有五年〇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〇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王。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其其私暱任此宜矣。雖

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卹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于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師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平聲丘。齊地。○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居求切。偃姓子爵國。○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吳楚間小國。諸樊卒，弟餘祭立。

巢南國也，是時巢服屬于楚。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入[13]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也，責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也，責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汪氏曰：春秋書遏門于巢卒，兩譏之也。

靈王二十五年甲寅。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匹妙反。殤公。弒、獻公復歸衛。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絶。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音悅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弒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殺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私意耶。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張氏曰：漢去古未遠，儒者猶明於春秋之義。霍光立昌邑王而事之矣，及其廢之也，委曲安全，曰無使我負殺主名於天下。蓋當時明經大儒共定策者為之深思，光不能及此也。劉氏曰：穀梁云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滅之，亦為不正乎。言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14]吳來聘。荀偃之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近戚地。○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何切。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高氏曰：晉獻公惑孋姬之譖而殺申生、

宋平公聽伊戾之言而殺子痤，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以二君猶爾，晉宋不足道也。自古讒人之爲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靈公卒，子悼公立。○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靈王二十六年乙卯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音專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靈王二十七年丙辰崩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羯即孟孝伯。○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崩，景王立。○乙未，楚子昭卒。康王卒，弟郟敖立。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發慝之非禮也。

周景王元年丁巳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又云：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戍不遑顛咫尺食坐見於羹墻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董子繁露曰：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獻公卒，子襄公惡立。○閽音昏弒吳子餘祭。音債。餘祭卒，弟餘昧立。

穀梁子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爲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公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閒

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絶而自見矣。穀梁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至也。汪氏曰、齊桓恤杞而城緣陵、雖僭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則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晉平治杞而城之、以大夫合天下之衆而修其私親之城郭、初非救災恤患之舉、心既私、而事亦悖矣。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

晉侯使士鞅於兩切、即范獻子。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簒其君者有之、子簒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簒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繼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荊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爲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爲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

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違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高厚子也）出奔北燕。（姬姓之國、召公奭之後。）○冬、仲孫羯如晉。

（景王二年戊午）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于委反 罷音皮）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景公弑、靈公般立。）○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音茂）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爲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邪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諡、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平）齊人、（景）宋人、（平）衛人、（襄）鄭人、（簡）曹人、（武）莒人、（犂比）邾人、（悼）滕人、薛人、杞人、（文）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過剌天下之諸侯也。曾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過剌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得卿大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能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絶、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於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首哉。以爲末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

矣。是故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督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别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説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景王三年己未 三十有一年〇春王正月。〇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〇秋九月癸巳、子野卒。〇己亥、仲孫羯居竭反卒。〇冬十月、滕子來會葬。〇癸酉、葬我君襄公。〇十有一月、莒人殺其君密州。此犂公、弑子展輿立。

魯昭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襄公妾也。夫人孟子。

景王四年庚申 元年〇春王正月、公即位。〇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音韶、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鄭地〇三月、取鄆。音運、莒邑〇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左氏、秦后子鍼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遂入奔晉。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夫后子出奔、其父過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之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illegible]愛、妾猶没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稱公子、而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悼公、莊公子。穿立。〇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音泰、晉地。〇秋、莒去上聲疾自齊入于莒。〇莒展輿出奔吳。〇叔弓帥師疆鄆田。〇葬邾悼公。〇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音君卒。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爲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盟、緜蒲爲宮、設服離陳也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爲承僞、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左氏曰襄二十一年孔子生、是年十二歲。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爲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君書弑、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爲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郟敖實弑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又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亦不傷乎。若革其僞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illegible]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縱横而不能遏也。是

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茅堂胡氏曰：見弒之君有書殺者，弒君之人有書盜者、有書人者、有書國者、有書其名氏者、有略而不書者。此聖人之精意也。若槩以一法書之，而不當於義，則夫人而能爲春秋矣。圍弒郟敖而不書，其以中之會乎。明此義，其可與權矣。雖承其僞赴（楚以瘧疾赴，故曰僞赴。）而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之會不殊淮夷，又書執齊慶封殺之，楚虔弒君之罪亦著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景王五年辛酉）二年〇春，晉侯使韓起來聘。〇夏，叔弓（叔老子）如晉。〇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〇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還（音旋）季孫宿，遂致服焉。夫舉動，人君之大節，賢者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經書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如晉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illegible]惡亦可見矣。

（景王六年壬戌）三年〇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成公卒，子悼公寧立。）〇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〇秋，小邾子來朝。〇八月，大雩。〇冬，大雨（去聲）雹。〇北燕伯款出奔齊。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匠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賊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景王七年癸亥）四年〇春王正月，大雨（去聲）雹。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遇大雨雹。

夏、楚子(靈)、蔡侯(靈)、陳侯、鄭伯(簡)、許男(悼)、徐子、滕子(悼)、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穆)宋世子(平)佐、淮夷會于申。(楚縣)○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穀梁曰、靈王使王⑰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國貴於賤⑱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罪⑲不服、其斯之謂與。

遂滅賴。(小國、公穀作厲)○九月、取鄫。(莒邑)○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景王八年甲子)五年○春王正月、舍(音捨)中軍。

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家氏曰、前作三軍者、非公作也、三家作也。此言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國人晉⑳屬於三家、公室其貧乎。

楚殺其大夫居(居勿反)甲㉑。○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茲莒邑)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扶粉反)泉。(魯地)○秦伯卒。(景公卒、子哀公立)○冬、楚子、蔡侯、陳侯、(哀)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絶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愼絶人、亦春秋之意也。

(景王九年乙丑)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平公立)○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絶。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暌。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

信橆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音慈）以亡唐、而不知鑒覆（音服）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楚遠罷（音皮）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景王十年丙寅）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子靈公元立。）○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文子之子武子也）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景王十一年丁卯）八年○春、陳侯之弟招（音韶）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寵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哀公卒、是年楚滅陳。）○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22]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戶求反）于紅（音洪）。○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古禾反）。○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23]奐。○葬陳哀公。

（景王十二年戊辰）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于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高氏曰、陳雖為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如邶、鄘二國、既為衛所并、聖人還存邶國、鄘國之風、亦不與衛人并諸侯而存天子之建國也。

秋、仲孫貜（音矍）如齊。○冬、築郎囿。

（景王十三年己巳）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24]、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必由反）卒。（平公卒、子昭公夷立。）○九月、叔孫舍（文作叔孫婼、婼音綽）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一[25]月甲子、宋

公成卒。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景王十四年庚午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音乾誘蔡侯般音班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子伏甲饗般于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凡與聞乎弑君父之故者、皆殺之、而不赦、非謂在官者盡誅之也。殘其身、豬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毁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而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徒亥反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强、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司馬公曰、楚子虔誘殺蔡侯般、彼列國也、孔子猶深惡之、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昭公母、胡女、歸姓。薨。○大蒐于比音毗蒲。

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爲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爲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爲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薨而大蒐、非禮也。

仲孫貜會邾子莊盟于祲七林反祥。○秋、季孫如意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26]、曹人武、杞人平于厥憖。魚覲反。地名。公羊作屈銀。○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高氏曰、楚子誘人君而殺之、秉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此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錄之者、非專罪夷狄也、乃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既墜、伯統又絶、諸侯莫敢救、夷狄之自恣、一至於此也。然則向戌[27]之謀、實何利於中國哉。○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

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盖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景王十五年丁未）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景王十六年壬申）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與溪同。楚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靈）、鄭伯（定）、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衛地）

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茂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音弼）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耻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傾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貴事之預耻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囿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求牲不歃、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侯、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有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恭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洞疑恐喝、恣行陵暴、必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鑒也。程子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

公不與（音預）盟。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耻、禮也。十三國皆在平丘、公獨見辭、

不得與盟斯亦可耻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篘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惴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與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會君可耻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於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絶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洽、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莒邑

景王十七年癸酉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卒子平公須立。○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著丘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輿立、是爲共公。○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景王十八年甲戌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王僚立。○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衞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于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事、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己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爲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景王十九年乙亥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

書譏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君子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爲，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昭公子頃公去疾立。）○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景王二十年丙子）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嚴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心。）

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英氣所感，固將獲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先勝吳，吳後勝楚。）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材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故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景王二十一年丁丑）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卒，子悼公午立。）○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天火曰災。）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記所焚之戶數）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

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跳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鄅。音禹。○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楚邑、一名析。

景王二十二年戊寅十有九年。○春、宋公元伐邾。兒○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悼公。弒弟元公斯立。

按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之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辟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議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弒君之意矣。

己卯、地震。○秋、齊景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弒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交午剪髮以為飾。成童、八歲以上。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資矣。乃至以弒君[illegible]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齋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景王二十三年己卯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莫公反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恥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其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音執。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

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孰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著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平公卒，太子朱立。）

（景王二十四年庚辰）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宋之南鄙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朱奔，悼公東國立。）○公如晉，至河乃復。

（景王二十五年辛巳崩）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昌間，魯地也。）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得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爲義帝也，而漢祖遂王天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大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此春秋所書爲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崩，子王猛立，是爲悼王。是冬，母弟敬王立。）○六月，叔鞅如京師。（叔鞅，叔弓子。如京師，止此。）○葬景王。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王畿爲堂，諸侯爲庭戶，四夷爲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爲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爲大，故莊公始生，即書於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爲來世法戒明矣。○高氏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於列國也。王敗於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敵王，故明君臣之大義也。王與戎戰，而書師敗績於茅戎，以夷狄不可抗王，故以自敗爲文也。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

出居於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憑就其辭而爲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爲甚、故特書之。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不以者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郟鄏之城

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非王無以定尊位也。名不當稱、若爲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升逆、爲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茅堂胡氏曰、未踰年、不崩不葬。孫氏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群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陳氏曰、未踰年之君、雖有謚、猶不列於廟次、是故衛侯申雖謚曰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爲不成君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周敬王元年壬午、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叔弓之子、叔輒之弟。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郊。周邑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世子介弟、昭侯申立。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楚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陳九結○天王居于狄泉。地名○尹氏立王子朝。尹文公圉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甚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魯地也

汪氏曰、王城地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揚州之孫、天

之示人顯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公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敬王二年癸未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俱縛反）卒。○叔孫舍至自晉。

大夫執而至，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柰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戒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敬王三年甲申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詣（五計反）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晉地，即黑壤。）有鸜（其俱切）鵒（音欲，鳥名。）來巢。

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於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昔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又當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劉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音融）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音遜）于齊，次于陽州。（齊、魯境上邑）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叔孫氏之司馬鬷西北

偶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如墓辭先君且謀所奔也。遂行。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忿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景唁音彥公于野井。齊地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礼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駁孟子為夫人、而不令政令在二家、而卒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然則宋公、意如之外舅也。不比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也。其賢於當時諸侯之惡者遠矣。故雖卒於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公羊曰、諸侯卒於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穀梁曰、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敬王四年乙酉。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地名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卒、子昭王軫立。○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敬王五年丙戌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公子光立。○楚昭殺其大夫郤宛。○秋、晉頃士鞅、宋景樂祁犂、衛靈北宮喜、曹悼人、邾莊人、滕悼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卒、弟声公野立。○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敬王六年丁亥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晉境內邑。○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卒、子獻公蠆立。○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卒、子頃公結立。○冬、葬滕悼公。

敬王七年戊子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高偃來唁公。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於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師之職也。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皆德、亡無受徵、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擭陷阱之中、其從者皆艾同刈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畔。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斯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爲後世戒。

敬王八年己丑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單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頃公卒、子定公午立。○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敬王九年庚寅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力狄切于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獻公卒、子襄公定立。○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古弘切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敬王十年辛卯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世叔儀孫。鄭國參、子產子。曹人、声公。莒人、郊公。薛人、襄公。杞人、悼公。小邾人城成

周京師地名。○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雖失國、然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魯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

敬王十一年壬辰　元年○春王。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曾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得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卑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音現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謂定哀習其讀而問其傳、林悲反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音機于京師。

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爲去声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著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音奔百人、逆王世子釗音昭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王、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音笥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以爲後法、見現諸行事爲永鑒耳。程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即位、以見季氏之制也。孫氏曰、故書以著其惡。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高氏曰、昭公薨半載餘、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愧於先君如此。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臣下者。

九月、大雩。

啖氏曰、按雩者、以祈雨也。君待毛澤盡、人力竭、維雨何救哉。

立煬羊亮切、去声宮。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張氏曰、季氏妄禱而踰祀典、以立文祧之宮、聖人特書、必有嘗謂煬公不如祧於之嘆乎。晉陽萬氏曰、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己、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爲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耳。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子曰、其曰菽、舉重也。（舉菽則餘物可知矣。）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劉氏曰、周十月今八月、陰氣未至。）

（敬王十二年乙未）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音儿切）門及兩觀災。

蜀杜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錄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

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懸治象之法於象魏。天子五門、雉門之外爲庫門、皐門、雉門之內爲應門、路門。）穀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謝氏曰、延廐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

（敬王十三年甲申）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定）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隱公立。）○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魯地。公羊作技。）

（敬王十四年乙未）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懷公柳立。）○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陳子、（懷）鄭伯、（獻）許男、曹伯、（隱）莒子、（郊公）邾子、（隱）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稱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音旋）書曰侵楚、陋之也。家氏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狄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爲也。廬陵李氏曰、上以能請命爲幸、下以不能討楚爲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不會召陵、無大罪惡也。書殺之、罪蔡侯也。）○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鼬由又切、鄭地、即城皐。）○杞伯成卒於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地名）○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音拳、又音捲、即劉蚡也。）卒。

東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孔圉乃羈孫）

○葬劉文公。（卽劉卷）○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地）楚師敗績。楚囊瓦（卽子常也）出奔鄭。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夫闔廬、子胥、宰嚭（又晉郤）皆懷詐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音現）矣。

庚辰，吳入郢。（楚地，以整切。）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狄道也。（吳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故曰狄道。）聖人誰毀誰譽？（平聲）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③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匿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聚也）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敬王十五年丙申）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穀梁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茅堂胡氏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特書曾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汪氏曰：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於王，常事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或以為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以書歸皆為美辭，則歸含且賵亦可以為美乎。

於越（卽越人）入吳。

范氏曰：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杜氏曰：於，發聲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内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

與蠻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音現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貴私勞、致[illegible]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爾杜氏曰、於桓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於宣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於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婼之子、即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敬王十六年丁酉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即太叔子。斯挑、元公成立。○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劉氏曰、公羊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意謂二名難諱也。古者君之名臣不諱、父之名子不諱。至周臣諱君名、子諱父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不能諱二名、況其他乎。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廬陵李氏曰、何忌不言何、杜氏是、公羊說無據。

敬王十七年戊戌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沙、齊地。○大雩。○齊國夏國佐之孫。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

汪氏曰、左氏以再雩為旱甚、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皆再雩、災之甚而變之大者也。昭公不克自省、而有陽州之孫。定公又不知儆、而有寶玉之竊、世卿之逆、陪臣之橫、其致一也。故比事書之、以為後鑑。

冬十月。

敬王十八年癸亥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靖公卒、子伯陽立。○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衛地。○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懷公。子閔公越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獻盟于曲濮。衛地。○從祀先公。昭公從祀大廟。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

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竊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汪氏曰、陽虎雖祔祭昭公、而道南之墓、猶待孔子爲司寇而合乎先君之兆域、則又何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

盜竊寶玉大弓。

公羊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杜氏曰、盜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之重器、而盜得竊之、則定公爲國可知也。

敬王廿九年庚子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獻公卒、子聲公勝立。○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晉地○秦伯卒。哀公卒、子惠公立。○冬、葬秦哀公。

敬王二十年辛丑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張氏曰、及齊平、我志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爲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于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宋楚其平起于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于上、故書國。此說固佳、然汲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至自夾谷。

劉氏曰、使魯多其車徒、衆其兵革、補怨選徧、以攻齊爲事、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巧辭、以請齊爲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而威重於三軍、利加于萬乘、豈有他哉、順於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遺於逆。故齊雖疆、以其逆而屈魯。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疆弱也、在道而已。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家氏曰、犂彌之奸、萊夷之劫、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疆暴、則定公幾不獲免、而魯之危甚矣。其至危之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郤齊侯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

王與世而同神於上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音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音預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也以其伏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齊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聖人道化所感彊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廬陵李氏曰孔子是年為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隳邑所謂變齊變魯之幾略見於此謝氏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歸之德之悅服人心久矣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為正其左氏所載夫子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音后魯邑○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圍郈則彊亦可知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齊地○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音摳出奔陳

按左氏宋公子地地以華行雖為景公之弟而非同父之弟也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抶敕乙反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音現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家氏曰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敬王二十一年壬寅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宋邑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音旋叔弓曾孫如鄭涖盟

敬王二十二年癸亥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襄公卒子比立○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彄苦侯反帥師伐曹○季孫斯仲

孫何忌帥師墮（音隳）費。

公羊曰：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氏曰：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強國勢也。胡傳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同防）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色角反）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侯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何氏曰：郈、費、叔孫所食邑，三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而墮之。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爲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止也。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地）○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續

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城，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音古）信於市，男女別於塗。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辨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蘇氏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衰世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永嘉呂氏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竟爲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郈、墮費者，三家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爾。夫三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萌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也。使聖人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胡氏以爲圍成之後，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然也。○廬陵李氏曰：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都之下又云。然疏曰不違有二。按家語定十年孔子自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然則爲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爲季氏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日誅少正卯、教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於是有墮郈之事。又曰、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爲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考之於傳、如臧武仲爲司寇、公鉏出爲公馬正、想元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曰、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朱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爲之。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〇汪氏曰、史記、家語云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左氏又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自墮郈、季氏將墮費、費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子路爲之宰、而後墮之耳。所記雖不同、而以爲聖人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於聖人無與。然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前此十年、侯犯以郈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於魯而後墮之耶。

〇[illegible]堂吳氏曰、叔孫武叔[37]、毀聖人者也。孟懿子、學於聖人者也。夫子用於魯、而叔孫首墮郈、孟氏乃不肯墮成、則聖人之道能行於其所難者、未爲魯、而不得行於其所易者、爲可惜耳。廬陵李氏曰、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38]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爲委吏則必會計當、爲乘田則必畜蕃、爲宰而親民則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應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幷皆爲十二年事也。

敬王二十三年甲辰 十有三年〇春、齊侯景、衛侯靈次于垂葭。音加、衛地。〇夏、築蛇淵囿。

汪氏曰、昭九年郎囿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况盛夏耘耨、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不待貶絕、而自著矣。〇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彊都以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决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蒲，地名。)

高氏曰：囿所以養禽獸待畋獵也。築囿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囿何爲哉。曾既叛晉而三桓日慢人之國，已故數蒐焉。

衛公(靈)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趙鞅太原別名)以叛。

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音闢)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穀梁)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荀寅、吉射)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如漢董卓是也。)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食亦反)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弑其君比。(比弑，子惠公夷立。)

(敬王二十四年乙巳)十有四年。○春，衛(靈)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公作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鄭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音牂，子即切)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音醉)李。(今吳嘉興縣南有醉李城。)吳子光卒。(闔廬卒，子夫差立。)

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音扶)差(初佳反)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音扶)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衛地。謀救范中行氏。)○公至自會。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訴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魯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爲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曹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汪氏曰：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齊桓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而千里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于京師，曾是以爲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賵於仲子，寵妾媵而瀆三綱。春秋之終，石上歸脤於定公，輕宗社而褻五禮。蓋夫婦爲三綱之本，祭祀爲五禮之首，故書以示貶焉。然歸賵爲禮之變，故咺以冢宰而稱名，歸脤乃禮之常，故石尚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高氏曰：周自王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事于社，魯未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忽爲此舉，雖天子損禮之甚，而聖人於周拳拳如此，蓋曰天子之在，惟祭

與號而已。○廬林李氏曰、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孫之後至此始見、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也。奈何孔子以爲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脤之意、何足以感諷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及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敬王乃以脤肉親魯而歸、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言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奇知尊事、是王室可以有爲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劉氏曰、穀梁云、石尚欲書春秋、請行脤於魯、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何足爲榮耶。

衛世子蒯(苦怪反)聵(五怪反)出奔宋。

徐氏曰、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今太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又無殺己之意、太子懟而去之、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太子之不孝。○胡氏曰、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趙鞅納衛世子蒯聵於戚、則以罪蒯聵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40]。○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邑名)及霄。(邑名)

家氏曰、是歲無冬、闕文耳。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今聖人去、不書冬者、貶也。此牽合之說。夫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汪氏曰、蒐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蓋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

十有五年(敬王二十五年丙午)。○春王正月、邾子(隱公)來朝。○鼷(音兮)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

高氏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汪氏曰、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氣從而後郊也。

汪氏曰、經於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嘗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膰俎於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宮名)

季氏曰、會於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惛於女樂、政歸彊家、此定公有聖人

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於末年，會羣兆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景衛侯靈次于蘧蒢宋地。○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魯邑。

魯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四歲即位。

敬王二十六年丁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昭陳侯閔隨侯許男元圍蔡。昭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男女各別係。使疆於江汝之間。楚欲使蔡侯徙國於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奮以自安，蔡侯聽命，故楚師還。夫男女以辨，則是降戶江反也。疆于江汝，則還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音怪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還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音現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于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朝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上声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音現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音升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子之郊禮，不蒙於君。釋凶服而從吉，則爲不孝於親；矧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今在喪而歲事，則爲不敬於天。一舉而犯三不韙焉。春秋書郊之失禮，未有甚於此者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敬王二十七年戊申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音鉤繹邾地。

曷爲列書三卿。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旣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入春秋未有伐國又取田者也。三人伐，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漷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靈公卒孫輒立。○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

衛世子蒯聵于戚。衛邑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有、故謂之詁訓、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公羊曰、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子不得有父之所有、而奪其國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衛地、在戚城南。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昔、因。○初、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州來、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

敬王二十八年己酉　三年。○春、齊景國夏、衛出石曼姑帥師圍戚。

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

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人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爲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舍音捨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茅堂胡氏曰、意林曰、夷齊求仁得仁、故無怨。不以能有國家爲貴、而以能全其志義爲安、故孔子稱之。春秋抑曼姑於齊、以明臣之不可侵其君。離戚於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一言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爲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討父之道、臣不足爲三軍將也。爲輒之義、亦宜明言於其國曰、臣無秉君之禮、我不可爲千乘主也。若是、上讓下競、而兵戚不用矣、又何其紛紛哉。此善精矣。其先國夏者、誅子之黨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歟。○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高氏曰、僭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汪氏曰、家語記孔子對陳侯

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爲桓公築立無功德可言、季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特所以隆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釐王之時、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然晉悼公朝于武宮、晉頃公時獻俘于文宮、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毀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背邑。○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敬王二十九年庚戌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昭侯、殺、子成侯立。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illegible]及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廬陵李氏曰、穀梁謂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不以禮義爲主而僥倖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音生、又音性。公孫霍。虎郭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亳、音博。社災、公羊作蒲社。

公羊曰、蒲社災何以書、記異也。穀梁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程子曰、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孔氏曰、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災、天火也。杜氏曰、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以邾子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卒、子隱公虞母立。○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敬王三十年辛亥五年。○春、城毗。頻夷反。曹地。○夏、齊侯景公伐宋。○晉趙鞅定帥師伐衛。以衛助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景公卒、子晏孺子荼立。

張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又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子弒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眞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

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㞐書于春秋豈不爲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冬叔還音旋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孫氏曰閏月喪事不數葬景公非禮也譏其變常也。劉氏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謂大功以下以閏月爲數也。

敬王三十一年壬子六年。○春城邾瑕。邾邑

高氏曰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邾孟微弱魯以不義強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并人土也。

晉定趙鞅帥師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柤莊加反地名。○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子惠王立。○齊陽生悼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音徒

陽生曷爲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己則以父母之心爲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爲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爲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爲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音洛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繩證反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詐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景向巢帥師伐曹。

敬王三十二年癸丑七年。○春宋景皇瑗于眷切帥師侵鄭。聲○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夫差于鄫。是年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景圍曹。陽○冬鄭聲駟弘帥師救曹。

敬王三十三年甲寅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景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

吳爲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汪氏曰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爲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興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己自咎之意焉。○廬陵李氏曰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鄙不使難逼我國也獨此與明

年國書伐我爲特筆蓋曲在我也又曰是時魯政雖陵無以爲國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皇多有之此所以爲禮義之國歟公山不狃以叛亡之人而厥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欲往豈無意夫

夏齊人取讙及闡又晉反魯地在東平剛縣北○歸邾子益于邾

何氏曰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戈卒○齊人歸讙及闡

敬王三十四年乙卯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僖公卒子閔公維立○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宋地○夏楚人伐陳閔○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敬王三十五年丙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悼公卒子閔公壬立○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惠公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閔○吳救陳昭公八年楚滅陳十三年復封陳哀公九年夏伐陳十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楚之不道如此

春秋惡烏故反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戎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焉爲蹈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去聲不能修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予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與無同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敬王三十六年丁巳十有一年○春齊悼國書帥師伐我○夏陳閔轅頗破多反出奔陳○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地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敬王三十七年戊午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常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謂仲淹不禁茶鹽商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臨川吳氏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廬陵李氏曰孔子惡冉求聚斂

附益之言、蓋在此時。○又曰、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斗、缶米十六斗、不過是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大率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異。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云云、正在此年。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其曰孟子云者、諱取音娶同姓也。○臨川吳氏曰、固是以同姓而不書夫人薨、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而葬不備禮、况其夫人乎。一書卒而二義具焉。○王氏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絻、孔子亦放絰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

公會吳于橐臯。音託臯、吳地、在廬州慎縣東南。○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音[illegible]。吳地。○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永嘉呂氏曰、左氏以為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家氏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蝝生、與此記同。左氏所錄、殊非聖人之言也。

敬王三十八年己未、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音巖、地名。

○夏、許男成卒。元公。○公會晉侯定公及吳子夫差于黃池。

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音扶差音[illegible]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為長丁丈反、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音蟬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靜之策失矣。何况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音到冠屨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定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音佩、又音勃于東。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於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汪氏曰、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亂、吳爭強而越亡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音[illegible]夫。○十有二月、螽。

敬王三十九年庚申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於證反。下同）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悉薦反。下同）天而天弗違、後（胡豆反。下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音邵）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下孟反）交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爲（于爲反）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瘳。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禾。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音現。下同）於行事、以遺（唯季反）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耳。詩以正情善、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吾教亦備矣、則曷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知陵反）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音妒）、天下無復（扶又反）有王也。何以終乎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靡幼反）、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脩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去聲）。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音洛）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大、所以錄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倰情亂賊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不違、而春秋之終不外

乎此也。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或謂麟鳳和氣所生、太平之應也。鳳鳥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見獲於春秋之季、何也。曰、聖人之生、乃天地之交感、五行之秀會也。以仲尼元聖、尚生於春秋之時、而況麟乎。○宋氏曰、易始天道而終人事、春秋始人事而終天道。二百四十二年、災異妖怪無日無之、獨麟爲瑞、亂臣賊子無國無之、獨孔子爲聖人。天道否極則泰、人事亂極則治。春秋書極亂之事以求治、至獲麟而絕筆、天人之際、於斯見矣。張氏曰、麒麟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爲人物之法則者也。夫子生於周末、而麟見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韓愈氏曰、麟爲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覩之而知爲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斷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爲夫子出、然獲於鉏商、謂爲不祥、以賜虞人、然㊻然取之、其與明王不興、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家氏曰、杜元凱以爲春秋感麟而作、胡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二義皆通。宇宙間惟理與氣而已、理行氣從、固當有自然之應、而況聖心之妙、以貫乎三極致中和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作彼應、固其理也。然以當時之事而觀春秋、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夫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麟鳳龜龍、帝王之瑞、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修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意矣。故春秋之修、獨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王氏曰、荀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於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殊無意義。特世儒推尊孔子作經之效、至於如是之盛、故曰文成致麟耳。前年星孛東方、今年西狩獲麟、東主生、西主殺、而戾氣見於東、仁獸獲於西、世衰之甚而天變之極也。是故亂臣賊子接迹於當時、孔子懼、作春秋、衰王道之不行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聖人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大行於後世矣。爲人君而法乎春秋、則可以命德而討罪、躋斯世於至治。爲人臣而學乎春秋、則可以善善而惡惡、尊主而庇民。其義得行、則天理流行、人欲壅遏。孟子論孔子作春秋之功、以爲一治、豈不信哉。○孔子曰、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含仁懷義、音中鐘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杜氏

曰、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諸侯之政、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作、因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

春秋列傳大全九卷終

校記

①叔：當作「孫」，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及本書多處叙述。

②同①。

③先：當作「光」。所據同上。

④「子」上闕「夫文」二字，「玉」下闕「無」字，見《春秋胡氏傳》卷二一。

⑤「孫」下脱「宿」字。

⑥也：當作「地」。

⑦搞：當作「犒」。以上三條并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⑧試：當作「誠」，見下文所述。

⑨成：當作「戌」，下句同。

⑩「成」上當有「曹」字。以上二條并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⑪書：當作「諸」，見《春秋胡氏傳》卷二二。

⑫喪：當作「晋」，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⑬人：當作「人」，見《春秋胡氏傳》卷二二。

⑭荀無：當作「荀吳」。

⑮如：當作「在」。

⑯突：當作「卒」。以上三條并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⑰王：當作「人」，見《春秋穀梁傳》卷一七。

⑱固貴於賤：當作「用貴治賤」。

⑲罪：當作「死」。以上二條并見《春秋左傳》原文。

⑳晉：據文意當作「盡」。

㉑居甲：當作「屈申」。

㉒于：當作「干」。

㉓恐：當作「孔」。

㉔仲：當作「叔」。

㉕一：當作「二」。

㉖突：當作「卒」。以上七條并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㉗戊：當作「戍」。據經文及本書多處所述。

㉘武：當作「子」，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㉙泣：當作「莅」，見《春秋胡氏傳》卷二五。次行同。

㉚比：當作「北」，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㉛乘：據文意當作「乖」。

㉜獻：此字當是衍文。

㉝「至」上當有「公」字。以上二條并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㉞疆：據文意當作「彊」。

㉟泣：當作「涖」，見《春秋胡氏傳》卷二六。

㊱蔡：當作「葬」，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㊲孫：當作「叔」，見《論語》卷一九。

㊳朱：據文意當作「未」。

㊴此：據正文當作「比」。

㊵介：當作「奔」。

㊶舊：當作「田」。

㊷侯：當作「權」。

㊸「桓」下當有「公」字。以上四條并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㊹面：當作「而」，見《春秋胡氏傳》卷三〇。

㊺「東」下當有「方」字，見《春秋左傳正義》原文。

㊻然：據文意當作「後」。

曲禮上第一①

曲禮曰：毋（無通，下同）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敖（音傲）不可長（上聲），欲不可從（音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如字），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去聲）毋苟免。很毋求勝，分（去聲）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音齋，下同）。禮從宜，使從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音悅）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去聲，下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②；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去聲）飛鳥；猩猩能言，不離（去聲）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音幼）。是故聖人作（句絕），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去聲）報（下同）。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扶同）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③。人生十年曰幼（句絕），學。（學字自為一句，下至百年曰期皆然。）二十曰弱，冠（去聲）。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十曰悼④。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謀於長者，必操（平聲）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去聲）也。夫為人子者，出必告（音梏），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音蓋），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音紫），不苟笑。孝子不服闇（音暗），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音準）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音僻）咡（音二，口旁）詔之，則掩口而對。從（去聲）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

爵之義於記中者、程子又何爲而表章之邪。程朱二子以學庸表而出之故禮記之在今日者止四十七篇。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者、朱子又何爲而建議於朝邪。朱子晚年建議于朝以儀禮爲經記分類相從如冠義昏義則附于冠禮昏禮之中如射義則附於射禮聘禮之中。嗟夫。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孔子垂世立教之意、亦莫先於禮。禮之一經、固聖人日用雅言之所及、精神心術身教模範之所寓也、豈可盡以爲漢儒之所附會哉。蔡復賞書。

孔聖全書

禮記題辭

按漢劉向考校經籍時、檢得禮經一百三十一篇、而又得明堂陰陽之記、孔子三朝之記、王氏史氏之記、合五種、而爲二百餘篇矣。戴德刪其煩而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其書而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又足以月令樂記與明堂位焉、故禮記之傳於今者、凡四十有九篇也。或曰若是則禮經乃漢儒說也。何以謂孔子之所定歟。噫非也。先王制禮、損益不同。及周之衰、諸侯惡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矣。出隋書 孔子乃追迹三代之禮、觀夏殷之損益、而曰後雖百世可知也。於是孔子弟子乃述所聞於師者、錄成一百三十一篇、而名之曰禮記。是禮記之全經、固孔子之成書也。出司馬遷劉定之晁氏。朱子曰、或謂禮經乃漢儒之說、予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文之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數言、仲舒安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觀此、則知禮記一書、雖出於漢儒之所刪、而非漢儒之所能作、乃其所傳記於孔門者也。其有附會者、不過什之一二耳、孰謂禮經非孔子之成書哉。蔡復賞題。

禮記衍義

昔周公損益三代之制，作冠婚喪祭之禮、朝聘射饗之儀，謂之儀禮。儀禮者，周禮之經也，所謂經禮三百是也。孔子弟子各述所聞，或錄舊禮之文，或述變禮之由，謂之禮記。禮記者，固禮之傳也，所謂曲禮三千是也。夫何秦火之後，孔壁之遺書雖出，而漢儒之好尚不同，衆一百三十一篇之全經，刪而爲四十九篇焉。於是疑禮記者紛紛矣。或曰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本（山堂考索云：漢行礼於曲臺，而後蒼記之，故曰曲礼。）其言似實矣。然蘇氏以孔子衣服飲食之節多見於雜記曲礼之中，則孔子時已有此礼也，而豈可以爲后蒼之所記乎。或曰王制者述於博士，而多非先王之制（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之。）其言似是矣。然程子以王制一書多傳古意，是設官雖不與周禮合也，而豈可爲盡失先王之意乎。蔡邕謂周禮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諸儒以爲呂不偉⑤之所作者，以其叙秦世太尉之官也。李氏謂儒行一篇雖時與聖人合，而非孔子之所言者，以其有豪士高世之節也。至於燕居、閒居、表記、坊記之類，則又何害其爲孔子之言乎。緇衣謂作於孫尼子者，疑其攺會論之文耳。經解數句之可疑者，疑其用易繫之文耳。至於禮運、禮器之篇，則獨存古意，學記、樂記之篇，則亦有至理，又何可以輕議乎。若曰禮之爲經，盡附會於漢儒而未合乎聖人之道，則鄭玄何爲而注之，孔穎達何爲而釋之。大學、中

之言，則趨而退。從（去聲）長者而上（上聲）丘陵，則必鄉（去聲）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去聲）。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去聲）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上聲）扃（古熒反），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音迹）席，摳（苦侯反）衣趨隅，必慎唯（上聲）諾。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音業）右，不踐閾。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音涉）級聚足，連步以上（上聲）。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⑥下布武，室中不翔（音祥）。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凡爲（去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之手反）於箕上，以袂拘（音溝，又如字）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去聲）而扱（音吸）之。

此章所言糞之理，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即是理。

奉（上聲）席如橋（如字）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主⑦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平聲）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音咨）尺、衣毋撥（半末反）、足毋蹶（音厥）。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仕鑒反）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初交反）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嚴陵方氏曰、有所請必起者、所以重道也。孔子與曾參言、復坐。吾語女、則弟子之於先生、有所請必起可知矣。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音現）跋（音鈸）。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吐臥反）。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須充反）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音閑）、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彼義反）、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音替）、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侍坐於長（上聲）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音丙、下同）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離（平聲）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閒。男女不雜坐、不同椸（音移）枷（音架）、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平聲）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篚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彼列反）也。取（去聲）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音現）焉、弗與爲友。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異長（上聲）。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側吏反）、食（音嗣）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音柘）處外、醯醬處（上聲、下同）內、蔥渫（音牒）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音劬）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去聲、下同）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音遍）殽。（似上聲）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徒丸反）飯、（夫聲）毋放飯（上聲）、毋流歠（昌悅反）、毋咤（陟嫁反）食、毋齧（魚列反）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去聲）。飯（上聲）黍毋以箸（音筯）、毋嚃（音搭）羹、毋絮（搦據反）羹、毋刺（七迹反）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音烹）。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其矩反）。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楚怪反）炙（音柘）。卒食、客自前跪、徹飯（去聲）齊（戕西反）以授相（去聲）者、主人興⑧辭於客、然後客坐。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子妙反）、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賜

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
其餘皆寫。餕音俊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御同於長者雖貳
不辭偶坐不辭。羹之有菜者用梜音頰下同其無菜者不用梜。為上声
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音癡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音隙為
大夫累之士疐音帝之庶人齕之。齕恨沒反父母有疾冠者不櫛
行不翔言不惰徒禾反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力智反疾止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去声
者專席而坐。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拂符勿反其首畜許六反鳥
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
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平声量鼓獻熟食者操醬
齊牋西反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去声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右手執簫左手承弣音撫尊卑垂帨。音稅若主人拜則客還音旋辟音
辟音避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去聲與客竝然後受。進
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在困反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音隊進
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
飾羔鴈者以繢音會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劒者以袂飲玉爵者弗
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去声之容。凡為君
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
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
反則必下堂而受命。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去声而不怠謂之君

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不盡人之歡若管敬仲之樂飲而不繼以燭是矣。不竭人之
忠若孔子出行不假雨具於子夏是矣。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
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
尸必式乘必以几。齊側皆反者不樂不弔。居喪之禮毀瘠音積不形
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平聲
則沐身有瘍音羊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音升喪乃
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音催麻在身飲
酒食肉處於內。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
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去声下同弗
能賻音附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去聲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
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
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
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去聲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
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音避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
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國
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刑人不在君側。兵車不式武車綏旌綏而追反德車結旌。史載筆士
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載音青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

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字如）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臨喪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卒（入声）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境入）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治兵、巡狩、朝聘、盟會之類、外事也。故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

宗廟之祭、冠、婚之禮、皆內事也。故用乙、丁、己、辛、癸之柔日。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為（去声）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龜⑩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去声）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如字）之。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音零）、效駕、奮衣由右上（上声）、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音避）。車驅而騶（音驟）、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音俱）之。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音迓）之。介者不拜、為（去声）其拜而蓌（子臥反）拜。（蓌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祥車曠左、（祥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為魂車、空左以擬神也。）乘君之乘（去声）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國君不乘奇（居宜反）車。（奇邪也。）車上不廣欬（開代反）、不妄指。立視五巂（音攜、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音遂）卹（蘇沒反）勿（音沒）驅（以策彗微近馬體摩之也）、塵不出軌。國君下齊（音齋）牛、式宗廟。（齊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音蹴）路馬芻、有誅（罰也）。齒路馬、有誅。

曲禮下第二

凡奉（音捧）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音償）衡、國君則平⑪。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音示）。君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君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罰也。下同）。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筴、几杖、席蓋、重（平声）素、袗（音軫）絺綌、不入公門。苞（白表反）屨、扱（音插）衽、厭（於涉反）冠不入公門。書方（方、板也。條錄送死物件於方板之上也）、衰（音催、五服衰也）。凶器、

不必告不入公門(告則可入者，蓋臣妾有死於宮中者，君亦辟其殯而成喪，不先告則君方之病不入公門)也。公事不私議。

馬氏曰：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不對，而仲尼私於冉有，何也。季氏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去聲)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音育)祭器；雖寒，不衣(去聲)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音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音善)位，鄉(音向)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去聲)，鞮(音低)屨，素簚(莫歷反)，乘髦馬，不蚤(音爪)鬋(音翦)，不祭食，不說(如字)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大夫士見(音現)於國君，君若勞(去聲)之，則還(音旋)辟(音闢)，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貴⑫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音現)國君，無不答⑬拜者。大夫則綏(讀曰妥)之(奉擧下於心。綏下也)。士則提之(提又在綏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擧足，車輪曳踵。立則磬⑭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微俛則倚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音錫)，無藉者則襲。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音悌)，士不名家相(去聲)、長妾(妾之有子者)。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⑮，言曰某有負薪之憂。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言卿大夫士有從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變其故國之俗。

○藍田呂氏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古之君子重去父母之國如此，則其去也，豈得已哉。道合則從，不可則去，君臣之義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其時已久，其義已絕，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爲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

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主人拜辱，拜其先施也)。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音迷)卵⑯。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音玄)。大夫不食粱⑰，士飲酒不樂。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音玄)，士無故不徹琴瑟。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言何所得彼物[illegible])行⑱拜稽首而後

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勞去聲問其行、謂問其遊歷之所至也拜而後對。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謂討罪衆敗則死之也士死制。受命於君、雖敗猶免也。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音軫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甫者丈夫之美稱也。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體魄、冀其再生也、故謂之復。告喪曰天王登假。讀曰遐、又曰格。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天子有后、有夫人、三人有世婦、二十七有嬪、九人有妻、八十一御妻⑲有妾。妾數未聞天子建天官、先六大、音泰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⑳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上聲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言天子之老臣也。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音現天子曰覲。天子當宁珍呂反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音隙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丁歷反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但云某甫者、稱字也。臣不名君之義。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諸侯使人使去聲於諸侯、使去聲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上聲、士蹌蹌、七羊反庶人僬僬。子妙反、進退趨走不爲容之貌。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疏曰：君子不親惡者、謂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故書出名以絕之也。○陳氏曰：言出所以外之、生名所以賤之。春秋書天王出居於鄭、譏之也。書以蔡侯獻舞歸、以其失地也。書衛侯燬滅邢、以其滅同姓也。夫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在所棄焉、君子所以不親也。然春秋書天王居於某地者二、而不

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臧同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者。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臧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蓋諸侯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不能保國而至於失地，不能親親而至於臧同姓，其名之也宜矣。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陳氏曰：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否。君子以禮爲守，以義爲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平聲）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擬人必於其倫。（擬，比也。不得以貴比賤，爲不敬也。）

方氏曰：禹稷顏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擬之以道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擬之以心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擬之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擬之以位而已，不知王霸之道不倫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謁，請也。典謁者，主賓客告請之事。）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不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上聲）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上聲）對。問庶人之富，數（上聲）畜以對。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五祀，則春祭户，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此謂天子之大夫，故用牛也。若諸侯之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音突）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音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薧（音考，乾也）魚曰商祭，鮮（音仙）魚曰脡（音挺）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音香）合，粱曰薌萁（音其），稷曰明粢（音咨），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才何反），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如字），四足曰漬（音自），死寇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音璧）。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市設反）曰不祿。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音妥）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音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視偏則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君命大夫與士肄（音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音潮）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稽於禮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盡此道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大饗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祭物以少爲貴焉故不饒富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音木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與棋同音矩榛脯脩棗栗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埽去聲灑所賣反

檀弓上第三

公儀仲子之喪喪去聲檀弓免焉免音問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徒本反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應氏曰檀弓然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夫子明辨以示之孰知舍孫立子之爲非乎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養去聲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喪去聲下同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張氏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概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概以傳道久遠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才浪反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音姬命之哭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伯魚也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汙猶殺也

張子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亦就其出母以定汙隆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守禮出妻不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爲我不至於聖人不敢不循禮而孔子使喪出母乃聖人處權子思以爲不敢處權惟循禮而已不敢學孔子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

孔子曰拜拜賓也而後稽顙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此言喪拜之次序也

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也。稽顙而後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也。○長樂陳氏曰、拜而後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後拜、先致哀也。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爲重、而或以拜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禮、拜上之爲泰也。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救泰之弊、則曰吾從其下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音志)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喪以合葬墓塋域也。封土爲壟曰墳。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遊無定居也。識、記也。爲壟所以爲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

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句)、至(句)。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去聲)。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陳澔曰、雨甚而墓崩、門人修築而後反。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不修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愚謂古人不修也、封築之堅、無圮崩之患、不俟於後修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芳服反)醢。

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爲衛人醢。孔子哭之中庭、師友之禮也。問使者之言而後棄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母喪)也於五父(上聲)之衢(先儒謂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讀爲引、去聲)也、蓋殯也(殯則引飾棺以輴、葬則引飾棺以柳翣。今以引觀之、蓋殯引耳)。問於郰(音鄒)曼(音萬)父(音甫)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註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堯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乎。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辨。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平聲)耳謂之曰、子蓋(盍)言子之

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傷我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狐突）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蓋書晉侯以明晉侯之無道、書申生以明申生之罪也。雖然、申生之時、臣弑㉑其君、子殺其父、如衛輒拒父而爭國、楚商臣殺君而篡位、則申生之行、蓋可哀而恕之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故禮不以申生爲不孝、而以之爲恭。猶詩不以伋壽爲不孝、而以之爲不瑕也。然以春秋禮義之法繩之、則申生不足以爲孝矣。

魯人有朝祥而莫（音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朝祥旦行祥祭之禮也。朝祥暮歌、固爲非禮、特以禮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子路之笑、然終非正禮、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出、乃正言之。其意若曰、名爲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爲善矣。蓋聖人於此雖不責之以備禮、亦未嘗許之以變禮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呼板反）、大夫之簀（音責）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懼）然曰、呼（音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音亟）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音懼）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妻㉒（音附）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音刑）始也。魯婦人之髽（華華反）而弔也、自敗於臺（音狐）鮐（音台）始也。南宮縚（音叨）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音總）爾、爾毋扈扈（音戶）爾。蓋榛以爲笄、長（音伏）尺而總八寸。（從從、高也。扈扈、廣也。言爾髽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教以笄總之法。）孟獻子禫㉓（太感反）、縣（音玄）而不樂、比（音畀）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禮㉔、禮以中爲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際、孔子皆以爲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過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爲得禮也、特稱其加諸人一等而已。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引孔子之事者、以見餘哀未忘也。○李氏曰、設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加於人者也。同於人、可也、加於人則非中道矣。及人可也、不及人則非禮矣。孔子篤於仁、充之以禮、五日彈琴而不成聲、仁也。十日而成笙歌、禮也。有過不及、然後知其中。故言孟獻子、有若、而言孔子於其中。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音壓、溺。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大公封於營丘、比音畀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音岳樂音洛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去声仁也。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循哭、夫子所以歎其甚。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去声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於其誠、不於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而實則深責冉有矣。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去声爾哭也來者、句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方氏曰、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由子貢而見、故哭於子貢之家、且使之爲主、以明恩之所有由也。爲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礼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故夫子誨之如此。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子夏喪去声其子而喪去声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音汝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平声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平声。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去声群而索悉各反居、亦已久矣。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音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高子皐

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音見齒君子以爲難。哀與其不
當去聲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造坐次功不以服勤。孔子之衛遇
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音脫驂音參而賻之。子貢曰
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
鄉去聲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
行之。

讀言孔子遇主人一哀而出涕謂主人見孔子來而哀甚厚
以厚恩待孔子故孔子爲之暢然上文既曰入而哭之哀則
又何必迂其說而以爲遇主人之哀乎。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
小子識音志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
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顏
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傷感之情也。○長樂陳氏
曰祥祭而饋則鬼事畢而人事始矣。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
出受之仁也。必彈琴而後食之義也。禮之道無他節文仁義
而已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
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張子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是又手以右手在上也。以
其姊之喪必如此者見餓頃不忘也。以是知聖人之能敬。二
三子學之者恐此禮非三代所有直孔子自爲之耳。如喪出
姊亦夫子自制。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中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
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上聲。夫子殆將病也。遂
趨而入。

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也。消搖寬縱自適之
貌。泰山爲衆山所仰梁木亦衆木所仰而放者猶哲人爲衆
人所仰望而放效也。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
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
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猶在阼猶殯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
以爲主猶在西階以爲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
故言與而不言猶也。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
疇發語之辭。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
奠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礼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
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

誰能尊己而使南面坐於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長樂陳氏曰、聖人知夫身者天地之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命者天地之委順、故視肝膽爲楚越、以死生爲晝夜、安其適來之時、處其適去之順、將迎無所形於外、哀樂不能間於內、又孰以幻滅爲累哉。此所以悟於將死之夢、全於負手之志、形曳杖之忘、忘物消搖於自得之場、以與天爲徒也。然安得恝然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同乎。此所以有泰山、梁木、哲人之嗟也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嚴陵方氏曰、方孔子之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沒也、門人以父之喪處孔子、此報施之禮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彼義反、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長樂陳氏曰、顏淵之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以爲不可。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之喪孔子、則飾牆置翣、以至周披、殷崇、夏旐、而三代之禮莫不周兼備、孔子之心乎。蓋門人以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禮。是雖禮兼於三代、蓋亦稱情以爲文而已。故子貢六年於其墓、孟子不以爲非。門人三代之厚葬、君子不以爲過。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記曰、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殷道也。學者行之、則喪禮從殷、孔門之所尚也。公西華之葬孔子、則兼於此者、蓋厚孔子、所以尊道。儉子張所以趣時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詩占反枕去聲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去聲、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去聲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則絰、出則否。易音異墓非古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其聲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也。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去聲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嚴陵方氏曰、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處其至際乎、故雖喪者之側、必食

又慮其志哀故未嘗飲焉是禮也雖聖人之行不過如此而已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孔子曰之死而㉙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去聲)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沬)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筍)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聞)喪(去聲)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去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椁之法制也四寸五寸厚薄之度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去)以爲沾(古)也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馬氏曰弔者在小斂之前猶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絰不敢先也故子游裼裘而弔既小斂乃襲裘帶絰而入若夫子羔裘玄弔㉚不以弔者是言小斂之後而已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去)家之有亡(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去)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玄音)棺而封(窆)人豈有非之者哉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長樂陳氏曰知生者贈知死者賻贈賻之餘君子不可利於已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已則啓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已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利於已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之爲盡善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喪下當有如之何夫子曰字)居處言語飲食衎(苦旦反)爾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

乎殯。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周官冢人用爵等爲之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故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下。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者也。封之崇四尺、孔子之所不廢、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平声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平声、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然子夏之意、以爲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之葬聖人則未必皆合於禮也。故語之曰、子以爲聖人之葬人乎。乃人之葬聖人也、又何觀焉。蓋譏辭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喪禮、尤衆人之所欲觀者也。故子思之喪、毋滕世子之葬定公、四方猶且觀之。況聖人之門人葬聖人乎。此燕人所以來觀之。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防者矣、見若覆夕仫反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長樂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而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拔崇練旐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意、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救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去声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作誄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此與左傳之言不同。○鄭氏曰、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也。

孔子惡野哭者。

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惟之以成禮。此所惡、若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檀弓下第四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平声哉。

曾子之意則曰、我於子張之死、豈常禮之弔而已哉。今詳此意、但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劉氏曰、曾子嘗聞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illegible]

不然也。

殷既封(音窆)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音殼)吾從周。

殷之禮、窆畢賓就塋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

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也。故弔於塋者、不若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兼盡、故欲從周也。○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其言蓋本諸此。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音釋)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去聲)也。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此孔子善夏之用明器從葬。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此孔子非殷人用祭器從葬。以人從死曰殉、殆、幾也、用其器則近於用人。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謂之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塗車、以泥爲車也、束草爲人形、以爲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類也。中古爲木偶人、謂之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者。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去聲)舊君反服、古與。(平聲)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音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平聲)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去聲)婦人東鄉。

國昭子、齊大夫、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夫子、孔子也。主人家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

在衆婦之南、禮也。曰、噫、毋(然)。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嚴陵方氏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喪、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也、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嚴陵方氏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爾。穆伯之於敬姜、夫也、故居其喪、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之於敬姜、子也、故居其喪、晝夜哭而不嫌於厚。此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去聲)、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32]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音旋)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上聲)。仲尼曰[33]、非禮也。卿卒不繹。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34]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童)汪踦(紀)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孔子善其權禮之當也。[35]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人、視其行不視其年。年雖壯而無成、處之以童可也、鄭忽之從童、昭公之童心是也。年雖穉而有成、處之以成人可也、汪踦之勿殤是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子射諸(石)。射之、斃一人、韔(暢)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去聲)、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尤仁意與禮節並行、非事君之禮止於是也。特取其善於追敗者、亦非謂臨敵之未決而不忍殺人也。

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平聲)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音志)之、苛政猛於虎也。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音至)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去聲)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如字)廣(去聲)輪揜坎、其高可隱(於刃反)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平聲)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季子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然爲疑辭而不爲決辭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故夫子不直曰季子之於禮也合矣、而必加其乎二字者、使人由辭以得意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齊大饑、黔敖爲食(如字)於路、以待餓者而食(音嗣)之。有餓者蒙袂輯屨(音集)、貿貿(茂)然來。黔敖左奉(上聲)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平聲)、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平聲)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仲尼之畜(許六反)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去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音窆)也、亦予(上聲)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去聲)君在、弗內(音納)也。曾子與子貢入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去聲)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避)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音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音匍)服(音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昔仲尼在衛、趙鞅析謀。干木息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

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隋、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能當者、信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俟、而畧於喪歌者、夷俟、禮之倨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不爲過。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誨之、則人道絕矣。故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夫子之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爲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爲禮、如子反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末、必出其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抑揚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金華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聞子皐之風者、悍夫悌。故兄之死、有昔不爲衰者、而今爲之衰也。一邑之宰如此、有國有天下者、所任皆得其人、宜如何哉。是以仲尼相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揚縮相而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係於人焉耳。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生既同室、死當同穴、故善魯。

王制第五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歲有豐凶、而禮無奢儉。此記者之言、雜記云、凶年祀以下牲、孔子之言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諸侯降於天子、而五月、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士庶人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固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其以上文降殺俱兩月、在下可知、故略言之歟。孔子引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

爲三月士數死月爲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誠如此、則是大夫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氏說爲正。

庶人縣玄封窆葬不爲去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魯葬定公与敬嬴以雨不克葬而春秋譏之則不爲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矜音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音聾跛彼我反躃璧斷段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器猶能也。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官之役使、故遂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之。○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必如是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廢用而事事各極其精而已。是能也而曰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耳。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去声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去声奉上声子以衰、祝先子從去声宰宗人從去声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去声下同曰某之子某從[38]執事敢見形甸反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39]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礼也。凡告用牲制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礼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賓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礼也。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次如何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非宗子雖无主婦可也。曾子問曰將冠去声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去声即

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去声）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形甸）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此是孔子之言。曾子又問他日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哀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去声）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去声）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陳澔曰、饋奠其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微、故執事者衆。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爲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旨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大輕己之服而重於相爲乎。孔子乃答云、非此爲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爲服者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不以齊衰者奠、避大夫也。故朋友奠、人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此問與於祭則是虞與卒哭之祭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去声）可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上声）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尚時廢、輕者豈可復行乎。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禘祫大祭、過時猶追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去声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形甸反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扶畏反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去声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平声。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器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陳澔曰、上章言自桓公始、此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先桓子卒、經訛爲靈公、實出公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去声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側皆反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洽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貪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去声奠焉而後就舍。去声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子游問曰、喪平声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去声喪去声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去声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去声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去声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形甸反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上声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音泰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上声不侑、音又酳、以刃反不酢、音昨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

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殯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曾子既聞夫子此言矣、而禮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如當春祭時、或以事故阻廢、至夏則惟行夏時之祭、不復追補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之常也。惟禘祫大事則不然。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賤不誄音壘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誄之爲言累也、累其平生實行、爲諡而定其諡以稱之。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音辟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音供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扶味反、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去聲、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音窆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去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虛規反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音檀、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

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音附)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音祈)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曾子問曰、葬引(去聲)至於堩(古鄧反)、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音否)。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音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去聲)奠、大夫使(去聲)、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音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尸沾反)患。吾聞諸老聃云。曾子問曰、為(去聲)君使(去聲)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去聲、下衣棺同)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去聲)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音避)也者、禮與(平聲)、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音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去聲)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去聲)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音樹)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音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上聲)、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音脫)冠帶而養(去聲)。文王一飯(上聲)、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音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數之脩短，禀氣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己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去聲)，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凡學(並音斅)，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斅)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如字)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音斅)舞干戚，語說(如字)，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去聲)三席，可以問。終則負墻，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舊說合者，謂若本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本國故有先聖先師，如魯有孔顏之類，則不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也。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去聲 句絕)於成均(句絕)，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始立學者，既興(許應反)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去聲)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師保疑丞四輔也。疑字曉不得，想只是有疑問之意。)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音迂)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君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音效下同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禮運

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間有格言、而篇首大同小康之說、則實非夫子之言也。

昔者仲尼與去聲於蜡音乍賓、事畢、出遊於觀去聲之上、喟去聲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孔子在魯、與爲魯國蜡祭之賓、事畢而遊息於觀上。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也。喟然、嘆聲也。所以嘆魯者、或祭事之失禮、或因睹舊章而思古也。

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小康、有老氏意、而註又引以實之、且謂禮爲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所謂孔子曰、記者爲之辭也。蔣氏曰、古者歲時蜡禮之講、終於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示情之意、具於祈祝禱禳之間、勞來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今也聖人傷世偶之寢起、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賓事畢之後、出爲觀上之遊、喟然爲之太息。記者紀其所嘆在魯、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嘆蜡之旨微矣。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上聲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音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扶問反、女有歸。貨惡去聲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去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去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去聲、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去聲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音勢者去上聲、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陳氏曰、禮家謂太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故言大道爲公之世、不規規於禮。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大約出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蔣氏曰、聖人處大同之世、固能體無爲之化。聖人處小康之時、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

之心而後能君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當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以此言之、帝王有異時無異道。聖人因情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曾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

言偃復扶又反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息去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illegible]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去聲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孔子言我欲觀考夏殷之道、故適二國而求之、意其先代舊典、故家遺俗猶有存者。乃皆無可徵驗者、僅於杞得夏時之書、於宋得坤乾之易耳。夏時或謂即今夏小正、坤乾謂歸藏商易首坤次乾也。所謂坤乾之義理、夏時之等列、吾但以此二書觀之而已。三代治天下之道、豈可悉得而聞乎。論語曰、文獻不足故也。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且有曾論所不言者、恐漢儒依倣爲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音煩黍捭音百豚、汙烏花反尊而抔音掊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平聲告曰、皋某復。然後飯上聲腥而苴子余反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去聲氣在上。故死者北首去聲、生者南鄉去聲、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音曾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音汝其毛。未有麻絲、衣去聲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音烹以炙音隻、以爲醴酪音洛、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醆側限反在戶、粢才細反醍音體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古雅反、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音戶。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音活席、家語作越席以坐疏平聲布以冪、莫力反衣去聲其澣戶管反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音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音刑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先列反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石梁王氏曰、此一章真孔子之言。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側眼反斝古雅反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

汌礼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音基）不使。以衰（音催）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去声）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音怪）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音擯）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礼無列，礼無列則士不事（一作士仕）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音慈）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音效）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礼之序也。玩（音翫）其所樂（音洛），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為謂）則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去声）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如字）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去声）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声）去（上声）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鄭氏曰：孔子言道之序，則仁先之，知次之，勇又次之。言為說則知先之，仁次之，勇又次之。今以勇閉於知與仁者，皆知仁以勇為主，故開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讀為辨）。故聖人耐（音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避亦反）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上声）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大洛反）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音現）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欺要反）於山川，播（上声）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音缺）。五行之動，迭（田結反，一作共）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音旋）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去声）、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主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彼列反）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去声），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許六反）。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

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音偉）不淰（音審）；鳳以爲畜，故鳥不獝（況必反）；麟以爲畜，故獸不狘（許月反）；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音翳）繒（似仍反），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一作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家語作禰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家語作旅山川）所以儐（音擯）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右⑭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才浪反）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音泰）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去聲）藝。其居人也曰養（去聲），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去聲）昏、喪（去聲）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家語作壤，音怪）國、喪（去聲）家、亡人，必先亡（上聲）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去聲）、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音尹），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色介反）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去聲）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一作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

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如⑯之實也。

禮記上卷終

校記

①本卷前數頁有錯簡，説明如次：首頁當移至第三頁下欄「之言」之上，第二頁上欄當移至第三頁上欄「大學中」之下，第二頁下欄《禮記題辭》當移至卷首。

②足：當作「定」，見《禮記》原文。

③攝：當作「慍」，見《禮記》原文。

④十：當作「年」，見《禮記》原文。

⑤偉：當作「韋」。

⑥不：當作「下」，見《禮記》原文。

⑦王：當作「主」，見《禮記》原文。

⑧與：當作「興」，見《禮記》原文。

⑨走：當作「左」，見《禮記》原文。

⑩飌：當作「筮」，見《禮記》原文。

⑪「平」以下一段文字錯簡，當移下頁上欄第十四行「衡」字至下欄第十三行「至也」一節於此。

⑫貧：當作「貴」，見《禮記》原文。

⑬「答」字以下文字錯簡，當接下欄第十三行「拜」字，見《禮記》原文。參校記⑪。

⑭啓：當作「磬」，見原文。

⑮疾以辭：當作「辭以疾」，見《禮記》原文。

⑯敢麛卯：當作「取麛卵」，見《禮記》原文。

⑰梁：據文意當作「粱」。

⑱行：據原文作「再」。

⑲「一」字爲衍文，見《禮記正義》。

⑳冠：當作「寇」，見《禮記》原文。

㉑試：當作「弑」。

㉒「妻」上闕「邾」字，見《禮記》原文。

㉓襌：當作「禫」，見原文。後案語同。

㉔禮：當作「制」。

㉕昔：當作「音」，見《禮記正義》。

㉖委：當作「萎」，見《禮記》原文。

㉗故：當作「設」，見《禮記》原文。

㉘喪：當作「長」，見上文。

㉙生：《禮記》原文作「死」。

㉚弔：當作「冠」，見上文。

㉛聞：當作「間」。

㉜叔：當作「菽」，見《禮記》原文。

㉝也：當作「曰」，見《禮記》原文。

㉞員：據《禮記》原文作「負」。

㉟「孔子」至「當也」原文無，當爲節引後人評論。

㊱據《禮記》原文，「反」下當脱「報」字。

㊲人：當作「入」，見《禮記》原文。

㊳「從」下脱「執」字，見《禮記》原文。

㊴奠：當作「亦」，見《禮記》原文。

㊵必：據《禮記》原文當作「人」。

㊶異：當作「英」，見《禮記》原文。

㊷言：當作「古」，見《禮記》原文。

㊸慈：當作「辭」，見《禮記》原文。

㊹右：據《禮記》原文作「左」。

㊺龔：當作「龔」，見《禮記》原文。

㊻如：當作「順」，見《禮記》原文。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音勻)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①

長樂陳氏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爲禮之本也。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衆，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爲禮之文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色介反)，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去聲)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棘)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②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平聲)，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所甲反)；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音盤)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音丹)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去聲)，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去聲)。尊者舉觶(音志)，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音武)。此以小爲貴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徒丹反)，埽(去聲)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於據反)禁。此以下爲貴也。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音篆)，大羹(音泰)不和(去聲)，大路素而越(音活)席，犧(音莎)尊疏布鼏([illegible]反)，刀 樿

(音杓 帝約反)此以素爲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息井反)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音許)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五教反)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直反)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去聲)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音洛)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音宏)山節藻棁(音拙)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嚴陵方氏曰順以使衆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能順則得戰之道矣能誠則得祭之道矣夫子之所謹則得其道可知。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音揮)蚤(音早)不樂(音洛)葆(音保)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音忌)逆祀而弗止也。

僖公者莊公之庶子閔公之庶兄也。僖公薨子文公立二年八月祫祭大廟夏父弗綦爲宗伯典禮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臣居君之上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時人以文仲爲知禮、孔子以其爲大夫而不能止逆祀之失豈得爲知禮乎。

燔(音煩)柴於奧(音■)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音成)於盆(蒲奔反)尊於瓶。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去聲)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行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誠若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色介反)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音)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上聲)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音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其庶反)與。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音潛)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音殼)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音蹴)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音判)。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音呼)池(徒河反)。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將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去聲)步溫(於運反)之至也。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音潮)事以樂(音洛)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音官)簟、

(徒點反)之安、而棄(卞老反)鞣(江八反)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音潮)夕必放(上聲)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音格)。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音莎)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音玄)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去聲)、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音洛)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去聲)。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去聲)。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去聲)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丁佞反)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祊(百彭反)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平聲)。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音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形甸反)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音陔)夏而送之、蓋重禮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君子曰、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彼義反)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平聲)、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子路權禮之宜、略煩文而全其敬、故孔子善之也。嚴陵方氏曰、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爾。蓋禮以敬為主故也。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子路行之、乃能變而

敬焉。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矣。此孔子所以善之也。

郊特牲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豉反）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嚴陵方氏曰：夫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爵始卒而樂遂闋，則能以反爲文矣。此先王之微意也，故孔子屢歎之。且樂所以發明賓主之德也，卒爵則酬酢之禮畢，而賓主之德已明矣，樂之闋也，不亦宜乎？闋，終也。孔子於與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爵而樂闋亦歎者，歎其樂之深也。於禮之亡則傷之而歎也，於樂之深則美之而歎也。

鄉人楊（音傷），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即此事也。舊說裼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於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馬氏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德合於神明矣，非徒於索室以去其不詳，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異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后可以言中。其容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爲難，故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蓋射必以聲而後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至於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必聽？何以射？何以聽？何以射？言其難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音玄）弧之義也。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如字）？

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山陰陸氏曰：此豈嘗事歟？不直言之，諱也。嚴陵方氏曰：家語曰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蓋此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如字）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去聲）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去聲）社事，

單(音丹)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④乘(去声)供粢盛(平声)、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爲，去声)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讀爲艷，去声)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去声)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大(音泰)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音泛)埽(去声)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音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⑤、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子大蜡(音乍)八、伊耆(音祈)氏始爲蜡。蜡也者、索(色窄反)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上声)、以報嗇也。享農及郵表畷(株劣反)、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去声)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音防)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音無)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使殺(色介反)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上声)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恒豆之菹(孜居反)、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音嗜)也。卷(音袞)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去声)也。武壯而不可樂(音洛)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音活)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音祈)之美、素車之乘(去声)、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

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祭天掃（去聲）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玉藻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嚴陵方氏曰：凡戶必南面而啓，居恒當戶，則向天明故也。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金華應氏曰：陽明溫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興寢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不道，則不充其服焉。（曰字承上文，亦孔子之言也。）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廣五寸。孔子讌不佩玉，故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⑥慈湖楊氏曰：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為客之禮，將食必興辭，食則先截火殽，至肴乃飽而飧。孔子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澆飯而為飧之禮，蓋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慶源輔氏曰：此所謂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去聲）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音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去聲）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篇夷反）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⑦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音蜀）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音問），殺（色介反）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彼列反）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音計）之以姓而弗別，綴（株衛反）之以食

嗣(音)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⑧周道然也。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句)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去声)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彼列反)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⑨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絕族無移(去声)服、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去声)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音洛)詩云、不顯不承、無斁(音亦)於人斯、此之謂也。

少儀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去声)凡乞假於人、為(去声)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去声)罪也。(註云、馬氏曰、古之人有能盡道、量而后入、莫如伊尹；不入而后量者、莫知孔孟。)

為人祭曰致福、(去声)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

言告其事也。顏淵之喪、亦饋孔子祥肉。

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音小)聞、(去声)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音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上声)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音效)學半、其此之謂乎。⑩

嚴陵方氏曰、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皆非教學半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音遂)有序、國有學。比(毗志反)年入學、中(平声)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五教反)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魚起反)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音異)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去声)其

業也夏古牙反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去声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石梁王氏曰此學字如字讀之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句不學操縵莫半反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上声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去声其藝不能樂五教反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去声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音覘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音弗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去声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胡客反而不勝音升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音怪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音僻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音異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音異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上声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如字以解下介反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音舂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去声之語之而不知

雖舍之可也。（舍上声）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必寐反）物醜類，鼓無當（去声）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去声）也，此之謂務本。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⑪比（毗至反）音而樂之，及（如字）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焦音）以殺（色介反）；其樂（音洛）心感者，其聲嘽（昌展反）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去声），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音帖）懘（昌制反）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臣亂⑫則陂（彼寄反），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⑬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故治矣。⑭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毗至反）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方氏曰：凡聞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音嗣）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知戶反），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音泰）羹不和（去声），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去声）惡（去声），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

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去聲）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音洛）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音嗣）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平聲、政以⑮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音拙）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

升降上下、周還（音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若黃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禹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經制、盡取先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季札觀樂、而各有所論、此明者之述也。夫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故耳。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嚴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音遍）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音熟）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如字）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

礼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音躋），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音暄）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及遠而測深厚。樂著（直畧反）太始，而禮居成物。著（如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⑯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音杭）綴（音拙）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去声）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去声）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音拙）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去声），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音洛）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音焦）殺（色介反）之音作，而民思（去声）憂。嘽（昌展反）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扶粉反）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而救反）好（去声）、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音僻）邪散、狄（悐敬反）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去声），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悉井反）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大小之稱（去声），比（毗至反）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音現）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上声），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⑰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去声），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去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⑱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⑲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

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音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去聲）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20]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音現）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蒲末反）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去聲）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音現）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去聲）大焉樂也者施（去聲）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21]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去聲）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礼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上聲）僞礼之經也禮樂順（音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音欣）合陰陽相得煦（吁句反）嫗（於句反）覆（方福反）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音句）萌達羽翼奮角觡（音格）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扶又反）毛者孕鬻（音育）胎生者不殰（音讀）而卵生者不殈（呼臭反）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礼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礼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去聲）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音儒獶乃刀反）[22]與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去聲）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丑刃反）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

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音貊其德音、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去声此大邦、克順克俾、讀為比必以反俾於文王、
其德靡悔。既受帝祉、音恥施音異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
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
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音促數音速煩志、齊音敖上声辟匹力反喬音驕
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
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
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
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控音腔楬丘八反壎、
音喧篪、音池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
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次貴
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鍾声鏗、鏗以
立號、號以立橫、古曠反橫以立武。君子聽鍾声、則思武臣。石声
上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声、則思死封疆之臣。絲声哀、
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声、則思志義之臣。竹声濫、
上声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声、則思畜敕六反聚
之臣。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声、則思
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
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
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
出戰、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
對曰、及時事也。
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乎。賈言象武
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然下文孔子於是太公之志、則
此答非也。
武坐致右憲音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
足仰之、何也。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
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武舞有坐、此答亦非也。
声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
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
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句是也。
淫貪欲之意也。武樂之中有貪商之声、則是武王貪欲紂之
天下、故取之也。賈言非武樂之声也。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
声、則是何樂声乎。賈又言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記也。若
非失其所傳之真、而謂武王實有心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
直荒繆矣、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孔子於是然其言

而謂其言與萇弘相似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去声)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邵同)之治也。

慶源輔氏曰、賓牟賈、蓋嘗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賈五答、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席而請者、蓋其温良恭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故曰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由是觀之、賈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之義、與武王伐紂之事、又見當時各盡其道、此蓋孔子之所自得者。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音拙)以崇天子。

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於南方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矣。

夾振之而駟(讀為四)伐、盛威於中国也。分(去声)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音計)、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去声)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許靳反)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上声讀為鍵鎖也。)櫜(音高)。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音石)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音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音嗣)三老五更(平声)於大(音泰)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孔子語賓牟賈武樂之詳、其言止此。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音慈)諒(音良)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

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26]。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礼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礼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礼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礼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礼主其減，樂主其盈。礼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礼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礼有報(如字)而樂有反。礼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礼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如字)者，樂(音洛)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音能)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乱。先王恥其乱，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而救反)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平声)其節奏，行(音杭)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音柴)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乱[27]者畏之。先王之道，礼樂可謂盛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以[28]声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声也，商人識(音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声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去声)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音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雜記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礼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

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才細反）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七內反）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去聲）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戚常浮於故，故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圖不能畫，畫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音懈），期（音基）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馬氏曰：聖人之作春秋，於中國則尊之，於[illegible]夷則擯之者，以明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亦夷者不可以禮義責也。然而少連、大連之善居喪，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此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其俗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去聲）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平聲）？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上聲）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非為（去聲）人喪，問與（平聲）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後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今按：檀弓鄭氏以拜而後稽顙為殷之喪拜，稽顙而後拜為周之喪拜。疏云：鄭知此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對言，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孔子曰：身有瘍（音羊）則浴，首有創（平聲）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非從柩與反哭，無免（音問）於堩。凡喪小功以上（上聲），非虞附練祥，無沐浴。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音至）。唯父母之喪，不辟（音避）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廬陵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始死時也；彼在殯斂當哭踊有節，故異。）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去聲）祖昆弟同名則諱。以喪冠（去聲）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音勇）三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去聲）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

則不可。凡弁絰其衰侈袂。父有服，宮中子不與聲去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音避)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扶味反)，不廬。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音店)，山節而藻梲(拙)，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不能善一家。此敬仲君子以為濫，平仲君子以為隘也。故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勤勞，而荀子第其優劣；言其德禮，則曾西所不為，而孟子所不與也。以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既備，蓋有失哉。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嚴陵方氏曰：雖然，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為異。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音作)，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若狂，言飲酒醉甚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方且可惡，何樂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使饗之為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張，張弦也；弛，落弦也。孔子以弓喻民，謂弓之為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絕，久弛而不張則體必變。猶民久勞苦而不休息，

則其力倦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樂必有時而張有時而弛民必有時而勞有時而息文武弗能言雖文王武王亦不能為治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言文武弗為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也可以有事於上帝郊祭七月日至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也可以有事於祖禘祭也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外宗為去聲君夫人猶内宗也厩焚孔子拜鄉人為去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厩焚雖不問馬然猶為為火來者拜也聖人言動之間無所不為法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音首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音僻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音嗣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音孫作而辭曰疏食音嗣也不敢以傷吾子

嚴陵方氏曰孔子食於少施氏苟非食之以禮又安得為之飽乎觀其賓祭與飧主人皆作而辭則其有禮也可知矣雖者食後而更飧張子曰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孔子雖欲行禮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辭不食而飧凡禮必施之於知禮者若為不知禮亦難行

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息列反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音煩柴於泰壇祭天也瘞於計反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音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音如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音現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平聲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音的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

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音泰 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人[31]。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音恭 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句 均刑法句 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音章 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音恭 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宜[32]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上声 民之菑。音災 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仲[33]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

祭不欲數、音朔 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音締 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初亮反 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音締 有樂而嘗無樂。致齊音齋 於內、散去声 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去声 齊者。祭之日、入室、僾音愛 然必有見音現 乎其位。周還音旋 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声。出戶而聽、愾苦代反 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去声 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唯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享者、鄉去声 也。鄉之然后能享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去声 君、命婦相夫人。齊齊如字 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享之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平声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音洛 與哀半、享之必樂、已至必哀。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音促 以數。音朔 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上声 漆漆音切 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

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礼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音晃惚音忽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去声也

子貢待祭畢以夫子所言者請問蓋怪其今所行與昔所言異也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延平周氏曰故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愨而[illegible]敬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音畀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墻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平声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平声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享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祭也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音屈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音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齋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illegible]子如執玉如奉上声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平声如將失之儼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去声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於王去声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石渠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之言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音措諸天下無所不行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去声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音奎取膟音律膋力彫反乃退爓徐廉反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音暗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清江劉氏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日出赤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故季氏祭仲由為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

如字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居衣反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去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馮氏曰、秦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儒竄入。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如字事、燔燎羶如字薌、見音襉以下光、㊱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見間二字合爲覸、讀爲覸、雜也。以蕭薌辭脾膋而燒之、故曰覸以蕭光。以俠甒音武。甒、所以盛醴酒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在亦反千畝、冕而朱紘音宏、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音洛齊音咨盛音成、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音忻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上声種浴于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音嗣之。歲既單音丹矣、世婦卒蠶、奉上声繭古典反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平声。遂副禕音揮而受之、用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如字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蘇刀反、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㊲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君子曰、禮樂不可㊳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音慈諒音良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

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去聲）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去聲）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得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去聲）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普庚切）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去聲）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去聲）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論語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故曰敬爲難。揚子曰：孝莫大於寧親。故曰安爲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爲難。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音普）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四海而無朝夕，推而放（上聲）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音短）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去聲）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音朔）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疾瘳（丑留切）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音跬）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39]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步頂反），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音避）。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

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蒐（音搜）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上声）乎蒐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音嗣）三老五更於大（音泰）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去声）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刃反）、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音泰）子齒。天子巡守（去声）、諸侯待于竟（音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音袞）冕北面、雖有明知（去声）之心、必進斷（去声）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音屈）、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如字）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愨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去声）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與述同）省（息井反）之、孝子之志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經解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音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音異）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音燭）辭比（毗志反）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註云、石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礼樂、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礼春秋

使之然哉此夬非孔子之言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音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上声）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去声）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註云馮氏曰論義信和仁之道而王霸並言之豈孔子之言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員也故衡誠縣（音玄）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註云篇首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疑是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illegible]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音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音怪）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上声）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音僻）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去声）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去声）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所引易曰緯書之言也）

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音朔）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音[illegible]）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

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去声)慢，固民是盡，午(去声)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去声)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七小反)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去声)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句)不固，焉(平声)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40)(請少進者，幸孔子更略有以進教我也。)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平声)？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音迄)乎天下矣。大(音泰)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音洛)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丑尹反)愚冥煩，子志(如字)之心也。孔子蹴(音[illegible])然辟(音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無奈後日過乎物而有罪。[illegible]此

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為是言之。王氏曰：仁人盡親如事天兩句，非聖人不能言。

仲尼燕居

石梁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旨散漫處多，未必孔子之言。山陰陸氏、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illegible]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illegible]於禮。子曰：居，女音汝三人者，吾語去声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去声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夫子嘗言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矣。夫子於三者之弊，獨言給之為害，何也？蓋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使給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而恥乎足恭，正此意也。

子也過也[41]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音嗣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能食不能教，亦為不及，故子貢再以中為問。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音嗣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音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去声與，倀倀音倡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音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如[42]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

升堂而樂闋、音缺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去声規、還音旋中矩、和鸞中采齊。音慈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礼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慈湖楊氏曰、孔子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縣興而金作、鏗然而鳴、即吾之情也、何以言爲也。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繼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德也、何以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舞文舞、大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体也。純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鸞之和、齊、而即吾之中采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雍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畎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声之樂也、而即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于前、而昧者不見不聞也。此豈說合而強同之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礼、文爲在礼、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平声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礼、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子貢之意、謂夔以樂稱、而不言其知禮。其不通於禮乎。竊不通也。夫子兩言古之人、亦微示不可輕之意。言夔以偏於知樂、是以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后世耳。然而畢竟是古之賢者也。故又終之以古之人也之言。然則禮樂之道、學者能知其相爲用之原、則無素與偏之失矣。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句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扶又反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音拙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音洛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音泰平也。諸侯朝、萬物服躰、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辯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

若發聯矣。

王氏曰、篇末二句、是記者自作結語。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43]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父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音洛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声之樂、無体之礼、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音基命宥密、[44]無声之樂也。威儀逮逮音棣、[45]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靜之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声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民心自然喜悅、不在於鐘鼓管絃之声也。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盛、日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以行礼、而后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邶風谷風之篇、言凡人有死喪之禍、必汲汲然往救助之。此非若為有服屬之親、特因救其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如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声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無声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音異及四國。無声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声之樂、日聞去声四方。無體之礼、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声之樂、氣志既起。無体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去声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46]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如字。湯降不遲、聖敬日齊音躋。昭假音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音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去声。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音厥然而起、

孔猶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子貢問三王之德、夫子但舉殷周言之者、禹以禪、無可疑。殷周放伐、故特明其非私也。

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音譬）則坊（音防）與（平声）。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口簟反）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好樂（音洛）、富而好礼、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上声）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国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石梁王氏曰、貧而好樂、亦一好字、恐非孔子語。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礼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去声）彼盍（音渴）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48）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49）死而號（平声）無告。子云、有国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去声）。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礼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徒洛反）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音烏）乎（音呼）、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與（歟同）

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已不應孔子自言、因知皆

後人為之。且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引證如此齊同。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音使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衣去聲其衣。如字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㊿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子云、敬則用祭器、故(51)孔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音嗣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音体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52)尸飲三、衆賓飲二、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上聲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音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53)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54)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戶郭反不菑音緇畬、音余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才計反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去聲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子容反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

曾春秋猶去(上声)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礼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音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礼。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音現)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音避)遠(去声)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去声)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去声)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論語、賢賢易色、此云好德如好色、以言其所好之篤而已。婦人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也。在此嫌、以遠嫌而已。

子云、昏礼、壻親迎(去声)、見(音現)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慶氏曰、歸乎之歎、聖人周流不遇、觀世道之益衰、念儀刑之有本、何必歷聘冀說而後足以行道哉。隱而顯、即中庸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也。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即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中庸以是終篇、蓋示人以進德之事。表記以是爲始、蓋發明聖人立教之故。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音洛)。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子曰、君子慎以辟(音避)禍、篤以不揜、恭以遠(去声)恥。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仕鑑反)焉、如不終日。子曰、齊(音齋)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音現)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礼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言觀之、此章恐非夫子之言。

子曰、無欲而好(去声)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上声)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聖者人所避有不幸而致嫌。周公使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

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禮而其仁可知也。

道者，王有義有考，王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石梁王氏曰：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七感反怛多八反，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上聲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上聲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聖人爲後嗣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才，是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曾玄以下，皆孫也。故夫子以爲數世之仁。蓋中心憯怛，所發者深，故所及者遠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音升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待洛反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去聲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去聲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尺正反，讀爲稱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去聲。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去聲其服。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長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力水反，施音異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去聲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

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上声）教之、弟以說安之。樂（音洛）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去声）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尸容反）而愚、喬（音驕）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去声）、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石梁王氏曰、夏道尊命一章、未敢信以爲孔子之言。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上声）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音升）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升声）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呂氏曰、先儒謂利爲祿賞、人臣事君各効其忠而已。言入而遂望其祿賞、乃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者、此君之所以報臣、非臣之所以望君也。受之有義、亦稱其大小而已。小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分。大言而小祿、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也。石梁王氏曰、此非孔子之言。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上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石梁王氏曰、遠而諫則諂、非孔子之言。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去声）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

出竟上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平声）吾弗信也。

呂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冀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音避）難（去声）、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56]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57]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去声）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子曰、君子不以口譽（平声）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去声）之、問人之饑則食（音嗣）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子曰、口惠而實[58]不至、怨菑（音災）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

情欲信、辭欲巧。

石梁王氏曰、辭欲巧、決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仁。

晝言夏、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音咨）盛（音成）、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云、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去声）。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緇衣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去声）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59]。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石梁王氏曰、傚論語為此言、亦傷不足。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音悅)其上矣詩云有梏(音覺)德行(去聲)四國順之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弗)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𠎝(音愆)于儀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去聲)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胡快反)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音烏)緝熙敬止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千容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音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丁但反)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去聲)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去聲)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丁但反)小雅曰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毗志反)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失涉反)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舊爲蔽)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音悅)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乎亂反)尹吉(音告)曰惟尹躬先(舊本作天今從書)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

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音牙）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與咨同）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去聲）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31）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子曰、唯君子能好（去聲）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去聲）、其惡（烏路反）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如字）仇。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如字）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音亦）。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舊讀爲顧、今如字）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音割）田（音申）觀（音勸）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平聲）。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音貞）、婦人吉、夫子凶。

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去聲）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平聲）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丁亂反）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去聲）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平聲）焉、蹢（直亦反）躅（直六反）焉、踟（音馳）躕（音廚）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音周）噍（音啾）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去聲）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音扶）患邪淫之人與（平聲）、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音扶）焉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

為袂（色介反）期九月以為閒（平聲）。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音現）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平聲）縫（去聲）半下。格（音各）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音屈）之及肘。帶下毋厭（於甲反）髀（音俾）、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古切）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胡瓦反）以應直、下齊（音咨）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音泰）父母、衣純（音準）以繢（音會）。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去聲）、純邊、廣（去聲）各寸半。

儒行

藍田呂氏曰、儒行者、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不對、因問儒行、而孔子歷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誠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為、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不知者力爭於一旦。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有道者不為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為儒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去聲）逢掖之衣（平聲）。長居宋、冠（去聲）章甫之冠（平聲）。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應氏曰、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名。末世不充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覘孔子之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怪而問之。孔子不敢以儒自居也。故言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以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居[52]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上聲）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侍而言之。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

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齋）難（去声）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去）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呂氏曰、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惟敬與恕、則忿懲欲窒、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子賜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許六反）也、非時不見（現）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家語作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五教反）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短）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呂氏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豆）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申）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去声）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避）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句）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平声）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去声）相死有如此者。儒有澡（早）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應氏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歷聘於諸國、非特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西山眞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爛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循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句其行去聲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去聲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八者皆仁之發見。哀公問儒行、夫子既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爲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爲仁。是尊仁而讓善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屈於富貴、不慁胡困反君王、不累去聲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句絕常如字以儒相詬呼構反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鄭氏曰、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群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旨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曰、殷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故多自夸大以怪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方氏曰、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

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

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礼行(去声)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〇冠(去声)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音泰)古冠布、齊(側皆反)則緇之。其緌也(如追)、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延平周氏曰、齊則緇之、以幽思也。末世緇布冠加之以緌、孔子以為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礼、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加緌、雖非禮、但冠而棄之可也。故曰冠而敝之可也。蓋敝有棄意。

適(音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音牟)追(堆)、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音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去声)、男先(去声)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66]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67]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以刃反)、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礼之本也。[68]夫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射鄉。此礼之大体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現)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備変切)、棗栗段(丁亂反)脩、以見。贊醴婦、[69]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礼、奠酬(州)、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礼、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後當(去声)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去声)積(恣)蓋藏(去声)。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去声)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冒）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職。教順成俗外内和順国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責）見於天日爲（去声）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与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猶父之与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去声）於異姓所以附遠（去声）厚别（彼列反）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与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去声）男先（去声）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别也。男女有别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别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去声）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去声）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将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礼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子恤反）食婦餕（音俊）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礼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礼不賀人之序也。

嚴陵方氏曰昏姻之礼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經云齋之玄也以明幽思也是矣。然曲礼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其羞。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志）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争潔敬則不慢。不慢不争則遠（去声）於闘辨矣。不闘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户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方主人共（恭）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

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遵）象陰陽也三賓
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
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
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
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
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
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
人也以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礼
礼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
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敬礼也（濟才又反）肺嘗礼也啐（取內
反）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去聲）飲食也為行礼
也此所以貴礼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
專為飲食也此先礼而後財之義也先礼而後財則民作敬讓
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
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
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
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當作教）
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
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
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

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
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一作獻賓）笙入三終主人獻之（一作六人又獻之）
閒（去聲）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
焉知其能和樂（音洛）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
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音脫）屨升坐
修爵無數（一作算）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
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
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去聲）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
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
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
光古之制礼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
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
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
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
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音揫）也愁之以時察
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
也左聖鄉仁右義背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
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
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礼有三讓建國必立三

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中去声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72)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音朔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体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体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礼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礼樂、則安則譽也。(75)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孔子射於矍音矍相去声矍相地名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音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去声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與罔同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老好一作好礼、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句不音否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礼不變、旄音耄期稱道不亂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廑音僅有存者。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去声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工毒反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上声食音嗣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

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音境）、大夫郊勞（去声）、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許既反）、還圭璋（還音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長樂陳氏曰、使者得禮而榮君之命、則有光華。失禮而辱君之命、則有愧恥。故厲其使、所以厲其君。厲其君、則敬讓行而兵不用矣。古之人以礼相愧厲而不以怒、此所以相成之道也。此孔子所以貴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

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礼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礼、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子賜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礼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礼也。盡之於礼、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礼、至大礼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礼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礼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礼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礼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礼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礼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礼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礼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

多歟。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劌傷義也。垂之如隊、墜礼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屈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如字尹如字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喪服四制

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夫礼、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礼也。權者、知也。仁義礼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内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作一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與孔子家語大同小異。

禮記終

校記

①禮：據《禮記》原文作「理」。

②「諸」下脱「公」字，見《禮記》原文。

③據《禮記》原文，「心」下當脱「者」字。

④專：據《禮記》原文作「車」。

⑤交：據原文作「之」。

⑥胡：當作「湖」。慈湖楊氏即宋楊簡。

⑦使：據《禮記》原文作「始」。

⑧行：據原文作「者」。

⑨者：據原文作「世」。

⑩學：據《禮記》原文作「斅」。

⑪一：據《禮記》原文作「謂」。

⑫固：當作「商」，見《禮記》原文。

⑬化：當作「羽」，見《禮記》原文。

⑭故治：當作「無日」，見《禮記》原文。

⑮平：當作「民」；「以」下當有「行」字，見《禮記》

原文。

⑯在：據《禮記》原文作「作」。

⑰綏：當作「淫」；不，當作「是」，見《禮記》原文。

⑱情：當作「惰」，見《禮記》原文。

⑲執：當作「以」，見《禮記》原文。

⑳以：當作「心」，見《禮記》原文。

㉑理：當作「禮」，見《禮記》原文。

㉒與：原文無，當衍。

㉓匕：當作「磬」，見《禮記》原文。

㉔聲匕：當作「磬聲」，見《禮記》原文。

㉕爲：據原文作「於」。

㉖成：據原文作「威」。

㉗孔：當作「亂」，見《禮記》原文。

㉘則以：當作「賜閭」，見《禮記》原文。

㉙多：當作「夫」，見《禮記》原文。

㉚偭：當作「踊」，見《禮記》原文。

㉛人：當作「殺」，見《禮記》原文。

㉜宜：當作「冥」，見《禮記》原文。

㉝仲：當作「仰」，見《禮記》原文。

㉞没：當作「設」，見《禮記》原文。

㉟「之」上脱「敬」字，見《禮記》原文。

㊱下：當作「蕭」，見《禮記》原文。

㊲人：當作「文」，見《禮記》原文。

㊳匕：當作「斯」，見《禮記》原文。

㊴不：據《禮記》原文當作「出」。

㊵連：據原文當作「進」。

㊶子也過也：據原文當作「師爾」。

㊷如：當作「知」，見《禮記》原文。

㊸父：當作「民」，見《禮記》原文。

㊹蜜：當作「密」，見《禮記》原文。

㊺建：當作「逮」，見《禮記》原文。

㊻私：據原文作「斯」。

㊼所：據原文作「斯」。

㊽任：當作「衽」，見《禮記》原文。

㊾偕：當作「偝」，見《禮記》原文。

㊿不：當作「子」，見《禮記》原文。

51孔：當作「君」，見《禮記》原文。

52人：當作「尸」，見《禮記》原文。

53偕：當作「偝」，見《禮記》原文。

54有：據原文作「在」。

55謂：據原文當作「諸」。

56一：當作「天」，見《禮記》原文。

57晏：當作「姜」，見《禮記》原文。

58此字不清，似「選」，據《禮記》原文當作「實」。

59此字不清，據原文當爲「法」。

60授：當作「援」，見《禮記》原文。

61臣：據原文當作「陳」。

62居：當作「孔」，見《禮記》原文。

63知：當作「如」，見《禮記》原文。

64辨：當作「辨」，見《禮記》原文。

65「死」下脱「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一段，見《禮記》原文。

66一：據原文作「雁」。

67揖：當作「揖」，見《禮記》原文。

68婦：當作「禮」，見《禮記》原文。

69所闕一字，據《禮記》原文當爲「婦」。

70立：當作「以」，見《禮記》原文。

71須：據原文作「洗」。

72歲：當作「遂」，見《禮記》原文。

73皆：據《禮記》原文，當作「偝」。

74蘋：據原文當作「繁」，即縶也。

75天：據原文作「是」。

孔聖全書大學上卷卷之十二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朱子大學章句序曰、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小學大學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三者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指三綱領。）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指八條目。）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平聲）其國。欲治（平聲）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去聲、下同。）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於止以下、孔子說詩之辭。）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朱子中庸章句序曰、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此字指執中訁）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音邵）之為臣、既皆以此（此指中）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唯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平聲）互演（音衍）繹（音亦）、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雲峯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如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為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授受者亦此中也哉。東陽許氏曰、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承者耳。（以上皆訴文）程氏遺書曰、中庸之書、是孔門付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illegible]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去聲）也、可離（去聲）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音現）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音洛）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去聲）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右第一章）

朱子曰、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黃氏曰、謂堯舜禹孔子所傳。饒氏曰、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右第二章）

胡氏曰、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朱子或問曰、此其稱仲尼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去聲）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況孔子爵不應（平聲）謚、而子孫又不得稱

其學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右第三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去聲）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上聲）能知味也。右第四章○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右第五章○子曰：舜其大知（去聲）也與。（與平聲）舜好（去聲）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右第六章○子曰：人皆曰予知（去聲），驅而納諸罟（音古）擭（胡化反）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音避）也。人皆曰予知（去聲），擇乎中庸而不能期（音朞）月守也。右第七章○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右第八章○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右第九章○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而審反）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右第十章

朱子曰：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子曰：素（漢書作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右第十一章

朱子曰：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又曰：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舜，知也；顏淵，仁也；夫子告子路者，勇也。○或問曰：此書非孔子一時之言，安得有次第？曰：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平聲）雜置而錯陳之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研計反）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子臣弟友四字絕句）庸德之行（平聲），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去聲），行（去聲）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右第十三章

史氏曰：四者未能，自責也，聖人不自聖之謙詞也。庸德以下，自勉也，聖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可見聖人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意矣。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音征）鵠，反求諸其身。右第十四章○君子

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節子思之言。詩曰、妻子好去聲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詩作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也。○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側皆反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度待洛反 矧可射思。射詩作斁、音亦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揜音掩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與平聲 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假詩作 樂君子、憲憲當依詩作顯 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右第十七章

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者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爲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盡理之不得其常也。朱子曰、侯氏謂舜得其常、孔子不得其常、善矣。然又以孔子德爲聖人、其名與祿壽孰與焉、天固已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歉於人爵哉。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以培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暇復爲異說以汨之哉。愚謂孔子有聖人之德、得聖人之名矣。不得祿位與壽者、此則天之未定也、所謂聖人所不能也。至於爲教無窮、而萬世尊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天之已定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音泰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去聲大音泰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去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

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與視同）諸掌乎。（右第十九章）○哀公（魯君名蔣）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音扶）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去聲）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上聲）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去聲）、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音縣）、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側皆反）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上聲）讒遠（去聲）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去聲）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去聲）、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悉井反）月試、既（讀曰餼）廩（音凜）稱（去聲）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音潮）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其劫反）、事前定則不困、行（去聲）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從容中（去聲）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右第二十章）

朱子曰、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陳氏曰、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許氏曰、誠者中庸一篇樞紐。大舜、誠者也。顏淵、誠之者也。強繼學之者當如是也。孔子從

乎中庸亦誠者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去聲，上同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災同及其身者也。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見右第二十八章

朱子曰、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幬徒報反 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右第三十章

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黃氏四如曰、帝王一中庸也、天地一中庸也、孔子既法帝王、又法天地、亦循中庸而已。○雙峯饒氏曰、祖述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上律二句言學之該乎宇宙。○勿軒熊氏曰、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四如又曰、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成、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虧愆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而天地為小。○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朱子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去聲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去聲之有居魯而逢掖、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見第三十三章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詹氏道傳曰、史記關天下者爲本紀、有國統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德盛、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畧入序說、疑者不入。○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仁山金氏曰、正考父生孔父嘉、別爲公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爲孔氏。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則鳩反、又音鄒邑。

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通考、貝氏、程氏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一年、公羊特書十有一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後、而世家稱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歲首、明年、故誤。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己酉、而世家遂録所記歲數皆少一年。序說史記生年、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亦以十一月爲歲首、不與春秋同例。胡舜陟編年、鄭夾漈通攷徒見集註引用史記、欲相附會、而不察朱子之意與朱子所由誤、及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誤。丹陽洪慶善闕里譜系、番陽程發盾年表辨正議論正當、援據的確。程氏反覆數千言、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往往孔子以十月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二月庚辰朔、彼豈不知十一月之無庚子哉、可見轉寫之誤明矣。

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上聲、爲去聲委吏、料量去聲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音煩息。○職、見音現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餘式反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去聲田。胡氏曰、此以後多用論語爲證、以經證史也。此二句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

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爲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聃雖知禮、然其意以爲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朱子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

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聲、下同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鄆、汶陽、龜陰之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許規反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問、成旣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朱子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爲大司寇、爲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季孫而公山不狃以費畔、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功。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其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爲、則雖不墮郕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强、而郕亦邊齊之域也。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朞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爲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肯於土地甲兵爲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朞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爲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者忽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爲誇、皆未爲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通考、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

與音預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音煩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

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爲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爲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其不足與有爲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

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顔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辭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過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絶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葉、失涉反。)○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絶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絶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去聲)、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雲峯胡氏曰、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他國反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考、故不書邪。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晩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朱子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爲矣。

乃敍書傳(去聲)、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顔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按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又按家記、史記、蘇子古史、皆謂孔子弟子凡七十七人、公伯寮、秦冉、顔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已書載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凡七十九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語。○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通考、吳氏程曰、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月無己丑、蓋長曆之誤。是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載孔子生、左氏載孔子卒。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之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柳宗元曰、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李延平曰、孔子相去千餘載、旣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

孔聖全書論語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同）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音洛）乎。人不知而不慍（紆問反）、不亦君子乎。○子曰、巧言令色、鮮（上聲）矣仁。○子曰、道（去聲）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程子曰、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或問曰、道之爲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者之心而言也。曰、然則何爲不言治。曰、治者、政教號令、爲治之事也。夫子之所言者心也、非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去聲）、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平聲）、抑與之與（平聲）。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平聲）。

朱子曰、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又曰、此子貢舉夫子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去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去聲學也已。○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音洛富而好去聲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七多反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平聲。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同拱之。○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朱子曰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力委反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上聲此。又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又曰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路不是至七十歲便畫住了。○或問大學之道何道也。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其說具于大學之篇矣。謝氏以爲聖人爲童子時已知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特行之未熟故必由志學而漸進。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爲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沒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或問三家僭禮於其夫子之三言者其有考乎。曰魯之三家殯設撥則其葬也僭而不以禮矣。以雍徹則其祭而不以禮也。其生事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嗚呼。彼爲是者其心豈不以爲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爲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存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自能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爲險語以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遁焉耳。嗚呼。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與。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去聲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彼列反乎。

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說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絶之甚者言之，所以深著乎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耳。曾氏引孟子愛而不敬獸畜之也，亦其明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音嗣）先生饌，曾（音增）是以爲孝乎。○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六字爲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朱子或問曰，言之終日，非聖人陰以告顏子，而不欲使衆人得聞之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西山眞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老聃、楊朱、墨翟（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或謂孔子時無楊墨，其考之亦不詳矣。）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訓，已是闢楊矣。陳氏曰，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則鄉原亦異端也。

子曰，由，誨女（音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去聲）寡悔，祿在其中矣。○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倉故反）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胡氏曰，使公復問孰②爲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於旅死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朱子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新安陳氏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價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又曰，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家臣陽虎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或問曰，聖人未嘗忘天下，今不爲政而其言如此，將不爲獨善之私耶。曰，聖人未嘗不欲仕，而亦不求仕也。況定公之初，陽虎用事，又非可仕之時也。然此意有難以告或人者，故特告之以此，而爲政之本，實不外焉，舉而措之，則優乎天下矣。嗚呼，此所以爲聖人之言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五兮反），小車無軏（音月），其何

以行之哉。○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或曰、夫子之言以三代之事言之可矣。若以繼周者言之、則秦不能因周之禮而損益之矣。漢繼秦而反因秦禮、以爲損益。然則夫子之言豈不驗乎。曰不然也。秦滅先王之法、漢徒亡秦之偏、皆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則秦不能有以甚異乎漢、而漢不能有以甚異乎秦也。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奇僻、與民休息、亦皆損其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而不然者。然卒亦不能變其所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亦莫不然。雖昏狂悖亂之極、不能出此、但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不驗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八佾第三

孔子爲季氏八佾(音逸)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范氏曰、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胡氏曰、聖人量同天地、以恕待人、惟於亂臣賊子則治之甚嚴、其法備於春秋、所以扶大倫立人紀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古無字通用)○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音汝)弗能救與(平聲)。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朱子曰、張敬夫以爲當冉有爲宰之時、始有是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爲之兆。其說幾是。楊氏以爲昭公時、誤矣。冉有爲宰自哀公時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去聲)、其爭也君子。

子夏問曰、巧笑倩(七練反)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或問、子夏所引之詩、蓋衛風碩人之篇。今去素以爲絢兮一句云者、夫子刪而去之也。曰、刪詩者去其不合於義理者耳。今此句之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者何哉。決非碩人之詩、蓋不可知其爲何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爲夏小正、坤乾爲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又曰、孔子嘗定禮樂、今以此章之

觀之則三代之禮孔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也。至於樂與詩相須故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然亦無全書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去聲祭如不祭。

朱子曰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又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外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朱子曰謝氏曰我寧媚於奧直求福於天者固非楊氏以媚竈為逆理則是以媚奧為順理亦失之矣。聖人事君盡禮者天理之公也。一有媚之之心則流於人欲之私矣。豈聖人之所為哉以為順理誤矣胡氏曰天即理也理無不在在人則人心之昭昭者是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朱子曰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又曰周禮之末又非有所謬戾而不可從也。故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音泰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朱子曰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反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去聲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或曰繼此而復入則將復問乎曰問而復問則不誠矣。惟其所未見而未及問者則因將必問焉其前所已問而今當行者則亦必復問而後從事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去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

子貢欲去上聲告古篤反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耳。程子曰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

曰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去声)有反坫(丁念反)。管氏亦有反坫(音殿)。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朱子曰夫子之小管仲正以其用狹而量淺耳。用狹者其本也量淺者其驗也。楊雄氏之言得其本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中矣。

子語(去声)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音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朱子曰大(音泰)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又曰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詞。

儀封人請見(賢遍反)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音現)也。從(去声)者見(賢遍反)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去声)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朱子曰儀衛邑夫子行經衛邑而封人因請見。又曰喪謂失位去國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應聘時。又曰諸家皆以喪爲斯文之喪予獨以爲失位之喪蓋當是時夫子固無恙也。二三子又何患於斯文之喪乎。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声、知去声)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音洛)仁者安仁知(去声)者利仁。○子曰惟仁者能好(去声)人能惡(去声)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如字)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上声)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去声)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上声)也。君子去仁惡(音烏)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七到反)次必於是顛沛(音貝)必於是。○子曰我未見好(去声)仁者惡(去声)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劉侍讀云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爲仁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音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丁歷反)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必二反)。○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放(上声)於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上声)子出門

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曰、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當乎理。又曰、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着力底誠。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或曰、孔子之所謂一貫者、非曰貫彼我而一之也、亦曰其所以酬酢萬變者、雖千變萬化、而未嘗不一也。又謂仲尼曾子所以授受、門人有不得聞者、亦非也。夫師弟子相處於一堂之上、其可爲呫耳語以私於一人哉。特學至者聞之而有得、其未至者雖聞若未聞耳。故門人之間、以何謂爲辭、則固同聞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又曰、考史記、則夫子卒時、曾子之年才二十有九、其聞道之早、蓋如此、可畏也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上聲矣。○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去聲○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去聲下同雖在縲力追反絏息列反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或問曰、揚氏不累室家之說、失之奇且、而不及聖人之意、然施之今世、亦足以破夫滑訐求全之惑也。胡氏曰、聖人之於婚姻、參度彼己、如是之審、所以能保終而無弊也。後世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媒妁兩美之說、或因意氣一時之諾、初未嘗深知二人之性行也、可勝慨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謝氏曰、魯多君子、夫子之力。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音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音胡璉力展反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

焉用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音悅）。○子曰道不行乘（平聲）桴（音孚）浮于海從（去聲）我者其由與（平聲）。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裁同）。

夫子之言正爲憂。則違之不得已而去耳。豈憤世過中之謂哉。又謂聖人豈終乘桴浮海者。亦未然也。逢萌管寧遼漢之亂皆嘗浮海而居夷矣。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爲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嘆。而卒不可行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去聲）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謂子貢曰女（音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音汝）弗如也。○宰予晝寢。子曰朽（許久反）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音汙）也。於予與（平聲）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去聲）。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去聲）。於予與（平聲）改是。

胡氏曰。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朱子曰。或謂性與天道實未嘗以語子貢。抑如子貢者。夫子嘗告以一以貫之矣。又告以天何言哉矣。又告以知我其天矣。則不可謂未嘗以告之。使聖人果絕口而未嘗言也。則學者何以知夫性與天道之目而求所以自得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去聲）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平聲）而妻（去聲）之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遺乃疾之弟名）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吳氏曰。孔圉之行如此。然孔子責人以恕。居其人國。不非其大夫。又戒子貢以方人。故止以所長稱之。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葉氏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去聲）也。○子張問曰令尹

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去声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季文子三去声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去声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平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朱子曰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又曰夫子初心欲行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仁山金氏曰夫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雕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自衛反魯。○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皙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朱子或問曰孟子所謂進取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孟子所謂不忘其初即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特所傳聞之有異辭耳。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呼西反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棖剛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知人之道於衆好之而察焉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朱子曰先友鄒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去声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眞西山曰二子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進步。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焉屬上句不如丘之好學也。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音泰簡乎。

曰雍之言然。

家語記孔子見伯子不衣冠而處，譏其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固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去聲。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亡與無同，未聞好學者也。○子華使去聲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去聲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朱子曰：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又曰：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上聲諸。

朱子曰：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又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季康子⑤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音扶！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或曰：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何也？朱子曰：舊注以爲惡疾，不欲見人，未必然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欲使君入，得以南面視己也。時孔子視伯牛疾，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復入其室，止於牖下取其手而執之，蓋與之永訣也。理或然矣。○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音嗣，一瓢⑥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音洛。賢哉回也！

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朱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顏孔之所以分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女音汝○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澹，徒甘反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射讀法而群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乎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不有祝鮀（徒何反）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去聲）之者、好之者不如樂（音洛）之者。○子曰中人以上（上聲）可以語上（去聲）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材而篤焉。

樊遲問知（去聲）、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去聲）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朱子曰、聖人所謂鬼神乃祀典之正者也。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

子曰知（去聲）者樂（五教反）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音洛）、仁者壽。○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朱子曰、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又曰、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音孤）不觚、觚哉觚哉。○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當作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音扶）。○子見南子、子路不說（音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朱子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又曰、聖人道大德全、無可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音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真西山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攻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或曰、仕於其國而見小君、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爾。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

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爲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爲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上聲久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施去聲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音扶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朱子曰、能近取譬、乃聖人直指子貢用力爲仁之術、非但使之知其所在而已也。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去聲古、竊比於我老彭。

朱子曰、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尹氏以爲老聃、彭祖、未知然。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

子曰、默而識音志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程子曰、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朱子曰、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又曰、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焉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蓋有之。戴少望曰、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

朱子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初未嘗夢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爲此說。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子曰、不憤房粉反不啟、不悱芳匪反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上聲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音扶　子路

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皮冰反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去聲謀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决不可求爾。或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奈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爲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

子之所愼、齋側皆反、戰、疾。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句聞韶、句三月句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以三月不知肉味。

冉有曰、夫子爲去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去聲也。

朱子曰、靈公逐其世子蒯苦怪反聵、五怪反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子曰、飯扶晚反疏食、音嗣飲水、曲肱而枕去聲之、樂音洛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水飲、而其樂亦無以加矣。謝氏謂聖人視義富貴亦如浮雲、則失乎聖言之意也。楊氏以天爵之貴備萬物之富爲言、若聖人與世之富貴者較勝負、則既病矣。然必挾此而後樂、又非聖人無所不樂之意也。又謂聖人於不義之富貴、視其去來如浮雲之輕者、亦誤矣。聖人視之之輕、亦以自義理而觀之、爲不足道耳。非以趣舍能賤、來去無常而輕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子曰、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平聲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葉舒涉反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簒亂、於易稱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徒雷反其如予何。

朱子曰、魋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微服避也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或問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己者、曰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我矣、豈其不自知哉。又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爲不自必之辭者、有爲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爲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子曰字疑衍文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亡讀爲無○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洪氏曰、孔子少去聲貧賤、爲去聲養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張南軒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爲天理之公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音志之、知之次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見賢遍反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朱子曰、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朱子曰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張南軒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執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七住反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厚齋馮氏曰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吳氏曰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去聲之。

朱子曰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晁音潮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力軌反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

朱子曰祈禱卜筮之類。皆聖人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胡氏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貫幽冥。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豈疾病而後禱哉。

子曰奢則不孫去聲。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朱子曰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音現於容貌之間者如此。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絲里反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去聲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賢遍反），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

朱子曰：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又曰：程子以夫子反魯爲定公時，誤矣。

新安陳氏曰：子語魯太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歟。○愚按：摯適齊次之，自衛反魯又次之，此章則追嘆之詞，諸儒皆未詳考。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音匪）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呼域反）。禹，吾無間（去聲）然矣。

洪氏曰：衰周之時，禮失其本而奢僭極矣。夫子善禹[illegible]救之，然矯枉又不可以過正也，故稱禹爲法焉，與墨者之宗禹異矣。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或問：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朱子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人當脩己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脩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節齋陳氏曰：孟康云：達巷黨人乃項橐。

新安陳氏曰：惟聖人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爲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爲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句），儉（句），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史記作無，古蓋通用。）

胡雲峯曰：心之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心之虛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翳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聖人

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或問、聖人從容中道、而有所絕、有所毋、何也。朱子曰、絕非身絕之絕、蓋曰無之盡云爾。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去聲 與音預

馮厚齋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過陳過匡、顏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文王既沒云云。

五峯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

大音泰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平聲。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杜氏曰、疑此大宰即嚭也。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大宰。問亦當在此年也。洪氏曰、宋大宰也、列子稱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宋、商後、又都商丘是也。朱子曰、列子多寓言、恐不足據、杜氏說是。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叩音口其兩端而竭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新安陳氏曰、天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嘆也。麟出似矣、而踣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音咨衰七雷反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少去聲必作、過之必趨。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朱子曰、楊氏謂於瞽者、以其不見而加敬焉者、似矣之過、蓋聖人愛敬之誠心、無適不然、何獨於此三者而然耶。尹氏所謂不欺其不見者、亦非是。夫見之必作、過之必趨、蓋實加敬焉、非但不欺而已。蓋不欺之名、由有欺而後得、聖人心本無欺、則其作其趨、固未有不欺之意也。

顏淵喟苦位反然歎曰、仰之彌高、鑽祖官反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朱子曰、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朱子或問曰、謝氏謂博文約禮、求於所性之中、似亦贅語。夫天下之事、豈有非所性之內者、故聖人謂學但有為己為人之異、而無性內性外之殊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

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閒如字

朱子曰：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致仕之前也。若顏淵死，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間，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儻致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遂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力不足，不以病而憚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而藏諸，求善賈音嫁而沽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朱子曰：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朱子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憫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厚齋馮氏曰：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況舍國中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所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朱子又曰：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或問九夷上二說采。子曰：邢氏以為九夷，蓋玄菟、樂浪、高驪之屬。而胡氏亦曰：君子猶箕子也。箕子居於遼東九夷之地，其教條風俗，至漢猶存。夫子之時，又當純固。然恐非聖人之本意也。又曰：程子所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者，聖人之事也。張子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者，學者之事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音扶，不舍上声晝夜。

或問曰：荀子曰：孔子見大水必觀焉。孟子謂仲尼亟稱於水，特取有本之意。與此章未必一時之言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去声，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新安陳氏曰：南子不翟茀自蔽，翱翔過市，無恥孰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求位反，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芳服反一簣，進，吾往也。○子曰：語去声之而不惰者，其由也與平声。○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此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音扶，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子曰：後生可畏，焉

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焉之焉，於虔反。〇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〇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〇子曰：衣去聲敝縕紆粉反袍，與衣狐貉胡各反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平聲！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〇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字當作凋也。〇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〇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〇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音扶何遠之有。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旁連反言，唯謹爾。朱子曰：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〇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子六反踖子亦反如也，與與平聲如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君召使擯必刃反，色勃如也，足躩音卻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尺占反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于逼反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音咨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〇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平聲。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色六反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音狄，愉愉如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厚齋馮氏曰：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焉得疑孔子絕無朝聘往來之事。或曰：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說者以為非禮，何也？朱子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

君子不以紺古暗反緅側由反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之忍反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研奚反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上聲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去聲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

朱子曰：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輔氏曰：若未致仕時，則朝服而朝，乃常禮也，有不必記。

齊側皆反，必有明衣，句布。句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〇食音嗣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饐音懿而餲烏邁反，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而甚反，不食。

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音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瓜字本作必，魯論瓜作必)，必齊如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

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吳氏曰：或問聖人譏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疏食菜羹之類，以其粗非，故曰惡爾，非謂腐敗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或問不時不食，諸說皆謂朝夕日中之時。朱子曰：食以飢飽爲節，聖人與人同耳。若朝夕日中既食矣，則他時不食自不待言。惟胡氏以爲王制五穀不成、果實未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最爲得之。或曰：瓜之爲必，何也。朱子曰：既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成辭矣。曰必祭，則明聖人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聖人無不敬之祭也。

席不正不坐。

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邪。朱子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爲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爲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矣，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恭之至耳。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乃多反)，朝服而立於阼階。(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朱子曰：吳氏以爲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不可服而不服，皆在其中也。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邢氏曰：孔子家廄也。吳氏曰：家語云國廄，恐非。廄則路馬當問矣。或曰：廄焚而不問馬，何也。朱子曰：退朝聞之，一時之間急於問人，故未及問馬爾，然亦豈終不問哉。蓋必將有以告者矣。曾氏以不字自爲一句，恐未然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扶晚反)。疾，君視之，東首(去聲)，加朝服，拖(徒我反)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或有問於愚曰：孔子當仕有官職，君召之固不俟駕。假如孔子致仕，君召應否。愚聞之朱子曰：士之未仕，雖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於他國之君耳。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吳氏曰：殯於堂曰殯，殯於野曰葬。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胡氏曰：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

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朱子曰、殯者殯於西階之上、有子弟親戚而在遠。及其月時而葬之者權也。若曰殯而不葬、則孔子之家此殯無時而啓、不復可以行吉禮矣、夫豈然哉。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九用反，又居勇反。之，三嗅許又反而作。

蔡氏曰：夫子平生，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容，厄於陳蔡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嘆雉同意。

校記

①記：當作「語」，「家語」即《孔子家語》。

②執：當作「孰」。

③爲：據《論語》原文作「謂」。

④因：當作「固」。

⑤謂：據《論語》原文當作「問」。

⑥飄：據原文當作「瓢」。

⑦合：據原文當作「舍」。

⑧夏：當作「耳」，見《論語》原文。

孔聖全書論語卷之十三

後學蔡復賞　編述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朱子曰、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意謂夫子稱周曰郁郁乎文、即文質彬彬之文也。周末文勝、乃文勝質則史之文也。）

子曰、從（去声）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朱子曰、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平声）於患難（去声）之中也。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十人也。或曰、何以知其爲門人所記也。朱子曰、吳氏例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得之矣。諸說皆以此章盡爲夫子之言、考之不審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音悅）。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其精微、是亦助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去声）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爲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南容三（去声）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声）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爲①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朱子曰、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由）。少（去声）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声）孔子卒。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詞。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音附）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及諸市也。且爲（去声）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上声）以副其意、豈

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音扶
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或問以弟子
之年考之、則顏淵之死、先於伯魚、故有以鯉死之言、爲夫子
之設言也、諒乎。朱子曰、以人情考之、不應如此。且王肅推信
家語、最爲深篤、而亦此爲年數之錯誤。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朱子曰、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
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
之傳、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
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去声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音扶人之爲
去聲慟而誰爲。
范氏謂哀發於誠心、故不知其慟。聖人之喜怒哀樂、莫非誠
心之發、何獨於顏子而後發於誠心哉。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
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勉齋黃氏曰、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爲道也。請
車郤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
道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②。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胡浪反如也。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子樂。音洛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音扶人不言、言必有中。去声○子
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
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平声子曰、過猶不及。○季氏富於
周公、而求也爲去声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
朱子曰、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
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音婢亦由也喭。五旦反。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子曰、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去声○子張問
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與如字君子
者乎、色莊者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
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張敬夫曰、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
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音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或

曰、顔淵若死於夫子之難、其如顔路何。胡氏曰、程子嘗言之矣。閭巷之人辭親遂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況朋友乎、況弟子之於師乎。其可不可、當未行而預斷、不可臨難而始謀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平声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平声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厚齋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爲、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爲大臣也。朱子曰、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胡氏曰、應答之頃、可以沮潛竊、扶綱常、眞聖人之言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扶音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去声夫扶音佞者。○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上声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去声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機音饉僅音、由也爲之、比必二反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詩忍反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祀、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去声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上声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上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暮音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于音、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扶音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平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平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張存中曰、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

顔淵第十二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或曰、顔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爲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口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顚倒錯

亂益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顔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又曰、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非以仁與禮爲二物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音扶何憂何懼。

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訒言。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不憂不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朱子曰、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魋入于曹以叛、民叛之、魋③齊衛、遂奔齊。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殺宋公、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顔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其爲亂將死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譖莊蔭反膚受之愬、愬同訴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去上声○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去声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朱子曰、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或問、景公果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illegible]有餘矣。惜其不能此、齊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與平声子路無宿諾。○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吳氏曰、家語曰、孔子爲魯司寇、聽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若何、皆曰云云然後、孔子曰、當從某子議。是此聽訟吾猶人也。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所以能使民無訟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去声)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音特)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④與(平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去声)、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音現)子夏曰、鄉(去声)也、吾見(音現)於夫子而問知(音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音遙)、不仁者遠(如字)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音頁)、不仁者遠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音谷)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如字)。請益、曰、無倦。○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上声)諸。

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季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路⑤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句)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礼樂不興、⑥則刑罰不中(去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朱子曰、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礼反)其祖、名實紊(音問)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馮氏曰、時輒已立十二年矣。胡氏曰、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饒氏曰、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朱子曰、出公用之、即諫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議也。又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

如此做方与他做。若輙不能然、則夫子必不為之臣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礼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音扶)如是則四方之民襁(居丈反)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去声)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程氏曰、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所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系於風雅頌之末云耳。胡氏曰、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爻、書五十八篇、礼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孔子舉詩以例其餘耳。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故孔子嘆之。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上声)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朱子曰、愚按史記、蓋為(去声)衛靈公不能用而發。胡氏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三、一為衛不能用、一為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或曰、孔子之言如此、然其為魯司寇、聞政亦久矣、而未見其效、何也。胡氏曰、以春秋考之、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子以中都宰攝行相事、以礼折齊、齊人歸田、魯之國勢已強矣。至十二年夏墮三都、是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之時也。而少正卯已誅、男女已別于塗、商賈已信于市矣。郈費既墮、圍成弗克、於是伯子聽公伯寮之譖、受齊女樂之饋。至十三年春郊、不致膰俎于大夫、而孔子去魯矣。蓋其明年、築圍大蒐、若孔子為政、則不為此可驗也。然則為魯大司寇、纔歷三時、又不得專其政、而其功烈已如此、使魯舉國以聽、而又及於朞月三年之久、則其效宜何如哉。朱子曰、愚按胡氏所記年數、與周紀孔子世家皆不合、蓋以意言之耳。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平)殘去(上声)殺矣。誠哉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饒氏曰、從政是大夫事、為政是人君事、夫子此言為大夫而發。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

以吾其與(音預)聞之。

朱子曰、冉有時爲季氏宰。吳氏曰、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尊耆老之意。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爲告老之年。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音机)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樂音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喪去声)

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己之人爲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悛、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嗟乎、魯之衰也、豈獨三子之過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吳氏曰、夫子入楚、接輿輩交譏之、葉公雖不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

子夏爲莒父(父音甫)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葉公語(去声)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去声)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上声)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去声)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去声)必果、硜硜(苦耕反)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所交反)之人、何足算(筭同)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音絹)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夫音扶)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後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皆去声)

朱子曰、子貢之意、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多寡、而夫子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公私。一則救偏聽之失、一則核理義之真。言亦各有攸當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說音悅)○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去聲。孫，去聲。）

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宮适（古活反）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五報反）盪（土浪反）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音扶），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子曰：為命，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反音）食⑦（嗣）沒齒無怨言。

朱子曰：子西，楚公子申。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楚宜申其亂被誅，相去又遠，皆所不論者。為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故以此為公子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所以豐財足用，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去聲），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音），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平聲）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朱子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智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以為小國之大夫也，亦雖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新序之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鬭，三獲甲

者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可以觀勇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夫子之疑之何也。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平声君，吾不信也。○子曰：晉文公譎古穴反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居黝反，召音邵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春秋傳作糾。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平声？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去声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皮寄反髮左衽而審反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後漢應劭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愚謂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為改過，皆有可取者。孔子必不以召忽為匹夫匹婦之諒，蓋是言耳。朱子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為召忽之不失其正也。范氏以九合為仁之大，以死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為之乎？楊氏又以忽之死為傷勇，仲之不死為徙義，而夫子與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又曰：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雜而兼舉之，既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士免反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朱子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

陳氏曰：文子身後，孔子於其既謚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謚耳，非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謚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去声？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拳拳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有為爾。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音扶)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⑨。君曰告夫(音扶)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朱子曰、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感傷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新安陳氏曰、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或曰、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眾加齊之半、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之言固有是矣。然其所謂必有處置謀度而後行者、則亦非不量力而浪戰也。其為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亦將奚以為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皆去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使皆去声)

朱子曰、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声)○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⑩、知(去声)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音扶)我則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平声)。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朱子曰、聖人之意、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為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以德稱耳。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朱子曰、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所間耳。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或曰、然則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

復讐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真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音扶)。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音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平聲)、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或問、公伯寮學於孔門、而所為若是、何也。朱子曰、胡氏以為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孔門、豈肯間其朋友哉。又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為用捨、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係焉、何也。此隳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耳。

子曰、賢者辟(去聲、下同)世、⑪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平聲)。

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六字為句。)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音紀)知也、斯己(音紀)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朱子曰、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音庵)⑫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胡氏曰、子張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或云、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光則可、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耶。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己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去聲)弟(去聲)、長(去聲)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其定反)。

朱子曰、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音存)踞(音據)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朱子曰、原壤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

脛、則壤猶爲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范尹皆以爲壤非可言論者故叩其脛而深責之亦不然也。又曰、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夷俟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豈其不可以言諭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毆之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平声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黄氏曰、禮之於人大矣。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儀也。朱子或問曰、抑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吕靴筆記事於后、兒子畜之。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音陣 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從去声 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音現 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朱子曰、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按史記去衛適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齊氏曰、考春秋其時陳服楚蔡服呉。呉楚交戰無虚歲。孔子蓋見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絶糧於兵間也。黄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覩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耳。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

朱子曰、爲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

子曰、賜也、女音汝 以予爲多學而識音志 之者與。平声 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謝氏曰、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人⑬貫之。胡氏曰、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朱子曰、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

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耳。又曰、諸說皆有以博爲病之意、是蓋不察乎所謂一者固所以該乎萬、若無所謂萬者、則其爲一也亦將何以貫爲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正學者之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朱子曰、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覺軒蔡氏曰、夫子嘗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或問知德者鮮之說、朱子曰、史記以此連上章爲一時之語、然則以陳蔡之大夫、子路之慍見、子貢之疑於多學、皆爲未知德也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與平聲 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亡百反 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七南反 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扶音 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去聲 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音承 殷之輅、音路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去聲 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程子曰、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耳。兆猶準則 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與平聲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去聲 怨矣。○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去聲 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陳氏曰、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爲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平聲 者、其

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或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爲有所倚矣。朱子曰、有毀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爲有倚、而以夫恝然無情者爲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平聲之、今亡音無矣夫。音扶

朱子曰、此必有爲去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朱子曰、聖人說發憤忘食、卻是真箇。惟橫渠如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奴罪反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

子曰、貞而不諒。○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張南軒曰、爲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遑恤其事、則失其義矣。

子曰、有教無類。○子曰、道不同、不相爲去聲謀。○子曰、辭達而已矣。○師冕見、賢遍反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平聲子曰、然、固相去聲師之道也。

朱子曰、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朱子曰、聖人之意、告之階席者、慮其不見、而或至於覆跌、告之以在坐之人者、恐其不知所爲、而抑鬱無聊也。不專爲不使至於有過而已。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平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平声)有言曰、陳力就列、⑭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去声下同)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徐履反)出於柙(戶甲反)、龜玉毀於櫝(音獨)中、是誰之過與(平声)。冉有曰、今夫(音扶)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音扶)舍(上声)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音扶)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朱子曰、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冉有季路見於孔子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郗。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史記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明年、孔子自陳遷蔡。左傳哀公十一年、冉求帥左師戰于郊、此二子任季氏不同時之證也。趙氏曰、哀公十一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齊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從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此子路再仕季氏、同冉求見於孔子之證也。)洪氏曰、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去声)、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蘇氏曰、舊說以蕭墻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朱子曰、蕭墻之禍、亦本是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詭氏所謂至誠前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過矣。孔子之言、乃據其事之已然者言之、豈前知之謂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⑮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音扶)三桓之子孫微矣。

朱子曰、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平声)辟(婢亦反)、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吳氏曰、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五教反）損者三樂。樂節禮樂、（音洛）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音洛）損矣。○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去声）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叶南反）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平声）○朱子曰、（章首當有孔子曰字。）○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立。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去声）其子也。

朱子曰、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潛室陳氏曰、若一以遠其子、則是有心于為公也、聖人然乎哉。新安陳氏曰、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雍容詳審、亦可見其濡染薰陶之所得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孔氏正義曰、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嬖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南軒張氏曰、此夫子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去声）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去声）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朱子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定公五年虎囚

桓子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又曰、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過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仁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詘也。(智也)胡氏曰、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屈。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為之日月已過矣、是亦諷使速仕也。朱子曰、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去声)詘(與屈同)身以信(伸)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孫而理未嘗枉。若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犯害。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道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〇子曰、唯上知(去声)與下愚不移。(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爾。)〇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華版反)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朱子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饒氏曰、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音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音扶)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朱子曰、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又曰、公山弗擾不召叛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改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蘇氏曰、孔子之不助叛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取之、使不自絕而已。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馮氏曰、孔門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此抑其齊論歟。)

佛(音弼)肸(許密反)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

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朱子曰：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恐佛肸之浼（音每）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輔氏曰：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暇，何至有浼於聖人。若夫昏愚之至，不可以當聖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肸，亦豈能浼於聖人哉。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又曰：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召矣，及此而復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能安，故問以辯之，亦可謂善學矣。然其不悅者，蓋以己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

子曰：由也，女（音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去声）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声）○子曰：小子何莫學夫（音扶）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音狩）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音汝）為周南、召（音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平声）？

厚齋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踐言，而復告之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為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說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子曰：色厲而內荏（而審反），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平声）？○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平声）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蘇氏曰：患得之，當云患不得之，闕文也。鄙夫止於管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故孔子深畏之，曰無所不至者，言其必至于亡國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音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方服反）邦家者。（惡，並去声）○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朱子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甸反）流行之實，不待

言而可見。如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朱子曰、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鄭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朱子或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儒悲不有故、未有卻之如此⑯峻者、而其事則不可知耳。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祖官反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音扶、下同稻、衣去聲夫錦、於女音汝、下同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如字不樂音洛、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馮氏曰、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況斯世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如字。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古堯反以為知去聲者、惡不孫去聲以為勇者、惡訐居謁反以為直者。⑰○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上聲也。近之則不孫、遠去聲之則怨。

朱子曰、何以知小人為僕隸下人也。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之亦非所恤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去聲焉、其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朱子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微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去聲、下同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直道二句、枉道二句、皆言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反）之之言而亡之矣。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有為之人。朱子曰、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朱子曰、此言必非面語（音御）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朱子曰、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問設若致膰、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邪。朱子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間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音避）之、不得與之言。

朱子曰、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

長（平聲）沮（七徐反）桀溺（乃歷反）耦[18]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音扶）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平聲）。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平聲）。對曰、然。曰、滔滔（吐刀反）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以者指世人而言、易者皆主夫子而言。）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音憂）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音武）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如字、下同）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朱子曰、時孔子自楚[illegible]乎蔡。津、濟渡處。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雲峰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

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歟。朱子曰：楊氏謂夫子非辟人者，而以鳥獸不可同群為夫子自辨其不辟人之詞，則失之。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絕，若辟世則遂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群矣。故夫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群者，乃所以譏桀溺之辟世而與人絕耳，非以自解其不辟人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音條）。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音嗣）之，見（賢遍反）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朱子曰：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又曰：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而行道。到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桓子受女樂又行，無一而非義。靈峰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夫子於此四人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嘆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去声）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平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去声，下同）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大（音泰）師摯適齊，亞飯（扶晚反）干適楚，三飯繚（音了）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徒刀反）武入於漢，少（去声）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音靈）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已，豈虛語哉。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其深有感也夫。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陸氏釋文、唐開元五經文字皆作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人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烏瓜反）。

雙峯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同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

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也、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朱子曰、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季武子）同朝、宿父季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惡得為孝哉。

衛公孫朝（朝音潮）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音志）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焉學、焉不學、焉字皆於虔反。）

朱子曰、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

叔孫武叔語（去聲）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從入之門。張敬夫曰、武孫亦豈真能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朱子曰、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去聲）、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朱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謝氏曰、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去聲）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

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此殆難以思勉及也。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貢斯齋曰、子貢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故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卽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卽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博厚高明、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至也)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去聲)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音悅)

黃氏四如曰、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叙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孔子定書時語、南軒張氏曰、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或問曰、范氏之意、若以治曆明時爲人君之事者、謝氏以曆數有歸而言、則又若後世讖緯之學者、其論不同、奈何。朱子曰、謝氏得之矣。蓋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属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爲言也。又曰、聖賢所言中有二義、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守之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屛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征乎。（屏音丙上声）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去声）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附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明道）曰讀書者[illegible]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以覺人。）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

程子（伊川）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朱子曰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便有下手處。如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又曰孟子說心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

上卷孟子傳註大全

趙氏曰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

通考吳氏程曰按孟子魏惠王二十五年游梁至襄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考其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薨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闕里志云年及百餘歲。）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

程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声）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尹氏曰當是之時天下方務於合從（子容反）連衡（同横）以攻伐為賢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以上見序說。)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太史公(司馬談)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謝疊山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體。

○仲尼曰、始作俑(音勇)者、其無後乎。(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爲(去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此孟子之言。)○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去聲)乎。

董子(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同)爲(去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註云、孔子之門徒、頌述宓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必賤薄之。)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音尤)而傳命。○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去聲)、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孟子。雖由至異矣作句、只王字微讀。)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音奔)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伊糾反)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去聲)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去聲)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音扶)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之瑞反)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子、孔子也。)

魯齋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音扶)志、氣之帥也。氣、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音扶)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平聲)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朱子曰、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孔子言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若知言、便見是非邪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自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奴罪反)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口劫反)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上聲)而揠(烏八反)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上聲)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彼寄反)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慶源輔氏曰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為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蔽有為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何如。曰孔子嘗語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去聲) 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指孟子)既聖矣乎。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被峰

胡氏曰孔子之聖不假乎知言養氣之功。孟子之知言養氣乃學而至聖者也。

曰惡(平聲)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音扶)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昔者一節公孫丑之問。) 曰姑舍(上聲)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平聲)。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音潮)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音蛙)不至阿其所好。(去聲)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音狩)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音迭)河海之於行潦(音老)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註疏曰、凡孔子制作之禮、而知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聞孔子雅頌之樂音、而知孔子有德、與文武同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音善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朱子曰、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音稠繆武彪反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子讀詩而贊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雲峰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禀受處說。張氏頑曰、天命謂性、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爲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爲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躰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

○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去声焉。以下孟子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㉓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平声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註疏曰、悲不成声也。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註疏曰、孔子冢上之祭祀壇場也。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上声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蒲木反之㉔、皜皜音杲乎不可尚已。

朱子曰、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声氣象有似之者。又曰、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音弗也。趙氏悳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音合、勇士不忘喪其元。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去声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同贄。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音成夫人蠶繅素刀反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出疆必載

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去声出疆舍上声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音酌之言、鑽穴隙去逆反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胡氏曰、論語不仕無義。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註疏曰、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爲壇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意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同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音現孔子而惡去声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音勘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此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奴簡反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朱子曰、聖人禮義之中正、 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于汚音烏賤而可耻。汪氏琰直曰、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也異矣。必候其禮之至而往拜之。拜之必矙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爲聖之時也。○註疏曰、豚豕之小者。蒸豚熟豚也。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正義曰、孔子不見、知其非賢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去声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去声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音降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側魚反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去声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去声武王誅紂、伐奄平声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去声有作、有讀爲又、古字通用。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去声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去声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去声)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去声)淫辭、以承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又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有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胡氏曰、禹與周公之功、當時之治也。孔子春秋之功、萬世之治也。(三聖事功)○真西山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陳氏曰、當時倫紀亂矣、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也。又曰、聖賢及世之亂而治之、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爲、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後世。孔子曰、予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爲後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乎、故也。輔氏曰、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於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註、頭曰、禹稷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正義曰、凡此皆能勤於爲生民耳。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音灌)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音扶)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因讀此詩而言)

○有孺子歌曰、滄浪(音郎)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朱子曰、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爲耳順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去声)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此言強戰者爲孔子之所深惡也。)

范氏曰、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爲不孝、況於人命、可不重哉。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楊氏曰、聖人所爲、本分之外、(本然之分、乃事理之至、理者、若事到這裏、恰了、再过些子、便是)

豈不加毫末。朱公遷曰此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為
已甚孔子自言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
泉混混不舍上声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上声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
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下各反也可
立而待也。故聲聞去声過情君子恥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
急者言之也。饒氏曰論孟二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
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曰禹惡去声
旨酒而好去声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
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
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去声楚之檮逃杌兀魯之
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
朱子曰此又承上章歷叙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
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又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
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
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刪詩
時降之。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
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
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謡其体制聲韵與列國之
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尹氏曰孔子作春
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
百王之大法。輔氏曰春秋之旨善善惡惡撥乱世而反之正上
明四代之礼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新安
陳氏曰五經天子之教春秋天子之政也。饒氏曰思兼三王
王[25]以施四事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到孔子之時王者之迹
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26]此　朱子曰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
[27]以　辭雖謙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又曰人謂子
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
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張子曰孟子謂孔子
猶在五世之內雖不得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猶有能傳其
學者故我得竊取其善於人以為善。南軒張氏曰自今觀之

孔子之澤爲所浸灌、萬世不斬也。蔡氏曰、孟子之生、去孔子
之卒方七十一年之后。

○禹稷當平時、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賢其進則憂民之憂。)顏子當亂世、居於陋㉘巷、一簞食(音嗣)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賢其退則樂己之樂。)○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魚及反)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知㉙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則、㉚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去聲)堯、禹之相(去聲)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平聲)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朱子曰、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去聲)湯、以王(去聲)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去聲)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音賄)過、自怨自艾(音刈)、於桐處(上)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使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音擅)、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者何也、禪繼皆奉天命而已矣。)○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音雍七余反)、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名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向魋也)將要(平聲)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朱子曰、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音羊)醫也。侍人、

奄(音掩)瞷(音閒)與人也。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又曰聖人以義處命
不恃、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南軒張氏曰、
聖人非擇禮義而爲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
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呂氏曰無義無
命、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
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史記謂孔子去宋時至於司
城貞子。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
陳爲陳侯周臣。朱子曰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去声)然猶擇所
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
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去声)政之所出、橫(去声)民之所止、不忍居也、
思與鄕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
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
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
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音預)被堯舜之澤者、若
己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
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鄕人
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
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
淅(先歷反)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
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同脫)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
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
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去声)者也、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
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
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中的)非爾力也。
朱子曰、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
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又曰、此章
言三子之行(去声)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
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
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
行於四時也。又曰、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
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
處(上声)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
思(去声)在。所謂任、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孔子必不肯恁

地傚。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平声？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去声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音角，孔子亦獵較。趙氏曰：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以小同于俗也。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平声？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上声之仕。於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衛侯元也，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疑出公輒也。輔氏曰：或是字誤，或當時人呼出公為孝公，皆不可考。公養之仕也。

輔氏曰：孔子亦獵較，見聖人同物之仁；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三年之淹，見聖人制行之勇。○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朱子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是以孔子此時失了幾會，不曾做得成。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声，下同。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平声乎宜乎？抱關擊柝。音托。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工外反計當都浪反而已矣。嘗為乘去声田矣，曰牛羊茁阻刮反壯長上声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朱子曰：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去声也。又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員無所不可也。陳氏曰：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觀此，則知卑官雖无行道之責，薄祿亦无苟受之理。為貧而仕者，當以孔子為律令可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同贄為臣，不敢見於諸侯，

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去声）也哉。曰、爲（去声）其多聞也、爲（去声下同）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去声）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平声）。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平声）。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去声）善、幽厲興則民好（去声）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平声）。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是故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潛室陳氏曰、孔子性相近、習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爲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爲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又曰、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所以錯了。（如韓退之性有三品之說也是、但不曾說是氣質之性、把氣質做作天性看了之類。）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去声）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式灼反）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上声）則失之。或相倍蓰（音師）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詩作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孔子曰、操則存、舍（音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平声）。○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曰（孟子答淳于髡也。）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音煩）肉不

至不稅（脫）冕而行。不知者以爲（平聲）爲（去聲）肉也、其知者以爲（平聲）爲（去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朱子曰、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孔子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汪氏曰、不能用聖人而耽聲色、君之大罪、膰肉不至、君之微罪。以微罪行、仁也。不爲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爲、仁義而已。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朱子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孔子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朱子曰、接、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孟子曰、君子（孔子也）之戹（同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朱子曰、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輔氏曰、陳蔡之厄、是亦聖人氣數之否也。在聖人則何與（音預）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當作增）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朱子曰、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慍怒、況今能絕衆口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音絹）乎。狂者進取、獧（論語獧作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火交反）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去聲）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去聲）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其禹反）涼涼、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音奄）然媚於世者也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去声）似而非者惡莠（音有）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素亶反）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之書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兩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末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趙氏曰孟子之生雖不可考然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魯穆公之末蓋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合之凡一百四年是百有餘歲也

楚賓曰按孔孟事譜穆公元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孫子思仕魯穆公為臣則既老矣孟子在子思之後則其見穆公雖當其末年亦必三十餘歲矣觀此則孟子之生在穆公之初不在末年而親受業於子思之時子思亦近百歲而孟子年亦四十五矣

孔聖全書卷之十三終

校記

①爲：當作「吾」，見《論語》。
②「敢」字上，《論語》有「曰」字。
③齊：當作「奔」。
④感：當作「惑」，見《論語》。
⑤路：當作「將」，見右引書。
⑥「則」字上，《論語》有「禮樂不興」四字。
⑦「食」字上，《論語》有「疏」字。
⑧「被」下當有「髮」字，見《論語》。
⑨敢：當作「告」，見《論語》。
⑩愛：當作「憂」，見右引書。
⑪一：當作「其」，見右引書。
⑫詠河：當作「諒陰」，見右引書。
⑬人：當作「以」，見右引書。
⑭列：當作「力」，見右引書。
⑮出：當作「世」，見右引書。
⑯「如此」下原文缺損，當爲「其」字。
⑰一：當作「爲」，見《論語》。
⑱耕：當作「耦」，見右引書。
⑲矢：當作「失」。
⑳恐：當作「孔」。按，即孔子。
㉑謂：當作「畏」，見《孟子・公孫丑》。
㉒「百」下脱「世」字，見右引書。
㉓門：當作「聞」，見《孟子・萬章》。
㉔之之：當衍一「之」字。
㉕據正文所述，此「王」字當爲衍文。
㉖據文意，「此」字當爲衍文。
㉗據文意，「以」字當爲衍文。
㉘資：當作「賢」。
㉙知：當作「如」，見《尚書・舜典》。
㉚則：當作「天」。

孔聖全書卷之十四

上卷孝經　　後學蔡復賞　編述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去声）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去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去声）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晦菴朱子曰、此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其下則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①、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去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去声）、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天地明察、神明彰矣②。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右傳之首章、釋先王有至德要道。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去声）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去声）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去声）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右傳之二章、釋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右傳之三章、釋德之本。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

去声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③、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右傳之四章、釋教之所由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右傳之五章、釋至德以順天下。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平声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

右傳之六章、申釋要道、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親生之膝下、以養去声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④因者本也。

右傳之七章、申釋德之本、教之所由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去声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⑤。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去声、猶為不孝也。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平声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右傳之八章、釋始於事親、末又兼及事君立身、以起下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右傳之九章、釋中於事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右傳之十章、釋終於立身。

曾子曰、若夫音扶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平声、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音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去声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右傳之十一章廣經中五孝之義。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右傳之十二章廣經末終始之義。

孝經終

刻先聖大訓序

秦燔經籍漢初不事詩書而先聖人之述作猶藏於山巖屋壁之間豈天地之經緯固神物所護持終不得而泯沒若存焉耶迨後獻書路開而文學彬彬爭言文藝其聰明才辨者則又篤信偽撰附會己意各務其勝隋唐而下擷菁摭華逞博炫能列户分門類書種出先聖人之格言正論散見雜莫知適從誠猶珠玉之混沙礫不有隋和孰能辨之有宋淳熙慶元間理學諸儒蔚出而易簡支離尚費論說唯象山陸文安公得孔門洙泗從旨以翊堯舜精一之傳而慈湖楊文元公尊信陸學挺悟本心為世大儒於是旁搜遠紹凡吾夫子之言自魯論外其諸見於群籍者精研慎擇彙而編之題曰先聖大訓云余嘗訪求是書而未得今年春過毘陵薛子寓所語間及之方山謂余曰是書吾視學兩淛時訪文元公裔孫得其原本有公註釋將刻以示諸生繼徃延綏止錄其大文實諸行囊其原本因宋刻珍重留於家塾佚錄註釋乃歸公裔孫不意寇至被投水中今幸存者所錄大文也余取至臺中時一讀焉真不啻珠晶玉瑩萃于一櫝而燦然星日魯論之所未備家語之所未詳者咸在矣信六經之樞紐群籍之指南而理學之統宗也因校刻與學者共之公所註釋藏吾之家或有存者更願同志君子訪刻以傳則速貧速朽之說嘗不待有若而可知也。

皇明嘉靖戊午秋九月望後學休寧何其賢謹序。

世稱先聖謂孔子簡祇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雖間見于雜説之中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大同、昏明斯異毫釐有間雖面覿無覩、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遂至于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非義也是用參証群記聚而為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隱庶乎不至滋後學之惑非敢以是為確也敬俟哲人審訂釐正。

慶元三年春二月四明楊簡序。

先聖大訓

宋大儒慈湖楊簡敬仲編輯

蜡賓第一（同禮記禮運不重出。）

哀公問第二（同家語不重出。）

哀公問禮第三（同家語不重出。）

五儀第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至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公曰、善。孔子出、公送之（同家語不重出。）

孔子燕居第五（同禮記不重出。）

孔子閒居第六（同禮記、不重出。）

入其第七（同禮記、不重出。）

哀公問取人第八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同家語不重出。）○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

子旹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政第九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至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至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至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哀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

問冠第十 詳見家語。

廟制第十一 詳見家語。

曾子問第十二 同禮記、不重出。

檀弓第十三 詳見禮記、不重出。

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夫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將葬、子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孔子彈琴而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

周公第十四

子夏問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

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至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見禮記、不重出。○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臧文仲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瓮，尊於瓶，非所柴也。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孔子觀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衛莊公之反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皋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飧。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言樂第十五　同禮記樂記、問賓牟賈篇、又同家語子路鼓琴篇、不重出。

少連第十六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孔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子夏問曰，凡喪小功以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為齊絜也，非為飾也。○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度⑥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復問，

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疏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主言第十七 與家語大同小異因重錄之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可以守三至行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修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為明乎孔子愀然揚麋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隱慝上好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至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賢舉能此七

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悅、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畜積衣裘焉。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夏秋冬、其博而萬民也、如饑而食、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名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君子第十八　與坊記多同、不盡錄。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坊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坊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〇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〇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〇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子云、善則稱

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中庸第十九 與中庸同、不重出。

隱而第二十

孔子曰、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孔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子難[8]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使為亂。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一[9]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入官第二十一 與家語大同小異。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惰、已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10]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11]。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12]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13]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日[14]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無寬於刑、言[15]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眾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16]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乎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治[17]、亂治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

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觧衍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顧、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不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群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擬、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群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其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通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絖塞耳、所以[18]日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者、治民之統也。

定公問郊第二十二　同家語、不重出。

喪禮第二十三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朞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

者悲哀、三年憂哀[19]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顏淵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付[20]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公西華問曰、大夫以罪免、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子罕問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問喪朝。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而問孔子、子曰、是禮也。子路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子曰、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愻辭以避咎、義也夫。○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女何弔焉。琴張乃止。○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季桓子之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也、不以見賓、何以除焉。○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况其子乎。○子路問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問康子疾第二十四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内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其疾、禮與。孔子曰、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内、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内、雖問疾可也。○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㉑、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有若問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曰皆不踰閾。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進俎而不授、徹俎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不繹、繹不盡飫而退。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倫、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孔子為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子而後循禮施散焉。○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與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一切不可得復言假也。

子產第二十五

子游問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子曰、夫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齊景公第二十六

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

司馬彌牟為郎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以是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22]何棄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中都宰第二十七 同家語、不重出。

始誅第二十八 同家語、不重出。

五刑第二十九 同家語。

仲弓第三十 同前

樂山第三十一

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他日子張問曰、仁者何樂乎山。子曰、夫山者嵬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孔子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孔子觀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子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谿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化。○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齊、浣淅而行。孟子曰、去魯、遲遲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浣淅去他國之道也。

千乘第三十二[23]

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

其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為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遵㉔則事上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合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加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稽焉。君發禁宰、受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于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家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母易事、母假名、母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㉕之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所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所以茂也。設其四佐而官之、四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不若不全㉖、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國功謀、齊戒、心敬、循時必節、日曆巫祝、執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蔟㉗。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可以為儀綴於國、出可以為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游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安間、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㉘、子女專曰妖、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灌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餱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若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胔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官、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官、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

貪食於茲民憂。古者散之[29]必戒、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民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無殣日[30]。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時、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国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蛮、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国之民曰五方之民、咸有安居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利、先慮久固、依国可守、為興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烝于皇祖皇考、息国老六人、以成冬事。夫人民咸知孤寡之必不末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弟之顧矣、而況強敵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四代第三十三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為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為国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斷、胡為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失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為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一不可、民並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耶。[31]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三帝之耿。公曰、長国治民恒幹、論政之大躰、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修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耿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于[32]、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33]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為国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鄉也、君之言善、執国之節也。君先耿而後善、中備以君之言、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興民一始。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

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觀聽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也。子曰、群然、戚然、頤然、睪然、踖然、柱然、柚然、首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凶由[34]徑徑。吾恐惛而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矣。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監位、位以充局、局以勸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為味、味為氣、氣為志、發志為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享國。公愀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如之、執事無貸、五官有差。喜、吾[35]並愛、卑無加尊、淺無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楣楣機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為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惡衆、妨於政。為父不慈、妨於政。為子不孝、妨於政。太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過節、妨於政。幼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游、徼勿與事。臣聞之弗為、非事君也、臣聞之弗用、以亂厥德。臣將薦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也。子曰、伯夷曰、建國建政、修國修政。公曰、善哉。

虞戴德第三十四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黃帝慕循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於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于子、天也。君之于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也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

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如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惽、是故上古不諱、正天明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歛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斅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為分、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㊱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斅、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㊲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眾則集、寡則繚、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歒德保保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傂、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任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為美矣。子曰、斯為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誥志第三十五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內外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灾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樂斯毋憂、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禋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丘未知其可以遠灾也。公曰、然則為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敬、民財敬以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眾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世久唯聖人。是故政以勝眾、非以陵眾、眾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徼民。故地廣由民眾、非以為灾長之祿也。丘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幻也、明幽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㊳澤、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生于東、次順四時、卒于

東方。於時雞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道。此謂虞汁月，天曰作明，曰與維天，是鼓。地曰作昌，曰與維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維民，凡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表爽爽，時合物之所生，而蓄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用常節，曰聖人。主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代于四山，卒葬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因[39]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撫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川洛不廢，深淵不涸，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鷙獸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蟁蝱不食夭駒，洛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胤使來往，地賓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敷，仁賓也。

小辨第三十大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曰：不可得學，不可以小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諸侯[40]學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十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子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辨言。子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可？子曰：行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忠。子曰：毋乃既不明忠信之備，而又倦其居，則不可。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41]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辟。丘聞之，忠有

九知、知忠必知忠[42]、知忠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必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43]以禁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用兵第三十七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為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戎兵、何時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44]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人之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孫武子。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仁。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仁、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穀、法言法行處辟、厥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薄、甘露不降、百草殨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餧胔。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殃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少閒第三十八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45]通之。權其輕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声、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一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為家、不可以為國。公曰、可以為家、胡為不可以為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修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

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氣、[46]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此官民之道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為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己焉。是以同狀。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亦又不能。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為其蒙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舜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47]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高臺汙池、[48]土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于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49]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為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君其志焉、或徯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聞觀也。時天之氣、[50]月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公曰、我行之、其

可乎。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鞁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為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蔞未虧、人民未変、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繼愖、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公曰、善哉。

適周第三十九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体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尭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礼樂崩喪、其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礼樂者也。○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緣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陳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雖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其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女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訕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

以惡已為人臣[52]。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弥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53]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人、人主不務襲迹所以安存、而急逮所以危亡、是猶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54]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管仲第四十

子路問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女以民為餓也、何為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女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女速已則可、不已則女之見罪必矣。○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知者第四十一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尒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女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斷獄第四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55]衰麻苴

狀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褻、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為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臻。

諭史第四十三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弊獄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叔向曰、三奸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吏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之。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吏、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懇誠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有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宓子蹵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

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自吾第四十四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子貢言所對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孔子、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57]不務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傒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闇知之。祁傒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傒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斅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矜、足以沒世。国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不塞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橫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亡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孔子適衛、顏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子驕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昏、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讀詩第四十五

孔子讀詩、至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義[58]一、不敢不

蹤。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哀公問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曲[59]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顔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其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鄉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齊景公至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公問政焉。對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國雖[59]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公曰、善哉。○孔子見宋君、君問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臣諫第四十六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為福、謂是歟。○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曰、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有言、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于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子祺忠臣也、臣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也、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世之後、起山陵于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于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千十

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子貢問曰、夫子之于子產、晏子可
為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為及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子
產于民為惠主、于學為博物。晏子于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故
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
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
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以賢代賢謂
之奪、以不肖代賢謂之伐、緩令急誅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
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
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
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
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
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孔子曰、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
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
無務求遠。○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
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夫鍾之音、怒而擊之則武、
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
況人乎。

子路問第四十七

子路問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
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
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6][illegible]之
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
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孔
子見羅雀、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
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
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
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亡之敗也。○孔子
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
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
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視[12]、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
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
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
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中人第四十八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必而待。○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也。○齊高庭問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衣穰而提贄、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敬以避難。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63]、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敢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遂獨與大姜去、而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武庚惡能侮。○季桓子穿井、獲如玉缶[64]、其中有羊焉[65]。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于費、而于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66]龍罔象、[67]土之怪羵羊。○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執[68]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事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晏子第四十九

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

閔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子遊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傳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季康子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于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大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于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于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于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顏淵問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69]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顏子曰、可得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70]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顏子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子第五十

顏子問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于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以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顏子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顏子曰、吾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子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子路初見孔子。孔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請以子之

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敬受教。○子路將行、辭于孔子。子曰、贈女以車、贈女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而行若何、長為善事而無犯若何。子曰、女所問包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事而無犯、其禮也。○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我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子曰、然。魯國以眾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我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孔子侍坐于哀公、公賜之桃與黍焉。公曰、請用。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于宗廟而已、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損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失之宰予。○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其所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

楚聘第五十

楚昭王聘孔子同家語不重出○子路問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女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為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女志

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孔子適衛其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鬭死挺劒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哉靈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⑫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五帝第五十二詳見家語。

命性第五十三詳見家語。

孔文子第五十四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孔子舍蘧伯玉家就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孔子之始至衛也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為罪人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卓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衛孫文子得罪于獻公居戚

公卒未葬、文子擊鍾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于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齊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為右。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孔子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可謂悅人之有能矣。○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家老使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世。公許之。二子學于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宴翼子、是類也夫。○楚靈公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臣又嘗問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遍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昭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昭之愔愔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于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牛為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昭子既立、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

寬猛第五十五

吳伐陳、楚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是歲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及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

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訪於孔子。孔子曰、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冉有以告曰、麕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孔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魯人聞之、乃取之。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齊陳恒弒其君簡公于舒州。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哀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孫八乘之新築人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73]。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子貢問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子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宰[74]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子張問曰、禮、三十而室、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昔者師聞諸夫子曰、聖夫在上、君[75]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昏、若已歿、則己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如舜何。○季桓子問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于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76]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于民、

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于朝死則有位于廟其序一也○定公問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于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則⑰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衆之有也○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遽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遽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對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于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

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于三王不亦可乎○季桓子以粟千鍾氣⑱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之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子曰然同寮有朋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之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可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而降階以遠自絕于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孔子使宰我使于楚楚昭王

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為此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寖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既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我歸以告孔子、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顏讐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行其欲、由也成其義、非女之所知也。○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

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于御則鞭也。執轡于此而動于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饑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乎為政與其賢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益先息。○子張問曰、書云茲殷罰有倫、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于獄、其于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

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于人
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聽訟者或從其情
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
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
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
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
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
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
罰、亡僭亂辭。○仲弓問書曰哀敬折獄、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
訟者、察貧賤、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
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
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有過赦小罪、
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
不經。○子張問書曰若保赤子、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
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
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
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
子曰、如之何。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
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子曰、無也。子之于
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

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
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子
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
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
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曰、
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
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
不居焉。子思問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
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
也、何必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
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
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孔子、而卒不
能當。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
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
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79]、惟以永歎、涕霣
潺湲。○孔子弟子梁鱣、字叔魚、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80]
謂曰、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
欲請留。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子。今果然、吾恐子自
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子叔仲會、魯人、字子
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執筆記事于夫子、一人遂侍

左右孟武伯見孔子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後為法、文德著矣。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欲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知吾子之言、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之有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何與焉。○魯哀公十有六年夏、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同禮記、不重出。○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孔聖全書卷之十四終

校記

①父孝：當作「事父」，見《孝經・感應章》。

②「天地明察」二句，《孝經》原文在本節「故雖天子必有尊也」句上。

③義：《孝經・三才章》作「利」。

④困：當作「因」，見《孝經・聖治章》。

⑤于：當作「争」，見《孝經・紀孝行章》。

⑥度：據《禮記・仲尼燕居篇》作「席」。

⑦修：當作「教」。

⑧「進」字上當脱「難」字。

⑨一：當作「者」，見《禮記・表記》。

⑩慮：當作「忠」，見《孔子家語》。

⑪此條《家語》所無，且本節首條已言「笞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此處又言獄事，顯然重複，當屬衍文。

⑫城：當作「域」，見《孔子家語》。

⑬存：當作「在」，見《孔子家語》。

⑭曰：當作「得」，見《孔子家語》。

⑮言：當作「若」，見《孔子家語》。

⑯木：當作「本」，見《孔子家語》。

⑰治：當作「至」。下同，見《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

⑱人日：當作「掩聰」，見《孔子家語》。

⑲哀：當作「恩」，見《禮記・喪服四制》。

⑳付：據文意當作「對」。

㉑稱：當作「禰」，見四庫本《先聖大訓》。

㉒棄：當作「業」，見右引書。

㉓彊：當作「疆」，見右引書。

㉔違：當作「違違」，見《大戴禮記・千乘》。

㉕之：當作「知」，見右引書。

㉖全：當作「令」，見右引書。

㉗蜚虞草：當作「蜚征庶虞百草」，見右引書。

㉘義：當作「不義」。

㉙之久：當作「書爲」，見《大戴禮記・千乘》。

㉚日：當作「者」，見右引書。

㉛音：當作「昔」，見《大戴禮記・四代》。

㉜于：當作「淳」，見右引書。

㉝玆：當作「慈」，見右引書。

㉞「由」字下當脱「德」字，見右引書。

㉟貸：當作「貳」；吾：當作「無」。均見右引書。

㊱諸侯：當爲衍文。

㊲「曰」字下當脱「樂」字。

㊳澤：當作「泮」，見《大戴禮記・誥志》。

㊴因：當作「國」，見右引書。

㊵禮學：當作「學禮」，見《大戴禮記・小辨》。

㊶實：當作「實」，見右引書。

㊷忠：當作「中」。下句「知忠」同，見右引書。

㊸「以」字上當脱「德」字。

㊹觀：當作「顧」，見四庫本《先聖大訓》。

㊺感：當作「感」，見《大戴禮記・少閒》。

㊻氣：當作「器」，見右引書。

㊼「有」字上當脱「乃」字，見右引書。

㊽「宫」下當脱「室」字，地：當作「池」，見右引書。

㊾「有」字上當脱「乃」字，見右引書。

㊿月：當作「用」，見右引書。

51未：當作「木」，見右引書。下句「未成」同。

52「臣」下當有「者」字，見四庫本《先聖大訓》。

53所闕一字當爲「桀」，見右引書。

54永：當作「求」，見右引書。

55哀：當作「衰」，見右引書。

56此字不清，又下闕一字，據右引書，當作「褻慢」。

57不：當作「叔」，見右引書。

58義一：當作「蓋厚」，見右引書。

59曲：當作「典」，見右引書。

60愉：當作「偷」，見《孔子家語・賢君》。

61此處三字不清，據四庫本《先聖大訓》，當作「然非禮」。

62視：當作「使」，見右引書。

63主：當作「土」，見右引書。

64正：當作「缶」，見右引書。

65凡：當作「焉」，見右引書。

66就：當作「怪」，見右引書。

67王：當作「土」，見右引書。

68執玉早：當作「受玉卑」，見右引書。

69「得」下當有「聞」字，見右引書。

70王：當作「三」，見右引書。

71其所：當作「毋以」，見右引書。

72代：當作「伐」，見右引書。

73天：當作「失」，見右引書。

74辛：當作「宰」，見右引書。

⑮吾：當作「君」，見右引書。

⑯唐：當作「庚」，見右引書。

⑰則：當作「可」，見右引書。

⑱氣一：當作「餼夫」，見右引書。

⑲「患」下脱「兹」字，見右引書。

⑳嬰：當作「瞿」，見右引書。

孔聖全書家語十五卷之

郴陽何孟春注其王肅所注家語附續各章後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一作無貳價。已上養生之節。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聚土以起墳。不樹。已上送死之節。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居東、故云西方諸侯。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周公①於墓道之南、孔子溝水道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司存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定公與齊侯景公名杵臼。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略者。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萊夷國、今黃縣有萊子城。以兵鼓譟、弋紹切、擾鼓曰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中國有禮儀之大、故曰夏。中國有服章之美、故曰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左傳作諐。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優雜子女為戲弄者。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左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音旋、魯大夫。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是時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畧不書。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景公嬖臣。曰、齊魯之故、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考春秋傳及史記、只三邑、鄆、讙、龜陰也。今汶丘縣有讙亭、博縣有龜山、并鄆皆在汶北。

郴陽何孟春曰、朱子謂田之來歸於君、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春秋自書其功也。王氏廉曰、不然、當時實有此事、春秋

惡得不書。書之為魯史，非自為功也。避嫌之事，賢者不為，况

聖人乎。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卿大夫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雉凡二百尺，百雉凡二萬尺，周十一里二十二步二尺，公侯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名輒。）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一作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費氏之宮，登武子（季孫宿。）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音劬。）須、樂頎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音敗。）遂墮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何孟春曰：按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無忌從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此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狃名，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為得其實，而此所云與左傳所載妄矣。○又曰：按春秋，公圍成弗克，是成猶未墮也。若無幾齊饋女樂，而孔子行矣，使久其位，於成必有以處之，惜哉。（孔子當時止墮郈、費二都，成不曾墮得。）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聽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門闕之名，兩觀在門兩傍，懸國家之典章以示人處也。）之下，尸於朝三日。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讀如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掫（側鳩反，一作撮，聚也。）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一作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朱子曰：少正卯事，論語不載，子思、孟子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猶不道也。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家語所具，豈亦荀之所傳者歟。又曰：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悉，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中間不足信，如此者多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部禮反，獄牢也。）執之，三月

不別（不辨分其子罪。）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名斯）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夫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一作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音岸）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愼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故先王旣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而猶不可、（民不從。）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音憑）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然顧之、潸然出涕。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至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陂池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何孟春曰、孔子爲司寇時、季桓子在位、此章季孫則斯是也。哀公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卽位、韓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矣。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舞曲名也。）文馬四十、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高門城門名）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周徧道路遊行、因出觀女樂、若不爲專往者。）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祭天）若致膰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常禮）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在魯）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所今切）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唯此之言是聞。）至于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以王者之道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

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道德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守國守天下。三至行然後可以征。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什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脩、則四海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遠者來附、政之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曾子曰、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其曷能如是乎。參不足以知之。○孔子閒居至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珏愨愿貌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

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為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此說理數不可以訓。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福積資求焉、恤行者有亾、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掩網弋射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至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々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々至則民悅矣。是②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也。一本云、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名蔣。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如固陋之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不為正、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也者、親之也。親之也者、敬之至也。是故君子以敬為親、舍敬則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一作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句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此自天子諸侯言之也、為之主者以后夫人言。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實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而不得其辭。一作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何謂已重焉。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正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

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大化愾也猶壹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以上見禮記哀公問、大同小異。孔衍所謂近世小儒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也。後同此。

○孔子侍坐於哀公至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枝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養女、入亦養女、國無鰥民、敬其身以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合③乎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心。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康子貴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作階、東階孔子賓階、西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逢猶大也、肘掖之處裁制寬大、大袂禪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緇布冠也。章、明也、所以表明大丈夫也。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求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

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厚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尚氣好勝、先儒謂于義理有未全。)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而進達之、(一作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不知也、默(一作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以為高、不加少以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已不與、異已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禮記儒行十有七條、家語止載七條。)○孔子在衛、(至)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詬辱)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身、弗敢復以儒為戲矣。(一本作)孔子對哀公曰、儒之自立有容貌之美、儒之豫備有近人之德、儒之特立有剛毅之存、儒之不更無患失之心、儒之憂思有寬容之量、儒之舉賢有任重之公、儒之澡身有規為之大、儒之交友有尊讓之全。溫良仁之本、敬慎仁之地、寬裕仁之作、遜接仁之能、禮節仁之貌、言談仁之文、歌樂仁之和、分散仁之施。儒皆兼此而有之。哀公聞此言、不敢以儒為戲。

此篇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安定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與荀卿相類。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否、吾子言之。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昏姻親族疏數(音朔)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汙罇抔飲、(掘地為坎、盛水而以手掬飲也。)蕢桴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苴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巳上是巳④礼運篇、但記則孔子告言偃、家語則云告哀公。)○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至)敎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

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列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讌、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彫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此段同禮記禮運、不重錄。）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之何取之。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章甫絇（拘也）履、紳帶搢（揷同）笏者、此賢乎。孔子曰、不必然。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一作乘軒）者、則志不在于食葷（一作煮）。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則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今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等也）、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所執。五鑿（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耳欲声、目欲色、鼻欲臭、口欲味、心從外物所誘而壞矣。）為正、心從而壞、此則庸人也。公曰、善。何謂士人。孔子對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一作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一作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一作必）審其所由。故智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一作貧）賤不足以損也。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如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音苑、蘊蓄也。）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物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

君入廟門如右、登自阼階、仰視之⑤桷、（一作榱）俯察機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君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禮、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君日出聽政、至于中冥、（去聲）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君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哀公問於孔子曰、（至）紳帶縉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至）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見前、不重出。）○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妄對不謹誠。）無取啍啍。（多言）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此具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上、下⑥既覯止、我心則悅。說之好善道也如此。公曰、

矣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天孼、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⑦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其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以化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曰、

⑧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何孟春曰哀公感夫子之言求所以親民之道遂乃廢禁弛稅以惠百姓亦可謂善聽言者然終不能久也。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山在魯地一作戎山)子路子貢顔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鐘鼓之聲上震于天旌(一作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漭模朗切瀁余掌切空曠貌)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尚縞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顔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回對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不深鑿。)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選擇也。)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顔氏之子有之矣○孔子北遊於農山(至)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云云。(不重錄。)○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缺竇非正路君子不踰不隧惡其近盜竊也。)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季羔爲衛之士師(至)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云云。(同前)

何孟春曰按此在魯聞之之言也韓非子載子皋事謂其時孔子相衛有惡孔子于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門出此妄也孔子以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至是

六年矣。其夏孔子卒。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而萬人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生。文王以王季為父、至周公載已行化、載亦行也、言行已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子路為蒲衛邑宰、為水備、與其民脩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音笥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一作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也。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至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谷十曰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强⑨、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則政不難矣。○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牛羊豕之饋。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何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將以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餕、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孔子自⑩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得季孫千鍾之粟、以施與衆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孔子歷觀郊廟、問禮老子、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習。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

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異人焉、擁鐮帶素、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類宜為貌、不莊飭故無貌也。）無類失親、（祀貌矜莊、然後親愛可久。）失親不忠、（情不相親則無忠誠。）不忠失禮、（孔以忠信為本。）失禮不立。（非禮則無以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水潦注於池而生雚葦、觀者誰知非源泉乎、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者乎。）○孔子之郯、（郯、少昊之後、郯子達禮、孔子故往諮問。）遭程子於塗、傾蓋（駐車）而語終日、甚相親也。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中間謂始介也）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于河梁、言事者通渭水為河也。）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水二十四丈。）圜流九十里、（迴流也、水深急則然。）魚鱉不能導、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恡于財。吾

閑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馬突）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⑬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一作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一作窮莫之救也。）是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曾子曰：入國是也⑭，言信於群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可置于坐右也。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中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危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孔子顧謂諸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一作遜。）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矣也。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見像（法）而勿強，（見法而已，不以強也。）陳道而勿怫。（悖也。陳道而已，不與世相悖違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

孔子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爲也、(物必得水而後生。水不與生而又不德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脩其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⑮于孔子曰、向也賜觀于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耶、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⑯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矣、尚(必也)有說也。

○孔子曰、吾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向)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可從不從則非臣子、不可從而從陷君父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者是也。)○子貢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至)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云云。同前)

○子路盛服見于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于言者華、奮于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于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于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

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君含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音旨以受教矣。」

楚恭王名審出遊，亡烏嗥烏號弓名。公孫龍子云，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雲夢之圃，而喪其弓。繁弱、忘歸亦弓矢名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一作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虞芮二國虞在河東大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吾聞西伯之仁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上讓為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等也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間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嫠婦，寡婦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納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行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于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何孟春曰：夫詩之託物博矣。鳴鳩言均一也，羔羊取純絜也，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黍離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鳩陰之兆也，蒹葭霜露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九皋誠不可揜也，鳶飛魚躍道無不在也，南有樛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疲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忘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不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事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芍藥貽我握椒芳香之辱也，鳥得饑草言采其蝱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義也，鳳凰於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莫不有道義之可稱焉。夫子獨舉關雎、鹿鳴而言，即風雅之首篇以槩其餘耳。世有微一事、察一辭、審一枝也，可曲識而不可廣應也，君子惡之。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陳取之、而以爲縣、申叔諫、莊王從之、遂復陳國。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⑰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好市肆、不能爲廉。而長上聲者不爲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荐蓁⑱。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之⑲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敦以

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鄁？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儛。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一作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南宮敬叔言于魯君曰：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其侍御，敬叔與俱至周。至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言能則仕，不用則退，保身全行，臣之跡也。孔子曰：敬奉教云云。同前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淮南子云：文王周觀得失，備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以此言考之，則墻有堯舜桀紂之容象者，乃文王所為也。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武職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于鼎彝之器。獨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乃繪象于明堂之牆，斯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諸之者肅必動心，懼焉忠盡瘁，追感前人，發崇勸奬之道，于是為匡。然則漢唐圖畫殿閣之典，亦不為無本矣。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其所以危亡，未有異于卻走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即周太廟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鑄金為人，名君光堅。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

而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大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音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至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按皇覽記（魏文帝時撰集）。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誡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然則后稷之廟、孔子之所見、殆即黃帝所為金人之類歟。又按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王應麟謂金人銘即黃帝六篇之一也。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于辯、聽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記注文子彌牟也。按左傳、乃才芬也。彌牟為蘭氏承。才芬始為將軍氏。皆公子郢之子。並以謚同、故相稱）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示也）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文即詩書禮樂、德即孝弟仁義。朱子曰、古者惟習詩書禮樂、如易則學于太卜、春秋則掌于史官、學者無通之。）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問其行。（去聲、下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彊禦、不侮矜（音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遇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而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于赤也。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其德㉒、敢言于人、無所不信、其驕人也、常以浩浩（如彼以其富等句、浩浩之氣也）。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廉于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㉓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自見孔子、出㉔入于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

賜也固不足以知賢。○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賢人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于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有土之君有衆足使，有刑足用，然後可以稱怒。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使之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仲由長于富貴。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為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孔子曰和仲由以文，說之以詩述其義也。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于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于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廉于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于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公緡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

孰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于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隮。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爲時用也。)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于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焉人矣。(言爲知人之次。)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于父母、恭于兄弟、從善而不教、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極于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夫利怨之所聚、故約省其貨以遠去其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于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其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親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已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盡務道而謙讓、是其正也。)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言其功直至于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問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抑有衛靈公(名元)乎。公曰、何也。孔子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無不達也、不能達、而退與分其祿、足以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不濟也、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曰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

曰：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内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最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名罕虎），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顏淵將西遊于宋，問于孔子曰：何以為身。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于數，親而比于疏，不亦遠乎。

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一作知其必己焉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存于國，鄰敵構兵于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正月六章之辭）。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子喟然嘆曰：銅鞮（邑名）伯華（羊舌赤字）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哉。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至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云。云云。同前。○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稅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夫子此意矣。

○齊景公來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政其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偸。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于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柰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隣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夫子曰、政在諭教物也。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伎一作樂不懈于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恭惟王之卭。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又曰、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若入於死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爲福。

王肅曰、此說倍道失義、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不與上相以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中行文子得罪于晉、出亡至邊、

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也、故休焉待駿者。文子曰、吾好音、以子遺吾琴、好佩、子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束人聞文子之所右執而不殺之。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得之由活其身、而能禮賢以爲宜、以然後得也。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諫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我今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于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于祖父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于千里（一作十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産、晏子、可謂至矣。（敬之至也）敢問夫子所以與（稱許也）之者。孔子曰、夫子産于民爲惠主、于學爲愽物。晏子于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或聞子産、晏子孰優。荀子云、子謂子家駒、曰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産。子産惠人也、不如管仲。）

○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産、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爲目、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云云。（同前）

○孔子謂宓（音密、通作虙）子賤曰、子治單父（音甫、今山東單縣）、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句）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效也）矣。（一作可之一仁故、善矣文同以日教系）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一作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無數字。）昔堯舜聽（治）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曰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同前）

○子貢爲信陽宰（信陽、春秋楚地、今爲州、屬河南。）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賜爾未之詳也。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攺也。匿人之善、斯謂蔽

賢、務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爲信陽宰、（至）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伐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云云。同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子路治蒲、夫子三歎其善、即此段也。）

何孟春曰、時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善觀人國者、知延陵季子之所以識晉者、則知吾夫子之所以取子路者矣。有民社之寄者、欲善其政、亦可思過半矣。

○楚昭王（名壬）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怪之、遍問群臣、莫能識之。（之、一作焉。莫能識。）使使問于孔子。（一作王使使聘于魯、問于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一作甚美。）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也。子曰、吾昔之鄭、（今華州北有古鄭城。）過（一作適）乎陳之野、（今陳州。）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一作齊使使詣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災異）也。昔童兒屈一脚、振肩而跳、（一作有屈其一足、振訊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速也）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何孟春曰、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事、即得其應矣。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

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制爲本、（天下之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矣、本。寡本不固、無務豐末。（一作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善、無務多談。（一作說聞而務多說）比近不說、無務脩遠。（一作比近不說、無務求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一作嘿嘿）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夫無爭婦、士無爭友、而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而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一本無夫無爭婦、夫失之、婦得之三句。）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繇文辭也）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一作風）諫。唯度主以行之、吾其從諷諫乎。

謹按、繇詢曰伍舉進隱語、楚王浮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顧用之之術何如耳。孔子曰、唯度主以行之、蓋欲度君之能容與否、當戇直則戇直、可諷降則諷降、非專主于諷諫而已也。

○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何）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故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昔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孔子讀易、（至）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至）迄今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軾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于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于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于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

子曰、蓋以文武故也。君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年之喪畢、⑩見于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⑪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戇而有危亡之敗也。○子路問于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⑫嫁則不嫁矣、非有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悔難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于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于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于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于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惟義所在。）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

以事君而弗貳也。○孔子遊于泰山、見榮聲期（新序以聲為啓。）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瑟而歌。（新序作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于行義、弱于受諫、怵于待祿、（待宜為得）慎于治身。史鰌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曲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⑬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史鰌也。）○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眾。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眾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⑭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明、是中人所由之令。（教令之令。）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堅也）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立入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妒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名）人不曠（隔也）山、不直（宜作推）地、（言不以山為隔、踰山而來、不限于地而遠來也。）衣穢（衣）而提贄（待贄為禮）、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

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郯(音談、今山東郯縣。)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于鳥、故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聚也)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使無淫者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時年二十七。)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天子失官二句、蓋古語。)

王肅曰、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郯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郯子、故孔子發此言。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音殂)商、(子姓、鉏商名。)採薪于大野、(今東平鉅野縣東北大澤、在縣西。)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是以傷焉。(麟者聖人之瑞、夫子傷麟蓋自感也。)

○季桓子穿井、獲如玉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子曰、吾穿井于費、而于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吳伐越、隳(毀也)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于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于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飲酒)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于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守山川之祀者爲神。)諸侯社稷爲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直爲公侯而已。)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于王。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汪芒國名。)守封嵎(山名)山者、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于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周之初及當孔子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木名)矢貫之、石砮、(箭鏃)其長尺有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至)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

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之、金櫝㊼如之。○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為魯大夫也。邾子執玉㊽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王所以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得法度。心以亡矣。嘉事不體、朝聘、嘉事也。不體、不得其體。何以能久。高仰驕、卑俯替、驕近亂、替近疾、若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官名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不為亂。㊾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于季孫、又將殺之、不尅而奔、求容于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于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吳王㊿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與魯哀公十二年會晉侯于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于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名。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于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欺吳也。何也世有職焉。何景伯名自襄已來之改之(51)襄、魯襄公是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于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于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于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尊賢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彊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哀公問政於孔子、（至）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至）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至）誠者、天之至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体定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中庸家語同中庸、故不並錄。）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欲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與魄非二也。充于四肢百體為形者、而所以動作則魄也。魄、精氣之寓于形者也。）氣魂魄會謂之生。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生必有死、形魄歸于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鬼之為言歸也、神之為言伸也。魂氣升天而亦曰歸者、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自无而有也、死而氣散、復自有而无也、是亦歸之而已矣。）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是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仁人之德教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謂也。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享記作）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欲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人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於下、化謂野土、其氣發揚於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遠廟為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魂魄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二禮、謂黍稷也。）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

始崇黍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祀至謂祭事以畢不知親享否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莊子、呂氏春秋作魯莊公問顏闔。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裂、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趣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借責也。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修不能、小人也。

○顏回問君子至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顏回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曰思也夫。

○叔孫武叔見于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于識音矣。

○魯定公問於顏回至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

越席而起。至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云云。同前。○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性情之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廢適立庶。為孟氏所譖。出奔于齊。好言兵討。而挫銳于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于邾戰而敗績矣。文仲其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殁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知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妾織蒲。蒲席也。言其為國家在于貪利也。三不仁。設虛器。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有。故曰虛器。縱逆祀。夏父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禁。祠海鳥。海鳥止于魯東門上。文仲令國人祠之。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文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仲孫何忌問于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于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于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乎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顏回問于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于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于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去声。御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此章句多叶。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人惡士。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哉。○子路初見孔子。至毀仁惡仕。誘毀仁者。憎惡士人。必近于刑。云云。同前。○子路將西行。辭于孔子。孔子曰。贈汝以車乎。車一作帛。贈汝以言乎。子路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彊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一作謹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一作願終身奉之。○子路將行。至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苞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於禮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但有表耳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予伯長言可。何孟春曰史記載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子弟三百人設取與去取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據史記所載則子羽形陋而行高所引孔子之言與此言同而意則反矣。或問孔子于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難則固然邪。韓非子以爲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新辯濫乎宰予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變世主似矣而以仲尼爲其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矣。此術士之鬼談寔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亦託諸身驗者言之以教人之意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誰爲哉。韓非王充之徒殆是癡人前不可與說夢耳。魏王朝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抑亦難據故也。

古之人固有慄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譽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于宰予以貌度性失之于子羽。聖人之于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于前世而書傳記其效驗之于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方至思而弗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一作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宜爲襲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言不得習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

君子者則不賤焉取此。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當爲桓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謂在官日淺。而屈節數矣季孫數見。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聘我在官其爲治豈復可大于此者。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去也山十里蟪蛄螂蟟也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蛁蟟之聲。去山十里猶在于耳以其鳴而不已、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

○孔子侍坐于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雪拭也。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于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于朝靈公與共淫夏姬。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于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寤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泄冶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于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邪。其泄冶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舞曲。及文馬四十駟駟四馬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于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屯師以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言婦人口請謁足以使人死敗故可出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于楚則陳蔡危矣。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兵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絶糧七日無道所通藜羹不糁一作糝。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吾奚爲至于此子路

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曰由也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孔子赴楚聘于魯哀公六年是時子胥未見殺也）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吳）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于莒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不能稱人意）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與矣夫子何病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楚昭王聘孔子孔子至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至吾亦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為汝主財意志同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齊無知殺其君小白出奔莒）句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晉獻公寵驪姬之譖重耳出亡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故又曰霸心生于曹衛）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于是興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可忘矣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于夏臺文王困于羑里（今河內湯陰縣有羑里城）秦穆公困于殽（左傳晉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殽郡今函谷在澠池西）齊桓困于長勺（魯地也魯莊公敗齊師于長勺）句踐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也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信也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于是乎。

○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顔回仲由炊之于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顔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悦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于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顔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顔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孔子遭厄于陳蔡之間 至 其弟忘矣。孔子曰惡何也。道當是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于是乎在。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觭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一作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正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汚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紞紘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以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子張問入官當官治民之職。於孔子 至 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大域猶澤數也。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佼也。佼周民之詞度量而施政詞不周民也。叅之無優于其時愛之無寬于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見邇謂察于微也。所求于

遵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佐、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爭至、爭之至又大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簡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明在已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不節、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君子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僻者、群僕之倫也。僻宜為辟、倫紀也、為衆之紀。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群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為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乖離、必于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于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滞、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蒞民、

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于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取信于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〇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〇曾子敝衣而耕于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

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

○曾子敝衣至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云云。同前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事君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塡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子貢問於孔子、至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至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宜）壙、則睪（高貌）如也、視其高則塡（塡實貌、家雖高而塞實也）。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而不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汝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盡力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由、居、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擧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至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爲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擧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孔子自衛入晉、（哀公五年）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姓名、鳴犢、犨之字）及舜華、（一作慶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一作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乃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

不義也尚知避之況於人乎哉。遂還息於陬鄉、此鄉非魯之陬。作槃操琴曲名。以哀之。○孔子自衛將入晉、至君子違去也傷其類者也、至還息於鄹、作槃操琴曲名。以哀之。○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音烏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烏去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何孟春曰、史記云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年、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生、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愈也、其年當有五六十年矣、何予長之疎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上下匡平而長。隆顙、顙顙也。其頭似堯、其頸似皐繇、其肩似子産、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不得意之貌。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叛適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與叔孫同伴者也。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逝行也。

○孔子曰、不觀於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乎身矣。○子貢問于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汩汩通也之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以此也。○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我即死、治喪于北堂。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于客位、進蘧伯玉而

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校記

①周公：當作「昭公」，見《孔子家語·相魯》。

②「是」字下，《孔子家語·王言》有「故」字。

③不過合乎：《孔子家語·大婚解》原文作「不過乎物，合」。

④已：當作「記」。按，即《禮記》。

⑤之：當作「榱」，見《孔子家語·五儀解》。

⑥上下：當作「止亦」，見《詩經·召南·草蟲》及《孔子家語》。

⑦門：當作「明」。

⑧曰曰：當衍一「曰」字，見《孔子家語·五儀》。

⑨畺：當作「彊」，見《孔子家語·致思》。

⑩自：當作「曰」，見右引書。

⑪「其」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⑫「子」下當有「巧」字，見右引書。

⑬「速」下當有「之」字，見右引書。

⑭入國是也：《孔子家語・三恕》原作「入其國也」。

⑮聞：當作「問」，見右引書。

⑯宮：當作「官」，見右引書。

⑰君：當作「若」，見《孔子家語・好生》。

⑱蓁：當作「臻」，見右引書。

⑲「之」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⑳堅其：當作「竪子」，見《孔子家語・觀周》。

㉑「守」字下當脱「此」字，見《孔子家語・觀周》。

㉒敢：當作「教」，見《孔子家語・弟子行》。

㉓「宫」上脱「南」字，見右引書。

㉔人：當作「入」，見右引書。

㉕中：當作「子」，見右引書。

㉖助：當作「耻」，見《孔子家語・弟子行》。

㉗「之」下脱「行」字，見右引書。

㉘謂：當作「請」，見右引書。

㉙焉：當作「爲知」，見右引書。

㉚足：當作「是」，見《孔子家語・賢君》。

㉛靈公弟：當存「公」字，餘二字爲衍文，見右引書。

㉜政：當作「正」，見右引書。

㉝政其：當作「其政」，見右引書。

㉞愉：當作「倫」，見右引書。

㉟「此」字上當脱「以」字，見右引書。

㊱此下一段文字，與《孔子家語圖》所記差異甚大，不便一一出校，讀者可參閱。

㊲夫：當作「失」，見《孔子家語・六本》。

㊳鈇詢：當作「蘇洵」，東坡之父也。其下引語見《嘉祐集》卷九，而「浮」當作「婬」。

㊴賞：當作「當」，見《孔子家語・六本》。

㊵鼓：當作「敢」，見右引書。

㊶不：當作「可」，見右引書。

㊷「嫁」字上，右引書有「不」字。

㊸「以」字上，右引書有「是」字。

㊹「明」上當有「不」字，見右引書。

㊺沽：當作「沾」，見《孔子家語・辨物》。

㊻玉：當作「土」，見右引書。

㊼牘：《孔子家語・辨物》作「牘」。按，牘即「櫝」之異體。

㊽王：當作「玉」，見右引書。

㊾不：當作「能」，見右引書。

㊿失：當作「夫」，見右引書。

(51)之改之：當作「未之改」，見右引書。

(52)謂：當作「爲」，見《孔子家語・哀公問政》。

(53)於：當作「其」，見《孔子家語・子路》。

(54)人：當作「入」。

(55)「之」字當衍。又「泉」字下當有「渥」字。均見《孔子家語・困誓》。

孔聖全書家語上卷卷之十六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側皆反)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炎帝、帝榆罔也)戰于阪泉之野、(今上谷地)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轝(一作輿)所及、莫不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叡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四岳九官十二牧也)、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此云死於蒼梧之野、與孟子云卒于鳴條不同、則有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于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此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載舜南巡狩崩于蒼梧而葬于江南九嶷、是為零陵、則司馬子長之說而啓後學之疑者也。)○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亹亹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任皋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上世黃帝先生長老難言之故問。)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終也)采(事也)之辯、(說也)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至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五帝久遠、故用說。)三王有度、

三王通有成法。則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問即當問、勿令更宿也。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至底德。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蟜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至其服也哀、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至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元民始之、務先民事以爲始也。流四凶而天下服、至夷設。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至敢不服。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濟、至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安定胡氏曰、仲尼繫易、尚象制器、致用無窮、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弗及顓、辛。大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耳。朱子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然則世本有分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而謂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者、其不可從明矣。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金、火、水及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五帝者、五行之神、佐天理物者也。後世說者皆爲之名字、如東方靈威仰、南方赤熛怒等、殆近於妖妄矣。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有生有尅。五行更王、始終相生、亦象其義也。如以木德王、則其次以火。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大皞伏羲配木、炎帝大庭氏配火、黃帝軒轅氏配土、少昊天氏配金、顓頊高陽氏配水。已上五帝、又與前章宰予問者不同、蓋此所稱指配五行者言之故也。康子曰、大皞氏其始之木、何也。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也、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音辱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木正祀於戶、火正祀於竈、金正祀於門、水正祀於井、土正在家祀中霤、在野則爲社。此則五行之主也、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也。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音鉤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即是五正之祀。不得同稱帝。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之次水也。殷人用水德王、

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木之次火，火之次土也。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至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至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在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義之乾，脩其母，兼其子。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喪也斂用昏，昏時亦黑。戎事乘驪，黑馬。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大事斂用日中，日中白也。戎事乘翰，白馬。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赤也。戎事乘騵，騵馬白腹。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水，色青，是以水家避土，土家尚白。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眾矣，唯勾龍氏兼配也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據論語，辭季氏使為費宰之召，則閔子未嘗肯臣季氏，此記者之誤也。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之為政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不待呵叱而步驟相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一作成道。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一作成智。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司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一本云：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故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善御人者，一德法，正百官。

○閔子騫為費宰，至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眾稱之。其民為眾所稱譽也。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民無脩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

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祀官所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聖通征伐、所以通天下也。）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禮非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爲轡、均仁以爲納、（納、驂馬內轡、轡在軾前。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之戒、以周知四方之治、冢宰之副、故不在其六轡、至當納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而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用、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安、以之義則國義、①（義、平也。刑罰當罪則國平。）此御政之術。過失、人之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飭②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勳之職、屬之司馬。）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孟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脩、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法與政皆合於德、故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行、下孟反。）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爲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魁衡杓。）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春夏秋冬。）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宮商角徵羽。）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日月火水木金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條、明庶、清明、景、涼、閶闔、不周、廣莫。一曰炎、滔、熏、巨、凄、飂、厲、寒。）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

（一作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禽鳥類。）齟嚼者九竅而胎生，（人獸類。）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曰：商聞山書（如今山海經之類。）曰：地東西爲緯，（東西橫故曰緯。）南北爲經，（南北直故曰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川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得月之精。）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墳衍地。）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墳壚地。）之人美，耗土（瀉鹹地。）之人醜。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一作蠃）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至）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莊所反）嚼（疾雀反）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彘屬。）無角無後齒者脂，（羊屬。淮南子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無前後皆謂其銳小者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至）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蚌蛤之屬滿，月虧則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息土細緻）耗土（毛耗字）之人醜。（耗土瀉鹵。）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噴屬，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疾，亦不治之說者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一作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至）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乾以天）坤（坤以地）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何孟春曰：麟鳳龜龍各爲之長，宜矣。至於人者，則萬物之靈也。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智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肢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是人也者，豈獨長倮蟲而已哉？禮記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也。管子曰：夫人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予喜怒，故膽爲雲，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節，當天之數也；形體有骨肉，當地之厚也；有九竅脉理，當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

本命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分謂分受之分。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形於一謂之性，(形謂於後從子曰天之所賦爲命，所受爲性。孟子曰：人之性善。一者，善之謂也。)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數(一作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不具者有五焉：無目不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故人生及三月而微煦，(睛人也。子句反。)然後有見；八月而生齒，然後能食；期(周年)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顖(音性)合，然後能言；十有六年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毀齒)二八十有六歲而化；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齔，二七十有四歲而化。一陰一陽，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冠者，成人任爲人父，則可妻矣，不必俟三十也。)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許嫁則以其可適人之時，即可嫁，不必俟二十也。渾者至於二十、三十歲止矣，故云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群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一作夫)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而殺(去聲)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也火)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無子、淫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爲其逆德也；無子者，爲其絕世也；淫僻者，爲其亂族也；嫉妬者，爲其亂家也；惡疾者，爲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爲其離親也；竊盜者，爲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經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凡此皆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魯哀公問於孔子，(至)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德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養)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至)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逆德也)亂家子者，(亂倫也)世有刑人子者，(言其棄於人也)有惡③疾子者，(言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出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一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不、有此人否。在此位也。有此人則在此位。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易、去聲。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脩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所中於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謂之者曰、奔軍之將云云。同前

何孟春曰、或問盛德者不爲娛人之舉、孔子溫良恭讓、於鄉黨似不能言者、矍相之圃之射、不已甚乎。曰、與叔嘗疑焉、謂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爲此說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嘗言也。得我心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⑤至飲酒之節、旰吉旦反。不廢朝、朝早、旰晏[illegible]提。暮不廢夕。賓出、主人迎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同禮記鄉飲酒義不重出。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蜡、索也、歲暮祭名。歲十有二月索群神而祭之、今之臘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去聲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一作神。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天子立于

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于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則天子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效天也。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璪音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以上見禮記郊特牲篇、比此加詳。

○定公問於孔子曰、至上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報白也。王夙興、朝服待白祭事、然後服袞。以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遍也埽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大裘為黼文也。被裘象天、言被大裘象天之文、故從之道蹈至大壇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群小祀。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祫祭天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享帝祭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墨劓剕宮大辟。而不用、所以致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弒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阱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不敢解生時饋養之道育同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

獄，而無陷刑之民。鬭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忘也）敬讓。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鬭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脩，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申令固其教也。）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鬭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⑥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脩。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疲）軟不勝（平聲）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以正呼之，尚還說而爲之諱也，所以愧恥之也。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耳，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⑦（弛），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刑自），君不使人捽抑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於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避也）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記之。（大戴禮相同。）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孔子曰：古者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

必三訊焉。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凡作刑罰、輕無赦。凡制五刑、必即天倫。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吏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是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

○仲弓問至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即、就也。就天倫、謂合天意。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刑、不得作威作福。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古行反 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尤、過也。麗、附也。使過人罰之、必以事相當、而不與其心也。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為比。赦人之罪、以重為比。疑獄則汎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毗志反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獄官長。吏、獄官吏。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今責法者也。遁名改作、變言與擾名也。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作淫聲、淫逸亂人也。之靡。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偽而堅、行下。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瞭辯於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粥、余六反、賣也。圭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中、丁仲反。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實成衣服、非傷必偽、故禁之。責熟食所以為販也。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與於蜡賓、在魯與為蜡祭之賓、姆而享、故以賓言也。事畢、出遊於觀、觀、闕也。喟然而嘆。記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

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記蓋傳而知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音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家以傳子孫。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大人世及以爲禮大人天子而下有封爵者父子相傳爲世兄弟爲及私於爵也。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以勇知爲賢以爲己爲功。故謀是用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必本於天殽音效於地列其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曰今之在位者莫知有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捨同音魯何適矣。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也。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也故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祀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夫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音闢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⑧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現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彼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元氣也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故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是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天下平。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畢賓客事也）、乃出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闕、闕所謂象魏也。）喟然而嘆、言偃侍曰、至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人（不以爲己、德惠也）。是以姦謀閉而不興。至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言用禮義爲之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至 是謂大嘉。令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知辭說之意義也）。是謂幽國。至 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至 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至 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淰（淰之言閃也）。鳳以爲畜而鳥不獝（獝飛也、況必反）、麟以爲畜而獸不狘（狘、況越反、飛走之貌）、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至 所以侍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順也。用民必順。至 此順之實也。（與衆共之也。以上同前家語。古者公家以下同禮記禮運、不重出。）

何孟春曰、周公相成王而得其政、與二王不同、則魯之郊雖同於杞宋、明矣。夫子於此不正言其失、而但曰同是禮也。前已言非禮矣。春秋意但曰魯之有天子禮樂、乃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嘗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然則此所稱天子之云、非成王也。

冠頌第三十三（一作冠頌辭）

邾隱公既即位（邾今子州郳城也、隱公名益、魯定公四年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以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于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

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命⑨、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椎夏后氏之道也。〇邾隱公既即位至與人君無所殊也。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謂子諸侯無冠則邾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至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周書亦曰歲十有二武王崩六月葬與此若合符而說者謂武王崩後五月周公攝政冠成王痛哉以見於諸侯至遠於年壽長嗇於時嗇愛也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至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也。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異朝服素畢服朝而畢示不忘古。公冠四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著祭服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人幣乘馬駟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冠禮也。皆天子自為主⑩、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緌未聞之於古古無緌也為冠之飾也。今則冠而幣之可也。今不復冠幣布冠之不復著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常所服之冠也。

何孟春曰懿子聞夫子之言、而謂邾君之冠非禮也、以嘗得諸侯之有冠禮、其必異於夫子所言如世子之冠者矣。又曰孔子云以金石之樂節之言以鍾磬為樂之節今冠者無之。左傳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時年十二、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傳曰禮也。此事可證孔子之言矣。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曰太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父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曾祖曰顯考廟、高祖曰祖考廟、始祖皆月祭之、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壇墠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去壇爲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上士也）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其制皆不毀也。○衛將軍文子（至）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祖廟下之親爲近。）皆月祭之。遠廟爲祧、（祧遠意。親盡爲祧。二祧者高祖及父母祖是也。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武王是也。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享嘗乃止。（四時祭也。）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始祖廟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大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祖合於父廟中。）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禮典皆有七廟之文。唯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今有虞亦始王者、而既立七廟矣。則喪服小記之言亦妄矣。）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故周禘嚳五年大祭而及。）應爲大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不爲）也。太祖雖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周文王武王是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爲配食明堂之名、亦有可謂失寔乎也。）○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illegible]也。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第三十五

子路鼓瑟、（舊本作琴、今從說苑改正。）有北鄙之聲。（論語、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是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柔而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淫荒之動不存於體也。乃所謂治存之氣、安樂之爲也。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載於心也、溫儼恭端之動不存於體也。乃所以爲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流泉、至今王公大人述而不釋。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大人以爲笑。夫舜起布衣、積

德含和履中行甚而終以帝。紂為天子，好荒淫剛厲暴賊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又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爾，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由喜聞過，於此可見，然見義未真，他日出衞，竟死其難，哀哉。○子路鼓琴，至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至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至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⑫孔子有所謬穆然思焉，有所睪羊益反然高望而遠眺，見也。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辭物反威而黑，頎然而長，曠用志廣遠也如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⑬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兩手薄其心也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至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語爾。至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眾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分陝而進所以事蚤濟。欲事蚤成。久立於綴，至車甲則釁之而藏之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至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六者天下之大教也。五作者為是郊祀后稷二句意似重出。食三老五更云云。同禮記樂記篇不重出。

問王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寡而珉之多乎。孔子曰：惡音烏賜，是何言也。夫君子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智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垂之如墜，禮也。折而不撓，勇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與記大同小異。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此四字竊疑在下文詩之失愚上。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去聲良，樂教也。絜靜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詩之失愚、敦厚之者失也、務於溫柔而不知以意逆志。書之失誣、不務疏通知遠、而不知求其治迹。樂之失奢、務廣博易良而不知節。易之失賊、務絜靜精微而不知其蘊、妄意穿鑿。禮之失煩、務恭儉莊敬而不知時中、動自紛擾。春秋之失亂。務屬辭比事、而褒貶過當、有紊是非。此六者之失、六善學者之罪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雷霆流形、萬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聖人之教與天參。○孔子曰、入其國至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矣。其文德協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三王之德也。何孟春曰、聖人既為天民之先覺、固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天地之教見於風雨霜露雷霆、聖人之教發於詩書樂易禮春秋、其造物之功一也。而有失之愚誣奢賊煩亂者、蓋殰胎殈卵、腐枝敗榦、傾者當覆、天地亦將如之何哉。按此篇文義首尾甚屬、而禮記顧析之兩處、中間字句少有異同、漢儒其亦不善於附會者矣。記作耆欲將至、有開必先。朱子曰、禮記是家語為是、若說耆欲、則又誠不對底意。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隩阼、室而隅、隩也、言目巧作室、南隅隩阼必自與作之位。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隩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門屏之間謂之著。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疏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一作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夫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而憚高國鮑晏、齊大夫高張、國伯高父、鮑國、晏圉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

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隙也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

彊齊、顧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一作自爲子貢御。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量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暴猛、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音朔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史記索隱謂家語無子胥以諫死句。今本不知何人所增。殆非小司馬之所見者矣。是時子胥未死、而吳越春秋有子胥正諫以忠君、直言以爲國、其君死而不聽之語、好爭者從訛承舛而爲之也。⑭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能伐士卒佐之、以徼繇堯文射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

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焉其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十二兩為鎰。）劍一、良矛二。（吳越春秋作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⑮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晉定公名午。）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倅。）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左傳黃池之會無晉擊吳敗吳師事。是年越入吳、吳歸與越平、越未滅吳。）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聖）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齊。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彊、至越、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率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會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云云。（同前）

何孟春曰、前言吾欲屈節於田常、又言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此記者之陋也。今史記等書並無之、此書所載、豈孔安

國之所撰次者乎。蓋節嘗礪不嘗爲孟子所謂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孔子云亂齊存魯吳矣。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聖人豈亂人國者哉。以存父母之國爲初願可也而必亂人之國以存父母之國非孔子之心也。此而可爲則子柳之謂弼人之母以塋其母也無不可爲矣。○又曰此篇曰屈節、失所以爲名矣。子路之問孔子之答未必然也。好事者蓋因子貢之事而妄爲之引緒耳。觀篇中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及聖人所謂屈節求其伸者之言可知矣。然則子貢之事亦豈其眞也哉。好事者爲之而後人轉相附會。如國語越絶書吳越春秋史記皆彼此吹聲飾事以誇多耳。子貢之在聖門以言語稱孔子謂其言而中多言而已而何至是。果若是、則子貢乃眞口舌之人傾覆之徒何以爲子貢而孔子不知其出爲列國之禍而許之至事已矣而後責之又何以爲孔子哉。左傳載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而此又有孔子吳亡越霸之言其妄不假辯矣。然則子貢全無是事乎。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夫子貢使齊或有之而非夫子使之也。子貢未嘗之吳之越之晉也。然則韓非之所記顧可信歟。吾從其理之可信者耳。○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以哀公二十二年滅時吳未滅也豈遽知其將亡而言之乎。

○孔子弟子有宓不齊。一作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音善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音密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向篤敬[16]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17]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蹵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身浪反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世不見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人⑱、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如字)衣(於旣反)弊裘、入單(音善)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音捨)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鱘、([illegible]宜爲[illegible])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戈證反)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且也)已(止也)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音汝)手之卷然。夫子爲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音扶)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⑲、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時年三十)齊侯出田、(在昭公二十年)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覩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是也)之。

柳宗元守道論曰、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也。夫官所以行道、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孔子覽晉志、(晉之史記)晉趙穿(趙盾從兄弟之子)殺靈公、(名夷皐)趙盾亡、未及山而還、(盾卽宣子、以難出奔、未及齊境上山、聞弒而還)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云云。(同左傳、云云不重出。)

何孟春曰、此言左傳載之、或疑非孔子之言也。奸臣令人弒君、身越境而還、其無罪乎。曰、本文越境乃免、謂不與聞乎故者耳、不謂與聞乎故者越境而還卽免罪也。越境可以免罪、則討賊者之可免罪在其中矣。亦惟不與聞乎故者乃可耳、不然、司馬昭之誅成濟、亦得以免罪乎。君子惡夫迹之近惡者、無其惡而有其迹、罪終不可釋也。此夫子之有惜於盾也。然則盾不與聞乎故者歟。靈公之立、非盾意也。公之所以積憾於盾、有不在於盾之驟諫者、盾豈覺之、而私樹黨焉、穿之成乎弒、將誰爲哉。而謂盾不與聞乎故、其可乎。今家語所載與左傳合者、時人之謬說、而記者之妄傳也。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鬷明(鬷蔑、字然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爲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也。吾聞爲國忠善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譬之若防水也、大

央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央使道之、不如吾所聞而藥之也。鬷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按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明年、鬷明欲毀鄉校、子產特在位、故爲是言。〇鄭有鄉校、至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云云。同前

〇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左傳載此在昭公二十年。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至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音丸苻音蒲之澤。至古之遺愛也。見左傳、不重出。

何孟春曰、聖經無猛字、此篇之言、殆未必實。夫居上以寬爲主、夫子不曰施之亂之云乎、寬則可施也、而猛不可施、則必亂之而已。夫子之謂猛、蓋承子產之言及之、子產之謂猛、抑豈後世剛暴酷戾之爲、不過欲飭紀綱、嚴法制、使民知森然其不可犯、而或犯之者、屹然其不可脫耳。子產而尚猛、如後世之爲、則亦不得爲惠人、不得爲簡仁、不得有遺愛矣。

〇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按淮南子云、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怒、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爲上耳。注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〇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爲右。季氏曰、須也弱。幼也。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齊師戰于郊、未踰溝。前有溝、衆不肯踰也。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季孫徒不素著明民所信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要信三刻、而踰溝也。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扞敵合於義。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也。一作大聖無不該、文武兼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除父僖子之喪)而昭公在外(時為季孫所逐)未之命也(未命二人為卿大夫)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鍾焉延陵季子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燕巢于幕言至危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然丹)侍坐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曰臣又乃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志將遍行天下使皆有車轍並馬迹焉(至)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為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期辱於乾谿(靈王起章華之臺於乾谿國人潰叛遂死焉)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亦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禮記作使子路)○公父文伯之母(敬姜)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丁敢反冠垂者)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紘為萌反纓亟而上者謂之紘)綖(綖余旃反冠之上覆也)卿之內子(內子卿之妻也)為大帶命婦(大夫之妻)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春秋而動蒸祭而獻其功也)男女紡績僭曾有辟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禮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墮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刖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仕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鮑莊子齊大夫淫亂故云淫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刖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隨日轉以衛其足)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歡聲貌)有諸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借力以治公田)

而民平也其遠近，平其遠近什一而稅。俱賦里廛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
夫而議其老幼。丁夫任其長，幼或重或輕。於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
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
以爲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㉔欲從其薄。
若是其已。㉕丘丘十六井亦足矣。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
有不足。且季孫若㉖已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
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
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
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
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哀公
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
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
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
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
有遺年者焉。㉗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
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而問焉。八十則不仕朝，君
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錯鴈行，父
黨隨行，兄黨鴈行也。斑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
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

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
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
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
犯。公曰：善哉！寡人雖聞之，弗能成。○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
曰：君使求假於田，特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
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
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
一切不得復言假也。○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問陳
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于陳。介大也恃楚
衆，馮陵弊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晉爲陳所侵。未獲命，至晉人曰：其辭
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古志也有之，至非文辭其爲功，小子慎
哉。見左傳，不重出。○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叔孫豹兄僑如淫亂，故出之。宿於庚宗之
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牛名。穆子返魯，以牛爲內豎，相家。㉘牛譖㉙
叔孫二人㉚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
庶子昭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
從，順也。殺嫡立庶，又披其邑，以求舍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
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至四国順之，昭子有焉。見左傳，不重出。○晉邢
侯與雍子爭田，叔魚叔向之弟攝理，理，獄官名。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
叔魚，叔魚弊獄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韓起問
㉛其於叔向，叔向曰：三姦同坐，施生戮死，施宜爲與，與，備行也，行生者之罪也。可也。

至叔魚之罪、不為末、薄也、或作減。曰義可謂直矣云云。見左傳、不重出。

○晉平公會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所承之輕重也。曰、昔日天子班貢、至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也。詩云、云云。見左傳、不重出。

○晉魏獻子魏舒為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櫟滅、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將㉜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周有子朝之亂、賈辛帥師救周。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云云。同左傳、不重出。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鍾、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以鑄刑鼎、至以存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晉文作執秩之官、以為晉國法也。以為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㉝民將棄神而徵於書、不復奉上也。何業之守也。民不奉上、則上無所守也。貴賤云云。見左傳、不重出。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云云。見左傳、不重出。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至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子女知㉞二妻之。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子至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恨也。用之則有名。季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見左傳、不㉟重出。

○齊陳恆弑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哀公、陳恆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云云。見左傳、不重出。

○衛孫桓子孫良夫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辭、請曲懸之樂、諸侯之樂。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子路仕衛、聞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云云。見左傳、不重出。

按子路之問、乃後仕衛時聞其事而問也、事在魯成公二年。

子貢問第三十九一作曲禮子貢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按史記、晉侯會諸侯於溫、即河陽也。欲率之朝、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僖公二十八年冬。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孔子在宋、見桓魋宋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先備也。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

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靈公請復之載其寶玉以朝。朝敬叔欲行賂求復位也。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去聲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弗改吾懼將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以謝過也而後循禮施去聲散焉。

何孟春曰禮檀弓篇記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有子此言其足補此章之義乎。嗚呼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賙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之所爲也。欲全其旣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檀弓所載蓋聞之此而傳之謬者也。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對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祀不懸樂不作也。祀以下牲。如常祭用太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用特豕特豕者用特豚。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又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古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論與此同。

○子游問喪之具送終儀物。孔子曰稱去聲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音烏。齊者酌中之義。記注以爲齊量不然。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音旋葬懸棺而封。盖畢即葬不俟盡禮。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禮喪一作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祭一作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

○冉求曰昔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祭竈祭其功老婦主其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祭也。故曰禮也者由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有君之教詔、則臣無討。）○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觀也）之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以是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音石）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力救反、室中也）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財不復有事於此也。綴足、不欲令僻戾長也。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之子公為）遇人入保（保、縣邑小城也）、負杖而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謂時徭役）、任之雖重（謂時賦稅）、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殯。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以季氏無哉、己亦不成禮。）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謂夫、下謂子、章別也。）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髽（則瓜反）、曰、爾毋從

從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頹乎其順啓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至其若迷返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見禮記。

○士人有毋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至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御而處內子游問於孔子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子路問於孔子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為之孝斂手足形旋便葬而無槨稱其財為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歛以時服而已其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揜坎其高可時隱也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則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禮其合矣。

○伯高死于衛至今於野則已疎至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見禮記、不重出。

○子路有姊之喪至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見禮記不重出。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又見禮記。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姓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子夏問第四十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記古書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舉行也。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讀若迂曲也。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

之。是故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行一物而三善兼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禮記無此三字。）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音斆）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之、教之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此一物三善也。）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至）幼未能涖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至）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也。（見禮記文王世子、不重出。）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璵璠、君佩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皆佩璵璠、故其卒也、桓子斷欲用之以斂。）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階而救焉、曰、送死者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按左傳、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然則當時蓋已知是懷之言矣。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子路爲衛孔氏邑宰、子羔爲衛士師。）衛有蒯聵之難。（魯哀十五年事。）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曹大家曰、子路遊學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曰、吾何忍食此。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此者、由文矣哉。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爲也。

毀則死者、君子爲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爲齊絜也、非爲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矣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之、惡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尅、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飧、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而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以遊辟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11]。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12]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策而已。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猶狠也。吾從殷。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君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所於[13]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吾問魯大夫練杖而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杖而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

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正也）事。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孟縶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不信）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事周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病於回、不以回（邪也）事人、不蓋（掩也）非義、不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

○郕人子蒲卒、哭之呼滅。（譏以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父不近人情疑邪窮自謂亡滅也。）子游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言欲留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請無瘠色、無揮涕、（不哭也、流涕以手揮之。）無拊（撫也）膺、（胸也）無衰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爲令德也。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連也）重焉、（殷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廟也。）周人徹重焉。（周人作主徹重就所倚處而治。）請問喪朝。（喪將遷朝於廟而後行。）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常所乘馬）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公西赤問第四十一（一作曲禮公西赤問）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而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以罪免也，死則葬之以仕士（一作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人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奠，終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方氏曰：君子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君速而敬。禮以敬爲主也，孔子所以善之。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文王之長子也）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立其弟衍。子游以問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有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謂無縢緣也），而瓦不成膝（勝喑），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先尹反）虡（簨虡可以懸鐘磬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而用殉也（殺人以從死謂之殉）。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秋祭），奉薦而進，其親（親之奉薦也）也慤（實也），其行也趨趨以數（言少威儀）。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威儀容止）焉，今夫子之祭，至夫各有所當也。（見禮記祭義，不重出。）

本始解第四十二（一作本姓解）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内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王命微子爲殷後，與國于宋。（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於商丘，爲宋公，以奉湯祀。今睢陽縣。）微子弟號微仲（衍啓弟思衍立，是爲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熙（一作煬公共，又作哀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當嗣（一作當有宋），而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其後（一作五世）後以孔爲氏焉。（自弗父何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遂姓孔氏。）嘉（一作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臯夷父（一作祈父），其子爲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無適，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

三女曰：顏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先聖王之裔也。（成湯聖人之後。）今其人身長九尺，（一作十。）武力絶倫，吾甚貪之。（一作貪之。按左傳襄公十年偪陽之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即此一事，紇之武力絶倫可知。）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已上史記索隱引家語并孔氏祖庭廣記同。）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圩音烏。）故因名曰丘，字仲尼。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山在魯東。）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衢在闕里，四達曰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讀若引）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史作聊人輓父之母。）然後往，得合葬於防。季氏饗士，（季平子）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娶之明年。）魚之生也，魯昭公（名稠）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哀公十二年伯魚卒，伯魚辛年六十九。）

○孔子之先（至）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爲殷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至）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云云。同前）

何孟春曰：史記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無何讓立之事。又曰家語以弗父何爲湣公熙子，然諸家引家語，或作煬公共，又作哀公熙，本多不同，疑必有誤。按史記載湣公名共，煬公名熙，云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而不載弗父何爲何人之子，及其所讓之實，若何爲熙子，則鮒祀乃不共戴天之人，胡讓之云乎。何之後家語曰世爲宋卿，若其與鮒祀有父仇，何必無爲卿之理，而鮒祀亦必無使得在位之理。然則何必共之適子，當嗣而讓也明矣。○杜預注左傳云，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遷史與此云防叔始奔魯，則去華氏之禍三世矣，於事不通，當從杜注。○按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

生比史後一年。穀梁傳年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則又差一月。賈逵服虔注經、皆以孔子生於二十一年。杜預注左傳、主馬遷、而司馬貞注遷史、又主公羊穀梁、而證其誤、自是說年與月與日者、益不齊。宋景濂有辯、載于後。○史記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注者謂顔氏笄年適叔梁紇、無幾死、以少寡爲嫌、不從送葬、不知其墓處、故不告。其言近誣矣。○記注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見柩行於路、皆以爲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此則殯引耳。是亦曲說。○按記此篇載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時孔子則既有門人從事矣。曾無與防、防墓者邪。防墓之崩、春亦竊嘗疑之。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爲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始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邪。孔子之泫然而云云也、非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有不但已者。墓崩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之云、以古人送終、凡百甚不苟也。其爲墓必完、以堅無復事脩焉耳。豈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能堅完其墓者邪。○索隱引家語、季氏饗士、孔子之母喪既絰而見、不非之也。或云嘗學之意。春亦疑無此事。若史記要絰見絀於陽虎之言、又因是而緣飾之誣益甚矣。

○孟僖子病將死、（昭公二十四年、仲孫貜卒、時孔子年三十四。）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孔子之曾孫、孔子六世祖。）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佐戴武宣、（史記宋戴公子武公名司空、武公子宣公名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與恭同。）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傴俯皆曲躬也。位有高下而曲躬有淺深、位益高則身益下也。）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循牆指入公門、恭謹之甚也。）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饘粥之薄者爲飲、粥之厚者爲食。言己位益高而心益下、不敢奢侈、故饘粥於是以養生也。）其共也如是。吾聞臧孫紇（魯大夫臧武仲。）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指孔丘。疏云、身爲大夫乃稱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又說、爲南宮氏、諡敬、字叔、又字容、又字适、一名縚。）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

何孟春曰、史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按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無與孔子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之所言者、則在昭公二十四年二月將卒之時、時孔子年三十有四矣。而子長通作丙寅年

事、而爲年少知禮、以求合於年十七之說誤矣。

○齊太史子與、（子與即子車、公孫捷也。）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易卦伏羲所作、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曰周易。世更三代、是爲三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當作興）素王乎、（素王有德無位之稱。）夫何其盛也。

○齊太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至）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蚤（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材主爲梁者。）其壞乎、喆（哲同）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請若倣、效也。）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嘆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也。予疇（發語辭。）昔之夜（非[illegible]也。）夢坐奠（陳也、[illegible]也。）於兩楹（柱也。）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主所由之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賓主相夾之地、孝子不忍死其親、賓之於東西之階、則猶以爲主、以爲賓、故曰殯於兩楹、則是賓與主夾之、故曰與。）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即殷人也。（以殷人而夢殷時坐奠於兩楹之間之制、非吉徵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一作余。）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終。（七日、天之道也。）時年七十三矣。

○孔子蚤作、（起也。）負手（至）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

何孟春曰、公羊穀梁載孔子生、左傳載孔子卒、左傳不具壽數、而史記稱七十三、與此載同。據公羊穀梁生年、則孔子當七十四。史記載孔子生比公羊穀梁後一年、故每少一歲也。

○哀公誄（音壘、哀辭也。）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孔子也。）俾屏（輔也。）予一人以在位、煢煢（無依怙意。）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言我無以爲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哀公三十七年、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于邾、乃遂如越、果不沒於魯也。）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愆何）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天子自謂一人、諸侯所當名也。）君兩失之。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一作志。）焉、唅以疏米（米觀也。）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

而綦（綦雜色也。綦縜同。）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棺（一作廧。牆一作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孔子葬於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凡六年，然後去。自後群弟子及魯人往從墓而家者，百有餘家，因名曰孔里焉。

〇哀公誄曰（至）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絰。（絰猶結。）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華掌殯葬焉。唅以疏米（粳米也。禮記曰：稻曰嘉蔬。）三貝，（至）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今之殿，形中高而四方下也。）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難登狀。）』馬鬣封之謂也。（俗間之名。又易為功。）今徒一日三斬板以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斷板謂斬。其縮縮斷上，旁殺，蓋高四尺也。）尚庶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為孔子胥附之友。）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矣夫。」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不像賢也。）之父，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德足以長人，任諸侯之治也。）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端木賜，衛人，（左傳稱衛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仲由，卞（魯邑名，一作弁。）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言偃，魯人，（史記作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名。（史記孔子以子游為習學於文。）卜商，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今河內溫縣，舊屬衛。）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名。（已上十人，即論語四科之所列者而著名之云，亦本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言之，噫，其泥矣。）顓孫師，陳人，（鄭玄曰陽城，大陽城，亦陳之屬縣。）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有容貌，資質寬重。曾參，南武城人，（武城，魯邑，當時有兩武城，故曰南也。）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公正無私。高柴，齊人，（齊敬仲高傒十代孫也。）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為人篤學而有法。（史記子羔長不盈七尺，孔子以為愚。）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史記作四十九歲。）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

姓不忍欺孔子大之。樊須魯人鄭玄曰齊人。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弱番年也。仕於季氏。有若魯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三歲。為人彊識志好古道。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客主一作之儀。原憲宋人鄭玄曰魯人。史記作齊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有守貧而樂道。公冶長魯人史記作齊人。字子長范甯曰字子芝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南宮縚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孔子以兄子妻之。公晳哀史記作公析哀。齊人字季沉。一作次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大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甚賢矣。曾點史記作蔵。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脩之孔子善之論語所謂浴當作沿。乎沂謂沿乎沂水之濱也。風乎舞雩之下。顏繇音遙。史記作顏無繇。顏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史記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子之傳之志焉。孔子之傳易於瞿以之志也。漆雕開蔡人鄭玄曰魯人。字子若一字子開。習尚書不樂仕。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秦商魯人字不慈。顏刻一作顏高。魯人字子驕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注云顏高魯有力人豈即此顏刻歟。史記孔子過匡顏刻為僕字子驕者比人是也。司馬黎一無黎字。耕宋人字子牛。為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桓魋宋司馬向魋出自桓公故曰桓魋。行惡牛常憂之。巫馬期陳人鄭玄曰魯人。字子期史記作巫馬施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梁鱣一作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琴牢一名張。

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冉儒史記作冉孺。魯人字子魚一字子曾。少孔子五十歲。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伯虔齊人字子楷一作析。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一作寵。衛人鄭玄曰楚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曹䘏蔡人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琁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孟懿子之子名彘見而訪之。秦祖秦人字子南。奚蔵史記奚容箴。魯人字子皙一作晳。公祖句茲魯人字子之廉潔。衛人字子庸。公西輿一作如。魯人字子之上。一作罕父黑魯人字子黑一作索。公西蔵魯人字子尚一作上。穰駟赤秦人字子從當作徒。冉季魯人字子產。薛邦魯人字子從一作徙。后處一作石處。齊人字里之一作子里。縣亶縣音玄。魯人字子象。左郢史記作左人郢。魯人字子行。狄黑衛人字子皙之一作哲之。商澤魯人字子季一作子秀。任不齊楚人字子選。榮祈一作期。魯人字子祺。顏會魯人字子聲。原亢一作抗。魯人字子籍。公有史記作公堅定。魯人字子中一作仲。秦非魯人字子之。漆雕從史記漆雕從父。魯人字子文。燕伋一作級。秦人字子思。公夏守一作首。魯人字子乘。句井疆衛人字子界。步叔乘魯人字子車。石子蜀史記作石作蜀。成紀秦人字子明。邽選史記作邽巽。魯人字子歛史記子歛。施之常魯人字子恒。申續一作申黨。魯人字子周史記申黨字周也。魯人字子聲。顏之僕魯人字子叔。孔弗史記作忠孔子兄孟皮之子。字子蔑。漆雕侈史記作哆赤者切。魯人字子歛。縣成魯人字子橫史記作祺。魯人字子襄。右七十二弟子

皆升堂入室者。
○顏回至言偃前同。○卜商、衛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
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
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
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
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
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子張不僴辭[illegible]博寬冲然不務立仁義之行[illegible]所欲之
以爲未仁也。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
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與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
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
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
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
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
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一作三。十九歲。有君子之
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
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也。○高柴、齊人、高氏
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一作三。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
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宓不齊至公西赤前同。○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

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
後、原憲退隱、居于衛。○公冶長至南宮韜前同。○公析哀、齊人、字
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之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
歎貴一作賞。之。○曾點至商瞿前同。○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
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
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者意。孔子悅焉。○公良孺、陳人、
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秦商、魯人、字
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音甫與孔子父叔梁紇俱力聞。○顏
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
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
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
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司馬黎耕前同。○巫馬期、
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
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
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
知之。○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
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
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
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
子。○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

孔子弗許、曰非義也。○冉儒至陳亢同前○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秦祖至顏之僕同前。○孔弗、字子蔑孔子兄子。○漆雕侈至顏相云云。同前

何孟春曰、論語、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淮南子、冉伯牛爲厲、先儒從之、或謂夫癩者未遽死、其死者必偏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穢惡滿体、而其手亦可執矣。癩之說非是。○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魏文帝問群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孔子所謂道德齊禮有耻且格同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孔子所謂道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然則三子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辯治者其以子賤爲最賢乎。○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夫子之取長、取其無罪也、非謂其能忍耻也。記者因縲絏之中事而創爲能忍耻之言、豈惟不知長、亦不知夫子之所以取長者也。○記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若是子敗禮甚矣、何倚之有。家語云孔子善之、未聞孔子善點之倚禮也。○史記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易之傳有自來矣。或問秦焚書時以易爲卜筮家獨存者、恐未然也。○家語云秦商、魯人、字不慈。鄭玄曰、楚人、字子丕。○按不慈當作丕慈。左傳孟氏之臣秦堇父、嘗從輦重如偪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則此人也。作魯人爲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回至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三十五人、而公伯寮子周與焉、其無年不見書傳、冉季至公孫龍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即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名亦復差異。史記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以證之、則非時必有據、而今本無之。蘇氏古史并仁山金氏謂秦冉、顏何、是就今本言之耳。索隱又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棖、申堂、今石室闕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林與堂也。春任職方郎中、時會　正德改元、嘗奏爲釐正祀典事內一件、一考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七十有七人、司馬貞索隱曰、家語

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續，又史記之所無者。杜右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縣亶，今家語作縣亶，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訛耳。論語釋文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堂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以續為續，其為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慾，是以棖為棠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今圖有黨無棖，是以黨為棖也。唐宋加封，申黨、申棖俱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姓氏猶頗相遠，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瀆乎。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尤祀事之大者也。況其親炙之人，而可瀆之。欲乞今日補增縣亶爵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以攺正數百年之缺謬。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蘧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皆辯其誤，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事覆下禮部，因別條典禮重大，俱未議覆。今摘附于此。我輩當必有為斟酌考究而條陳者。其事必有時而遂也。憶先臣何氏此疏，可謂確論矣。至嘉靖中，我

世宗肅皇帝從輔臣之議，釐正祀典，果存林去黨，而公伯寮、秦冉、顏何俱罷從祀，蘧伯玉、林放各祀於其鄉，一一如何氏之議。所謂事必有時而遂者，其誠有時也歟。

孔聖全書家語十六卷之

校記

①安：當作「定」；國義：當作「國父」。均見《孔子家語·執轡》。

②飭：當作「失」，見右引書。

③出：當爲衍文，見《孔子家語·本命》。

④「耆耋」以上，原闕《論禮》、《觀鄉射》二章。

⑤迎：當作「拜」，見《孔子家語·觀鄉射》。

⑥之：當作「不」，見《孔子家語·五刑解》。

⑦「自」字下當有脱文。

⑧慈：當作「辭」，見《孔子家語·禮運》。

⑨命：《孔子家語·冠頌》作「天」。

⑩三：當作「主」，見右引書。

⑪聞：當作「間」，見《孔子家語·廟制》。

⑫曰：當爲衍文，見《孔子家語·辨樂解》。

⑬熟：當作「孰」，見右引書。

⑭伐：當作「發」，見《孔子家語·屈節解》。

⑮銳：當作「執」，見右引書。

⑯向：當作「尚」，見右引書。

⑰「而」字上，右引書有「三」字。

⑱人：當作「入」，見右引書。

⑲甚：當作「與」，見右引書。

⑳抄：當作「掠」，見《孔子家語·正論解》。

㉑子：當作「之」，見《孔子家語·正論解》。

㉒「并」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㉓禮：當作「位」；怙：當作「恪」。均見右引書。

㉔欲：當作「斂」，見右引書。

㉕已：當作「以」，見右引書。

㉖已：當作「欲」，見右引書。

㉗「年」上脱「高」字，見右引書。

㉘告：當作「牛」，見右引書。

㉙謁：當作「讒」，見右引書。

㉚人：當作「子」，見右引書。

㉛其：當作「罪」，見右引書。

㉜將：當作「謂」，見右引書。

㉝不：當作「傳」。按，即《左傳》。

㉞知：當作「如」，見《孔子家語・正論解》。

㉟在：當作「左」。按，即《左傳》。

㊱敢：疑爲衍文，見《孔子家語・子貢問》。

㊲古：當作「鼓」，見《韓非子》卷一二。

㊳璩：當作「蘧」，見《孔子家語・子貢問》。

㊴蓋：當作「盍」，見右引書。

㊵工：當作「至」，見右引書。

㊶「之」字下當脱「服」字，見《孔子家語・子夏問。》

㊷定：當作「窆」，見右引書。

㊸所於：當作「於所」，見右引書。

㊹建：當作「逮」，見《孔子家語・公西赤問》。

㊺子：當作「於」，見右引書。

㊻立：當作「合」，見《孔子家語・公西赤問》。

㊼刻公：當作「周公」，見右引書。

㊽「有備物而」句以下，當爲另一則文字，見右引書。

本書將其合并爲一則，顯誤。

㊾由：當作「申」，見《孔子家語・本姓解》。

㊿「梁」上脱「叔」字，見右引書。

51是：當作「而」，見右引書。

52穀羊傳：當作「穀梁傳」。

53之：當作「以」，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54「魯人」上當脱「樂欬」二字，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55「魯人」上當脱「顔相」二字，見右引書。

56曰：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57「字」下當脱「子」字，見右引書。

孔聖全書春秋左傳中卷卷之十七

春秋左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大竹曰策。)小事簡牘而已。(小竹曰簡、木版爲牘。)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諸答)策書、(上之人以上之人也孔子。)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②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記也)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亂也)則刊(削也)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去聲)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凡猶條目也。)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辟同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張鉉曰、孔子卒後而爲或人所誤、云孔子自立爲素王、以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至孔子卒、侍爲長論。)敢問所安。(安何也、言敢問所以何爲也。)之③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

意也。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至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西狩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攷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周④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其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君⑤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以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音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林堯叟解曰、孔子制作春秋、正以文王之道自任也。又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爲獲麟所感、而以作春秋也。又曰、先儒謂孔子自衛反魯、便作春秋、後三年而獲麟。其實獲麟前未嘗作春秋、乃謂文成致麟、是其說之妖且妄也。又曰、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泣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預以爲聖人樂天知命、豈復有沾袍之泣、悲吾道之窮乎。故不取其說也。

孔聖全書春秋左傳

魯桓公元年　宋華父督（花甫）見孔父之妻于路，（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爲宋大司馬。）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豔色美而冶曰豔。督見孔父之妻於道路之間，目迎其來而目送其去，可見冶容誨淫。）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督之攻孔父氏之家也，先宣言於宋國曰：十年之內十一戰而民不堪命，皆孔父嘉爲司馬之所使然也。）

魯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召王（周襄王）以諸侯見，（現）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魯文公二年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智）者三。下展禽，（柳下惠。）廢六關，（塞陽關之屬凡六，關以禁絕來約。）妾織蒲，（家人販席，言與民爭利也。）三不仁也。作虛器，（居蔡山節藻梲。）縱逆祀，（躋僖公。）祀爰居，（海鳥似鳳凰，止於魯東門之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三不知也。

魯宣公二年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趙宣子名趙盾。）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音境，下同。）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去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魯宣公九年　陳靈公與孔子⑥儀行父通於下⑦夏姬，皆衷（懷也）其衵（音暱）服，（近身服。出人臣皆懷其夏姬近身之內衣。）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言所聞非令美之事。）公其納之。（君其納藏衵服也。）公曰：吾其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遂弒泄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法也，言君子處民多邪僻之世，不自立法危行言遜也。）其泄冶之謂乎。（言冶不知此詩之義，所以見殺也。）

魯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去聲）向禽將侵齊，衛師敗新築。人仲叔于奚（于奚，守新築大夫也。）救孫桓子，（即孫良夫。）桓子是以免。（桓子免於齊師之難阨。）（卒事也。）衛人賞之以邑，（論救桓子之功，賞仲叔于奚以邑。）辭，請曲縣（音玄，諸侯軒縣之樂。）繁（諸）纓以朝，（音朝，繁纓馬飾也，皆諸侯之制。）許之。仲尼聞之（後孔子聞其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以名器假借於人，是以國家之政與他人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魯成公十四年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成公使叔孫僑如如齊逆女，而春秋乃不書叔孫僑如，故云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稱去聲，言春秋書法推衡其輕重。）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紆）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魯成公十七年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齊靈公之母。）與婦人蒙衣乘輦，（慶克衣婦人服，共乘一輦。）而入于閎。（宏）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孟子）曰：國相⑧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守音狩。高無咎、鮑牽爲齊居守。）⑨及還，將至，（靈公還，將至。）閉門而索客。（索音色，客爲外客，謹備奸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以閉門索客，爲將不納靈公。）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國公子與知其謀。）秋七月壬寅，刖（月）鮑牽，（靈公信孟子之訴，斷則牽足。）而逐高咎⑩。仲尼曰：（仲尼聞之曰。）鮑

莊子之知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鮑氏不能危行言遜以取刖足之禍，智譏不如葵草。

魯襄公十年　孟獻子以秦堇⑪爲右，獻子嘉堇父之勇，以爲車右。生秦丕茲，堇父生子名丕茲。事仲尼。堇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

魯襄公二十三年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武仲也。臧孫聞之，見見現往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戰功曰多。則多也不少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齊侯怒，乃不與武仲田邑。仲尼曰：知智下同之難也。有臧武⑬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鼠爲比，使怒而止，庶幾能避齊禍，可見武仲之有智。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循理爲順，如心爲恕。武仲廢長立少，是作事不順，而施事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魯襄公二十五年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諸問子產以何罪伐陳。對曰：昔虞閼父甫爲周陶挑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陳爲舜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虞夏殷之後爲三恪。則我周之自出，陳乃周之甥，是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陳桓公。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馮，恃。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塞也木刊，斫也。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千里曰圻，百里曰同。其次國則衰爲七十里，小國則衰爲五十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王周平、桓公周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晉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鄭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受子產所獻之功。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晉爲諸侯之長。鄭入陳，非文辭非得子產之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魯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毁鄉校如何？⑭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魯昭公五年　叔孫穆子能用豎牛。穆子田於丘蕕由，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乃弗進食。穆子三日絕糧而卒。牛立昭子穆子之子叔孫婼。而相之，後射殺仲壬。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

孫氏使亂大政、殺適(晉嫡，謂殺孟丙仲壬適子也。)立庶、(謂立庶子。)已罪莫大焉。(子豎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見罪。)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其子為父報仇也。)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己為功勞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⑮覺德行，四國順之。

(魯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去聲)禮，(以不能相禮儀為己病。)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死於昭公二十四年。)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聖人謂商湯。)而滅於宋。(孔嘉父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何為閔公之適子，當立，而以位讓於其弟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戴公、武公、宣公，乃宋之三君。)三命茲益共。(音恭，下同。三命：一命受職，二命受服，三命受器。言考父受三命而益加恭敬矣。)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有銘云。)一命而僂，(紆)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音旃)於是，鬻(音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⑯獲沒，必屬(囑)說(音悅，即南宮适叔孫悅也。)與何忌(即孟懿子。)於夫子，(仲尼。)使事之而學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⑰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魯昭公十二年)楚子(靈王也。)伐徐，次于乾谿。王與子革語，左史倚相(去聲)趨過。(過之前。)(靈王)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對曰：(子革)臣嘗問焉，昔穆公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甫)作祈招(韶)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祇(支)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言問穆王近事且不知，若問三墳五典之遠，倚相又安能通知其義。)王曰：子能乎。(靈王問倚相能知祈招之詩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音)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靈王感悟子革，揖而入宮。)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及於弒之難。)仲尼曰：(論其事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誠謂是言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若能克己復禮。)豈其辱於乾谿。

(魯昭公十三年)⑱子產、子大(太)叔相(去聲)鄭伯以會。甲戌，與晉侯同盟於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承者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班貢賦之制。)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去聲)以為事。(以和好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謂子產於平丘之爭盟。)足以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仲尼又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魯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音郤)田，久而無成。韓宣子命叔魚(即叔向弟。)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羊舌肸。)叔向曰：三人同罪，

（邢侯、叔魚、雍子三人。）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受女賂而貨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汙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治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減輕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義雖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叔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前後三言。）而除三害、（晉國無貪暴酷虐頗僻之譏、故曰除三害。）加三利、殺親益榮、（雖殺弟而榮名益顯。）猶義也夫。（以直傷義、故仲尼重疑之。）

（魯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叔孫婼。）問焉、曰、少皥（音昊。）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鳳凰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伯勞。）司至者也。青鳥氏（鶬鴳。）司啓者也。丹鳥氏（鷩雉。）司閉者也。祝鳩氏（鵻鳥也。鷹孝。）司徒也。爽鳩氏（鷹。）司寇也。鶻鳩氏（鶻鵰。）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使無淫者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魯昭公二十年。）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音絹、邑名。）初、齊豹薦宗魯於公孟、爲驂乘。豹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言豹以假借我善名。）故不吾遠也。（疏去。）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備利之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難去。）是僭子也。（僭、不信也。是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賊於公孟之側。）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及豹殺公孟、宗魯死。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亂、是受亂也。）不爲利疚於回、（以利故不去、是疚病於回邪也。）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也。）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犯非禮。）

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游吉。）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丸。）苻（蒲。）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產、必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孔子聞之

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子產之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子產相友如兄弟、及聞其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魯昭公二十八年 秋、晉韓宣子韓起卒、魏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戊音茂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魏子謂成鱄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舉十人為縣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魯昭公二十九年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有。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乃蒐夷之法。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魯定公元年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葬於先君墓道之外。孔子之為司寇也、在定公十年。溝而合諸墓。

魯定公九年 六月、魯師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鮑文子齊國鮑諫齊侯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虎受季氏之寵而反欲謀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而囚之、虎又以葱靈輜車也。逃奔宋、遂奔趙氏。歸趙簡子之家。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魯定公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地名實夾谷。即夾谷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好去聲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好去聲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闢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出竟(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去聲)從我者，(言自今既盟之後，齊師出竟而有征伐，諸侯之事，魯當從齊之役。)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旋)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恭)命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詛之禍。)齊侯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魯定公十二年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秘)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音劬)須、樂頎(三子皆魯大夫)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公山不狃、叔孫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不克。

魯定公十五年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哀公三年　孔子在陳，聞火，(聞魯廟有火災。)曰：其桓僖乎？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魯哀公六年　秋七月，楚子(昭王)在城父，救陳，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詠)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一作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可以不亡矣。)

魯哀公十一年　春，齊為鄎(息)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季孫(季康子)謂其宰冉求曰：(時求為季氏宰。)齊師在清，(齊地)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君無用親出，季孫自帥師戰於城下。)季孫使從於朝。武叔(叔孫州仇)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強(上聲)問焉，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退而蒐乘。(懿子退也。)孟孺子洩帥左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甫)御，樊遲為

右。季孫曰須也弱。年幼。有子曰就用命焉。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汪錡童子當殤孔子言童子能執干戈衛國可無殤。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冉有能以義爲勇。

大叔疾娶于宋子朝娶子朝之女。其娣嬖所娶女之娣有寵嬖。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欲以己女妻疾。疾使侍人誘其初娶之娣寘於犂衛邑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不以妻疾。疾出奔于宋衛人立遺疾之弟。使室孔姞即文子女也使太叔遺以爲其室。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在未奪妻之先。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止留孔子。曰圉文子名。豈敢度謀也。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冉有三發問。卒終也。曰子孔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私告。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去聲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去聲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用田賦。

魯哀公十三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冬十月。今火猶西流西流是九月。司歷過也。司歷官失一閏故謂是九月。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仲尼聞其形狀故往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六月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將何道以勝之。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魯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娶太子蒯聵之姊姊即孔伯姬。生孔悝太子蒯聵在戚與渾良夫良夫孔氏之豎臣孔文子卒私通於孔伯姬。如孔氏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聞變使告季子季路時爲孔氏宰。季子將入入救孔悝。遇子羔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弗及言政不及已。不踐其難去聲季子曰食焉不辟同避其難子羔遁去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安用劫孔悝以求立。雖殺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使石乞盂

醢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子羔)也來、由也死矣。

(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公誄也。)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音昔)遺一老、俾屏(音丙)余一人以在位、煢煢(音瓊)余在疚。(音救)嗚呼哀哉、尼父。(音甫)無自律。子贛(音貢)同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孔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兩君失之。㉗

中卷穀梁傳

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曰、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謂祖諱也。孔子故宋也。註云、孔子舊是宋人、孔父之玄孫。釋曰、孔父嘉爲孔子六世祖。趙氏曰、穀梁云、蓋爲祖諱。按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胡傳曰、父者名也、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

經曰、取郜大鼎于宋。傳曰、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宋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註云、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郜。物從中國、謂是大鼎。

經曰、齊侯逆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經曰、夏五。傳曰、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激揚之聲)而不聞其舒(徐緩之聲)、望遠者察其貌(容體)而不察其形(容色)。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註釋曰、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䟽云、言孔子承闕文之疑、不止夏五一事、故云皆也。

經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㉘過宋都。註云、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穀梁曰、石無

知故日之鷄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經曰、天王出居于鄭。註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文是作、不以道假人。釋曰、堯舜有巡狩之禮、文武有省方之制、故仲尼因襄王之守、全天子之行、是亦祖述憲章也。

經曰、梁山崩。晉之望也。傳曰、梁山崩、晉君召伯尊。一云伯宗。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柰何。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家氏曰、穀梁且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爲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爲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後之于君、失懼災之意。天子必無是言也。疏釋曰、伯尊、晉之賢大夫、輦人、晉之隱士。今一遇吐誠、理難冊得。伯尊不能薦之於晉侯、以救朝廷之急、反竊其語而晦其人、蔽賢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雖匿聖人之論、能播教於西河、令黑水之人欽其風、猶坂之間愛其道、其罪既輕、故亦發明而已。然此之立說、恐非其理。何者、天道冥昧、非人所知、大聖立言、意在執世、則伯尊之戮、未必由蔽賢人之言。卜商喪明、豈關匿聖人之論。徒爭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深、據理言之、恐非聖賢之旨。

經曰、春宋災。傳曰、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李氏曰、穀梁以爲故宋也。晉范甯以宋者孔子之先人、非也。左氏以爲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

傳曰、庚子孔子生。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戌朔、庚子日、孔子生。范甯曰、仲尼以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史記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一、故與此傳異年耳。

經曰、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楚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惡而討、雖死不服。一作罪不服、其斯之謂與。張氏曰、慶封有與弒其君之罪、楚子殺之

宜也。但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廢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經曰、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傳曰、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柰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也。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疏曰、一會之怒、三軍自降、若非孔子必以白刃喪其膽肱矣。敢直視齊侯、行法殺戮、故傳於頰谷之會見之矣。後世慕其風軌、欽其意氣者、忽若如是毛遂之亢楚王、藺子之脅秦王、俱展一夫之勇、不憚千乘之威、亦善忠臣之鯁骨、是賢亞聖之義勇。

經曰、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加冠於首身服玄端則衣冠上下共相掩襲故云襲衣也。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作一同也。註云、不知冠有差等、惟欲好冠。

經曰、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旨。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斯不王之明文矣。夫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疏釋曰、孔子既言文武之道在我身、孔子有制作之意。中庸云、有其德無其位、不得制作、有其位無其德、亦不得制作。孔子雖懷聖德、而道不王、故有制作之志而不為也。注釋曰、凡聖人受命而必鳳鳥至、河出圖、洛出書。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言已無瑞應、道終不王、故云斯不王之明文矣。○言獲麟者、感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

孔聖全書中卷春秋公羊傳附註疏註解

何休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按閔因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脩春秋，祖述堯舜，下包文武，又爲大漢用之訓世，不應專據魯史，堪爲王者之法也。故言據百二十國寶書也。周史而言寶書者，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爲戒，故名寶書也。

問曰：若然，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路之屬，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國乎？○答曰：其初求也，實得百二十國史，但有極美可以訓世，有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爲法者，孔子皆棄而不錄，是故止得六十國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注疏曰：公羊云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解云：據此傳及注言，則孔子未脩之時，已謂之春秋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騫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注云：服金革者，以兵事使之也。孔子善人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敢斥訕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如猶奈也，猶曰奈汝所不

知何寧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今人妄億錯解云、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知委曲、若改之、謂已荀出心肺、故曰寧可強更之乎。

解云、即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

夏、曾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㉘。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㉙而敗焉。走之齊、齊侯言㉚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㉛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㉜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其禮㉝。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百㉞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注疏云、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
知也。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時歲在己卯。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
也。解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

解云、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
術、書記散、孔子不絕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
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
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
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
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
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
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
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
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定公十年之時、孔子從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
然則爲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爲季孫所重、是以
三月不違也。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
設法而用之、國無盜民。在朝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于兩
觀之下、尸諸朝三月、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

注疏云、定公九年始爲邑宰、十年爲司空、十一年爲大司寇。
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飾者、昔
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爲相、此事
乃正、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

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故去冬字。冬、陰臣之象也。
夫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
脩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爲王者之法、宜用
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則可、三年乃有成也。又春秋
之說曰、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失一冬字、何傷之有。一

注疏云、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
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
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

注疏云、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
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
也。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故知也。

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時歲在己卯、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朔、此亦十月也。解云、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師從後記之。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齊人曷為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孔子士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

解云、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記散亂、孔子不絕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illegible]

解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直為聖漢將興之瑞、亦為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者獲麟、兼為庶人作法之義也。

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采薪獲麟、知為其出。然則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為來哉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為微辭、非其本心。

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聖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申。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守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蝝蟲冬蛹、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後劉氏乃帝、深憫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

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其卯金刀從東王于西、以兵得天下之事也。

弟子傳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以此言之、則顏淵之生、昭十九年矣。及其卒時、當哀三年、而至此乃言之者、傳家追言之、亦何傷。

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

證。解云、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爲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者、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證。

撥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何氏以爲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

解云、君子謂孔子、曷爲今日始爲春秋乎、嫌其晚於諸典之後。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案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

獲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孔聖全書左丘明國語中卷卷之

魯語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公父音甫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衮織也。朝日、與三公九卿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陳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治也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

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去聲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音闕閟也。門寢門也。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音句涕、無掐音恰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知婦、男知莫知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夫也。而莫哭文伯、子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今孔子時也。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西南蠻之國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箭羽之間也。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予也。同姓以珍玉、展重也。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平也。其遠邇、賦里商賈所居之里廛也。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苟、苟且也。

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

爲大也。

中卷

戰國策

應侯曰、君子殺身以成名。蔡澤曰、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此段見聖賢不待殺身而後成仁聖之名。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之、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是以不哭也。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

孔聖全書晏子春秋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使於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車馳而人趣。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晋平公使范昭觀齊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而

爲爵。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儛。顧太師曰、我爲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幷。吾欲弒㊴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　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於影、獨寢不慙於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非之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㊵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後仲尼見之。

齊景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歛、已歛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歛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歛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㊶

之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不失哀。行傷則溺己，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屍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慚入吾國，本朝之臣慚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屍，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此之謂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於下，霣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

問下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　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彊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雜上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上堂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人[42]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者[43]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

以閒孔子、孔子曰、晏子何[14]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春秋外篇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循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其外、故異於服、勉於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也。不可以示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15]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迺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竽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於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於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殫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悅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閒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

君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齊之蔡。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中卷文子（文子受孔子問特。）

葵丘辛鈃著

道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自然

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体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

孔聖全書卷之十七終

中卷孔子集語

易者第一

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苞籥。（見先秦古書易乾鑿度。）○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援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日舍重趼（魚見切，足繭也）來見君，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而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子張以告夫子，子曰：彼好夫士而非士者也。○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子貢第二

子貢問曰：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尸子）○荊有佽非者，得寶劍於干（干音寒）隊，反渡江，中流，兩蛟俠繞其船。佽非謂柂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有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風波畢除，荊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除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淮南子）○夫子見禾之三變，滔滔然曰：狐首丘而死，鳥飛反鄉，兔走歸窟，我其首禾乎。穗垂而向根，不忘本也。○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

義破道。小見不達大禮。必簡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孟子見注）○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喟然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以不察。○子曰、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罰禁也、賞使也。（慎子）○子曰謂(46)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金樓子）

孔子御第三

孔子出遊於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薪而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吾簪也、(47)而所以悲者、蓋不忘故也。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皆不忘故之謂也。（韓詩外傳）○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人自取之。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佚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其命也、人自取之。

持盈第四

子曰、持盈之道、挹而損之。順之者(48)、逆之者凶。能此者、其惟周公乎。周公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所執贄而師見者七人、所還贄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見者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音弼）臣六人、載干戈以至封侯、異族十七人、而曰(49)姓之士百人。猶以周公為天下當則以同族然異族為寡也。（韓詩外傳）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illegible]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之宰也。○劍雖利、不厲不斷、至不足、故自慊而勉、不究故盡思而孰。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曰、堯舜清微其身、以聽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淵問曰、客仁也乎。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即吾不知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氣。夫形體之包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其中、則眉睫見之矣。疵瑕在其中、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也。

子觀第五

子曰、終日言不遺己憂、終日行不遺己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日為之、一言敗之、可以不謹

乎。○顏淵問曰、回願貧而如富、賤而如貴、無勇而威、與人交於終身無患、其可乎。子曰、善哉問也。夫貧而如富、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能遜而有禮也。無勇而威、恭敬而無失也。終身無患、擇言而後出也。韓詩外傳

公父文伯第六

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一貫三爲王、推一合十爲士。許氏說文○孔子讀易、常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史記、又見田敬仲傳○子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陽德而君於天下、而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螾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而有空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而可適乎。物安可全乎。史記

六藝第七

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史記滑稽傳○子曰、通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民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

依賢第八

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貴而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有埶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凌物。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鬭。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莅官、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喪其美質者也。韓詩外傳

漆雕氏第九

楚昭王第十

介子推年十五爲荊相、仲尼聞之、使弟子往視焉。還曰、廷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其國、有不濟乎。

子出衞第十一

子出衞東門、逢姑布子卿。子卿迎而謂子貢曰、此爲魯孔丘與。得堯之志、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循循固得之轉、要下四寸、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曰吁。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子無所辭、而獨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乎。賜、汝不見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今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

凌轢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紀綱。是故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哉。韓詩外傳

顏叔子第十二

子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伊寡婦之利。○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繁露

齊侯問第十三

子曰、木不正者、未必傾、始不盛者、終必衰。春秋之義、有正春無亂秋、有正君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貴建本而重其始。○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故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室毀也。

文王第十四

齊桓公第十五

齊桓公出獵、逐鹿於谷中、見老人而問之曰、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曰、以臣故名之。公曰、視爾之狀、非鄙人、何以爾名。對曰、臣故畜牸牛而大、賣之以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聞者以臣為愚、故名以臣得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陶為理、安有取人駒者乎。愚公知治獄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管仲賢佐、猶有以智為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子讀詩至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而己獨行之、故曰非其祅、恐不得終焉。

公索氏第十六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有[31]功臣高赫、無功而受[32]上賞。張孟談曰、晉陽之中、高赫無功、與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戹中、唯赫不失臣主之禮。子以功驕寡人也。與赫上賞、不亦可乎。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矣。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

子夏問第十七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萑葦生之、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也。

楚伐陳第十八

顏淵問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性情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則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身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漢許慎說文

孔子先第十九

孔子先世宋緡公之長子曰弗父何何世為宋大夫其曾孫曰正考父考父之子曰孔嘉父嘉為華父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為郰人孔子之曾大父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以勇力聞於諸侯禱於尼丘生孔子故名之曰丘字仲尼孔子之生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幼而喪父葬於防山母不以告及母死不知其墓乃殯于五父之衢有過而疑焉因問之得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合葬於防。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蓋未有知之者年三十有四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屬說與何忌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闕里世載○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使人伐其樹去適鄭。輿墨○孔子厄於陳蔡弦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仆于地乃大鯷魚也。鯷大尉叔鮎也。子曰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及草木久者皆神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

中卷蔣子萬機論

論曰甘羅少回六歲使羅在孔門治丘之訓亦可聞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說陳常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強晉亡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程智比才相校於十至於此事而丘不使也。

中卷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相而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在離位焉。君雖欲謀其罪弗合乎。魯侯曰吾君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丘重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焉。

中卷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今獵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簡子曰汝不知也吾故厩養食穀之馬以千數官奉多力之書曰數百欲以獵戰也憂鄰國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也。

中卷顏子曰子謂子華曰爾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朱之[illegible]也。子曰二親具存是爾一樂。兄弟無故是爾二樂。夫和妻柔

爾三樂。披褐懷玉是爾四樂乎。華曰、華乃有五遇千載之會而登夫子之堂、則華之五樂也。○又曰、或云、夫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聖人之陳迹、爾子何好焉。子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義、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雖役息居窮處、簞食瓢飲、未始失其樂矣。子可得無好乎。

中卷慎子曰、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鄒子曰、夫觀書者、譬猶登東岳而知丘陵之卑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不廣也、見日月而知衆星之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少觀也。

中卷金樓子曰、凡讀書必以五經為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百遍、其義自見、此外衆書、自可泛而觀耳。

慎子曰、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賞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

中卷東觀漢記曰、祭側界反肜、膂力過人、常貫三百斤弓、馬、為太僕、從帝過孔子講堂、帝指子路室曰、太僕吾之禦侮也。

又曰、白馬令李雲露布移書上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諦乎。桓帝得奏震怒。

又曰、楊震字伯起、少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中卷桓譚新論曰、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

又曰、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殤其年也。若庸馬良馬相追、至暮共列、良馬宿所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顏淵與孔丘優劣。

中卷恭偶子曰、或云孔子何其隱約也、曰、奚其言哉。若我夫子者、宅天下而不足言廣、居一室而自以為綽、壽萬歲而人不以為夭、去千古而身亦如在。奚其隱約哉。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十七終

校記

①經禮：當作「禮經」，見《春秋左傳序》。
②國：當作「因」，見右引書。
③「之」字當衍，見右引書。
④周：當作「用」，見右引書。
⑤仲君：當作「仲尼」，見右引書。
⑥子：當作「寧」。按，即孔寧，見《左傳・宣公九年》。
⑦「下」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⑧相：當作「子」，見《左傳・成公十七年》。
⑨救：當作「咎」，見右引書。
⑩「高」下脱「無」字，見右引書。
⑪「革」下脱「父」字，見《左傳・襄公十年》。
⑫子：當作「力」，見右引書。
⑬「武」下脱「仲」字，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⑭「鄉」下脱「校」字，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⑮「覺」上當脱「有」字，見《左傳・昭公五年》。
⑯「學」下脱「禮」字，見《左傳・昭公七年》。
⑰「曰」上脱「仲尼」二字，見右引書。
⑱乎：當作「十」。
⑲「以」下當脱「爲」字，見《左傳・昭公十三年》。
⑳治：當作「制」，見《左傳・昭公十四年》。
㉑是是：當衍一「是」字。
㉒題：當作「趧」，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㉓「爲」上脱「牟」字，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㉔卒：當作「辛」，見右引書。
㉕三子：當作「二子」，見《左傳・定公十二年》杜注。
㉖左：當作「右」，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㉗兩君：當作「君兩」，見《左傳・哀公十七年》。
㉘獨：當作「鵠」或「鶻」。下二「獨」同。
㉙「家」下脱「駒」字，見《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
㉚「弑」下脱「之」字，見右引書阮校。

㉛言：當作「唁」，見右引書。

㉜來：當作「未」，見右引書。

㉝失：當作「先」，見右引書。

㉞禮：當作「稱」，見右引書。

㉟百：當作「板」，見《公羊傳・定公十二年》。

㊱揆：當作「撥」，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㊲按：此頁與前頁文字全同，當爲重頁。

㊳五：當作「上」，見《國語・魯語下》。

㊴雪：當作「虐」，見《晏子・内篇諫下》。

㊵弑：當作「試」，見《晏子春秋・内篇雜上》。

㊶傳：當作「儒」。下句同，見《晏子春秋・外篇》。

㊷「且」字下當有脱文，凡缺四頁。

㊷人：當作「夫」，見《晏子春秋・内篇雜上》。

㊸者：當作「兩」，見右引書。

㊹何：當作「可」，見右引書。

㊺「其」下當脱「對」字，見《晏子春秋・外篇》。

㊻謂：當作「誦」，見《孔子集語・子貢第二》。

㊼忠：當作「忘」，見《孔子集語・孔子御第三》。

㊽「者」字下當脱「吉」字，見《孔子集語・持盈第四》。

㊾曰：當作「同」，見右引書。

㊿「詩」字上當脱「韓」字。

51有：當作「賞」，見《孔子集語・公索氏第十六》。

52尼：當作「厄」，見右引書。

53忘：當作「忌」，見《孔子集語・孔子先第十九》。

54此下原稿闕二頁。

55朱：當作「未」。

56賞：當作「罰」。

孔聖全書齊丘子中卷

五常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之爲五事、屬之爲五行、散之爲五色、化之爲五聲、俯之爲五嶽、仰之爲五星、物之爲五金、族之爲五靈、配之爲五味、感之爲五情。所以聽之者若醯雞之遊太虛、如井蛙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淼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芝也。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於是乎變之爲萬象、化之爲萬生、通之爲陰陽、虛之爲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浮浮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中尒劉子新論　　北齊劉晝撰

鄙名

今野人晝見蟢子、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蟢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蟬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軔、亭名柏人、漢后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蟢雀之微、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知人

范蠡吠於大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眉睫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

因顯

今雖知如樗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於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於凡賤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於萬代者、聖賢吹瑩也。

心隱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

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悖，順非而澤，有此五僞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見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直相像，若薺苨奴禮切之亂人參，蛇床之似蘪蕪也。

命相

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駢骭，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文王四乳，武王斷齒，孔子返宇，顏回重瞳，皐陶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句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禹亦長頸鳥喙。王莽之①重瞳，猶駑驁馬有騏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騏也。禹之長頸鳥喙，猶龍有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此②也。

妄瑕

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

正賞

昔魯哀公遥羡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仰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羡仲舒之博，近貴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楊子雲之才，非爲劣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珎遠而忽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

中卷歐陽脩筆說

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磁石引針，蝍蛆甘帶、松化琥珀之類。

中卷李廌師友語

大史公嘗謂，詆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爲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中卷陸賈新語　　漢中大夫楚人著

無爲

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

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③

縣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君擅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走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與家語多異。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用。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用。從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道也。夫對三公之言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漢武帝曰、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蓋孔子對定公以徠遠、哀公以論臣、景公以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按論語及韓子言葉公問政、孔子答以悅近徠遠、有三定公與二書異。於非之謂知下欲立禁而行誅也、禁制民欲以流亡之奢泣、

見割股肉而實腹也。臣之欺奬不有以節之、而果一旦之[illegible]、是剖腹而剔癰也。民去我矣、不爲之所而刑以從事、[illegible]而呼徇張弓而祝鳥也、其有濟乎。而非敢持其說與夫子[illegible]此戒小人之無忌憚也、其死於赤獄悅矣。

魯焚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人[illegible]獸而火不及救。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救矣。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三、墨離爲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不可後生、將誰定世之學乎。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多獸、後必無獸。以詐愚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⑤

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焉。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也。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倡侏儒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侮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⑥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國振動、人懷讋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奸臣佞人、變行易慮。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強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⑦浮雲之鄣日月也、非得神龍之化、擺雲霧、騁、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於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一作丘陵為是）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綱。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本行

專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之形⑧、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餓、二三子布衣縕袍不足以避寒、從倦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自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周流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位、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伸、始追治先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垂典則。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為萬世利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位與富哉。

思務

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

道基

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修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illegible]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

術事

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

愼微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

中卷 小荀子申鑒　　　漢荀悅　著

時事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皆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沒而無閒、將誰使以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全無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放羸、以滋曼、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俗嫌

或謂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捷言羌亥、勇期賁育、聖云仲尼、壽稱彭祖。物有俊傑、不可誣也、非學之致也。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辯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典必有術、言必有實、事必有功。

雜言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illegible]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中卷辯訴子

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⑨此段見孔子篇說。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弗復見也。

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

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讎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刖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政、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所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一作草有大。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一作受上怨王也。丘以反如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與家語大同小異。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餐其衆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飡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而諸侯⑥

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⑪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儒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脩孝寡欲如曾中、不戰攻則國何利焉。

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道之之言也。

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

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譏。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⑫
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
昔仲尼觀欹器而苦容、覽損益而歎息、此察象而誠類、觀竊而
知氷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之之危、履存而不忘危、必襲
泰山之安。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
廷上下、皆君之親附也、君誰與攻。朝廷無禮、上下無親、其衆皆
君之讎也、君誰與守。哀公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惠
民。

中卷亢倉子

訓道篇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
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不希⑬性
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視聽、莫得
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
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
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
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
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⑭神明、光於四海、
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illegible]孝感父
母、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於是天佑
震動、神明駭赫、導穴而出、舜孝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宗、
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三至
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
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
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
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
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
愛、雖小物必嚴與。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
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
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
視禮樂。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禮樂交脩、則德容發輝於貌、
故能溫容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
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達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知其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
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⑮
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
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

之所致也。

嗇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病疹、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國何國哉。

中卷無能子

老君說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脩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躁於刀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人情失於自然而夭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又文而縟之、以繁天情、人情繁則怠、怠則詐、詐則夯亂、所謂伐天真而矜已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懼然、亦不能遂已、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饑其陳、樂圍於匡、皇皇汲汲、幾於不免。孔子顧謂顏回曰、老聃之言、豈謂是乎。

孔子說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之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饑於陳、圍於匡、何也。然而夫子絃歌不輟、固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來、語汝。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上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匡之圍、非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可圍者丘之形骸也、丘方惚無形於中、漠淪無情於杳冥、不知所憂、故偶諧於絃歌爾。言未幾、匡人辭去。

原憲居衛、子貢方相於衛、結駟聯鑣訪憲焉。憲衣弊衣、子貢曰、夫子病耶。憲曰、憲聞德義不脩謂之病、無財謂之貧、憲　也、非病也。子貢恥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盡、存於心者不淳、不淳則其心不貞。賜也近於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淸濁、將去幾何。

中卷關尹子　關尹名喜 道家

二極篇

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跡。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中卷公孫龍子　趙人公孫龍 名家

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注云、楚王失弓、因以利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惟私其黨、所之亦如守自家

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自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咸應矣。

中卷鹿門子隱書

或曰、仲尼脩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適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祖適毋、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虵豕、民爲淫惑。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適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燕瑶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爲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陵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聖人天也、非脩而至者也。后稷之戚必以毓殖、仲尼之戚必以俎豆、焉在乎脩哉。蓋脩而至者、顏子也、子輔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脩而至也。

以有資而不進、以有才而不脩、孔門之徒恥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死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人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皐亦人也、孔顏亦人耳。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荊棘。

中卷李元綱厚德錄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多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其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拔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議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鏹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盗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述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此段見祀孔子時古人皆留警心）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繁辭爲孔子書、又多以文中子爲一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

孔聖全書中卷終之



校記

①龍有蛇：當作「蛇有龍」，見《劉子·命相》。

②此：當作「龍」，見右引書。

③「魯公孔」以下當接後第三頁上欄右一行「子歷階」一則。本書錯簡。

④古：當作「鼓」，見《韓非子》卷一二。

⑤「此非君」當與此下第五頁上欄右一行「所知也」以下文字相接。本書錯簡。

⑥河：當作「門」，見陸賈《新語·辨惑》。

⑦「浮」下脱「雲」字，見《新語·慎微》。

⑧之形：當作「者刑」，見《新語·本行》。

⑨圍：當作「圉」。蓋形近而誤。

⑩「而諸侯」當與本書前三頁右一行「愛境内」以下文字相接。本書錯簡。

⑪怕：當作「惟」。

⑫「尼之智」至「之聽眩」：當爲衍文。

⑬不希：四庫本《亢倉子》作「布丕」。

⑭所闕一字當爲「乎」，見右引書。

⑮閑：當作「閔」，見右引書。

⑯樂：當作「蔡」，見《無能子·老君説》。

⑰人：疑當作「又」。

孔聖全書孔叢子中卷卷之十八

嘉言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子、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懼之、殆非子之任也。蓋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戚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

則可矣矣至懼之哉。○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禮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諭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最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爲命之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慨、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備②、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③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

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
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
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
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
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
位次何如。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
廟、其序一也。○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定公問
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
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
君僖公德前行、或作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
以帝王行此礼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
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
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
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子張
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
子張曰、其礼何如。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
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嶤然高。子張曰、高則
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
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天地之間、陰陽和合、

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孟
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
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
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
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
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
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
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
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
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
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
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
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
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
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
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
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
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
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
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魯哀公問、

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旣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擧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旣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容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④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則所以失之也。人君雖知、非言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擧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擧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⑤。君苟付可付、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僥幸、非人臣也。臣所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

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淸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過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厄子路請以金贖⑥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宰⑦脩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而⑧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淸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

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荅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服也。王不教民、民厭其生、饑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刑而曾不及、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與其賢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上盜猶大盜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能遠者、止其源而以禮教先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一作疾、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為小罪、亦傷乎義。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

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越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年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

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⑨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神謂誠）

（負故不能道）■周其所察、聖人難諸。○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鄹、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丘陵謂王室、阪指諸侯）仁道至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猶也、泰山謂魯也）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梁甫、泰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

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雜者諸子百家。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銳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⑩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⑪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康子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縣子問子思曰、頗聞僩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繈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鬢、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賁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⑫不亦聖不仁⑬眉美鬢爲稱也。人之賢

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祖無贄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異之不茂也。○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王⑭、實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今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周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諭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奥、訓詁成義、古人之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⑮者、伋荅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困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公儀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然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⑯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之、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擕其酒脯以歸。

抗志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思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正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

公孫龍

且王以不敢鬭為辱、必以敢鬭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

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之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又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喩、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

儒服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已、攝駕而去。媒取也。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覯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特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子亡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盍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陳士義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問鄹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撽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撽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黎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宮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賤

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义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托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国。子順曰、彼徒兑弟甥舅各濟其私、无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国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客子也。他曰、然則何何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居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魏人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執節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

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礼也。荅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国事、未以爲非禮也。晏子旣陳屨賤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爲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荅以其事也。○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賓禮焉。先王承其緒作二師、從古及今祇德流遠、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荅曰、若先祖父並寔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孝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国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顧、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詰墨（墨翟著書詆毀孔晏之事、故孔鮒詰辯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荊、知白公謀而奉之之⑲以石乞、勸下乱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⑳二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乱、乱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倨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礼、其道不可以治国、其孝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礼、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荅以禮云。景公曰、礼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礼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喪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即田常。）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之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晏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㉑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晏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大國之三㉒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㉓則不然矣。

晏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㉔人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絶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晏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於生事之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〇曹明問子魚曰孔子鮒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

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皆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廣哉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

獨治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陳王曰：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

答問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一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論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致也，請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言之行賞，尤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陳桓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酬，施施而退，遂人之法吾

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不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爲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博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連叢子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賜酒飲。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學數。陛下謬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褒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爲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顧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之道。所以崇德作聖，臣宗非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孰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遂還京師，從校書一歲。其年十二月，爲館書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爲不吉。請子和曰：盍辭乎。漢崔篆著易林，篆乃駰之祖，故曰家。答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所以爲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狩至登能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職其狀貌，瑞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寢疾不瘳。○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魯由視仲晏，乃季彥哉。吾聞孔氏自三代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所聞。然則仲季之後，亦克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爲業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

統不一、故學不稽古、仕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戎兵、不專於也。

○長孫尚書問季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齊。答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季彥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何覩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

中卷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

江都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舒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門[33]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

子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安。

中卷子華子

子華子名本、晉人。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廣韻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駐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也。）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子見孔贈。）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濟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義、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34]爲其說、將安之哉、將有以請所術敬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遺物而異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

而斁圍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斯將從其後也。見虎會開。

子華子曰、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友自鄭聞語於孔子、焉寫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存、其過人者遠矣。曰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濟、而弗肯以濟、慨焉而爲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詞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也、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也。

孔聖全書孔叢子卷之

校記

①子：當作「仲」，見《孔叢子・嘉言第一》。

②備：當作「悖」，見《孔叢子・論書第二》。

③理：當作「埋」，見右引書。

④「而」下當脱「去」字，見《孔叢子・記義第三》。

⑤已已：當衍一「已」字，見右引書。

⑥積：當作「贖」，見右引書。

⑦宰：當作「辜」，見右引書。

⑧而：當作「所」，見右引書。

⑨添：當作「忝」，見《孔叢子・記問第五》。

⑩愛：當作「受」，見《孔叢子・雜訓第六》。

⑪寄：當作「客」，見《孔叢子・雜訓第六》。

⑫「不」字當爲衍文，見《孔叢子・居衛第七》。

⑬仁：當作「以」，見《孔叢子・居衛第七》。

⑭王：當作「秦」，見右引書。按，即《尚書・秦誓》。

⑮「之」下當脱「言」字，見右引書。

⑯矣：當作「粟」，見《孔叢子·公儀第九》。

⑰色：當作「間」，見《孔叢子·儒服第十二》。

⑱七：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⑲之：當爲衍文，見孔鮒《詰墨》。

⑳父：當作「公」，見右引書。

㉑子：當作「了」，一：當作「陽」。并見右引書。

㉒理大國之三：右引書作「聖人國之患」。

㉓「不」下當脱「見」字，見右引書。

㉔人：右引書作「令」。

㉕隔：當作「隅」，見右引書。

㉖言一：當作「襄子」，見《孔叢子·答問第十九》。

㉗言：當作「十」，見右引書。

㉘子：當作「道」，見右引書。

㉙而之：當作「悟信」，見右引書。

㉚人之法：右引書作「告人曰」。疑是。

㉛遺：當作「貴」。參下文。

㉜職：當作「識」，見《孔叢子·連叢子》。

㉝五尺之門：當爲衍文，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九。

㉞四：當作「曰」，見《子華子·虎會問第四》。

孔聖全書莊子南華經中卷卷之十九

內篇

人間世

顔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江反）若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强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烏）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營）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无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顔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樂（一作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紫）其庸詎可乎。回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權）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天爲徒。其言雖教讁（則）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顔淵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側皆反、下同）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胡老反）天不宜。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顔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使有回

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絶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姓沈、名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甚也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

魯有兀（屋）者王駘、（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王與其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也、一作賢賢也）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也。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③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豘（一作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一作瞬、音舜）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所甲反）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

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大宗師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音老)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化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尤)、以死為決疣(胡亂反)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步)徨(皇)乎塵垢之外(郭象注云、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其宜反)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音牟)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孰先、不知孰後(孰一作就)。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

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注云、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外篇

天地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字）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七徐反）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苦骨反）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結）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旭）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夫子爲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莫剛反）乎淳備哉。⑤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鈍）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郭象曰、此宋榮

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天道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典也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音盤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音泰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噫一作。幾乎復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噫、夫子亂人之性也。

天運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⑥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音朔眯音米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⑦、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音結槔音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側加反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不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音紇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扶真反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音結妻子而去之走。彼知⑧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弟兄。使道而可以

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佗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亾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其金反）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吻（音忽）以濕、相濡以沫（音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

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並所戒反）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音智）憯（七感反）於蠣（音厲、又音賴）蠆之尾、（蠆當作蠍。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始銳反）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

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五歷反)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如喻反。一作烏鳴孺)。魚傅(音附)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秋水

孔子遊於匡。宋(當作衛 乃衛邑)。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又作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至樂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猪許反)小者不可以懷大。綆([illegible]反)短者不可以汲(音[illegible])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音條)。隨行列而止。委蛇(音移)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音[illegible])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達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居具反)僂(音縷)者承蜩(音條)。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音俱)。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音智)乎。人之所取畏者。衽(音任)席之上。飲食之間。不知為

之戒者過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音刃），流沫（音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過，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同水如磨齊也，列子作齏）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列子黃帝篇相同。）

顔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列子作沒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音譆），能游者可教，輕水也；善游者數能，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音烏）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與惛同，矜也。列子三注字皆作摳字，摳日侯反）。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列子作重外者拙内，以上與列子同。）

山木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音紛）翐翐（音秩），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國名）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絶學捐書，弟子無挹（音揖，無所執持也）於前，其愛益加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必遇反氏之風、其有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音旋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吾言。一作與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音智於鷾音意鴯音而、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虞人以周為盜栗而誶問之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坐庭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孔子也。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觸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以見問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田子方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一作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

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音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干)、慹(乃牒反)然似人非。⑫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音闢)焉而不能言、嘗為(去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音懈)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⑬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音灼)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聖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甕中之蠛蠓。)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音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音抽)乎。諸大夫蹴(音促)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音僕)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列士壞(音怀)植散羣、長官者不成者⑮斔(音庾)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六斛四斗曰斔)不敢入於四竟(音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音泰)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

文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況甫反)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音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居業反、一作劫。)伏戲(音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音泰)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皮拜反)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知北遊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音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音剖)擊而知。夫道、窅(烏了反)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陰)醷(音意)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作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音流)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敕刀反、弓衣也。)墮其天袠、(陳筆反)紛乎宛(於阮反)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

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顔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亦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氏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䪠也、（䪠子兮反。）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雜篇

徐無鬼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去聲）解、叔孫敖甘寢秉羽而郢（音逞）人投兵。丘願有喙（音章）三尺。（三尺言長也。）彼（謂二子）之謂不道之道、此（謂仲尼。）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窮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一作相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磨、（一作摩。）大人之誠。

則陽

彭陽曰、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物之自然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山名。賣漿之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屋棟也。一云平頭屋。）者。子路曰、是稯稯（與揔同、聚也。）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如無水而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名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名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人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吐刀反、音縚）、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音洛）、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盟會之事、謂之際。）其所

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言是靈無道之謚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浴器而浴。史鰌音秋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一作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外物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下趍、音促。下短也。末僂而後耳、求上謂頭前也。言耳却近後而上僂。視若營四海、謂孔子視之儼然似營他人之事者、勞形役智、以應世務、失其自然也。故堯有九龍之命、舜有卷婁之誚、周公顛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豈不或然哉。不知其誰世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名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音智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音疇躇音廚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阿屋曲檐。曰、予自宰路淵名、所居也。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音苴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口孤反龜、七十二鑽左端反而無遺筴。初革反。仲尼曰、神龜能見音現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音智有所困、一作智有所不周。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同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碩同、大也、一作所。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寓言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音悟、逆也。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音玄、縣累也。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下雀、一作觀。雀蚊音文虻孟庚反相過乎前也。

讓王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一作饘之然反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七了反又音秋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音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音參、顏色甚憊皮拜反、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毀也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音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音消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戶乙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首丘。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即柳下惠也、姓展名獲、字季禽、居柳下、而施德惠、謚曰惠。按左傳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時、以八十餘歲、若至子路之死時、則有一百五六十歲矣、不得為友。是莊子之寓言也。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反。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音泰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音晡之膳。孔子復通曰、丘

得幸於季。願望履幕(音莫)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音悅)之。此上德也。知(音智)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明也)丹。齒如齊貝。音中(去聲)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祖先。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音餘)。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音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

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音弒下同)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壯居反)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音嗣)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竹客反)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

胥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受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久又反 令嬌）也、疾走料（音聊）虎頭、編（音鞭）虎鬚、（一作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今謂臧聚（臧獲竊聚之人。）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滿苟得又曰、比干剖心、子胥抉（烏穴反）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滿苟得之言皆對子張言者。孔子不見母、李氏云未詳。）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音遙、又音俞）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曰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子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

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音饒、橈也)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同嚮)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得聞咳(音開)唾(吐臥反)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營也)子之所以。(經理也。)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一作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音勑)、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礼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濫也)。莫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音餘)詐偽以敗惡(烏路反)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音卦)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胡懇反)。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也。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力智反)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音朔)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音內)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音早）湛（丁南反）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受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步浪反）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音據）傲（五報反）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音腰）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一作其）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禦寇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音抽）乎。曰、殆哉汲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子順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音古）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内刑者、動與過也。宵人（非行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一作訊、問也。）之、離内刑者、陰陽失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音絹。又音儇。）而達、有堅而縵（音慢、柔也。）有緩而釬（音干、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音促）然問焉而觀其知（音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孔聖全書列子冲虛真經中卷卷之

天瑞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郕成邑名)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音信)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音决)。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去声)，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穴墓)，睪(音皋)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音隔又音歷)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黃帝篇

范氏有子曰子華，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作鳧)，揚於地，骪(肌)骨無䃱(毁)。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音[illegible])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始也)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欺也)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無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同無)迕(同逆)者，如斯而已。今昉知

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遊者可教也、善遊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所六反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音衣、與噫同、歎聲也。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遊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音烏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摳、口侯反、探也。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惽。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本作拙。內。

孔子觀於呂梁、在彭城郡。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音拯。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當作蹈。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方忽切而涌出之。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瘻者承蜩音條、猶掇拾也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音丸、言累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音駒、株駒、斷樹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瘻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同縫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卿大夫士民曰四累。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

周穆王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賜之所逮、所以卻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

國相曰、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無黃帝孔子、孰能辯之哉。覺夢不興、聖人之辯覺夢、知其不興耳。況本無覺夢乎。

仲尼

仲尼閒音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七小反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諭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

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子、名楚。）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惟癸反）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荅。（亢倉之所言矣、仲尼以不荅爲荅、故寄之一笑也。）

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有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所哉、託言於絕遠耳。）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知、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湯問

孔子東（一作展。）遊、見兩小兒爭辯而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去人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也。曰、爾何以知。一兒曰、日初出大車如輪（一作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蒼同。微涼也。）、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故不決。）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

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列子此篇明萬物皆有命，智力無所施，蓋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此可見孔子之窮亦命爾。）

說符

孔子自謂反魯，㉜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同圓）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蒲浪反，音傍）涯（音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七故反）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志）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㉝（微言，密謀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其父為鄭人所殺。及晉伐鄭，子西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西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乘）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音智）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作亂，故及於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攻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使遽人謁（告也）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中朝，㉞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自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勁，力也。拓，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不肯以力聞。（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為首攻，㉟公輸般（音班）服，而不肯以兵知。（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卻之，為般所服。不以兵知，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㊱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

聞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敎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音錫骸而炊之、一作焚毛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楊朱老子弟子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舜禹周孔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彼二凶者桀紂、生有縱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然毁之不知、斥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此篇言人有美惡、同歸於死、故曰與株塊無以異矣。

孔聖全書荀子中卷卷之

非相篇

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即仲弓也。又曰、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音欺、方相也。又云、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佼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同緇、木立死曰緇。皐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去瓜皮、青綠也。閎夭之狀、面無見膚、言多鬚髯、蔽其面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如魚之植立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眉川禹跳、不相過、人同跳。湯偏、半體枯曰偏。堯舜參牟子。言牟子二瞳之相參也、堯舜皆重瞳。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惡邪。

非十二子篇

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五行即五常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孔子之言也。又曰、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音樹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

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其行事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

王制篇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儒效篇

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豫賈，定為高賈也。）必蚤正以待之者也。（言仲尼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從化如此。）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子弟于分均有無之中，有父母者則多取也。）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孔子曰：知（音智）之知（如字）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守少謂狂賢恭己也，守多謂自任百事也，弊煩則狂亂矣。）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適人往與人也，鄉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正論

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即丹砂也。）重之以曾青，（青銅也。）犀象以為樹，（樹之於壙中也。）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實，人猶莫之抇（胡骨反）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大略篇

子謂（言孔子也。）子家駒（人名。續然，補君之過也。）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至）望其壙，皐如也，嵮（嵮同，謂土塞也。）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詳見家語。）

宥坐篇

孔子觀於魯文公之廟，有欹器焉。（至）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至）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見家語，不重出。）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至）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至）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

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見家語、不重出。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稱。語予曰、爲國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嘆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單音殫。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讀爲毗。卑讀爲俾民不迷。至不其有來乎。見家語、不重出。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言水能徧生萬物。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方也。拘、曲也。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音恍。乎不淈音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逸同。若聲響、一作嚮。言決之使行、其水之奔逸、若響之際所逕。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量、坑受水之處所。經坑次水、必平之然後過、似法度之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言水之滿、不待概而自平、似爲攻者不設刑注之禁而自治。淖約微達、似察。淖約、柔弱也。言水雖至柔而浸淫、通達於物、似察之能見細微也。以出以入就鮮潔、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必鮮潔、似善化之使人去惡就美也。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倉忽反。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音尤。贅、則其然欲爲人師。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illegible]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智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諫者爲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夫芝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

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當作北）蓋（書盍）皆繼（家語作北蓋皆斷、謂材木斷絕相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言匠人過誤、而遂絕之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所以貴文飾也、此章明夫子之博識。）

子道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至）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同家語者、不重出。）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至）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至）何為而無孝之名也。（見家語、不重出。）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林、（牀、作）禮邪。（至）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練、小祥也。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見家語、不重出。）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下流水多、故人畏之、而不敢涉、服色盛厲、故人畏之、而不敢諫。）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猶若飭和貌、禮記曰、君子盡循循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⑪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備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⑫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

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也。）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王）則可以端身矣。（見家語、不如此。）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則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與家語大同小異。）

哀公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其賢乎。孔子對曰、必不然。夫端衣玄裳、絻（同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不有、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鑿又曰五情也。）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為有德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不怨（讀為蘊）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變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當作膠、相和之貌。）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言百姓淺見、不識其深。）如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讀為冒）而拘（同句）領者矣。（句領、繞頸也。）其政好生而惡殺焉、（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

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言以至也。）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同墟）則必有數蓋焉。（蓋有數焉、倒言之耳。）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以上與家語大同小異、但家語合五儀為一章、而此別為一章。）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紳大帶也、委委貌冠也、章甫殷冠也。委者安也、所以安正容貌也。章者表明也、所以表明大夫也。）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變色貌）曰、君號（讀為胡）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黼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善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所耗也。）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孔聖全書揚子法言中卷卷之

學行篇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回習孔子者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吾子篇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此見孔門不用賦。）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入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言虎異而豹次之、貍又次之。）貍變則豹、豹變則虎。（三者皆有文質、顧其質不同耳。苟能變其質、執驟馬。如豹人將君子、則君子矣、君子將聖人、亦聖人之徒矣。）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監

人耳不順乎非、口不隸乎善、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欲學聖人之正道、而乃聽鄭衛、誦韓莊、則聖道未成、而轉更於邪僻、猶衣未成而轉於棠也。)衆人無擇焉。

修身篇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司馬光曰、孔子以天下不治為己任、則其事多矣、然終不見用、則徒勤且憂矣。)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如定哀、仲孫、季孫皆問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問神篇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於聞耳。神在所潛而已、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卦、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問明篇

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易曰、天行健、則天亦勞、何病之有。)天樂天、(所以運行不廢。)聖樂聖。(所以歷聘不暇。)

寡見篇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五百篇

或謂、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後生。(湯上距禹、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諸天地而參諸身乎。(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生、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未可知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信同伸)雖天下不可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可以詘則詘、可以信則信、隨時以伸也、非分身與道為二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衡衡如也、非天

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
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賢（古皆字）如是，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
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類莫
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
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為去乎。（言道既不可小，則不見用卽已，何為去齊而之他國
乎。）曰：愛日。（愛及時行道也。）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
（飲同）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庸邪，謂衆也。）無為飽食安坐而厭（一監
反）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之益者，倉廩也，取之，故如（有時而盡）。
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
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

重黎篇

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土也）曰：無土。（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
乎。（舜為木亦無土。）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

君子篇

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如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
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河
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
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
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故
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天多變然後有成，聖人多變然後有倫。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育，天之變不少也。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無可無不可，聖人之多變亦如天也。）仲尼多愛，愛
義也。（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伯玉為君子之類，多愛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司馬子長史記叙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

或曰：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
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
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文王葬於畢，孔子葬於魯城北。）獨子愛其死乎，
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音胃）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
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
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此常見聖人不學仙，不務長生，蓋以長生為異端，以不朽為壽，孔顏有德，故不朽耳。）

孔子之道，較且易。（溫公曰：較，著見也。明白易見之義。）

附註解

楊子曰：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宋咸注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
世莫詳辯，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夫大佞
之巧，變若形響，人罕識。

孔聖全書王通中說中卷卷之

王道篇

子（王通）謂薛收曰、昔聖人（孔子）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此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孔子分書記言、分春秋記事、分詩明得失。）

子遊孔子之廟、（漢以後郡國立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王通）之道、其少是乎。子曰、孝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孔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汨彝倫乎。（疑人必於孔倫、不可汨亂也。）孝逸再拜謝之。

天地篇

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王通）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言堯舜湯武一歸於道也。）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而述作大明、後之脩文者、有所持衷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

事君篇

文中子曰、銅川府君之喪、（文中子父也。）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

周公篇

子曰、（王子）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禮樂篇

越公過內史薛公曰、（楊素問薛道衡。）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也。）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阮逸曰、三十年為一世。若孔子自弗父何至仲尼、凡三百年、而不遇明時。）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隱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明亂則太公、仲尼隱於野。）

述史篇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歷聘列國、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豈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

魏相篇

子（王通）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孔子）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言孔子尚且此

說我小子歟皆含哉。

立命篇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王通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斷。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德。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邪。言孔子不以四經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授之爾。以上皆文中子之言，姚義志之也。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此章言孔庭先詩禮而後次以四經之意。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則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文中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然職在述。焉知後之不能用也。逸詩云：是蔗是蓘，則有豐年。

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注云：三傳，公羊、穀梁并左丘明，皆孔子門人。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曰：明是皓然，華藻之力歟，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

十九終

校記

①事：當作「争」，見《莊子・人間世》。

②夫：當作「天」，見《莊子・德充符》。

③寡而：當作「寡人」，見右引書。

④「子」字下當脱「曰」字，見《莊子・大宗師》。

⑤巧：當作「功」，見《莊子・天地》。

⑥顔顔：當作「顔淵」，見《莊子・天運》。

⑦取：當作「聚」，見右引書。

⑧如：當作「知」，見右引書。

⑨甚：當作「其」，見右引書。

⑩列：當作「外」，見《莊子・山木》。

⑪如：當作「知」，見《莊子・田子方》。

⑫人非：當作「非人」，見右引書。

⑬偃：當作「假」，見右引書。

⑭夫夫：當作「大夫」，見右引書。

⑮者：當作「德」，見右引書。

⑯禁：當作「奈」，見右引書。

⑰萬：當作「莫」，見《莊子・知北游》。

⑱「宛」下當脱「乎」字，見右引書。

⑲開：當作「問」，見右引書。

⑳能：當作「遺」，見《莊子・外物》。

㉑先王：當作「先生」，見《莊子・盗跖》。下句同。

㉒多：當作「冬」，見右引書。

㉓一：當作「而」，見《莊子・漁父》。

㉔國枝：當作「工技」，見右引書。

㉕謂：當作「請」，見《列子・周穆王》。

㉖廖：當作「瘳」，見右引書。

㉗遂：當作「逐」，見右引書。

㉘間：當作「謂」，見右引書。

㉙有：當作「子」，見《列子・仲尼》。

㉚政：當作「故」，見《列子・湯問》。

㉛車如：當作「如車」，見右引書。

㉜謂：當作「魏」，見《列子·説符》。

㉝「言」下當有「乎」字，見右引書。

㉞中：當作「終」，見右引書。

㉟首：當作「守」，見右引書。

㊱不不：當衍一「不」字。

㊲先生：當作「先王」，見《荀子·非十二子篇》。

㊳嫌：當作「謙」，見《荀子·仲尼篇》。

㊴「故」字上當脱「遇」字，見《荀子·宥坐篇》。

㊵羡：當作「美」，見右引書。

㊶不能能：當作「曰不能」，見《荀子·子道篇》。

㊷者：當作「若」，見右引書。

㊸「其」下當脱「益」字，見《揚子法言·問神篇》。

㊹「春」下當脱「秋」字，見右引書。

㊺田：當作「曰」，見《揚子法言·五百篇》。

㊻子：當作「父」，見《文中子·王道篇》。

孔聖全書劉向說苑中卷卷之二十

君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也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吾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盛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邪用力為賢邪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眾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眾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子貢問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其猶土乎○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

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述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脩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一作曾子皆有爲不中、曾皙怒援木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學近

乎賢、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人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嶢牆坻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唇、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立節

士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汙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脩門者人數眾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

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一作不敢受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以、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②若不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

聖人之賜可無祭乎。○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復恩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兎。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政理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

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公曰、何謂也。孔子曰、以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

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貢曰子貢問夫子時哀公未薨當依家語作魯哀公。）○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求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孔子弟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篾、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篾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龍、學焉得習、

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尊賢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峄、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

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知大體矣。○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哀公問於孔子曰、人若何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郊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正諫

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爲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曾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敬慎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夫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荷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

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善說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息亦獨能如之何乎。○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趙簡子問

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是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一作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耶。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慚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中而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奉使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權謀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

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彰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衛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至公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云云。至如孔子主雍睢與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詳見孟子、不重出。○賞曰、孟子雍疽、當依此作雍睢。疽乃姓也、睢乃名也。○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二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時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如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孔子為

獄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斷損王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子羔當日作非。

指武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孔子為魯司寇七日

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辯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之謂矣。

談叢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雜言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閒。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至聖人所與之難言信也。（見家語、不重出。）○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

以夫知者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邪、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而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於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慧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子貢問仲尼曰、顏淵之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為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為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誌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

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長久矣。○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

貧矣。○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貧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斬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𡾰嵬、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是瞻、樂山之謂矣。○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穰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

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旣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銘其括曰：肅愼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徃賞曰以使子貢付故重錄之。○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者、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也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

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為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氣、安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

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魯有儉者、瓦鬲煑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煑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此段雜言。

孔聖全書劉向新序中卷卷之

雜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⑦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政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是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孔子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觀焉。景⑧公觴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且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鄒陽獄中上書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也。

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吾不信也。見家語。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懔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陋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

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是以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者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孔子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决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判咎

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荊、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

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節士

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餔之。袁族目三餔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噫、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至也。

善謀

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妒婦。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以飾說也、王慎勿予。

孔子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

孔聖全書墨子

韓愈讀墨⑨　篇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嘗觀昌黎氏讀墨篇、謂其道與聖人相爲用、誠所謂鍮石亂金、碔砆混璧也。夫自孟子闢楊墨之後、崇正道者、莫若昌黎、尚儕墨於孔如此、他何責哉。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敎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敎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爲之亂、非仁義之⑩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敎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絫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敎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爲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决植。孔丘窮於陳蔡之閒、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⑪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

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女爲苟義，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饜飽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蹴然，此時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悝乎衛，陽⑧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殘，莫大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

孔聖全書　漢劉安淮南子中卷

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於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一作不以力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鋤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徹，臨死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而爲魯司寇，聽訟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

紂爲象箸而箕子嘰，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

夫平公之不霸也。

夫絃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者不爲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

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則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

之諸有殺之丘必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天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

二十卷終

校記

①未：當作「末」，見《説苑・建本》。

②若不：當作「不若」，見《説苑・貴德》。

③孝：當作「教」，見《説苑・政理》。

④遽：當作「蘧」，見《説苑・奉使》。

⑤遂：當作「隧」，見《説苑・至公》。

⑥「刖」下當脱「子」字，見《説苑・至公》。

⑦但：當作「旦」，見劉向《新序・雜事第一》。

⑧之：當作「公」，見右引書。

⑨所闕一字當爲「子」，見四庫本《墨子》卷首。

⑩「之」下當有脱字。

⑪號：當作「褫」。按，褫，剥也。

⑫室：當作「至」，見《墨子・非儒下》。

⑬「乎」上當脱「亂」字，「陽」下當脱「虎」字，見右引書。

孔聖全書漢王充論衡上卷卷之二十一

逄遇篇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爲壞所壓蹈坼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愼已甚如遇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命祿篇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策得貴不可以才能成

幸偶篇

孔子絶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智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

骨相篇

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又曰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

偶會篇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此章言顏子子路之死適當孔子之時亦二子命數之期也。）又曰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

率性篇

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

本性篇

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告子之以湍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有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毋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則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又曰、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皇、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此段言聖人自有種世族。

物勢篇

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鴞之啄鵠鴈、未必鷹鴞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

書虛篇

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惟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今顏淵用目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

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儒者之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絶、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囬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爲神怪也。

福虛篇

楚惠王食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疾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者、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疾、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理、蛭出安得祐乎。此段見孔子雖聖亦有疾病、非天之不祐也。

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脩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脩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護盲人矣。使宋楚之軍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夫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宋人父子

前偶自以風寒廢盲、自圖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脩善、父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鬼神之祐矣。

龍虛篇

孔子曰、龍食於濁②、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爲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

孔子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語增篇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聖人胷腹大小、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之言、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兹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教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别。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又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儒增篇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絶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干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干七十國矣。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夫高子痛親、哀極涕出、血隨而出、殆必有之、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

問孔篇

問曰、宰予晝寢之惡、小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

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太甚過也。春
秋之義采毫末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末以巨大以巨大貶纖
介、觀春秋之義、皆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
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
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
違、服人如何。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
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對以顏淵。
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

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悅、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
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
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自
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
路肯信之乎。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
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
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又云、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
爲子路所疑、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

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
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
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
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
也。昔禹入躶國、躶入衣出、言爲躶身而入躶國、出則衣中國之衣也。衣服之制不通
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躶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謂
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發動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
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夫君子於言無
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以應或人、則孔子佞人也。

孔子於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
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
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椁、吾不徒行以
爲之椁。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椁、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
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况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
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
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
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椁、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
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
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椁、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
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於親子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信最重也。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飢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飢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飢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欲不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冉子先富而後教、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佛肸召、子欲往。夫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耻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可謂浮雲者非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程材篇

孔子見麟而自知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外國有鳳麟、中國亦有。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此段見禍患之來、雖聖如孔子亦不能免。

宅中之曲折、賓客暫至、雖孔翟之材、不能分別。

效力篇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曰、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

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林、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

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猛勇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

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爲榮也。

別通篇

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此段見孔門講習五經。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祖脩、蓋不虛矣。

超奇篇

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

狀留篇④

夫鳳凰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驎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凰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

明雩篇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案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孔子所謂離陰故雨也。出南則旱、孔子所謂離陽故不雨也。又曰、按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

春秋魯大雩。雩者、旱久不雨、求雨之祭也。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必欲求之者、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猶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而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怛慇懃、冀有驗也。豈忍安坐以待絶乎。

遭虎篇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

焉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

講瑞篇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乃能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

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之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

按儒者之論，以麐戴角者則謂之騏驎，與鳳皇象合者則謂之鳳皇。故王充辯之曰：鳳皇，爲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聖也。聖者爲獸之法象不同，猶十二聖之骨體不均，孔子父子之相貌不相似也。

自然篇

宋人或刻木爲楮（一本作約）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自爲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留若宋人刻楮葉矣。

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聞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聞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佚以爲符也。

論死篇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

紀妖篇

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死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死而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為不能授教於泗水之側乎。此段見孔子好教人。

言毒篇

羨味腐腸，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魯人將以璵璠斂，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斂，姦人聞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彊不懼抽死人之議。若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也。曰：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而其意不分別者，壹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

孔子又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

譏日篇

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

又曰：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為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報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蓍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藿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辨祟篇

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日時、誠有禍祟、孔子聖人、知（智同）府也、何惜不言、何畏不說。

詰術篇

以名生為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為義、若文王為昌、武王為發也。以類名為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為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為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姓也、則以本所生。其立名也、則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其立字也、則展名取同義。（字取同義、如名予字子我之類。）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蓍龜之知吉凶、蓍草稱神、龜稱靈矣。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其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知殷後子氏、亦當默而知之、無為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則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

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

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狌狌。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眾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圖像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秘、眾人闊略、寡所意識、見聖賢之名、則謂之神爾。

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又曰、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

知實篇

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知、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遠覽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以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匡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為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為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為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為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已知、故問、為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為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為人法、孔子知五經、門人從之

學、當復行問以為人法。何故弗問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為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為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為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為周流應聘、以取削迹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得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耻。為道不為已、故逢患而不惡。為民不為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醫、絕證見、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綸、走者可為網、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一氣交通、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辭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前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也。

正說篇

說尚書者、或以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孝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餘未燔。夫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

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面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好是古非今、惑亂黔首、乃令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是五經諸家之書皆燔、非獨諸書也。

賞曰、以此段見孔子之五經、秦燔之時猶藏於博士之府、特不許藏於民間耳。可見五經皆存、後世謂五經多非孔子時所刪定者、非也。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之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案書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故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乎。

或說孔子春秋記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眾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夫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安得有取法之說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之說為是、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且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猶尚書之有章也、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案周禮有六典、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不⑤典之禮不傳也。

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有數十百篇、漢興亡失、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

案書篇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讀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穀梁、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

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而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終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作書在漢終其末者也。

對作篇

俗傳蔽惑、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

自紀篇

可放效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

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　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孔失馬于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

雅歌于鄭、爲人悲、禮舜於趙、爲不好。堯舜之道、五伯不肯觀、孔子墨之籍、季孟不肯讀。

毋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妨同）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有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

賞曰、此段見孔子雖不出於細族孤門、然其祖先亦有愚⑥

孔聖全書韓詩外傳中卷卷之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有絺紘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然乖乂、分其資財、棄之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按洪邁隨筆云、觀此章、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矣。）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

女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楚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禮哉。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不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脣、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淚、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

衆露溥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闔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闔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有埶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濕其如王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療。一作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〇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味。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壞⑦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

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脩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守內三歲年豐政平鄉向同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教民以孝殺一不義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服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然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可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輙棄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以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請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舍手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⑧按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在位即季孫斯也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矣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躋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蓋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

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⑩。恭一作系。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彊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彊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挹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傳曰、子路盛⑪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汶、其始出也、大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知同智。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爲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貴⑫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⑬、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愀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⑭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於外。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⑮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立政、彊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一也⑯（一作志）。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幾然（一作戚）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懃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欣欣芬芬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寤、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

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汝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而和無為也。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

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為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居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火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有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使志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

道御、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鮮。孔子曰、聖士哉、大也。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有殆[18]貪狠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19]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之難狀[20]、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貍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使擊厭目、曲逆色、獲而不得、丘以瑟為其音、參以丘為貪邪為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黿鱣魚鼈為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子賤治單父、附其民。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賑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魯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問不亥。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一作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一作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臣賜何敢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一本作賜何敢言、尚慮不及耳。一本）

作景公曰善哉宜其然乎。與此小異。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取道。豈不遠矣。不知速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意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無其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畏天之威。于是保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臣。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吉平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賜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力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興時至易遂分。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何為而無孝之名也。見家語。不重出。

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於是孔子之門人歸養親者一十三人。與家語有不同者。〔〕孔子曰：水之將為土，老猶為華，願無怪之。

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蓍薪而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悲者不忘故也。

孔子全書呂覽

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〇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

餘今偷可後將無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殽。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爲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爲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乘晉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邪。

孔子周流海內。再於[31]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又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老人中人兩城名。）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食。晝寢。顏回索米。

得仰覺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一作炱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注云炱煤烟塵也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惟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于法室也法室司寇也一曰浴室之室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便之魯國以訾訾毀孔子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

荊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

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便之魯國以訾訾毀孔子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

荊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

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為功大矣。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

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孔子曰：鷰爵爭善處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鷰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鷰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鷰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斂，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斂，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階，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35]太行不為險矣。

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野人不聽者，見子貢雖陳其淺義，野人所不善見，事不適所也。○一作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于東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晉平公問於祁黄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黄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黄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黄羊可謂公矣。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

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絶。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二氏謂孔子、墨翟。）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畏，猶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尊師猶尊父，則師不爲之愛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儈人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一作釐滑。）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孔子、墨翟。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之名。）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

毋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常祥至天翟，五者皆獸名。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吾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毋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

〇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弟子備矣，備當作憊。憊稀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貢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有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故許由虞乎穎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虞，樂也。共國伯爵也，棄國隱於共首山，不知出何書。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有聖德不見大用，能至于司寇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

王下以此求人之所欲得。墨益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所為，則得所欲也。故曰況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麛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投棄孔子，無尤也。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逾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訿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訿仲尼子產也，時二

君固不復用，則二固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必無所能為也。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為也，雖此二人罪溺于民意亦可。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一十五篇。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不慚，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臨哭也。哭寧息然，是者三，故曰三舉。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賁色不純、故孔子惡之。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

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爲璇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之心達性通、紂不仁、心不通、安於爲惡、殺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也。夏商之所以亡也。

人主雖不肖、其説忠臣之辭與賢主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異故其功名禍福亦與異。異故子胥見説於闔閭、而惡乎夫差；比干生而惡於商、死而見説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黄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道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不衣錦、今衣之、因荊王之所欲也。孔子道遵一作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夫人未聞、或云南子、蓋孔子因之以見靈公。

孔聖全書呂覽中卷之二十一終

校記

①「食」下脱「寒」字，見《論衡・福虚篇》。

②濁：當作「清」，見《論衡・龍虚篇》。

③公山山：當衍一「山」字。

④按，此段文字載於《論衡・指瑞篇》，作《狀留篇》誤。

⑤不：當作「六」，見《論衡・正説篇》。

⑥此下原稿闕一頁。

⑦壞：當作「愧」，見《韓詩外傳》卷三。

⑧以：當作「其」，見右引書。

⑨蓋有爲：當作「此蓋爲」，見右引書。

⑩彊：當作「强」，見右引書。

⑪大：右引書作「不」。

⑫貴：當作「能」，見右引書。

⑬牀：當作「析」，見右引書。

⑭塋：當作「瑩」，見右引書卷四。

⑮雖神龍化：當作「如神龍變化」，見右引書卷五。

⑯「一也」二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⑰「言」字當在「何」字下，見右引書卷七。

⑱有殆：當作「殆有」，見右引書。

⑲之難：當作「難之」，見右引書。

⑳色：當作「瑟」，見右引書。

㉑不知逝而行：右引書卷八作「不知事而行可乎」，當是。

㉒設意：當作「詐以」，見右引書。

㉓無其：當作「其無」，見右引書。

㉔是：當作「時」，見右引書。

㉕間：當作「間」，見右引書。

㉖不知與時至易遠兮：右引書作「不知其時之易遷兮」，當是。

㉗「學」上脱「言」字，見右引書。

㉘間：當作「間」。

㉙敢：當作「忘」，見《韓詩外傳》卷九。

㉚「公」字下當脱「曰」字，見《吕氏春秋·先己》。

㉛于：當作「干」，見《吕氏春秋·遇合》。

㉜賤：當作「淺」，見《吕氏春秋·精遇》。

㉝本頁首行「其難」至十六行「棄劍」，文字與前頁重，當爲衍文。

㉞本頁首行「於是趣江」至四行「而爲天下」，文字與前頁重，當爲衍文。

㉟子：當作「門」，見《吕氏春秋·上德》。

㊱貢：當作「路」。按，即子路。

㊲開：當作「闔」，見《吕氏春秋·具備》。

㊳豪：當作「憂」，見《吕氏春秋·觀表》。

㊴壞：當作「環」，見《吕氏春秋·過理》。

孔聖全書漢文選中卷卷之二十二

文選序以下所錄俱大略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張銑曰：言周孔之書明並日月、深如鬼神也。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去聲以芟夷、加之剪截。剪截、刪削也。

遯齋閑覽曰、年世既遠、真僞難辨、如此者多。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荊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況其餘哉。宋咸以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君子行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吉甫後妻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主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縱伯奇使者見神有孔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奇已投於河矣。孔子窮於陳蔡、須回得米而炊之、顏回因烟塵墮飯甑中、掇而食之、孔子望見、疑其竊食。

曹大家東征賦

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家語曰、孔子適蔡驅而少前。漢書曰、陳留郡有平丘縣。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言衰亂之代、使聖人困厄勤苦。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至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於今而稱云。蒲城、子路邑也。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長垣縣有蘧鄉、即孔子之友伯玉王者也。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賢仁。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

匡城、蒲城、蘧鄉、皆在長垣縣、可見孔子過蒲等事、史非虛語也。

任彥昇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刊、削也。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泗水南、漢高祖廟前有碑、沂水南有孔子素王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表言若皆藏名山、則恐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復編簡殘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

歐陽堅石詩

伯陽適西戎、老子見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蠻。夷蠻、通稱也。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

劉越石勸盧諶欲共輔晉室詩五言

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銑曰、誰言聖達之人知命無憂、若孔丘亦抱麟而泣、宣乃孔子謚也。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家語孔子曰、修事而能建業。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又曰、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言孔子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彰其過也。

劉歆（字子駿）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讓太常博士。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歷，經也。應聘，謂歷列國而應聘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言者，要妙之言也。）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謂詩書禮樂之義也。）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挾，藏也。）然公卿大夫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周翰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武帝年號）之間。（鄒人慶忌受詩於瑕丘江公，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左氏訓詁，授於趙人貫公。）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末，一云孝文，民有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會讀而傳之，今泰誓篇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校，考也。）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桓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楊子雲解嘲

或七十說而不遇，（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一遇。）或立談間而封侯。（虞卿為趙上卿。）

班孟堅答賓戲

故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文子曰：聖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呂延濟曰：棲遑，憂懼之不安也。席不暖，卧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也。突，竈孔也。黔，黑也。不暇食，故不黑也。）

皇甫謐三都賦序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

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楊子雲劇秦美新文云：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李善曰：孔子作春秋，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福祚，兆民所依託。②

任修升為劉獻夫人王氏墓誌云：參差孔樹，毫末成拱。呂延濟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弟子各以其國樹種之，千株本毫末之小，而至于合拱。

班固 堅字孟 典引

先命玄聖，孔子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卯行也。宏亮季也洪業，表立也相助祖宗。贊揚迪誥，揩同。呂向曰：言仲尼之作，背陽前古，以昭聖哲之迹。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孔子也褊小矣。

李康 運命論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音銀於洙泗之上，不能遇其端。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劉良曰：道之不行，雖聖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遏絕浮澆之端，可見其命在天也。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言体法顏冉二賢，希望孔子之道。李軌曰：顏回嘗望孔子。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彌，廣也；綸，理也。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呂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竟不見用，是運不合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李周翰曰：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並魯之公卿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不得賓者焉。張銑曰：子思德未至孔子，而時君尊信之；孔子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也。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呂向曰：子夏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蓋運使之然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又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闔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劉孝標 辯命論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世，焦金流石。堯水九年，湯旱七年，天命也。文公周公也。疐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韓詩曰：芣苢，傷有惡疾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夷叔，伯夷叔齊也。蔡茂秋之。

隱於首陽，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子與困臧否之評。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又曰，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張銑曰，或有人不達運命，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智自擅其聲，非千年生一聖人，五百年生一賢人，謂運命者非也。又曰，非聖人孔子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呂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者妙術，此蓋只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實有命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呂向曰，命理冥昧，若以片言辯之，亦如朝生暮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

附文選注

李善曰，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厲。呂向曰，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免己之厲。○劉良曰，鄭子產卒，國人皆泣，孔子聞之歎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孔子但歎之，不泣也，云云③

中添唐文粹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

請韓文公配享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

諱辨　韓愈

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言如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不諱父兄名也。孔子不偏諱二名，如曰，山梁雌雉；予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又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是不偏諱父母名也。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如衛桓公名完之類。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曾子曰，昔者吾友。又曰，楊喪而已。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文中子碑

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者乎。

河中府新脩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為物之多若無聖人詮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犧氏甄才與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蕃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筴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撥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羲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羲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與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又其辭曰昭昭五星玄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兆殊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迭時日月代照。繇自開闢澒洞無跡。考於六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滴夫子明之。百王纘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承焉式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弦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此文見孔子有功於天地人物有功於五帝三王不特賢於堯舜也。故録之。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經書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旨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非聖人之書則緯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此篇見六經經字孔子當時未嘗名。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足下

隘幼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此篇見孔子之稱呼各有攸當。

注孫子序　杜牧

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還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此篇見孔子知兵文武並用也。

帝王所尚問　李翱

其略曰、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

仲尼不歷聘解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也。夫二國交雖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嘗德餒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illegible]教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哲爲宗資也。且去魯適衛、[illegible]於士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絶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illegible]不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故足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中卷宋文鑑

洛陽懷古賦　邵雍

仲尼所以[illegible]命、則抑爲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爲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挪括、與六經而並存。

觀五伯詩

刻薄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勿戕林中活、公道貨財心裏歸。雖曰儀孚能愛禮、奈何鳴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内、歎息惟聞一仲尼。

孔子騷　鮮于侁

曲阜兮遺堰、先師兮闕里。神髣髴兮如在、渺渺渺兮不已。窮天壯兮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萬乘之位兮、三千之徒心服而四方。嗟愍陋之不明兮、乃闇賤之爲疑。羌紛紛其妄作兮、悖道違義而弗自知。顧六藝之折衷兮、取稽縱橫而協於道。後世苟輕鄙於胸臆兮、必遷貽於詬病。三綱立而五教明兮、實治世之

宏矩。覆厚地而戴高天兮、胡一日之可捨。宜萬齡之廟貌兮、春秋不乏其時祀。合仁義以爲冠兮、結忠信而爲佩。集道德以爲裳兮、服文章而爲黼。列籩豆爲左右兮、類藻牲牢而潔肥。酌玉醴以爲酒兮、錯瓔瑪而爲粢。升堂而北面兮、望冕旒之巍巍。惟神明之降鑒兮、燗精神其來兮。④

詩圖總序　歐陽脩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乃孔子所刪定者。

總論法　劉敞

神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孳、耄期稱道曰册。總論有五十、此言其略也。

君子能補過說　蘇軾

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僖子之病、以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督之亂、無罪而絶于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齊人而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始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逃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脩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又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

中卷皇明文衡

萬言書　葉居升

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過也、聖人所必有、知其有過、然聞而改之、此聖人之所以益聖也。

孔子墮三都論　王廉

當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爲大司寇、與之並立於朝、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已、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爲之宰、而三家無閒。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由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爲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

爲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蓋三家憤陪臣之據其私也、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己而墮之也、苟爲不然、孔子豈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惡能以司寇之權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爲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爲三家謀、爲魯謀也。旣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爲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於是益信墮三都之、計爲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爲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至於挾公、則魯微矣、有甚於受女樂而怠於政事者。受女樂怠於政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於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於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己、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爲己弱、孰若使公室之強以自贖哉。論至於此、而後知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爲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爲輕也。當時三家爲相、孔子不過攝公而已、非爲相也、故云視相爲輕。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臣、十得其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費書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公義帥師、師雖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爲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

崔寔論⑤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子貢仲由之徒皆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⑥以德事、未爲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爲學、未爲過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必常以爲戒、奚孔子不貴於言辭是邪。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脣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爲邪說、以爲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

文訓

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經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與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

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爰暨之與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

溧陽縣儒學重修大成殿記

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聖人之心也。矧是天下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況乎首善之地，百里之外，其民心翕然興起，爲何如哉。

諡法　誄辭

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耳。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

元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孔克堅也

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況德充天地，功施萬物，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孫子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若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爲封爵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

國子博士羅先生墓誌銘 羅炌

羅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嘗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宜例陞荅聖王廟。

石經賦 并序

五經載道之器也。秦燒詩書，經燬而道自若也。漢求壞爛之⑦餘，書禮樂以殘缺，十九惟易以卜筮存，詩以弦歌存，春秋以口授存，而俗儒章句之徒傅會穿鑿，使五經大義不明於天下，不亦悲夫。靈帝熹平四年，議郎蔡邕與棠溪⑧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音善颺等求定六經文字，詔許之。邕乃書冊於石，命工刻之，立於太學門外。時四方集者日以千計，然未知道之所存也，特以邕之書耳。洎唐文宗時，高重爲國子祭酒，與鄭覃發刊定九經於石。嗚呼，漢唐石經已風摧雨剥於數百年之久，與岐陽之鼓、嶧山之碑同一榛莽，已因推衍其凡，以爲之賦云。

嗟作聖而明述兮，尼父集夫大成。歷四海其邌遲兮，咸欽嗜而

不。嗚呼嗟時之終否兮。託空言以載道。世莫知余奚恤兮。閔嬴世其果嬴。既喪而不德兮。舉六籍而火之。薄先王之仁義兮。尚法律而爲治。悲祖龍之鮑腥兮。伉亦湮而無炯。亦奉存於卜筮兮。詩亦肄於殘絃。春秋閟而不出兮。禮樂佚而不全。科斗蟲於壁中兮。光白虹之射天。嬴遂僨而劉王兮。家六合而稱謚。乃偃革而爲軒兮。撥壞爛於十一。洎六葉而遵武兮。炳大明之當中。黜百家之紛亂兮。一道術而異同。易科斗而爲隸兮。從家畜而人誦。道固不可喪兮。亦何待夫汗牛而充棟。時既降而道晦兮。經蝕滅而莫收。制中尉之或舛兮。猥咸失於校讐。靈熹平之四祀兮。帝孝靈之當宁。正俗儒之穿鑿兮。備中郎之傳古。辨魯魚與亥豕兮。刻南山之堅珉。巍乎四十有六兮。樹翼翼之成均。鈎鈹畫之倔強兮。妙骨氣之洞達。非餓隸之羸形兮。非寒岩之枯枿。非醉草之欹斜兮。非舞劍之渾脫。初崩雲之恍恍兮。粲列宿之離離。鸞振翼以大矯兮。樹交枝以參差。驚鳥搜以乍飛兮。群鶩逝而赴海。彼鶴頭與隼尾兮。曾何足以爲態。捷奔泉之渴驥兮。縱入草之驚蛇。勢或坼於墜石兮。體已悟於畫沙。觀者紛其堵立兮。車連迹其日至。豈八法之是尚兮。幸經存而不墜。匝石鼓之首剝兮。鄙滌書之土塵。覩奇偶而偶陰兮。窮太極於有無。感堯湯之揖放兮。求厥中於典謨。何二南之和平兮。悲雅變而遠胡。儀三千與三百兮。伊朝夕之攸執。何曲折而精微兮。謹一出而一入。嗟聖人之憂世兮。徒感麟而掩泣。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兮。善既勸而奸戢。正夷夏之內外兮。亦綱常之攸立。夫何經之徒存兮。昧古訓之畸式。痛賈官而列肆兮。盛後宮之傾國。奄豎黨以盤錯兮。又孰恤乎社稷。九州裂而鳴時兮。黎庶化而爲豺。經雖鑄而何補兮。政與道而相乖。逮有唐之文宗兮。乃繼洪而有作。磐巨石之嶄嶄兮。列廣庭之森森。吁四百其幾何兮。逐風摧而雨剝。文斷缺而莫辨兮。委荆棘之漠漠。吾恐爲沉犀於禹門兮。同刻鯨於昆池。曾不若履雲與松風兮。託良岳而勁奇。又焉得紀功千載兮。擬峋嶁之禹碑。許曰。已焉哉。石經泐兮剡藤出。書迹平兮布萬國。撫遺墨兮相得失。道之存兮昭白日。

金定孔子泣麟圖說

聖人之情性。備中和之極。發之宜無不中節。竊怪顏淵死。夫子哭之過哀。而不知謂其親之之至也。則天倫之親。莫如父子。未聞哭鯉如此之過也。蓋道在天地。而任之在聖人。仲尼後文武周公五百有餘歲而生。又不得位以行其道。思欲明其道。傳之以詔後世。而高第弟子求進一間者。又先我而死。如之何其弗慟也。其曰天喪予。天喪予。非以傷回也。傷其道之無傳也。厥後魯人西狩。而至仁之靈物。忽踣於叔孫氏之車焉。方是時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亂臣賊子接迹當世。彼是物者。胡爲乎來哉。

若以其爲吾夫子而出，以斃於鉏商之手，不猶吾夫子之幾不免於匡宋乎。是尤可悲也。舉世無識之者，獨吾夫子識之，反袂拭面，泣涕霑襟，哀其出不逢時，所以嘆吾道之窮耳。於是乎假魯史以修經，撥亂世反之正，以明百王之大法，而絕筆於獲麟之一語。左氏所謂因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者是矣。而後世之論，咸謂麟出爲聖經之應，比之馬出河、龜出洛，而圖書顯，簫韶作而鳳凰儀，是蓋欲以神道設教耳。若果以爲瑞應，則當去網罟，絕陷穽，從容在囿，游沐在郊，使吾夫子見之，將欣欣然有喜色，又何以泣爲。由是觀之，則知吾夫子之泣麟，蓋與慟顏回同一衰痛之機也。是皆發乎性情之正，而豈有過哉。會稽管君雍仲爲兖州府推官，嘗得是圖於闕里好事者，以示予，因爲著其說。

宋濂膏露頌　洪武二年十月十三日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

偶有之受命，不於天，于其人；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爲可徵者乎。

趙汸葬書問對

問曰：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爲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羣物，况迷元龜恭筮，以爲生民立命，而宅兆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

問刑　蘇伯衡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爲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康、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導天下也。又曰：孔子相魯，所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備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刑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武王誅紂　方希古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畧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復詰難，不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意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孰其徇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書其

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郎其志以作春秋自儗、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殷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痛而哭之、則命商之從臣以禮葬之矣、肯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儔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取而信之、繆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葅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東坡祖黃生說　胡廣⑩

下卷元文類

釋奠樂章

降神　黃鍾宮　凝安之曲九成○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昇福來并。

初獻盥洗　姑洗宮　同安之曲○神既寧止、有孚顒若。盥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其維則。

初獻升階降同　南呂宮　同安之曲○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降[illegible]、光[illegible]代。陟降在庭、𦆠齊委珮。莫不肅雝、洋洋如在。

奠幣　南呂宮　明安之曲○圭衮尊崇、佩衿列侑。籩豆有踐、樂具和奏。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睠斯文、⑪繄神之佑。

文宣王位酌獻　南呂宮　成安之曲○惟神監格、享于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告、嘉薦惟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

兗國公位酌獻○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⑫之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弗渝。

⑬方國公位酌獻○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亞終獻⑭　姑洗宮　文安之曲○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齊具⑮人、是饗是宜。於昭經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于兩儀。

送神　黃鍾宮　凝安之曲○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懈益虔。文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皇家、億載萬年。　國子學

先聖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備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修文教。成宗建廟學、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于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遂古之初、惟民生厚、風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胥此焉出。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爲國子祭酒、選朝臣子弟充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之東、爲廟學基。⑯二四年、備置監學官。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剌哈孫荅剌罕大惧無以祇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衆工、責成工部郎中臣賈馴、心計指授、晨夕匪懈、工師用勸。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爲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馬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修廊、齋廬庖庫、爲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遜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徂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爲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號、祠以太牢、肇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⑰祀廡⑱、弟子員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咸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一大比、興賢能。於是崇宇峻陛、陳器服冕、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懿。二⑲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爲天下国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既訖武功、載修文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罔極、首尊而彰。曰爾胄子、弗典于學、曷風四方。學以聚之、廩之餼之、日就月將。大德嗣服、迺建孔廟、迺經辟雍、考制程財、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泮泮、冕服皇皇、群士景從。聖道既明、渙號既加、我皇御天。執道之中、軌物牖民、翼翼乾乾、帝學益弘、朕以惟和、我化用宣。躋祀儒師、賓興群材、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訏謨遠猶、罔不由賢。天錫皇祖、神聖文武、以有萬国。威何不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是務、惟材是育、下民允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匡乃辟。惟帝時憲、惟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永作神主、播頌無斁。

襄陽廟學碑略云

姚燧曰、嗚呼、是豈可易爲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

貢有若子貢有君則以為自生民以來未有孚我則以為賢堯舜遠、猶未晚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則賢堯舜者、蓋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迄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此孝靈元興魯相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禮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於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倖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為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萬一者、古今人無能為者也。故惟著其始㕥而終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維褒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為險易。昔馬耆守、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曰介胄。以扞大刑、追事俎豆、皇輿既蹵、壇宮海濱、顧為士中、襟帶安施、猶為名城、于漢之城、惟廟弊軋、不稱瞻式。帝眷文教、誕誥優優、于學須木、如穫仰穫。是邪永流、其陳兩侯、衍也經營、浚成績桓桓、新宮實敎所基。嗟哉褒士、挑達何為。聖人嘗言、且在方冊。口誦心惟、奚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庭、亦奚以間闕里即房。行見接武、賓興成德。作之君師、實君之力。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眞定路宣聖廟碑　署云　孛朮魯翀

眞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帝堯以帝嚳子侯唐、山之唐自唐侯即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唐氏。大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圻。眞定固神明之宅也。孔子經法於易則遡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乎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違隆、天人之道至矣。邇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蓋孔氏立教如帝典微言、如三謨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五安石背道迷經、蒙君誤國、京佃佣黨、滋熾世益大壞。河南程氏兄弟、求先聖之緒、捄之終、賴其言道不墜地。建安朱氏師則兩程、取輯遺言、發道淵要、以悟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會。相我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源、日月照明。今神聖繼興、世臣趨治。頒般肱郡也、帝堯之思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事先聖、所以敎也。鎮士知所鄉往、下學上達、尊經慎藝、何德不進、何業不修、何邪不鑑、何古不及、需彼之輔、治教縉紳之報君父於是乎在。邇賦詩以尉鎮人士曰、大行之山、滹沱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滹沱之漸、大行之所、孰今與伍、皇祖之土。恒山嶙峙、滹水沄沄、昊天生民、思堯之仁、滹水湯湯、恒山高蒼、帝堯相望、於赫世皇、始鎮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文、澤時雨能、德出潛、萬方既膺、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扇、時瘖

於護持彼侯甸、恒鎮之先。大殿周廡，先聖之宇。久未今覩，雖敝
予修。有廟有庭，有戶有扃。肅肅其嶷，𦖂𦖂其靈。新君鎮學，式對
惕藏。惟士也確，順我先覺。求門於墻，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
不盲。惟聖之玄，惟王之表。圜冠方屨，天地之度。侃侃誾誾，夭夭
申申。如目之矚，如躬之覩。既儼既翼，臨汝明德。以賁皇國，方州
是則。鎮人聚嘻，歸功憲紀。憲人曰止，其誰致爾。顯望神京，稽首
泰協。仰天無極，天子之光。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
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毀。
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
迄今至元庚辰，圮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與盧氏子孫共繼先
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與祭器，以祀事告
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
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
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
其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
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
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人、斯
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子臣臣、父父、
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尚知報
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
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汴梁廟學記　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暨
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間而知者，子司馬
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詳，為世家，又為弟
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
是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豈非淺淺哉。然
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
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
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
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將不發為所通何
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於以修叙彝倫，
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
後是五人邪。其為傳亦多肴雜，而與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
戚，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
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乃優為之
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

今存其為道術尚嚴邪。老子為聖人所与者不經見。予入大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礼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礼。已不知道德仁義礼根於人心之固有，而貶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況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於聖學，故与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賢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遂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偏，婦宿之差，何害於明。告不為止，則隨以不屑之毀，始藍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為俗，游說乞貸不可為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礼，非所以移齊而先細民也。若須臾一旦，代有齊政，惟俱醜詆之不力焉。夫薦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皆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為亦見墨子之書，逸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礼，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過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矩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為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咄咄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己之切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斷者之限，況又甚惑未盡祛于今者邪。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礼。至漢平帝始封諡褒成侯宣尼公，莽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諡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偽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諡為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聖，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諡，猶不足蔽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務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號，非二聖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宇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至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務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祀諸位，善乎柳宗元亨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齊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齊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習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蔵，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為傳矣。夫為是學

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進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最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為兩之同，縱人視之而擇背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其也，是其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願先尺來不恭於一時。是邪，如是，孰必其他邪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追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餘集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大學，後為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為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為殿七楹，亦廢官屋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楊中書與諸公來董括册，後又壞官取材，以其餘為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表裕時為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神庖於

堂、殿、外池，其南勢始半壁，淪汴注之，漲與頓水，殆足觀。是歲月滋久，風雨震蕩，困於撐拄，自總管提刑、采偕僉劉傳、魁新之，總管則權與於成，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其、治中益祖、判官完顏其、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開開都禹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費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務學文之力，而篤志於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畧云　姚燧

然嘗思夫子之道之三綱，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防隆，國家必聚者英俊，造教育乎。俾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用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為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於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爲遜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澣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

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蒞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為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遂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所勉其躬，闔縣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於翰林學士、翰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燧序、書于鄂之南陽書院發梓堂。

閩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王者之政，以曆象為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昔三聖授受，皆以曆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尚矣，夏以建寅為正，則天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以告顏子，顧不以為萬世不可改歟。一變而商，則用丑為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為正。說者曰：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欲儒者以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為人統。說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為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為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為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為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為春耶。亦毋惟夫秦人之以亥為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傳信而無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專冬而言也。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豳人固有二改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聖賢，垂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

中卷朱熹經濟文衡

論易有太極之義

林曰。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子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

論無極太極之義

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又曰。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於此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

再答先天後天之疑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是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源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川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

論至理與妙道之說不同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物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只毫釐之間。

一以貫之之說

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

論春秋書正之義

周家紀年。必有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為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為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夫救時及物之

意、豈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

論心體本靜之說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乎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

論孟子言性之異

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

論天命人物之所同得

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為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又曰、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為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喻。

論操舍存亡之義

孔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的、須是操守、不要放舍。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夫子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道、邵康節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

論仲尼焉學之義

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許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言未墜於地。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

立言矣。又曰、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雅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

論聖人道體之戦

聖人之學、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聖門入道之功

或問、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答曰、不然。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

論孔孟相傳之道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所傳者何事。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室、孟子說諸侯以行其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

論孔孟言仁之功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又曰、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

論釋氏異端之非

孔子言戎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甚真莫哉戎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以資己學也。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于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賢亦不同矣。　終。

校記

①府：當作「甫」，見《文選》卷四五。
②修：當作「彥」，見《文選》卷五九。
③此下原稿有脱文。
④分：當作「歆」，見《宋文鑑》卷三〇。
⑤晋：當作「昔」，見《明文衡》卷一〇。
⑥「明」下脱「足」字，見右引書。
⑦之：當爲衍文，見《明文衡》卷二一。
⑧「溪」下當脱「典」字，見右引書。
⑨亦：當作「易」，見右引書。
⑩此下原稿脱一頁。
⑪擊：當作「緊」，見《元文類》卷二一。
⑫方：當作「鄒」，見右引書。
⑬文：當作「載」，見右引書。
⑭始：當作「姑」。按，即姑洗宫。
⑮人：當作「舉」，見《元史》卷六九《禮樂志》。
⑯二：當作「廿」，見《元文類》卷一九。
⑰所缺一字當作「從」，見右引書。
⑱庶：當作「廣」，見右引書。
⑲「二」字當爲衍文，見右引書。
⑳踰：當作「媮」，見右引書。
㉑城：當作「域」，見右引書。
㉒庭：當作「廬」，見右引書。
㉓五：當作「王」，見《元文類》卷一九。按，即王安石。
㉔子：當作「君」，見《元文類》卷二八。
㉕於：當作「纔」，見右引書。
㉖許：當作「詳」，見《經濟文衡》後集卷一〇。
㉗門：當作「問」，見右引書。
㉘轉：當作「軻」，見《經濟文衡》後集卷一一。按，即孟軻。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四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703
SS号=12315542
DX号=000007485990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